维多利亚

VICTORIA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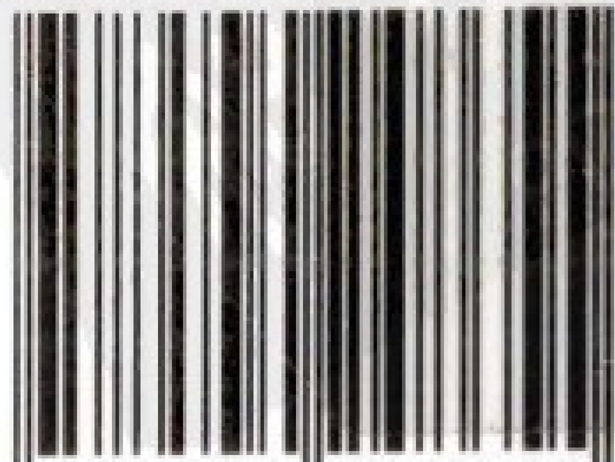
新经典文库439

桂冠文丛13

本书取材于作者母亲的一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格达一座杂乱的犹太宅院里，娴雅如水的族长女儿维多利亚，不仅要忙于照顾家人的衣食起居，还要与院子里或率直或粗野、或善良到无知或邪恶到不自知等各色女人朝夕相处。自孩提时代起，她的一颗心就牵系在堂兄拉斐尔身上。在权利与阴谋、诱惑与背叛、生命与死亡的缠结中，一出爱恨交织的沧桑大戏拉开大幕……

如今，在以色列的一座老人院里，维多利亚正把一生的传奇娓娓道来，展开了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家族百年秘史。



ISBN 978-7-5442-4865-5



定价：28.00元

V I C T O R I A

维多利亚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以〕迈克尔著；李慧娟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0.10
ISBN 978-7-5442-4865-5

Ⅰ.①维… Ⅱ.①迈…②李…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958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028

维多利亚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媛婷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65-5
定 价 28.00元



1

她平生第一次壮着胆子，在没有男伴的陪同下，只身一人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河水汹涌，脚下的浮桥剧烈晃动，仿佛马上就会从锚桩上滑落，被滚滚浊流席卷而去。对岸的高塔上升起了绿色的旗帜，她身后的车流停了下来，机动车道也随之空荡了片刻。挤作一团的行人顿时放松甚至放纵起来。熙熙攘攘的人潮涌上了先前不敢涉足的大路，只在听到汽车喇叭声时才推推搡搡重回人行道。

维多利亚不敢踏出人行道半步。司机们心急如焚，巴望着尽快驶过这颠簸起伏的桥面。汽车惊扰了载客和拉货的马儿，逼得车夫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紧紧拽住马笼头，跟在牲口旁边跑。听着嘚嘚的马蹄声、啪啪的赤脚跑路声和车夫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看着高高扬起的马头和嚼子里流出的白沫，维多利亚奋力挣扎，这才勉强撑住，没被溃散的人流冲走。又一阵眩晕袭来，黑色丝巾下，她已汗水涔涔。

没有几个人真的打算到河对面去。大多数人只是来凑凑热闹而已，而且空气中的确弥漫着一种大难临头的紧张气氛。河水击打着浮板，发出声声低吼。湍流中，这座浮桥支撑不了多久了。

维多利亚觉得自己似乎是这座桥上唯一一个没人陪同的女人。

她也没有过河的打算。出发前，她已经小心翼翼地围好头巾，用黑纱遮面。为了掩住斑斑泪痕，她还特别加盖了一层纱，不过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想象中，这座桥上应该空无一物，就像空荡荡的房顶上一根根闲置的晾衣绳。只有几只寂寥的小鸟栖在绳上，把头深藏在羽毛之间，好像正在发愁到底要展翅高飞，还是紧闭双翼坠向地面。这场景总能激起她的好奇心。虽然她还从未见过哪只鸟儿会选择纵身一跃，但听说有人的确目睹过这种场面。

几个男人注意到她孤身一人赶路，便趁乱对她动手动脚起来。其中一人非常老练地弯起手指，像肉钩一般狠狠地抠住她的臀部。“让她也尝尝咱爷们儿的厉害！”她听到那人用粗哑的声音对同伴嚷嚷着。她感到一阵刺痛，可是人群拥挤，她无处逃身。

然而，最令她恐惧的，是这河水也许将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更多热切而不怀好意的手拽扯着她。她心想，最好还是不动声色，反击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兴趣。某人正用生殖器顶她的臀部。为了躲避受惊的马，一群人冲了过来，把那人和她隔离开来。顺着眼角余光，她看到那人咧嘴直笑。又是一个犹太人，真见鬼！拉斐尔是不是也会做出这种事来呢？答案显而易见。他常用巴掌重重地拍她的屁股，光是听到那啪啪声就已经心花怒放了。而且，有时候，他会邂逅某个和他一样狂野不羁的女人，然后弄得满身抓痕和淤青，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小规模搏斗的动物。她又怎能指望他会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口袋里呢？她心里咒骂着他，却又流出两行热泪。她的身体，一方面正忍受着陌生人拧捏带来的疼痛，另一方面却又渴望着炽热欲望的刺激——只有拉斐尔才能点燃她身体里的那股热望。他就要死了，她劝自己，不该再想这种事。也许他已经死了。死期不是昨天，也许就在今日，或者明天。绝对难逃此劫。比他更强壮的人最后都把肺给咳了出来，被掏空挖净，没剩下一点东西。像他这么瘦弱的人，对那种贪婪的恶疾

来说，最多也就算得上是一盘下酒小菜。

她感到茫然无助。本打算来这里投河自尽，可现在，她一心一意渴望的，却是那垂死情人的爱抚。人潮涌动，她无法靠在栏杆上思考片刻。到了桥的尽头，她又该怎么做呢？

一辆车把拉斐尔带到黎巴嫩的群山中去了。自打车消失在沙漠烟尘中的那一刻起，维多利亚的母亲娜吉亚就恶言恶语，问个没完，说个没完。尽管拉斐尔从未招惹过她，可是从他小时候起，娜吉亚就对他怀恨在心了。住在这院子里的各家各户，她都讨厌，总是刻意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维多利亚的父亲伊祖里则是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负责养活全家老小，俨然一族之长的模样。对此，他也甚为自得。对丈夫，娜吉亚心存畏惧，仿佛成绩平平的学生敬畏严师一般。凭借诚实肯干和吃苦耐劳，伊祖里一手操办起家族生意。可是他的哥哥耶胡达，一个蓄着胡须、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却因体弱多病而无力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另一个兄弟，伊利亚胡，则从来都不愿干苦累活儿，后来竟然偷起了自家的钱，还被当场捉住。于是，伊祖里和耶胡达便跟他分了家，帮他开了一家装订练习册的小作坊。只要手头赚到一点儿闲钱，伊利亚胡就会租下一幢乡间小屋，和娜吉亚的兄弟——那个齐特琴手达胡德，一起厮混，找来妓女寻欢作乐，把现款挥霍一空。末了，等终于回到院子，重返家人身边时，他已是一副形容枯槁、两眼发直的病态模样。每次快到逾越节[①]时，有时在五旬节[②]前夕，他都会沦落到入不敷出、四处躲债的境地。维多利亚一家住在院子里朝阳的地方，伊利亚胡一家原先就住在她家隔壁的一间大屋里。但是鉴于伊利亚胡曾

①犹太教传统节日。犹太人把每年犹太历尼散月第十四日起的七天定为逾越节，通常在公历四月份。

②犹太教传统节日。又称“七七节”，与逾越节相隔四十九天，通常在公历五月末或六月初。

想盗用大家合伙做生意的钱，作为惩罚，他不得不让出那间宽敞的大屋，和妻儿们搬到底层的一间没窗户的小屋，一片黄麻帘子就是他们家唯一的门。多年前，米甲，这三兄弟的母亲，曾经营过一家生意红火的裁缝店，专为土耳其士兵做制服。这间小屋当年曾是放布料的贮藏室。

虽然伊祖里和耶胡达对伊利亚胡网开一面，伊利亚胡却不思悔改。后来两兄弟又发现，伊利亚胡与守夜人串通一气，企图偷走几匹贵重的丝绸。这次，伊利亚胡依然是咎由自取，只好自食其果，和家人一起搬进了地下室。在那里，他的孩子们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下顿。严冬里，他们饱尝冻僵的滋味；酷暑中，他们在似火骄阳下眨巴着眼睛，体会着被热浪窒息的痛苦。但是，面对耻辱，他们全都忍了下来，照常在简陋的居所里进进出出，好像一群在充满敌意的逆境中隐忍求生的异乡客。

一天，拉斐尔从阴暗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那身奇怪的行头让院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戴帽子，中分式的头发油光瓦亮，就像奥斯曼帝国政府聘用的德国顾问。往日的驼毛大氅和条纹束腰上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贴合他修长体形的短款夹克外套和紧身长裤，所用的布料和米甲奶奶最近为自己准备的白色亚麻裹尸布一模一样。口袋的设计不像老实犹太人的那样镶在衣服里侧，而是缝到了外面，这样谁都能伸手进去掏掏看。

要是在往常，看到拉斐尔挥舞那根锃亮的手杖，院子里的年轻女人肯定会哄笑起来。然而此刻，她们却满脸惊讶，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有的人甚至还下意识地摸了摸下身，但事实上拉斐尔还未成年。接下来，虽然那天只是个普通的工作日，拉斐尔却要求在阴凉舒服的拱廊里，在一张擦洗干净的台子上，用擦亮的银餐具吃正餐，而且当他发现母亲端来的食物盘子边缘还留有一点儿污渍时，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了垃圾堆。大家都觉得他这样

挑三拣四真该遭雷劈，弟弟亚设壮着胆子提出抗议，另外一个妹妹也尖叫起来，对哥哥过分的举动表示不满，可是拉斐尔却把这两人赶到了院子中央。在炽烈的阳光和拉斐尔凶悍目光的逼视下，两人只能乖乖就范，赤着脚，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受罚。

往日院子里总充满了女人和孩子的吵闹，此刻却都沉默了下来。刚才听到外面街上补锅匠的吆喝，娜吉亚正准备把家里一只打碎的瓷碗送去修补，这会儿也停住了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拉斐尔那套白礼服。正坐在二楼栏杆旁一块小毯子上的米甲祖母叫拉斐尔上去见她。她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普通的干瘪老太太，被人冷落在一旁，蜷缩在角落里的小板凳上，只求苟延残喘，多活些时日。整条街的人都还记得她风光的日子，并称她的家族为“贝特－米甲”[①]，即“米甲之家”。即使是耶胡达，也对她满怀敬意，并反复强调大家都要对她以礼相待。所以，当她唤拉斐尔上楼的时候，院子里静得出奇，甚至都能听见苍蝇的嗡嗡声。祖孙俩压低声音交谈了起来。之后，那男孩便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了下来，神采飞扬，目光炯炯。维多利亚和耶胡达的女儿米里亚姆正并肩站在那儿。当时两人都在十岁上下，维多利亚感到某种强大的东西流过全身，并觉察到米里亚姆也有相同的感觉。在那个年代，“爱”，甚至在夫妻之间，都会被认为是个欠妥的字眼。然而，当维多利亚把肩膀轻轻倚在米里亚姆的肩膀上，站在老宅院中那早已破旧不堪的瓷砖地板上时——这地板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世沧桑，甚至曾伴着米甲奶奶长大成人，又看着她的三个儿子蹒跚学步，直至今日——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与此同时，亚设和妹妹一直赤脚站着，忍受烈日烘烤。娜吉亚站在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身边，虽然丈夫是这院子里整个家族的

---

① “贝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房子，家”。

顶梁柱，然而此时此刻，她却丝毫没能展示出女主人的威仪，反倒像个无人待见的女仆。娜吉亚的掌纹里积满了黑黑的灶灰，脚上的拖鞋破破烂烂，身上衣衫褴褛，那双细小却俊秀的眼睛里也透出抑郁不安的疲惫神色。说起这座宅子里的美人，当然要属耶胡达的妻子，也就是米里亚姆的母亲阿齐扎了，她体态丰腴，肤色稍浅。耶胡达潜心研究宗教经卷，白髯飘飘的样子仿佛让他超越了院子里的纷扰，有了几分道骨仙风。耶胡达越是脱离凡尘，阿齐扎就越会享乐人生。对一个出身体面人家的女人来说，她笑得太过随意和轻浮，而且喜欢近乎黄色的笑话。烧的饭菜倒是色香味俱全。家里人都深信，要不是留恋阿齐扎做的那些丰盛美食，她那身体羸弱、心地善良的丈夫早就撒手人寰了。

相比之下，娜吉亚家的餐桌则显得邋里邋遢。银制餐具七扭八歪，肉菜也做得一股焦煳味。有时候，她会忘了收回晾衣绳上的衣服，直到大风扯破了伊祖里的衬衣，或者某个爱贪便宜的邻居顺手牵羊偷走孩子们的外套。伊祖里虽然衣着讲究，但是如果在安息日[①]前夜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能绝望地拍拍脑袋，穿上带着酸臭汗味的脏衣服到犹太教堂去。阿齐扎的绣花床单始终散发着肥皂和阳光的悦人气息，娜吉亚的家用织物却总是既破烂又凌乱，好像一窝老鼠刚在里面闹腾了一通似的。

耶胡达生头一场大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将不久于世。一连数月，他的高声呻吟害得邻居们不得安宁。耶胡达自己也向上帝祷告，希望早日结束痛苦，甚至连阿齐扎也对丈夫的疾患感到恶心，常跑到楼顶阳台上呕吐。不过阿齐扎还是不离不弃，悉心伺候着这位心地至善的病人，守护在他散发着腐臭味的床边。这位妻子的忠贞不渝得到了大家的怜惜和赞美。只有娜吉亚丝毫不为所动。

---

①犹太教以周六为安息日，这也是犹太人每周一天的礼拜日和休息日。

那段日子里，娜吉亚的嘴上总是挂着诡异的微笑，仿佛已预见到未来。可在某些人眼中，这只能表明她已在生活的重击下变得神志不清了——首先是她父亲的打骂，愿他的灵魂安息；然后是她兄弟达胡德，那个齐特琴手的拳头；最后则是她丈夫的巴掌。另一些人却觉得娜吉亚的这种古怪反应一定内藏玄机。

就在耶胡达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阿齐扎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虽然娜吉亚从未多言，却含沙射影地说，这可是她丈夫伊祖里造的孽。面对恶毒的非议，阿齐扎依然自豪地炫耀着隆起的肚子，在儿子以斯拉出世后多年未孕的情况下生下了米里亚姆。对于这个与自己女儿维多利亚同月出生的孩子，娜吉亚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的嫌恶。然而即使有再多的流言飞语，也丝毫不会影响阿齐扎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幸福模样。有时候，甚至在市场里，阿齐扎也会毫无顾忌地露出白嫩丰满的乳房，慷慨地让这两个女婴一同吮吸自己的乳汁。这两个女孩就像对双胞胎似的一起长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之间的纽带也愈来愈柔韧而紧密。即使争吵或青春期的热恋，也从未影响过姐妹间的深厚情谊。如果有人猜测说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两人都会笑着否认。她们就是这样深爱着彼此，直到年华老去。

就在两个女孩望着拉斐尔从老祖母住的楼上下来的那天，站在她们身旁的娜吉亚已经苍老得像个贝都因人[①]了。对于儿子伊祖里这场不幸的婚姻，米甲非常难过，她甚至认为伊祖里与娜吉亚的婚配是她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不过，考虑到家里一边有伊利亚胡这样的浪荡子隔三差五就逃到情妇的怀抱中去，另一边则是耶胡达越来越沉溺于那些神书圣典，伊祖里那乱糟糟的床铺也只能算是个热闹的兔子窝而已。天一黑，伊祖里就会小心翼翼地

①北非和中东沙漠地带自古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躺倒在硬邦邦的床垫上，死气白赖地大声唤娜吉亚过来，浑厚的胸腔里变幻出各种专横的语调。娜吉亚嘴上牢骚着，心里却有几分发怵，最终还是拖着脏兮兮的脚，不情愿地走到丈夫身边去。

此刻，拉斐尔下了楼，又回到院子当中。听着补锅匠的吆喝声渐渐远去，娜吉亚非常沮丧，不仅仅因为没能修补她那只打碎的瓷碗。她本来就喜欢看着这些走街串巷的修补匠人干活。她会一连几小时出神地盯着磨刀师傅砂轮上溅起的火星。这会儿娜吉亚才明白过来，刚才目睹的一切就是早熟的拉斐尔提前举行的成人礼，接着她便不屑地对自己说，家里只不过又多了一个败家子，以后还是跟他少打交道为好。

正如伊祖里对夫妻生活的那股激情中隐藏的能量一样，娜吉亚的身体也仿佛一片沃土，让他撒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在以斯拉和米里亚姆之后，阿齐扎就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娜吉亚却在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在以色列终老的一辈子里，共生下十八个孩子，十个孩子在婴儿期就夭折了，其他的都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

孙辈们没有一个能让米甲奶奶满意。早年，她家曾是名门望族，家境富裕，甚至还出过大拉比[①]。多年以来，米甲奶奶都梦想着能够靠子孙后代重振家业。可是，她从未指望过这些儿孙能有什么作为。如今，她也是万般无奈，才勉强接受了拉斐尔这身西式服装。孙辈中，她最宠爱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总是忙着帮衬她那笨手笨脚的母亲，虽然她从未回应过祖母的热情，但已足以令娜吉亚把她作为敌手仇视了。不管维多利亚怎么哭着否认，娜吉亚坚持认为，祖母之所以偏爱维多利亚，全是因为维多利亚故意巴结讨好。而且她还深信，维多利亚总是在父亲面前卖弄风情，妖媚地在伊祖里面前抬着两个膝头，就好像那是两个乳房似的。娜吉亚曾两次

①一个国家或大城市中犹太宗教领袖的最高头衔。

把热油溅到女儿身上，还有两次是滚烫的茶水——当然，每次都是意外。因为她平时总这样毛手毛脚，别人也无法确定她这么做是不是存心的。不过有时候，如果维多利亚正在厨房帮忙，又无旁人在场，娜吉亚那双总是失控的手就会抓起粗糙的香料枝抽在这孩子的脸上。

然而最后，拯救伊利亚胡全家，使他们免于饿死的却是拉斐尔。当他父亲出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是他让家里有吃有喝，是他给姐妹们衣裳穿，并保证她们每个人都不会因为没有像样的嫁妆而做一辈子老处女。

2

维多利亚正坐在厨房门口切秋葵菜。天气热得让人头昏脑涨。秋葵梗上黏黏的毛刺蜇疼了她的手指。“你觉得他每晚到戏园子里做什么？”她悄声问。

米里亚姆扑扇着裙边，好让汗津津的大腿凉快点。“面对像拉玛·阿福萨这样的女人，他会想象着怎么脱下她们的衣服，跟她们做爱。啊！我也想把头靠在他肩上，在他洗澡的时候轻轻地给他的蛋蛋打肥皂呢！”

维多利亚羞红了脸。“嘘！”她警告道，“她们会听见的！”

六年之后的她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实上，她时常会无限惆怅地怀念起那段时光，并认为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她和米里亚姆之间情笃意深，这使她们免于遭受成人世界充满敌意的侵袭。像大多数女孩一样，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盲目服从父兄们的意志。甚至是米里亚姆——阿齐扎的心肝宝贝，如果没能及时按照以斯拉的吩咐把事情做好，也会挨她哥哥的巴掌。然而，维多利亚，虽然她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已经体会到父亲的威仪了。像那个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维多利亚体内的女性特质也早早地醒来了。野马在她的梦境中狂奔。

院子里，各家各户住得挤挤挨挨，大人和孩子之间几乎没有区隔空间。整整半年，所有人都会床铺挨着床铺睡在屋顶上。夜晚，男男女女就这样同眠于月色星空之下，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见识了不少场面，也把一切都尽收耳底。不驯服的女人们在辱骂声中被强行施暴；其他女人则跟不会说话的牲口一般乖乖就范。纤弱的姑娘们不堪疼痛，尖声叫着；壮实的妇女则会不屑一顾，一巴掌把瘦小的丈夫打到一边去。一些女人好似老虎，潜伏着等待猎物上门，稍不满足就恶毒地咒骂个不停；另一些则会遇到同样剽悍如虎的对手，结果整个房顶连同睡在上面的人都跟着他们摇晃起来。然而，对维多利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爱侣们温柔缠绵的情话更让她兴奋了。想象着他们沉浸在如丝绸般润滑的耳语中，沐浴在如玫瑰花露般的爱抚中，让棕榈树那芬芳的花粉飘荡在春日的空气里，维多利亚会偷偷把手伸到自己那刚刚发育的少女的双乳上，轻抚着它们。

每次上到屋顶，她都尽量不让自己的目光溜到隔壁努努家的房顶去看不该看的东西。父女俩会肆无忌惮地躺在那里，一群战战兢兢的仆人则默默地在旁服侍。关于此事，下面小巷里已经谣言四起。维多利亚更喜欢望向两家宅子中间的那片矮屋顶，在那儿，拉斐尔故意把自己的床铺拉到远离父母兄弟的角落。即使睡觉时，他也喜欢独自一人。自从他穿着那套令人吃惊的西装从地下室里出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如今，人们纷纷传言说末世之战[1]就要打响，拯救世界的弥赛亚[2]也快来了。与此同时，拉斐尔开始经营父亲的生意，养活家人了。每晚，他都会去那个人们称为戏园子的神秘地方，虽然谁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是做什么的。有时候他会在凌晨时分才

---

①《圣经·启示录》中提到上帝与魔鬼撒旦会在米吉多山进行善恶的最后一战。

②即“涂膏油者”。古犹太人在受封为王者额上涂膏油，意为上帝所选中之人，亦即救世主。

穿过黑糊糊的街道回到家里。伊祖里看在眼里，有心责备，却未做声。一个犹太人连魔鬼、幽灵和土耳其警察都不怕的话，又怎么会对神明心存敬畏呢？正应了他伯父那不祥的预感，拉斐尔不再跟着其他人去犹太教堂了，不仅工作日不去，连节假日也不去。如果早早下班回家，他会迅速地洗把脸，悠闲地坐下来吃晚饭，连饭前祷告都省了。接着，他就打扮一番，穿上西服，戴上领结，拿好那根华丽的手杖，在大多数人上床睡觉的时候出门去了。

从上一层的屋顶上，维多利亚望着拉斐尔空荡荡的床垫，试着去想象戏园子的模样。在她看来，那儿应该是个地方宽敞、蒸汽腾腾的公共浴室，专为社会要人而准备，香气袅袅，带香味的肥皂泡溢满四周。升腾的水汽里，男人们湿漉漉的屁股闪着微光，水面上回荡起诡异的笑声，仿佛是从阿布达拉·努努和努娜·努努家里传出来似的。阴沉的话语像飞蛾般扑闪着，肌肤相碰的声音就像底格里斯河岸边，网中之鱼互相拍打的声音一般响亮且令人兴奋。维多利亚觉得嗓子发紧，一个冷战传遍全身。这种快感如此强烈，以致她害起臊来，连仰望星星都不敢了。

三位父亲似乎达成了共识：等到时机成熟，拉斐尔就会迎娶维多利亚或米里亚姆为妻。耶胡达，也就是米里亚姆的父亲，从不避讳旁人，对这位聪明小伙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连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懈怠也顺带忽略不计；阿齐扎也对拉斐尔那副公子哥模样的光鲜打扮喜欢得不得了，甚至对他的沉默寡言也大加赞赏，认为那种沉默里潜藏着男子汉的力量；他们的儿子以斯拉——将来的某一天，他将抖落这院子里的尘土，成为艾尔-拉什德大街上一家上等药店的老板——也非常崇拜这位堂兄；而且维多利亚也确信，最终被选中的人应该是米里亚姆——尤其考虑到，不仅自己的母亲娜吉亚讨厌拉斐尔，父亲伊祖里也怀疑拉斐尔会威胁到他在家族中的显赫声望。他们之间那堵冰冷的墙已经越筑越高。

碗里渐渐装满了切去顶部的秋葵菜。米里亚姆朝碗里瞥了一眼，说：

“你不可能在戏园子里做爱，你只能在那儿吊起胃口。他们会喝醉了酒，跑到吉拉夏去。想想看吧，那儿可全是咖啡店啊，餐厅啊，除了妓女，没人会住在那儿！拉玛·阿福萨就在那儿干活儿。我爸就像根没灯芯的蜡烛，我妈却像灶台下面的一把火。她老往杰米拉那儿跑。有一回，我甚至还听见杰米拉在教我妈怎么尿尿呢。跟平常不一样哦。哎呀，咱们别在这儿弄这恶心的秋葵啦，到屋顶上去吧。那儿没人。我可以教你怎么做那事儿。”

维多利亚朝她母亲瞥了一眼。娜吉亚坐在过道里，已经张着嘴巴打起盹儿来，怀里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洞开的嘴巴边上淌着几滴口水，苍蝇围着飞来飞去。臭虫、破袜子、西瓜皮、谩骂、脏兮兮的头发结——想到那黑洞里能跑出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东西，维多利亚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快点儿啊。”她堂姐催促着。

“还是不要吧。”维多利亚打退堂鼓了。

米里亚姆叹了口气，但还是把秘密解释给她听了：“你得尿一点儿就马上停住，然后再尿一点儿，再停住。这叫作‘让小鹿在你腿间跑’。”

暮色将近，维多利亚到屋顶上去把床垫摊开，好散一散白天聚敛的热气。她在朝着努努家的铁皮栏杆前跪了下来，让自己的尿液流到那家人的屋顶上，可是并没有小鹿在腿间乱跑的感觉。米里亚姆在异想天开吧，维多利亚笑了笑。

那天晚上，拉斐尔没有回家。翌日清晨，关于战争的谣言甚嚣尘上，人们说就要有一场大战了，连田里的草都会被烧得一根不剩。亚设站在中间那片屋顶上，就在他哥哥那空空的床铺旁边，刚要张口说些什么，却又转念作罢。娜吉亚脸上挂着一种未卜先

知的微笑，迎接旭日东升，接着就慌慌张张去给伊祖里准备早茶。她摆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忙里忙外，根本不让维多利亚插手，好像维多利亚是个病人，应该好好休息似的。

维多利亚也正想一个人独处，于是跑到厨房里蹲着去了。自打厨房盖好的那日起，就没人想过要去擦洗这屋子的四壁。经年累月，灶火已经把墙壁熏得黑糊糊。再加上深不可见的天花板，没有窗户来透光，也没有其他光源来照亮——这间阴暗的屋子似乎有种神秘感。孩子们喜欢把这整个房间当作一根长烟囱，一直通向冥界。其实这里连根真的烟囱都没找到过，谁也不知道油烟是怎么排出去的。很多年前，有一次，拉斐尔曾努力尝试着破解这个谜题，维多利亚、米里亚姆和其他一些孩子则在一旁观看。孩子们揉烂了几个柠檬，在果皮上戳了几个洞，好插进吸管，当时他们就坐在那儿吮吸着里面酸酸的果汁。与此同时，拉斐尔用一根长杆子朝天花板捅去。直到他爬上米里亚姆的哥哥以斯拉那坚实的双肩，杆子才触到了顶。接着就听见一声大叫，吓得本来就紧张兮兮的孩子们全从厨房门口逃了出来——一个无头的怪物，拖着长长的黑色茸毛，在地板上乱窜，拉斐尔追着它穿过门洞。因为刚才摔下来的时候正好磕在石头炉子上，拉斐尔边踢腾着边叫道："你这笨蛋，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啊。"以斯拉则发疯般狂跳着，想甩掉从上面落下来的、被数十年的煤烟熏得黑糊糊油腻腻的蜘蛛网。虽然拉斐尔紧接着又拿来一盏煤油灯，想再去探个究竟，可即使在这场大乱之后，厨房依然保住了重重谜团，谁都找不到那个神秘的排烟通道。

作为当家人，伊祖里享受了不少优待，他们一家住在装着玻璃窗的房间里。丈夫的显赫地位也使娜吉亚有权在厨房里占用离门口最近的炉子做饭——可她跟进出厨房的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完全没有行使这种特权。新来的媳妇们会把她挤到一边去。就这

样，年复一年地被挤来挤去，最后只落得厨房最里头那个黑咕隆咚的灶台。早上，维多利亚就是悄悄躲在这里的。在黑暗中，她渐渐能看清母亲了。“那小兔崽子可飞出笼子，玩了个痛快，”娜吉亚对她说，因情绪激动喉咙变得沙哑，“上梁不正下梁歪，谁还能指望他跟他老子不一样？留下家里人饿肚子，自己去妓院里快活。连那个罗锅马塔克·努努都比他强。你就等着看你妈说的话对不对吧。”

马塔克·努努是阿布达拉·努努的儿子，也就是努娜·努努的兄弟。两家人门挨门住在一起，连房顶都是互对着的。努努家的房顶上有个开口，一棵高大的枣椰树从里面长了出来，这也是这条街上唯一一棵树了。阿布达拉·努努对此也颇感自豪，人们甚至还以为他之前就设计好了，故意围着这棵树盖房子。夏天，那棵树巨大繁茂的树冠为下面的白色蚊帐搭起凉荫。微风吹来，枝叶摇摆的模样仿佛一群快乐的醉汉。

努努家的大部分房间都空着。马塔克是在美丽的努娜之后出生的，先天脊柱弯曲，而且每只手上都长了六个指头。当时这可把阿布达拉给惊呆了，他甚至连坐月子的妻子都没去探望过一回。还是孩子的时候，马塔克就一直待在家里，因为附近的男孩总是取笑他那隆起的后背。更糟糕的，是阿布达拉的妹妹汉娜居然指责马塔克的妈妈对她施咒。怀孕六个月，就死了丈夫；如今，她的独生子伊利亚斯又得了癫痫病。其实阿布达拉·努努也无须他妹妹在旁边煽风点火。因做牲口生意而家道殷富的阿布达拉总喜欢大摆筵宴，招待宾客。一个孩子身上居然出现两种先天缺陷，这可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把妻子和儿子赶到了这片居住区最远处的一间出租房里，母子俩只好在那里艰难度日。阿布达拉也没有回复到昔日热情好客的样子，而是离群索居，专心教养起美丽的努娜来。

努娜很少出门。十岁时，她就戴起珍珠项链，涂着法国口红和眼影了。阿布达拉·努努和“米甲之家”都富甲一方，仿佛贫瘠沙漠里两片富庶的绿洲，独享上天眷顾，穷人们也总会对他们高看三分。街上其他人家做梦都没想过要去指摘努努家的做法。附近的女孩都很羡慕努娜，在她们口中，努娜的名字简直就像银铃一般悦耳。努娜长到十二岁以后，就完全隐居起来，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有人说她得急病死了，可阿布达拉还是会一周两次，骑着一头装饰着红流苏和绿珠子的白骡子兴高采烈地出门办事去，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甚至连媒人们来试探口风而阿布达拉却一概拒绝这种怪事，大家也都觉得没什么稀奇，因为像努娜这样的千金小姐将来肯定要千挑百选，最终嫁入豪门望族。于是当努努家的仆人们听说新郎官已经定下来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整条街也欣喜若狂。然而努娜成亲那晚，当新郎——有着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据说来自一个很远的港口，甚至传说来自像印度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人——和新娘并肩站在婚礼的高台上，他那副寒碜相却让众人错愕不已，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每天在河边用水罐打水的最下贱的挑水工。婚礼乐队、成百上千支蜡烛，还有那些华丽的地毯——这阵势似乎把他给吓呆了。努娜甚至没朝他这边瞥一眼。在场没有一个人不被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声打动。男人们喝到酩酊大醉，女人们回家时也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之后不久，娜吉亚就常常跑到屋顶上，窥看邻居院子里的动静。她兄弟，那个弹齐特琴的达胡德，则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他妹妹的脑子出了问题，并劝大家原谅她这些邪念。可是维多利亚并不这么看。一次，一个马戏团巡回演出到了这里，搭了座放有哈哈镜的帐篷，她父亲带着她和家里其他孩子去看。见到自己在镜子里怪异扭曲的模样，大家都大笑起来。唯有维多利亚注意到，镜子虽然丑化了自己，却没有完全歪曲事实。如果你是一个侏儒，

它总不会把你变成一个巨人。

娜吉亚让维多利亚爬到一摞叠好的床垫上去偷看努努家的院子，可是她还太小，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娜吉亚对她作了很多解释，甚至模仿着响吻的声音，可维多利亚依然摸不着头脑。直到阿布达拉的妹妹汉娜逼得她和她母亲缩回头去，并大声咒骂着叫她们最好把脸埋到粪堆里，维多利亚才开始明白，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说长道短成了院子里女人们的家常便饭。虽然米甲奶奶训斥并提醒她们说，这样妄加揣测也许会冤枉无辜，但也无法遏制流言的传播。隔壁一家子人点燃了娜吉亚的无穷猜想。只要传来一丁点儿响动，娜吉亚就会拖着维多利亚，飞奔到楼上的铁皮栏杆前。维多利亚瞪大了眼睛，只为看个究竟；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好像最可耻的罪人是自己。渐渐地，她终于弄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三个邻居，父亲、女婿和女儿，已被卷入一个旋涡里，而且正越陷越深，几被吞没。娜吉亚总是拖着她上房顶，但眼前的一切让她觉得厌恶，就像是一次次被逼着去吃同一道特别准备的美味佳肴，直到你觉得它的味道跟药一样苦。维多利亚开始害怕自己会失去理智。三个邻居侵入她的睡梦中，脸上全戴着狰狞的面具，可传来的不是努娜在紧锁的大门后那淫荡的笑声，而是维多利亚自己的笑声，而且本应该是努娜那矮胖的丈夫在外面徒然地敲门才对，可是在维多利亚的梦里，这个角色换成了马塔克，一个佝偻的身影，背上隆起一大块，就像背了个陶罐子似的，他口齿不清，像婴儿般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她想去践踏那个丑陋的人形，听到他像只蟑螂似的被踩得体液四溅的声音。一旁的阿布达拉想掩饰住笑声，结果只能让他的笑声听起来更加恶毒。每次从这样的噩梦中醒来，维多利亚都会因同一种令人愉悦的恐惧感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在她梦中发笑的不是阿布达拉·努努，而

是她的父亲。当他那高大的身形一步步逼近时，方才还傲慢无礼、牢牢紧锁的门就自行消失了。

最后，维多利亚干脆拒绝服从母亲的命令，不再跟她到房顶上去了。可是娜吉亚不仅继续嚼她的舌头，甚至抛开一切顾忌，让这孩子更加自责起来。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姐妹俩以前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成熟女郎，可是现在，她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而且每当她父亲又开始说起充满爱意的话时，她都会委婉地加以制止。每当伊祖里坐在浴盆里，叫维多利亚过去帮他的后背打肥皂时，她都会闭上眼睛从命。有时候她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些令人兴奋的珍贵礼物，比如红彤彤的桃子或金灿灿的耳环，可她都会转手送给母亲,以便安抚自己的良心。她深爱着她的父亲。不去爱他实在很难。他是这个家族的苏丹，取之不竭的源泉，完全不同于体弱多病、坚忍克己的耶胡达和终年入不敷出的伊利亚胡。院子里的女人，甚至包括那些新嫁娘，都会不由得被伊祖里的男子汉魅力打动。

此刻，维多利亚终于避开了那些游来荡去、不怀好意的手。她站在桥上，桥下波涛汹涌，不禁纳闷为什么刚对拉斐尔萌生爱意，就一下子被母亲觉察到了。

到了八岁，男孩们便不再和女孩们一起打闹玩耍了。只有几对孩子还会偷偷地在一起玩。拉斐尔比其他男孩更早地对女孩们视而不见，因此自然不在那些仍秘密与女孩玩耍的男孩之列。让以斯拉吃惊的，是拉斐尔甚至都不跟同龄的男孩们玩。在这座生养他的房子里，他就像个外来的陌生人。心智成熟的拉斐尔不会参与孩子们的恶作剧，但另一方面，他也终究还未长大成人，于是，他变得冷淡而孤傲。成年意味着一个男子将运用铁腕，开始其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怖统治；对男人们的畏惧感——尤其是对陌生男人或年轻男人的畏惧感，则被认为是一个女人保持内心纯净、不

受外界侵染的基本操守。拉斐尔则脱离常规，拒绝扮演男孩的角色，有意排除了与同辈们建立友谊的可能性。对此，耶胡达和伊祖里未加干涉。当看到拉斐尔终于能够养活家人，甚至还帮助他父亲避免了生意上的多次失败省得同族人帮他渡过难关时，耶胡达和伊祖里才松了口气。渐渐地，拉斐尔迫使两位伯伯把他当作同辈平等对待。对此，伊祖里态度冷淡，刻意与他保持一段距离，耶胡达则深深折服于这位年轻人的魅力。

对娜吉亚来说，这些变化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她完全不为所动。对于拉斐尔，她的看法从未动摇过：他比最暴躁的男人还要危险，比最会逢迎的男人还要狡诈；虽然表面上举止文雅，实际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荡子。当然，这些话她并没有当面对拉斐尔讲过。娜吉亚这些蘸满毒液的看法是专为维多利亚留着的。烧饭、洗衣、给孩子喂奶——一有机会，她就会把这些话往维多利亚的耳朵里灌。维多利亚则充耳不闻。爱上拉斐尔，让她很开心，因为这种爱慕至少能让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心智健全的人。父亲伊祖里不再潜伏在她的梦境里，她还觉得自己超越了母亲。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爱慕之情，独自沐浴在爱的春光里，甚至都没告诉米里亚姆，更别说拉斐尔本人了。她非但没有告白，相反的：她对他的感情越深，就会更远地避开他。

可是娜吉亚猜出了八九分。于是，对着拉斐尔空荡荡的床铺，她露出了先知般的微笑。一连四天，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居住区更远那头有人说，晚上曾被附近的枪声惊醒过。其他人则声称，听到某人临死前喉咙发出的咕噜咕噜声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但依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犹太人可不会为了这种没影儿的事去报警。

大家愈忧心忡忡，娜吉亚就愈笑得厉害。拉斐尔平常收纳衣物的箱子上了锁，邻居们出于好奇和贪婪之心，都怂恿拉斐尔的

父亲把锁砸开。维多利亚上了楼，看到米甲祖母坐在毯子上，听到锤子每砸一下就愤愤地骂道："这群狗崽子！"箱子终于打开了，伊利亚胡和他的兄弟们非常气恼地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徒增他们的悲伤。拉斐尔的便鞋、西服套装和丝绸衬衫被摊在地下室的几条凳子上，就像是抢劫过来却发现一文不值的赃物。

就在这当口，拉斐尔居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循着众人的惊呼，他愤怒地冲进地下室，一把推开父亲，又把悲戚的母亲也扒拉到旁边，对着那群趁火打劫的人一阵狠狠的拳打脚踢。一个搬运工牵着一头驴子正等在外面。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他母亲悲号道。

"离开这儿。"他头发凌乱，两眼布满血丝，面色憔悴。

虽然此刻拉斐尔那邋遢样简直就像是刚从污水池里爬出来一般，让维多利亚觉得恶心，可是听到那句话，一直趴在二楼栏杆边观望的她还是感到一阵眩晕。

"那咱们的装订店怎么办呢？"拉斐尔的姐姐绝望地问。

"卖了吧。"

搬运工的身影被肩上扛着的大箱子遮得严严实实。维多利亚从高处望去，那箱子就像不用人力自己漂浮在空中似的，拉斐尔则像个施魔人紧跟在箱子后面。

"靠左一点点！低点儿，不然你就要撞到门梁上了。现在靠右！"

箱子对他唯命是从，顺利地穿过了门洞。与此同时，全院子的人都木然地望着这一切。

就在当天，拉斐尔——虽然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但已成了一个民谣女歌手的情人——搭上一辆篷车，朝沙漠那边的大马士革进发了。

饥饿再次降临到了地下室这家人的头上。

3

桥两端信号塔上的旗帜又更换了一次，人群拥上机动车道。这一次，汽车响着喇叭，从另一个方向驶来。有那么一阵，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刚开过去的汽车，为了把行人重新赶到拥挤的便道上，故意恶作剧似的又开回来了。维多利亚发现有两个女人像她一样蒙着面纱，但袍子却是穷人们常用的粗制羊毛料子。那两人示意，她们目睹了维多利亚刚才的遭遇。不久，她们就过来了，伴随在维多利亚身旁两侧稍稍靠后的位置，好把她和那些有不轨企图的男人猖狂的手隔开。她们的长袍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两人窃窃私语，还不时地强忍住笑声。她们紧紧跟随着维多利亚，看架势并非只想保护她这么单纯。

双层面纱下，维多利亚惊慌地瞪大了眼睛。万一这两人是男扮女装，意图抢劫或猥亵她，那该怎么办呢？但是她们那含混的笑声只可能来自女人的喉咙，而且应该是年轻女人的声音。当维多利亚感觉到她们坚挺的乳房压过来时，她的最后一丝疑虑也被打消了。虽然看不清楚她们的样貌，但在河面吹来的凛冽寒风中，她们殷切地靠过来的双腿让维多利亚感到一丝温暖和快慰。她打了一个舒服的冷战，脸上火辣辣的。那两个女人轻柔地和她聊了起来。在维多利亚眼中，她们已不再显得危险可怖，也不再因为

气味难闻而让人心生嫌恶了。在早前养尊处优的日子里，维多利亚身上这件长袍吸满了各种宜人的香气，如今这些香气却与汗味交杂在一起。受自尊心驱使，她不由自我安慰起来——对这两位主动过来搭讪的姑娘来说，她身上的味道至少比周围大汗淋漓的马儿或者桥下那狂躁的河水好得多。

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还活着，还在呼吸。可是当初离开家的时候，她简直跟活死人差不多呢！

这样温柔的话语，她上次是什么时候听到的？虽然如此亲密的举动让她觉得有失体统，不禁喉头哽咽起来，可是，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驱使她渐渐适应了这种陌生的触碰，并开始享受那股虽然来自女性却依然充满肉欲的温暖。

“哦，我的美人。哦，亲爱的。哦，我的小心肝。”右边传来了甜甜的低语，随即又淹没在桥头的嘈杂声里。

“你闻起来就像是天堂里的茉莉花。”右边这句喃喃低语盖过了波涛的咆哮。

与陌生人的亲密接触让人觉得刺激兴奋，继之而来的则是眩晕感。面纱下，维多利亚喘不过气来，可又不敢撩起来。她用虚弱无力的手轻轻扇动面纱，好透透气，结果那两个女人还以为她想悄悄答话，侧着身子靠得更近了。维多利亚紧咬嘴唇，眼看着那团黑色迷雾朝她压过来。离我远点儿！她想大喊。让她更加懊恼的，是这种昏沉沉的感觉与其说源自她身体遭受的侵扰，倒不如说是由于纯粹的饥饿所致。她试着告诉自己，想寻死的人不应该被这些小事困扰才对。然而此时此刻，在这座桥上，死神离她而去，留下她和这群人在一起。离家之前她就没吃什么东西，不过她没有忘记安顿好小苏珊娜和基尔曼汀，确保妹妹会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直到院子里的人觉察到她已离家出走。而且，她接着想道，虽然又一阵刺痛袭来，这次应该是一去不回头了，因为没有比死

神那里更遥远的地方了吧。

然而饥饿带来的阵阵痛感持续着，这让她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冬天，地下室里饱受饥饿煎熬的那一家子。

就在普林节[1]前不久，他们听说拉斐尔正和他的歌手情人住在大马士革。这对情人到底是谁靠谁过日子，人们纷纷不怀好意地猜测着。只有阿齐扎不愿意随众人恶语中伤拉斐尔。“他可从来都不会当寄生虫，”她说，“所以肯定不会靠在女人身上过日子。那孩子有种。”

“女人啊，”耶胡达惊恐地责难道，“当心你用的字眼！”

阿齐扎笑了起来，就好像她刚才恰好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玩具。“米里亚姆，”她说，“别听他们在那儿瞎说。”接着，她眼睛直视着她二叔子伊祖里，又添了一句，“拉斐尔不仅有种，而且有脑子，一个男子汉的脑子。”

伊祖里把脸转了过去。大伯母居然敢这样对爸爸说话，维多利亚皱起眉头，等着父亲回敬她几句。虽然平时只要伊祖里拿他那犀利的目光瞪上一眼，别人就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回嘴了，然而此刻，他却脸色煞白，在位子上扭了扭身体，好像衣服太紧，令他浑身不自在。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尖踩灭，接着又点了一支，烟雾从他浓密的胡须下翻腾而出。他一脸忐忑，仿佛是为自己抽烟的模样感到窘迫。

伊祖里和耶胡达再一次出于仁厚之心，对纵情酒色的弟弟伸出援手。和米甲祖母一起，他们替伊利亚胡偿清了债务，并租下一爿店面，购置了设备，帮他重新开了一家练习册装订作坊。伊利亚胡一直在这家小店里坚持到禁食节[2]前夕。一连数月，他不得不卖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像个囚犯，被束缚在家的牢笼里。

---

①犹太教传统节日。即犹太历亚达月第十四日和第十五日，一般在公历三月初。

②犹太教传统节日。即犹太历埃波月第九日，约在公历七八月。

同族人就像是与他同住的囚犯，让他厌恶不已。他似乎在聆听某种来自远方的召唤，于是最后，就像以往多次发生的那样——就像拉斐尔那样——他又不见了踪影。他的儿女们也只得再次爬进昏暗的地下室去，忍受院子里同族人的冷落。背弃者的罪责总是由留下来的人承担。

维多利亚的眼泪印证了她母亲的预言，而且她母亲正乐得把她逮个正着。娜吉亚明明白白地告诉维多利亚，拉斐尔心浮气躁，就像热水盆里冒出的蒸汽一样捉摸不定，如果她一直钟情他一人，完全不考虑其他规规矩矩的年轻人，那她早晚会爬到拉斐尔的床上去乖乖就范，下场和努娜·努努没什么两样。

娜吉亚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她告诉维多利亚自己已经不再到屋顶上去了，因为她已经把努努家的事摸得一清二楚。“以前居然都没猜到，我实在太傻了，简直蠢到家了！”她大声说着，责备自己没有及早发现内情。娜吉亚突然对烹调热衷起来，还专门把案板从厨房里端了出来，就在地下室忍饥挨饿的那家子人的鼻子底下给自己家人准备饭菜。每天，送货的男孩都会从市场里送来新鲜的蔬菜、葡萄和椰枣。分割鸡肉、切鱼片、腌羊排，她站在那儿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还晃着双肩哼起小调，简直跟获得了新生似的，直到坐在二楼那块小毯子上的米甲祖母厉声训斥道：

“女人，老天有眼，别太作孽了！”

娜吉亚屡屡炫耀自家的丰衣足食，这种挑衅做法好像真的起了作用。饥肠辘辘的小可怜们默默地排着队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领头的是他们的母亲哈尼娜，手里捧着一只罐子。这群孩子似乎分属两个种群：一半矮壮黝黑像母亲，另一半高挑白皙像父亲。唯恐受到邪恶之眼[1]的诅咒，娜吉亚慌忙用一块纱布把蔬果肉食全

[1]一种中东地区的迷信说法，认为幸运的人若遭遇了他人嫉妒的眼光，则会给其财产、美貌、子嗣招致不幸。

都盖了起来。可是这队人马却丝毫没有在意娜吉亚那满满当当的案板，而是绕过她，进到厨房里去了。孩子们在门洞里挤作一团，哈尼娜则蹲在第三个炉子旁边，用小枯枝在罐子下面点着了火。

与此同时，米里亚姆父母之间的拌嘴演变成了一场大吵大闹。那天，很多人都去了犹太大教堂听拉比希蒙·阿加西的一场布道。这位老拉比虽然慢腔长调，却谈起了青年土耳其党人[1]的革命运动、已持续到第二年的干旱、土耳其军队在犹太青年中征募士兵和最近飞涨的物价。看到教众们摩肩接踵，耶胡达就喘不过气来。老拉比没完没了的冗长布道也让他精疲力竭。而且这位拉比指责城里的犹太人道德沦丧，且是普遍趋势，并声称这会惹怒万能的上帝。听到这里，耶胡达觉得这抨击罪过的矛头就插在自己的肩膀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径直走到沙发跟前，躺在那里，面如死灰，目光呆滞。阿齐扎把蘸了醋的敷布放在丈夫的额头上。米里亚姆正在维多利亚端着的镜子前忙着编辫子，耶胡达扬起下巴，用胡子指了指正用心梳妆打扮的女儿，悄声对妻子说：

"今天拉比讲的就是这个啊。"

"你和你的拉比守着你们的《托拉》[2]好了，别找孩子们的碴儿，"阿齐扎回应道，"她招你惹你啦？"

"看看她的裙子。膝盖以下都露出来了。"

"两年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个？别让我笑话好不好。我倒想知道，你心脏不好，又是因为哪桩罪孽遭的罚？还有你另外那种病，我连提都不愿意提呢，就是因为那种病，你现在才落得这副残废样儿。你有个很可爱的女儿，而且如果土耳其人真的丧尽天良，硬拽着我

---

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反对苏丹哈米德二世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②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犹太人认为《托拉》是"上帝的立言"，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礼法和行为准则。

们儿子去参军的话，也别把这事儿怪罪到米里亚姆的裙子上。”

“还有以斯拉的问题呢。”耶胡达还在苦恼。

“上帝帮帮我们吧。你那位拉比还提他什么事儿了？”

“每个字都在说他呢。”

“除非等我死了，否则他休想数落咱儿子的不是！以斯拉上的可是犹太高中，”阿齐扎夸耀起来，“咱们这条街就出了他一个高中生呢。”

“拉比本会叫他过去训话。他居然把鬓发剃了[1]，不好好学习《托拉》，倒学起了外语。”

“眼红别人，就说人是非。”

“女人家懂得什么！”耶胡达斥责道，“拉比可是圣人。”

“上帝保佑我们，还是让你的那些圣人省省心吧。就是因为一场旱灾，雅各才把他的儿子们打发到埃及去的。[2] 法语高中出现之前，世界上就有饥荒了。即使那些做妻子的和贝都因人一样从头到脚都裹上黑布，人们还不是照样饿死。告诉你那位拉比，还是专心读他的祈祷文吧，别管我们的闲事。”

“女人家真是不可理喻。”耶胡达叹了口气。

这可把阿齐扎惹火了，就差没冲上去给丈夫儿拳头。“让咱们瞧瞧谁这么了解女人！”

耶胡达出了一身冷汗，胸口也愈发憋闷起来。他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虽然按道理来说，他的确应该谨记妻子无私的爱与奉献，可是在这当口，耶胡达能想到的却是阿齐扎再也生不出子嗣的事实、她那肆无忌惮的笑声以及自己的软弱无能，不由得肝火上升。

---

①《托拉》规定犹太人应留长鬓发，而且不能随意剃须。

②据《圣经》记载，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育有十二子，后发展成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因为饥荒，雅各曾遣子到埃及买粮，后率家人前往埃及居住。遂后来才有犹太人在埃及沦为奴隶，饱受埃及人压迫，最终由摩西带领逃出埃及的故事。

"离我远点儿！"他上气不接下气。阿齐扎耸了耸肩，暗自笑了笑，然后用胳膊撑着笨重的身子从沙发垫上移开。她食欲旺盛，体态丰腴，而且清楚自己在男人眼中依然充满吸引力。"还有一些糖卷，"她说，"我热一个给你吃吧。"

"我可不想吃你的糖卷。"

"哦，我的老天，"她撅着嘴说，"以斯拉，你要吗？"

以斯拉下楼来的时候，正漫不经心地啃着一个浸过黄油的糖卷，上面的糖粒像钻石一般闪闪发亮。拉斐尔离家以后，对以斯拉来说，这院子就像是一座荒岛。此刻，看到那群挨饿的堂亲一脸漠然地挤在厨房门洞里，本打算外出的以斯拉突然改变计划，转而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笑吟吟地问道："谁想尝一口？"

一听这话，他们眼睛亮了起来，可是无人应答。虽然这些孩子还小，可也知道天底下没有白捡的便宜。为了一块浸过黄油的糖卷，哈尼娜的两个小儿子会心甘情愿地让以斯拉扯他们的耳朵，或骑着他们在院子里兜十圈。就在几周前，亚设乘着身后一阵强风，纵身一跃，跨过了门外的小巷——从小贩扫罗的房顶跳到了对面独眼龙卡杜里家的房顶——只为得到一块库巴饼[1]。所以，在这群孩子眼中，以斯拉可不是什么虐待狂，而是一个特权者，只要他能开出个价钱来，怎样离谱的要求都不为过。

以斯拉把离他最近的两个孩子拽了过去。"谁能溜进努娜·努努的卧室，藏到她床下，看看谁会去上她？"他把散发着香甜味的糖卷凑到那两个男孩黑黑的额发前，他们贪婪地闻着那诱人的香味。其中一个就是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亚设，他终于上钩了。"那样就可以有糖卷吃？"

"全都是你的。"

①一种中东地区常见的食品，用羊肉和碎麦糊做的油炸小煎饼。

“现在就去？”

“我才没那么傻呢。”

交易落空了，大家都很失望，以斯拉也两眼失神地望着空荡荡的院子。他闷闷不乐地吃完了糖卷，再也不觉得味道有多甜美。哈尼娜最小的儿子趴在地上，贪婪地舔舐着以斯拉手指缝间残留的甜浆，舌头在以斯拉的手指间穿梭，甚至连指甲盖下面都舔到了。以斯拉尴尬地笑了起来，朝后缩着身子，仿佛碰到了一条发情的小狗。

“你们的妈妈在做什么饭呢？”以斯拉冷冷地问。

他的堂弟堂妹们互递了一个眼色，全都一脸坚定的模样，仿佛已经发了誓要保持缄默。

“我可没闻到饭香啊。”

“有小扁豆、米饭，还有芝麻油呢。”他们中间个头最高、肤色最白的那个孩子回应道。其他孩子则稍稍朝中间靠拢，好挡住他们的母亲和那只罐子。其实以斯拉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拨开这群孩子排成的警戒线——谁都可以对这群无助的孩子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那种拼死一搏的决然让他不由得退却了。

走廊里，米里亚姆说道：

“我敢打赌，他们只是在用生了虫子的陈年大米煮粥罢了。转过来，该我给你梳头编辫子了。他真不该跟那女人跑了。”

维多利亚点了点头。她闭上双眼，任由米里亚姆的手摆弄着自己，并随声附和道：

“是啊，他真不该那样。”

“这群孩子从我们的房顶跳进努努家，去人家的食品储藏室里抢东西吃。我妈说，只要她一背过脸去，他们就会从我们的锅里偷东西。”

维多利亚心里也存了许多疑问。比如米甲祖母，虽然大家都

敬畏她，认为她是大智大慧的圣人，可是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年长的人都挨过她的训斥，编织得再好的谎言都会在她面前破成碎片，她甚至还试着救过一只快要死的老鼠。多年来，老鼠和院子里的这个家族同居一处，前者偷食宝贵的食物，后者则看着猫儿嘴巴中叼着的这些偷食者的尸体荡来荡去，由此泄恨。直到有一天，一个偷食者居然咬了宝宝的鼻子，于是整个院子闹翻了天。拉斐尔跑出去买回来一个捕鼠笼，夜半时分，笼子啪的一声响，男人们立即跳下床来，也顾不得只穿着内衣，就冲过去和女人孩子们一起看个究竟。笼子的一角蜷伏着一个惊恐万状的灰色小绒球。拉斐尔烧开了水，浇到那只老鼠身上，孩子们欢呼雀跃，可是二楼的米甲祖母两手紧攥着扶栏，从小毯子上站起身来，高声喝道：

“我可不能容你们这么乱来！自打老祖宗的时候起就有老鼠了，谁知道将来会怎样？上帝创造了蛇和猫，抓鼠害是它们的活儿，不是我们的。听动物惨叫，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

但是这番说教来得太迟，没能救下那只老鼠的命。它的尸体被扔了出去，捕鼠笼也被放到了脏兮兮的搁架上，后来则不见了踪影，直到既算命又兼职说媒、吊孝、驱魔和接生的杰米拉被急匆匆地召唤到努努家去，那只捕鼠笼才再度现身。整整两天，阿布达拉都不能解小便。他哀求道：“上帝啊，求求您啦。您创造了条条大河、片片海洋——那我就不明白了，一滴尿液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试一试，爸爸。”他女婿劝道。街上的人都不记得他的名字，此刻他孝顺地捧着夜壶，放在阿布达拉张开的双腿之间，还一边慢声细语地哄着老爷子尿尿：“我知道您怕疼，可是您会发现，只有尿头几滴会有那么一点儿疼。”阿布达拉的妹妹汉娜断言，被撵出门的嫂子对哥哥下了毒咒。努娜则尝试着把热油泼在父亲的肚子上，好活络活络他僵住的循环系统，却毫无效果。阿布达拉疼得大叫，努娜在一旁啜泣，她丈夫则一脸无助地站在

一旁，手里端着空空的夜壶。最后，努娜决定试试挤羊奶那招。只听阿布达拉大叫一声，一股可疑的液体渗了出来，流进了夜壶。“血！”他尖叫道，“这是埃及十灾啊！”[①]

汉娜和库尔德族[②]女佣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在病人床下找到一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捕鼠笼。“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汉娜说，“我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了！”于是，杰米拉被请来解咒。她命人把那个捕鼠笼放在枣椰树下烧毁，然后把笼子木质部分烧成的灰扔进下水道。她自己则把剩下的废铁架子带回家，声称一定会放在努娜母亲的门阶上。阿布达拉的健康状况终于好转了。没过几天，他就复原到可以举办聚会宴请宾朋了。席间，他还向客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女婿手捧夜壶，在他两腿间待命伺候时的神情。“我敢发誓，”他说，“能招来一个这么孝顺女婿，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这人的心地实在太好了！”

虽然以斯拉这么做的动机不明，但院子里的人没有责备他制造这样的恶作剧。并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解释。在那个时代，鬼魂、精灵、邪恶之眼、魔咒、奇迹、给出先兆的梦都是屡见不鲜的常事。

厨房灶台上的罐子烧开了，沸腾的水顶得盖子像被施了魔法的铙钹似的当啷啷直响。哈尼娜站起身，垫着一块破布就着手柄端起罐子，一声不响地领着孩子们从被煤烟熏得黑糊糊的厨房又回到了地下室，消失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洞里。娜吉亚和以斯拉仍留在厨房里，一个正忙着剖开番茄、在砧板上把它们的红色汁液沥净，另一个则把自己黏糊糊的手指往裤子上蹭。两人都一脸茫然，就像是一对演员不知所措地望着观众们纷纷退席离场。

---

① 《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为了说服埃及法老放走以色列人，上帝将血灾、蛙灾、虱灾等十种灾祸降临在埃及人头上。第一灾血灾就是指尼罗河水和其他水源均变成血水，鱼类也随之死亡，致使整个埃及臭气熏天。

② 中东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相传是亚述人的后代。

经过米里亚姆的一双巧手，维多利亚的头发变幻成两条乌黑发亮的蛇。这次米甲祖母居然没有大声训斥他们，维多利亚觉得有些纳闷。

4

因为黑色面纱的遮挡，维多利亚那两个自愿跟上来的随从看不见她涨红了的脸，也无从揣测她目前的状态。她们步步紧逼，而维多利亚裹在黑色大氅里的身体却未作丝毫反应，于是她们用膝盖顶她，用手拧她的乳房、掐她的屁股，直到最后撒完了怨气，才放弃这袭跟死神一样直挺挺，像个没有窗户的地牢一样黑洞洞，裹得严严实实、无懈可击的黑色纱袍。然而就在她们要转身离开的当口，一股稠密的人流又把她们推了回来，于是她们拼命挣扎，巴不得赶快脱身，就像是和一具死尸一起困在旋涡里，对尸体的恐惧甚至比对葬身谷底还要强烈。可她们不知道，随着眩晕感的消失，维多利亚最初的抵触情绪已经消退。此刻，她已经作好准备，甚至迫切渴望着投入那股最初让她觉得羞愧的宜人的温暖中去。

不过，维多利亚也不知道这种新鲜的冲动最后会怎样，因此当那两名女子弃她而去，那种身体的接触、体温的传递也随之被失落的痛楚取代时，她反而感到有些释然。假设她让这两个女人觉得厌烦，甚至把她们惹恼了，她们本会用别针刺她，或一把扯掉黑纱，让她这个穿着破旧的居家长袍，身上沾满厨房污渍和婴儿口水的孤身女子暴露在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面前！维多利亚紧咬双唇，两手紧紧攥住栏杆，即使双臂快被汹涌的人潮扯得脱臼

也决不松手。只过了几秒钟，那两个女人就被人流卷走了。她觉得栏杆深深地嵌入自己的身体；有人用膝盖顶她，不知是谁的手扯住了她的外袍；一个男人狠狠捏了一下她的胸部，她忍不住要惊叫起来。不过等那两个女人迅速离去之后，维多利亚也松开手，任由人流将她裹挟而去。

她觉得自己像散了架，精疲力竭。麻木感再次将她笼罩，另一方面，饥饿、屈辱和疲惫又都敌不过那个恼人问题的纠缠——到了桥那头，她该怎么办？她不能流露出丝毫犹疑。从孩提时代起，她接受的教育就是绝不能在公众场合显出闲散游荡的样子，不能向男人暗示他们能在她这里寻找到越轨的快乐。一个裹着长袍的孤身女人只能机械地朝前赶路，毫不迟疑，直到抵达最近的目的地。如果在桥上中途折回，那只能引得更多翘着胡子的男性主动对她下手，正如她可以想见的那样。

底格里斯河的浊流发出怒吼，好似不时席卷城区的沙尘暴般猛烈。巨浪让她胆战心惊。有一阵，看上去河水好像一动不动，反倒是她和人群一起涌向前方；接着，她看到就在桥中间，一个男人被抛到了机动车车道上，她的脑子变成一片空白。在路人的狂笑声中，那男人好几次想回到人行道上，却每每被人们七手八脚地推回到汽车呼啸、马儿狂奔的路中央，直到累得气喘吁吁的他接受了被驱逐的事实，彻底放弃重新加入人群的希望。正前方是一辆吱嘎吱嘎赶路的马车，车上满载着板条箱，打赤脚的车夫正拽着缰绳跑在马前头；从他身后飞驰而来的则是一辆篷式轻便马车，发亮的皮质篷顶被摇了下来，里面的乘客坐在带弹簧的高座上冷笑，车夫则跟着马儿一路小跑，竭力让那两头牲口安生下来。

马塔克·努努不得不疾步快跑，虽然寒风凛冽，但汗水已浸湿了他的头发。即使发了一笔意外之财，他还是穿着传统而朴素的衣服。此刻，他脱掉了优雅的驼毛外套，像块毛巾似的搭在肩

头，背部那块可耻的凸起也随之露了出来，仿佛在引诱旁人的欺辱。甚至在孩提时代，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路上狂奔过。

他摆动双臂奋力前行的模样，就像一只肥公鸡扑棱着翅膀妄想高飞。望着这滑稽的场景，维多利亚一时忘记了忧伤。这座房屋鳞次栉比的文明都市也有阴暗的一面，许多人宁可视而不见，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陋习归因于精灵鬼怪的作弄。市民们会硬起心肠，冷酷地蹂躏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些畸形儿，这类非正常生物，也许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他们都是粗鄙的沙漠居民。拉车的马儿如果失蹄跌倒，就会被鞭子抽得血花四溅。不懂事的孩子们残酷地折磨小猫，戏弄无助的老人。男孩们喜欢追打疯子，而那些精神错乱者则忙着躲避掷来的垃圾和石块，或痛苦地尖叫，或病态地狂笑。如果你一头栽进泥水坑，那么当你抬头看时，幸灾乐祸的笑脸要远远多于伸出的援手。维多利亚深知，驼背人颤巍巍的身躯正是人类邪恶激情最完美的发泄对象。从马塔克惊恐的表情看得出来，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路人心中潜藏的歹意是多么容易被激起。“跑啊，小杂种，快跑啊！”已经有人在起哄了。身后的车夫用串着绿珠子的鞭子在马塔克的脑袋上方响亮地甩了一记，看客们更是笑作一团。

在一个专横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恶行会比群氓的寻衅滋事更糟糕了。没有一句好话，没有一个人会鼓起勇气伸出双手，把马塔克拉回到人群中来。他的红拖鞋像一对红舌头啪嗒啪嗒急促拍打着地面。他越竭力挽回颜面，人们就越憎恶他，好像他根本不配有自尊，根本不该耍花招躲过这一劫，破坏看客们的兴致。他绊倒了，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在那块隆起驼背的重压下要朝前爬去。人们的哄闹声盖过了河水的滔滔声。鞭子又响了一声，逮到了马塔克搭在肩头上下摆动的大氅，把它缠绕起来。就像被逼上绝路的蜥蜴情急之下断尾逃生一般，他随即丢弃了那件大氅，纵身一跃，

扒到了前头马车的尾部。维多利亚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像一个旧麻袋似的拖曳在车后面，直至在众人的嬉笑声中消失不见。

而多年前，她母亲就曾打算把她许配给这个男人！也许受了马塔克母亲的怂恿，有一天杰米拉穿上盛装，带着媒人特有的笑脸来到院子里。起初大家都以为她敲错门了。她身上那件大花图案的裙子松松垮垮，一定是帮哪个胖女人办了事，得来的报酬。那时候，她已经是个干瘪的小老太婆了。指甲花染色的红色脚指甲和涂成铁锈红的嘴唇跟她那因为牙齿掉光而凹陷下去的腮帮子一样滑稽可笑，浓妆艳抹让下巴上的刺青更加扎眼。对自己的邋遢样子，杰米拉也算有自知之明，干脆岔开腿坐着，点上一根廉价香烟，粗声粗气地要茶水喝。耶胡达那天正好病休在家，实在看不惯杰米拉涂着煤灰还不停扑闪的眼睛，就躲到了拱廊的尽头。“给她点儿吃的喝的，赶快打发她走。”他脸色苍白，一边用大扇子扇风透气，一边厉声说道。

杰米拉却没生气。被男人娇惯的女人才会觉得受辱，从不曾受人宠爱的她毋宁把这看作是一种优待。她那对瘦骨嶙峋的膝盖像风箱的把手一样推来挤去，让夏日的空气吹鼓起裙子上的红花图案。“见到您真是太好啦。”她对耶胡达献着殷勤。

“那你肯定是瞎了眼了！”阿齐扎诚心实意地欢迎这位媒人上门。耶胡达的妻子总会把这种生硬的话说得震天响，她周边的少妇少女们早就对她这种口无遮拦的脾气见怪不怪了。“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来米甲之家，还需要收到特别邀请吗？”杰米拉反问道，“恕我直言，我真不敢相信孩子们都出落成大姑娘了呢。屁股圆得够男人摸了，奶子大得够孩子嘬了！脸蛋儿红得跟桃子似的！啊呀呀，再看看那小肚子，就等着在床上翻云覆雨呢！”

“闭嘴吧，”阿齐扎嗔斥道，实在看不出她到底是被激怒了还

是被逗乐了，“我们家的女孩可不用你去推销。”

“泥地里也能找到好多颗珍珠。为什么不呢？全都听凭上帝的安排。顺便说一句，我口渴了，还等着茶呢。”

“维多利亚，给客人沏杯茶吧。”

于是媒婆转过身来，瞪眼望着正给孩子喂奶的娜吉亚。维多利亚羞红了脸。她现在才意识到，她母亲的这个要求绝非偶然。她对杰米拉从未有过好感，此刻愈发反感了。

“听你妈说了吧，小宝贝，”杰米拉一边尖声细气地说，一边老练地打量着维多利亚的肩膀、胸部和臀部，“水壶在桌上，灶台在厨房。快点儿去吧，待会儿再听我给你们带来的好消息，小美人儿。”

维多利亚躲到自家住处，掩起门，坐在后面偷听着外面的动静。杰米拉透露说，她带来的消息是关于罗锅马塔克的，院里的众人顿时兴奋地叫起来。维多利亚久久地坐在屋里，紧张得大汗淋漓，直到米甲祖母呵斥她快点儿出来，她才打开门。祖母向她保证说，整件事不过是个愚蠢的笑话。

马塔克·努努并没有打一辈子光棍。待到维多利亚结婚时，他早已成家立业，并且是很多孩子的父亲了。就在维多利亚的婚礼当晚，他还披上一件安息日才穿的上好长袍，一瘸一拐地沿街走来，和其他男宾坐在一起。婚礼没有什么排场，跟穷人家办喜事没什么两样。时世艰难，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况且维多利亚自己也乐昏了头，兴奋得忘记操办好整场婚礼。她甚至都没留意到当时有谁在场。

那晚去参加婚礼，马塔克·努努完全不用走远路。当时他已经和母亲、妻儿搬进了街头一幢出租房里，并在房子的一楼开了间小杂货店，还能从店面里望见他父亲的宅子。杂货店散发着哈尔瓦[1]、

---

①一种由碎芝麻和蜜糖等混合而成的甜食。

洗衣皂、棒棒糖、煤油、老鼠屎和指甲花的气味，为街上的穷人提供服务。他父亲家曾哺育过他的库尔德族女佣会时不时光顾小店，买点儿什么。这些顾客会两眼盯着地面，低声交谈几句，与此同时，马塔克则伺候在旁，从不在秤上弄虚作假，也没多收过他们一分钱。当正午灼人的热浪让整条街瘫软下来，人们纷纷逃回自己的阴凉小屋避暑时，马塔克会继续坐在小店门口，直愣愣地盯着他父亲那扇镶着钉饰的大宅门——幼年时，他和母亲就是从那块丰饶之地被放逐出来的。没人知道他在思量什么，连他母亲也像本紧闭的书，直到死时都不曾向外人吐露心声。有些顾客试图打开他的话匣子，得到的却只是茫然的回望和沉默不语。于是这些人就谣传马塔克正在酝酿一场恶毒的阴谋，而他租下父亲对面的这爿店面也绝非偶然。

在马塔克母亲的葬礼上，哀悼的人就只有他和妻儿们。阿布达拉·努努还是照常骑着那头带着鲜艳流苏的白骡子忙自己的事，丝毫不曾感念亡故的妻子。服丧期间，马塔克的姐姐努娜照样在镶着饰钉的大门后面逍遥快活，可谁也没听见马塔克对他父亲或姐姐抱怨过一句。等到杂货店重新开张以后，马塔克依旧盯着那扇大门。他似乎秉承了命运之神的耐心，沉着地等着某件事情发生。

一边是拉斐尔，一边是马塔克·努努。

今天，她是不是本该把自己关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要挟说要绝食而死才对呢？那个驼背人，那个曾经向她表达过善意且别无邪念的驼背人，如今成了颇为成功的生意人，而拉斐尔此刻肯定已经死了。然而，是的——如果从头再来，她还是会作同样的选择。你真是个白痴啊，她自责道。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她始终想的，是不管拉斐尔奄奄垂绝还是已经一命归天，她依然深爱着他。马塔克·努努跑来这座摇摇欲坠的桥上做什么？战争爆发前曾发过一次大洪水，当时河水淹没了整个城区，冲走了许多房屋，自那

以后人们还没见河水如此高涨过。从土耳其军手中夺过这座城市的英军造了新桥，如今这座桥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严峻的考验。现在马塔克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还雇了一名记账员和一个男仆，不过谁都不会忘记他是个驼背。有些事情连金钱也无法掩盖。维多利亚真希望自己没有看见马塔克刚才在桥上受辱的场面。艰苦岁月里，她曾经如此羡慕他那矜持保守的处世态度——然而，此时此地，他却像块破布似的耷拉在车尾，忍受着众人的讥笑！这还有什么意义？她在面纱下紧咬着嘴唇问自己。

5

米里亚姆冲维多利亚挤了挤眼睛，然后指了指托娅还未发育完全的臀部。托娅倒退着朝她们走来，手持一根木棍，正全神贯注地用烧焦的一头在房顶上画跳房子游戏用的方框。她只比米里亚姆和维多利亚小一岁，可是因为个头矮小，看上去不超过八岁。她的嗓音也稚气未脱，与娇小的身材正好相称。托娅把方框画得太大了，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不得不退到紧邻着努努家的铁皮栏杆前。望着托娅娇小的屁股透过裙子若隐若现，米里亚姆实在忍不住上前拧了一把。托娅吓得跳了起来，挥着黑糊糊的木棍警告米里亚姆。接着，三个女孩嚷了起来。

“好啦，闹够了吧，”隔壁的阿布达拉·努努善意地斥责道，“从房顶上下来吧。”

“我们刚才只是闹着玩儿呢，阿布达拉伯伯。”米里亚姆说。

“那就小声点儿。”阿布达拉回应道。他一边美滋滋地望着那棵枣椰树的绿色树冠，一边抚摸着粗糙的树干。

旁边，他的女婿正捧着一个黄瓦罐，用里面盛的雄花粉给这棵树授粉。“看看我们今年会有多少收成吧，”他一副急于讨好岳父的样子，“看看哪。”

“我正看着呢。”阿布达拉不想招致旁人的眼红，冷冷地回答。

那是一个春日的早晨，空气清爽宜人，有时候伴随这种天气而来的也许是傍晚时分的沙尘暴。湛蓝的天空下，斑驳的阳光里，维多利亚大口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想到目前的生活如此美好，看着鸟儿在头顶广阔的天空里展翅高飞的美丽画面，她就激动不已，甚至迫不及待地希望托娅早点儿画好方框，好释放一下心中的那股活力。

三个女孩已经把房顶的沙尘打扫干净了。维多利亚站在那里，等着第一个在画好的黑色方框里玩跳房子游戏。她手心里攥着的不是这种游戏常用的石子，而是一颗晒干的桃核。

娜吉亚扯着粗嗓子在院子里喊：

"维多利亚，这么做对你没好处！别想躲我。为了你爸爸这些没用的客人，我忙得跟头驴子似的。他们倒好，坐在那儿吃到撑死。真让人受不了。"

米里亚姆依旧盯着托娅的屁股。那些客人与其说是伊祖里的，倒不如说是为托娅而来的，可托娅要么是装作没听见，要么是真的没听见。米里亚姆朝下面的院子看了看。"你妈正给萨尔曼喂奶呢，"她对维多利亚说，"真想拿口锅砸到她头上。如果我是你，会求神让我做个孤儿。"

"你这女孩实在太淘气啦。"栏杆那边的阿布达拉说。

"真不明白，她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孩子。"米里亚姆自言自语道。

"那是因为她曾经也长得很漂亮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阿布达拉接过话说，"好好端详端详她。她过去也是个大美人儿呢。"

为了不让阿布达拉听见，米里亚姆走到了房顶的另一头。"托娅，"她悄声说，因为激动嗓子有些沙哑，"过来这儿啊。"

托娅直起身子，像个乖乖的小妹妹那样，顺从地走了过去，手里依旧拿着那根烧黑的木棍。她站住，用木棍在红色的沙子上

熟练地画着圆圈。

“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米里亚姆很想知道。

三个女孩的脑袋凑在一起，就像一朵花儿的三片黑色花瓣。

托娅原谅了米里亚姆的无知，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还没来月经呢，怎么可能有孩子！”

自己还没小妹妹懂得多，米里亚姆有些生气，于是用怀疑的目光仔细审视着托娅娇小的脸庞，问道：“这有什么关系？”

“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托娅回道，“在嫁给达胡德之前，帮我擦身子的女人也这样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呢。”

“你们家里人的话，谁说得准呢。”米里亚姆已不再那么确信了，但嘴上还是这么埋怨道。

托娅低着头，已经作好准备：如果两个姐姐循循善诱的话，她就把整件事和盘托出。“我不清楚你们知道多少。”

“他们说你妈和达胡德商量好了。你没有爸爸，家里又穷，所以你妈让他娶你过门，和他一起住，不过要等到你来月经以后，他才能对你做那事儿。”

“说得没错，”托娅平静地承认道，“他们是这么商量来着。”

在维多利亚看来，她和米里亚姆的好奇心再重，也没理由让托娅把底细全都抖搂出来。

“可他没有说到做到，对吧？”米里亚姆问，“说呀，你可以告诉我们的。”

托娅笑了。她并不介意这样被逼问。虽然米里亚姆年长一些，可托娅看得出来，这事激起了她极大的兴趣，而托娅也想取悦她。“你说对了，”托娅悄声回答，“他没有。”

米里亚姆闭起了眼睛。“所以他已经把那玩意儿插进你那里了？”

“是的。”托娅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

维多利亚觉得有些头晕。米里亚姆的声音像烧红的炭火焦灼着她的耳朵，托娅那副无忧无虑的快活样子也让她迷惑不解。

“说真的，我实在不明白，”米里亚姆说，“他不能做到，又为什么要答应呢？”

“不是因为生孩子的关系才作这种承诺的。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各个部位都还很小。我敢打赌，你和维多利亚也一样。如果男人对你们做那种事，他会把东西撑烂。所以很危险。”

米里亚姆更加疑惑地望着她。“那达胡德就没有把你那东西撑烂？”

“第一次是很疼，”小托娅一脸胜利的喜悦，仿佛在听别人说一个很私密的笑话，“不过，现在……”

“说呀，”米里亚姆低声催促着，用一只胳膊圈住托娅的肩膀，“全都告诉我吧。”

阿布达拉戴着红色土耳其毡帽的脑袋出现在栏杆旁。“孩子们。”他叫道。刚才那朵黑色的花儿散了开来，三个女孩不约而同地朝他这边望过来。“从你们房顶上看得远。帮我看看河水是不是已经冲垮堤坝，冲走房子了。努娜吓坏了，我妹妹也快把我们逼疯了。”可他的语气还像往常一样泰然自若。“爬到那条板凳上看一看吧。”他轻声催促着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的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照做了，她手搭凉棚，遥望天际。“没有啊，一切正常。太阳下面是有很大一片河水泛光，可房子都还在。”

“亲爱的，我跟你说什么来着，”阿布达拉回头咯咯地笑着，栏杆后面的土耳其毡帽不见了，可他的声音依然在屋顶回响，庄严的口吻中饱含喜悦，“爸爸说的话你该相信才是。你，不是帮我拿水烟袋吗？把它放哪儿了？这小子一听见‘洪水’这词，就吓晕了。”

听着阿布达拉快活的口气，三个女孩壮着胆子走近栏杆。一

名库尔德族女仆把天鹅绒坐椅搬到了暖暖的太阳底下，努娜·努努正坐在椅子上，身旁的托盘里放着些新鲜的生菜叶子和晒干的椰枣。她抬眼望见这三个女孩时，依旧妩媚地笑了笑，可还是难掩焦虑的神色。然而此刻，她依然美得超乎想象，展示出三个女孩从未见过的惊人美貌；好比天上的繁星和空中的飞鸟，不受疾病和缺憾的困扰。三个女孩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直愣愣地盯着她看，把她那镶着珍珠的拖鞋、完全贴合她曼妙身材的华服和在她香肩摇曳的发卷全都仔细瞻仰了一遍。她们屏息凝神，等着聆听她娇柔的嗓音。

看到三个女孩崇拜的目光，阿布达拉·努努的傲慢劲儿也上来了。“该死的！”他声如洪钟，“你在那儿磨蹭什么呢？”他用脚尖轻轻推了推屋顶边一个盛花粉的黄罐子，这时他女婿沿台阶走了上来——一个骨瘦如柴、唯唯诺诺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捧着水烟袋，就像捧着《托拉》经卷似的。他并没像训练有素的仆人那样把水烟袋搁在阿布达拉的脚旁后抽身离去，而是亲手把烟嘴递给岳父，然后抱着下面咕噜噜作响的水烟筒，追随着岳父的脚步，在枣椰树下转起大圈来。袅袅青烟从阿布达拉的胡子下面冒了出来，维多利亚紧咬嘴唇，别过头去。为什么啊，这简直比直接羞辱更糟，对待人怎么能像对待豢养的熊一样！努娜似乎被逗乐了，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她那身材矮小的丈夫正忙不迭地确保连接烟嘴和烟筒的管子的松紧，这会儿看见妻子的脸上居然挂着微笑，他本来就有些发黑的脸膛变得更黑了。

“维多利亚！”娜吉亚又在院子里叫唤了，她现在已经挪到了凉荫里，“肉快坏掉了，猫要偷鱼吃了。你爸爸该拿什么来招待他请来的那帮馋鬼？”

“别理她。”米里亚姆想激起维多利亚的反抗。

维多利亚朝台阶走去。

“那跳房子呢？”米里亚姆问道。

“我得去帮忙做饭了。”维多利亚说，“能帮我一把吗，托娅？”

只有达胡德会在娜吉亚面前护着托娅，所以在这个保护人起床之前，托娅实在是不愿下楼到院子里去。“我还是待在这儿吧。”她耸了耸肩，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

“你在那儿扭什么呢？”维多利亚问。

“我想尿尿，都快憋死了，可又怕你妈，不敢去厕所。尿的时候有点儿疼。自打达胡德叔叔开始跟我玩儿以后，我就一直想上厕所。”

“在屋顶上就地解决呀。”米里亚姆建议道。

“可要是让阿布达拉看见了，该怎么办？”托娅问。

“他正抽水烟呢。快点儿吧，亲爱的，尿吧。”米里亚姆用母亲般的口吻劝道。

托娅脱下裤子，蹲了下来。维多利亚呆住了。她和米里亚姆瞪大了眼睛，似乎巴望着看到某些能表明托娅已失去贞操的特殊迹象。

下楼之前，维多利亚又朝邻居的屋顶望了最后一眼。努娜还坐在椅子上，阿布达拉则心平气和地绕着那棵枣椰树兜圈子，他女婿紧随其后。阿布达拉的声音轻柔得好像催眠曲：

“笑一个吧，亲爱的。你也听见米甲的孙女们说了，洪水还远着呢，你父亲这宅子也结实着呢。而且即使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别发生最好，我们也会把你扛在肩上从这儿撤走的。”

他用水烟嘴挠了挠下巴，继续说道：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咱们随时可以上汉娜家去。”

美若天仙，又有这样一位父亲百般呵护，努娜居然还担心洪水来袭，维多利亚实在想不通。下楼时，为了不吵醒打瞌睡的米甲，维多利亚踮起脚尖，轻轻地从她身边走过。她舅舅，那个齐特琴手，

打了个哈欠，一手挠着头，从地下室的黄麻帘子后钻了出来。他正好瞅见妹妹娜吉亚给孩子喂奶，于是调皮地扮了个鬼脸，引得她压低嗓门骂了几句。维多利亚坐在案板旁，心想阿齐扎居然在公共场合开怀大笑，这也太失体统了，她那巨大的胸部正随着大肚皮抖个不停。达胡德似乎迷醉在了她的丰乳肥臀里，或者至少装成了那副样子。面对达胡德惯有的油腔滑调，阿齐扎也报以媚笑——这比阿布达拉看努娜的眼神更让维多利亚不安。

“你最好小心点儿，”阿齐扎笑得花枝乱颤，仿佛一团果冻，“不止一个像托娅这么大的小鬼头，在乳房发育之前就送她们的丈夫进坟墓了。”

春心荡漾的达胡德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那份激动。“乌姆－以斯拉[1]，相信我，再没有比那种死法更幸福的了。”一贯喜欢讲下流话的达胡德本可以把小托娅对他做的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逗得阿齐扎笑到抽筋，可他想了想就此作罢，那种极乐体验还是自己知道就足够了。达胡德生活放荡，和他有染的众多女人里高手不在少数，甚至还能教阿齐扎一两招，可那些女人都不会裸身坐在他的膝头，也不会满怀童真轻咬他的私处。

“别忘了请我去参加葬礼。”

“我的葬礼，还是她的？”

达胡德从桶里舀了些水，洗了把脸。一只老鼠突然从饮水桶后钻了出来，停在那儿用小脑袋巡视着四周，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冒更大的风险。达胡德聚精会神地盯着老鼠，好奇它究竟能不能顺利溜过院子。阿齐扎、娜吉亚和维多利亚也顺着达胡德的目光望着眼前这奇特的场景。最后，那只老鼠居然勇猛地躲过两只趾高气扬的大公鸡和一只活泼警觉的猫，毫发无损地溜到外面的大

---

①“乌姆”为阿拉伯语中的称呼，意为“某人的母亲”。

街上去了。

维多利亚感觉到阿齐扎越来越恼火，连刚才强装出来的笑容都不见了。只听得阿齐扎冷冷地说：

“托娅和努娜·努努一样，都是铁打的身子。达胡德啊，你可别被她柔弱的外表骗了。她这样的小妖精就和我见识过的大圣人一样，都能活到老不死呢。”

维多利亚倒吸了一口冷气。家里还没有谁敢这样说祖母。这位心地善良、待人随和的伯母怎么会在众人面前把话说得这样恶毒呢?

在一切失控之前，达胡德颇为明智地结束了这场谈话：“孩子和齐特琴让这世上的人们快活，我每天都感谢上帝的恩赐。”

“至少齐特琴不会怀上孩子。它不会把你的老年光景变成忍受小孩的聒噪、给他们擦屎擦尿的噩梦。”

“上帝是伟大的。”达胡德夸张地摆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只为博得阿齐扎最后一笑，但并未奏效。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阿齐扎，你到底怎么了?”

她没有做声，眼睛朝别处望去。对女人，达胡德很有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阿齐扎可不想让他发现自己刚才浑身上下一阵燥热。她和娜吉亚年龄相仿，可这位弟妹生完一个又一个，她自己有的却是一阵阵让人心绪烦乱的发热，这预示着更年期的来临。还好这时候伊祖里不在家，她暗自庆幸。她怕被他发现，就像这事是她的错一样。她总以为自己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可现在，除了突然发热之外，听力也在下降，还偷偷拔掉了两颗蛀坏的臼齿。娜吉亚这么大年纪居然还在开花结果，而她的身体却在土崩瓦解，想到这里她就不由得气恼。是不是从耶胡达那里传染了什么病?达胡德正被那小鸟依人的娃娃新娘迷得神魂颠倒，可还是没学会收起对女人怜爱的目光。阿齐扎又感到一阵燥热，脸和脖子都在

发烫。“呃，小心点儿，”她忠告他说，“怎么能怀上孩子，女人们可在行着呢。”

“真主安拉是仁慈的。”他又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调侃道。

达胡德这一辈子都没把什么事寄托在真主安拉身上，可他也从未怀疑过造物主会像一位热心操持家务的母亲那样，尽心尽力地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他，达胡德，身后总是一团糟。起初，他去请教朱里·齐泰亚拉比，却极不光彩地被撵了出来。接着，他想到杰米拉那里试试看，可很快就发现绝不能对像她这样到处招摇撞骗的人倾吐心事。最后，他豁出去了，跑到艾尔－卡扎米亚，一个什叶派教徒聚居区，向多年前就认识的一位盲眼治病术士描述了自己的情况。那位术士开的药粉此刻就在钱袋里。他希望能够立竿见影，而不是让情况变得更糟。他希望直到自己死的那天，那孩子都能像茉莉花丛般不停地绽放出花蕾，保持香气四溢而不会花谢果结。每天他都在托娅的饭里定量加入这种药，托娅也都毫无戒备地吃了下去。

托娅的确没有受到任何意外伤害。后来，她活到很大年纪，即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她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虽然一直没怀上孩子，达胡德也没嫌弃过她，不曾有过丝毫抱怨，对此托娅一辈子都心存感激。

事实上是托娅改变了达胡德的人生。虽然他还继续到各种宴会和派对上弹奏齐特琴，以此谋生，但已放弃先前那种放纵甚至一度显得神秘的生活方式。即使在与伊利亚胡一起在田园美景中纵情狂欢的日子里，达胡德也始终如一地供养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达胡德的妻子一不留神让怀里的婴儿从屋顶摔了下去，这也是她为他生下的最后一个宝宝。她伤心欲绝，几近疯狂。达胡德悲愤交加，冲着妻子的头一顿猛揍。之后，这位痛失幼子的母亲总是盘腿坐在家门口未铺砌的土路上，反反复复从十六数到一百一十二，即

那个夭折婴儿活过的周数和天数。

即使在达胡德神秘失踪的那五年，他也匿名汇钱给母亲，以便养活妻儿老小。许多人都很好奇那些年他究竟在哪里，想从他嘴里套出来话，尤其是趁他喝醉的时候，可他从未透露过。娜吉亚一直声称，达胡德是和他们另外一个当土耳其军官的兄弟待在君士坦丁堡[①]，但没人真的相信她这些胡言乱语。另一种说法是，他爱上了一个从艾尔－卡扎米亚来的什叶派少女，他为了与她结婚变成了穆斯林；那姑娘年纪轻轻，还没生孩子就得霍乱死了，于是达胡德冒着变节的穆斯林要受死刑的危险，回到家中，重新皈依了犹太教。人们还为这段浪漫故事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再度现身的达胡德总是神色忧郁，即使像往昔那样扮小丑、说笑逗乐时也不例外；他还认真地修起了眉毛，把胡子染成火红色，出门时衣服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直到看上去比实际身材胖一倍；受邀去为穆斯林的聚会演奏时，他从不参加合唱，而且只要是接近艾尔－卡扎米亚的演奏邀请就一概拒绝。

妻子死后一年左右，达胡德迎娶了托娅。这桩亲事让娜吉亚颇为反感。从一开始，娜吉亚就不喜欢托娅。她坚信托娅绝不是普通的小女孩，而是伪装成少女的侏儒怪，所以最好躲得远远的。她还认为托娅肯定会施展妖术，否则她哥哥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小姑娘呢？这事也太悖常理了。“这种事大家都听说过啊，”当阿齐扎要求娜吉亚说得再具体些时，娜吉亚这么解释，“女人那部位下面藏着男人的玩意儿。有些人生来就是那样。还记得那次阿布－尼法塔[②]请整条街的人去参加他儿子的割礼仪式吗？生了九个女儿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酒水、甜品、蛋糕，庆祝得那个热闹啊，直到割礼

①地中海东岸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一九三〇年起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②“阿布”为阿拉伯语中的称呼，意为“某人的父亲”。

师发现没有能割的东西。阿布－尼法塔和他老婆慌里慌张从这条街上逃走了，那婴儿也只能穿姐姐们剩下来的衣服。我了解我兄弟，他就跟传闻说的一样古怪，这种邪事儿正合他的口味。”

阿齐扎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一把将那小新娘抱了起来，放在膝头，然后把她浑身上下仔仔细细摸了一遍，就像是为庆祝安息日到艾尔－哈努尼市场上买鸡时所做的那样。女孩吓得战战兢兢，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胜惊恐地盯着哈哈大笑的伯母，直到确信她不是因为东西被偷而对自己搜身才松了口气。检查结束，这位伯母无比慈爱地对着她的私处来了一巴掌，结果疼得她马上跑去上厕所了。

不过，当伊祖里为这对新人祝福，并把先前伊利亚胡家住过的储藏室转给这对小夫妻的时候，娜吉亚并没有反对。伊祖里可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他认为达胡德两度改宗的传闻确有其事，而且也相信达胡德的确会像他保证的那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给了这对新婚夫妇一笔可观的贺礼，还答应达胡德会安排一连七天的喜宴。听了这主意，连娜吉亚都兴奋起来。婚礼期间，她大吃特吃，甚至还有一两回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可到了第四天，她却再也不想做饭了。准备食物招待这么多客人，娜吉亚实在应付不过来。伊祖里每天都会让独眼的卡杜里从市场送来成堆的新鲜蔬菜，还好有阿齐扎和米里亚姆帮忙，并连带督促维多利亚端酒上菜，否则娜吉亚肯定会被堆积成山的农产品活埋了。

维多利亚从房顶下来还不到两小时，大难临头的感觉就迫近了。不断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整条整条的街道被水淹没了，底格里斯河现在洪水肆虐。维多利亚不禁问母亲，既然客人们不会来了，那准备这些鱼肉荤腥还有什么意义。娜吉亚只是厌烦地哼了一声。她是个想法古怪、总会心血来潮的女人。此刻，她已把怀里的婴儿放到凉荫里的沙发上，正在准备核桃仁。每从碗里

取出一个核桃，就用石头愤怒地一砸。果仁碎片应声从手下飞溅出来，还没来得及去捡，她的儿女们就争先恐后抢了去。娜吉亚则如饿虎扑食，眼里闪着凶光。“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她边舔嘴巴边厉声呵斥，“给我留点儿。别跟贪吃的猪似的！”

维多利亚转身看了看达胡德。他正坐在下水道旁专心致志地剪脚指甲。

“你担心的就是那么一点儿事啊！”达胡德说，“继续做吧，把菜全都准备好。这家里绝对不会有吃不了浪费了的东西。跟我说说，米里亚姆老跟着托娅做什么？甚至跟她进了厕所。现在还一块儿出来了。”

维多利亚刚刚看见阿齐扎面无表情地回房去了，也不想去问她。于是，她兀自坐在被煤烟熏黑的厨房里，烧起了灶火。没多久，煮熟的肉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鱼也在煎锅里嗞嗞作响。心绪平静下来后，她也不再埋怨任何人。坐在灶台边对着炉火发呆，这种感觉维多利亚很喜欢。此刻她回忆起努娜·努努略带焦虑却依然光彩夺目的美貌，接着又突然回想起托娅在屋顶上匆匆脱下裤子准备小解的稚嫩模样，不禁笑了起来。一阵春风吹进了烟雾弥漫的厨房，吹得维多利亚的秀发柔美地抚弄起肩颈。当她弯腰去搅锅的时候，膝盖碰着了乳房，臀部则蹭到了先前放在炉子跟前的矮凳，顿时，一股甜蜜的酥麻感传遍全身。她仰起脸望着头顶那黑黑的蜘蛛网顶棚，心想自己究竟会不会再见到拉斐尔呢。

坐在这里默默沉思不失为一种乐趣，而且也没影响她熟练地照看六个罐子和那口煎锅。鱼烧好了，米饭喷喷香，羊肉嫩而不焦——伴随着七个灶台里的旺火，维多利亚胸中难以抑制的热望也熊熊燃烧起来。心潮起伏的她起初居然没注意到外面的嘈杂声，也没听到男孩们和女人们的叫喊。等终于回过神来，她也只是暗自笑了笑。就算底格里斯河喷薄而出，吞没了整个城市，又关她什

么事？远处传来的恸哭声，就像瘟疫流行时人们在为死难者哀泣，也不能将她从遐思中拖回来。她搅了搅锅里的米饭，翻了翻罐子里的炖鸡。总有一天，她会从这里搬出去。她和丈夫会在附近租下一间小房子，婚礼当晚，等所有宾客全都散了……她羞红了脸，上身紧紧地贴着膝头，压得乳房生疼。

院子里又掀起了一阵喧闹，河水泛滥的消息现已确定无疑，维多利亚这才从美梦中醒来。灶膛里烧的是干树枝，一时也灭不了。为了弄清楚事态如何，她只能跑到厨房门口朝外匆匆瞥上一眼，然后迅速回来继续看着那些锅，因此错过了这些场景：拉斐尔的弟弟妹妹们从地下室里狂奔出来；娜吉亚扔下盛核桃的碗，抱着吃奶的孩子逃回自己的房间；正在打盹的米甲祖母也醒了过来，在那块小地毯上坐直身子去看前门廊的动静；以斯拉从二楼飞奔下来；米里亚姆和托娅手牵手穿过院子朝拉斐尔跑去。沸腾的汤水把锅盖顶得当啷啷直响，煎鱼在平底锅里嗞嗞作声，弄得油花四溅，所以听出外面已乱作一团，维多利亚也只好专心做饭。她小心翼翼地把锅从火上端下来，在裙子的大腿部位擦了擦手——对她来说，这条裙子已经太小了。被厨房的热气熏得满脸通红的她，终于走到了凉爽的院子里。

拥挤在门廊里的人突然从中间分开，走进来的是拉斐尔和他父亲伊利亚胡。这父子俩之间相隔的似乎不是一代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伊利亚胡身穿带条纹的羊毛大氅，扎着宽腰带，那顶土耳其毡帽把他衬托得愈发魁伟，脸上一副傲慢的神情，仿佛某位达官显贵坐着豪华马车出门，却偏偏被一群游手好闲的行人挡住去路似的。拉斐尔则西装革履，打着蓝领带，一只胳膊上搭着款式优雅的外套，另一只手里拎着手提箱。两人同时到达纯属巧合，此刻更对彼此装作视而不见。人群的推挤中，他们的肩膀一碰上就各自迅速朝旁边闪躲开。虽然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伊利亚

胡是为洪水所迫才从他的快活林里跑出来，拉斐尔则刚刚告别了他那位歌手情人的怀抱，但两人都摆出一副旅游者的样子，好像与本地人毫无瓜葛，因此也无须多作解释。

那一刻，维多利亚想的只有一件事。米里亚姆正站在托娅身边，梳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漂亮裙子，她则刚刚在厨房里熬得两眼红肿，粗糙的双手沾满了鱼油，头发蓬乱，身上那件裙子不仅窄小，而且满是污渍。

米里亚姆狂喜不已。她推开哥哥，一下子猛扑到堂兄身上，甚至大胆地攥住外套下面的那只手，欢呼道：

“拉斐尔！”

托娅几乎记不起拉斐尔是谁了，于是孩子气地耷拉下双肩，挺了挺胸，吮起了手指。

这个家族就像一座茂盛的丛林，再多的伤痕、再深的积怨都会迅速平复。当初父子俩抛弃一家老小，让他们忍饥挨饿，全家人都愤恨不已；可现在，看到两人还好端端地活着，之前的怨气就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则是欢乐的叫喊。像往常一样，娜吉亚又是个例外。她走出房门，呵斥自己的孩子赶快回屋，然后仰起尖尖的下巴，一脸厌恶地撅起嘴，朝地上啐了三口唾沫。拉斐尔轻蔑地看着她，伊利亚胡像对待神经病那样宽容地笑了笑。维多利亚则逃回闷热的厨房去了。

一行人消失在了地下室里。之后不久，伊利亚胡又把他们全都赶了出来，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儿。他又累又困，摊手摊脚地躺在床上。与此同时，以斯拉邀请拉斐尔去他的房间休息，拉斐尔欣然接受。

他们前脚上楼，米里亚姆后脚就跟了过来。托娅仍站在厨房的门洞里，像个老先生似的用指甲盖儿敲着牙齿。“那个拉斐尔，他的床上功夫一定不错，”她评论道，“就像大家说的那样。”

这种话从托娅那稚气未脱的小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更加粗俗难耐，维多利亚真想捂住耳朵。这时，米里亚姆兴奋地跑进厨房，手里端着两个安息日才用的大盘子。“他瘦得皮包骨呢！穿过沙漠，整整十天时间，除了面包和椰枣干什么都没吃！”

维多利亚一声不吭地把锅盖挨个儿掀起来。

“我决定不了啊，”米里亚姆笑了，“要盛哪种菜，还是你选吧。”

维多利亚在一个盘子里盛了藏红花米饭，添些葡萄干作点缀，又慷慨地加了两只鸡腿，上面还连着大腿部分。在第二个盘子里，她放了几片金黄色的烤鱼块。不能亲自为拉斐尔把食物端过去，还要听着米里亚姆为了他连声道谢，维多利亚心里真不是滋味。

娜吉亚可怖的身影出现在了锅盖上。“你这小坏蛋！”她冲着维多利亚大嚷，“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接着，她又转身对米里亚姆吼道，“给我端回来！怎么跟你妈一样尽偷别人家的东西！”

米里亚姆把两个盘子摞在一起，用一只手紧紧地搂在胸前——和维多利亚相比，她的乳房发育得更加丰满——另一只手则作防御状。此时，娜吉亚搁在二楼的宝宝因受冷而尖声哭闹起来。“咱们试试看。”娜吉亚一边说，一边径直朝着米里亚姆胸前那热气腾腾的饭菜迎了上去。米里亚姆露出她那口健康的牙齿——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用这口好牙吃掉成堆的食物，人也随之胖成一架憨态可掬的齐柏林飞艇——仿佛在威胁要把婶婶脏兮兮的手指头咬掉。娜吉亚恨得咬牙切齿，甩出了几句如蛆虫般恶心的话：

“让一个小骚货吸干了血，现在像条癞皮狗似的从花柳巷的小婊子那儿跑回家来，臭气熏天。只需用那双眼睛就能把所有女人给勾引去，你们俩居然像女佣一样跑去他那儿，激动得连裤裆都湿了！”

她越说越生气，于是飞起一脚，踢翻了一桶库巴饼，溅得厨房里到处都是白色的碎饼渣。

看到丈夫的妹妹撒泼都这么有力气有水准，托娅咂巴着嘴，佩服得五体投地。娜吉亚斜眼盯着这小东西看了一会儿，然后冲上去用指甲掐她的耳朵。托娅尖叫起来，米里亚姆则仍用空出来的手护着两个盘子，不过此刻她低下头，仿佛正准备用头把娜吉亚抵出厨房门口。维多利亚背靠着锅立定，以防母亲对这些饭菜撒气。之前就发生过一次：她父亲请客人来家里用餐，为这些客人准备的饭菜最后却都被扔在了泥里，他们只好将就着吃面包和剩奶酪。这会儿要是伊祖里在场，肯定会把维多利亚的母亲拖到一个角落里，一手捂住她的嘴巴，另一只手照着她的脑袋甩几巴掌。娜吉亚和米里亚姆依然虎视眈眈地对视着，这时达胡德出场了。托娅战战兢兢地摸了摸耳朵，又看了看手。

"没出血。"她丈夫让她放心。看着托娅被抓伤的耳朵，达胡德揪心地疼。"你还是人吗！"他冲着娜吉亚怒吼道，"你会把这孩子的耳朵撕掉的！"

"这孩子！"娜吉亚气喘吁吁地回敬道，"我想接下去你会说，晚上得帮她换尿布，早上要给她冲瓶奶喝吧。真是个小可怜儿！"

"你真是疯了！"达胡德的话只能让事态越来越糟，"我本来还以为你会积点儿德，少得罪一个人，否则等你哪天摔断脖子死了，全家人都要谢天谢地，谁都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

"为了那个小婊子，你巴不得我死啊。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晚上对你吹了多少枕边风！我早就知道。你鬼迷心窍，将来我们都要栽到这上头。自打你们俩搬进来，我就没有一天不做噩梦。晚上一觉醒来，浑身是汗，嘴巴干得冒火。孩子们也老是绊倒，不出这事儿就出那事儿。"

娜吉亚还是姑娘那会儿，哥哥达胡德就三天两头揍她。她愚蠢执拗的性格总是把他激怒。此刻，他怒火中烧，本打算好好教训她一顿，可转念一想，如今自己是寄人篱下的房客，这个家又是

由妹夫掌管，只好咬着牙忍下来。事实上，达胡德连房客都称不上，因为他根本付不起什么房租，并只能仰仗伊祖里的好心施舍度日。连年干旱，加上关于战争的谣言四起，人们都节俭起来，鲜有庆祝活动，所以他的齐特琴很少能派上大用场。如今，因为这场可恶的洪水，人们又会把所剩的积蓄全部花在修复重建上。想到这儿，他愤愤地对妹妹说：

“我会帮你买根拐杖，这样你就不会摔倒了。上帝会照看好孩子们的。”

维多利亚并不特别喜欢这位舅舅。像许多以表演为生的人一样，达胡德过于看重外表，只会讨好对自己有用的人。随和的表象下掩藏着某种冷酷无情，在他面前，孩子们总觉得自己仿佛是惹人厌的害虫。他把手搭在托娅的肩头，正打算带她离开，到他们挂着黄麻帘子的小屋里去，这时院子里传来了伊祖里震天响的喊声：

“妈妈！娜吉亚！阿齐扎！女人们！穿好衣服，叫齐孩子们！城马上就要被淹了！河水涨起来了，眼看房子也要被冲走了！”

6

米里亚姆怀里的鸡肉和米饭还散发着腾腾热气，她已吓得脸色煞白。娜吉亚却似乎没有听见伊祖里的警告。她故意把哥哥推到一旁，将挡路的维多利亚拨拉到一边，弯下腰对着几个罐子和那口平底煎锅啐了几口唾沫，然后转身扬长而去。

伊祖里站在院子当中，左边是银髯飘飘的耶胡达，右边则是维多利亚的长兄穆拉德。穆拉德一边听伊祖里发话，一边无奈地连连摇头。他和拉斐尔同龄，是个文雅正派的年轻人。院子里生活着这么一大家子人，没有谁比他更纯真。很久以前，牙尖嘴利的以斯拉就对穆拉德下了定论：他显得那么纯洁，是因为性格懦弱。不过事实上，穆拉德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三个人提早结束了工作，匆匆赶回家来，身上还都是一套传统的行头：土耳其式的长袍大褂，外加毡帽，看上去就像是政府派来的三位官员代表，让人肃然起敬。

“去哪儿？”坐在小毯子上的米甲祖母问。

“我们晚上得在仓库过夜，妈妈。”只有对母亲，伊祖里才会这么恭敬有礼。

“我们有六十多个人哪。噢，求上帝保佑啊。”

“我们会没事的，放心吧，妈妈。”

借着父亲的荣威，穆拉德不住地点头。这会儿，他毡帽上的黑流苏正朝着娜吉亚的方向跳动，就像他父亲礼待米甲祖母那样，穆拉德也向他母亲致敬。可是娜吉亚，因为在家一向饱受猜忌与压制，此刻面对儿子的这番敬意，反倒有些无所适从了。儿子穆拉德的这种方式让她局促不安。米甲祖母用总是放在手边的木勺子敲着二楼的栏杆说："一小时前，你兄弟伊利亚胡和他儿子刚回来。"

伊祖里一声不吭却已面露愠色，穆拉德也把脸往下一沉。耶胡达则睁大眼睛，忙着四下里找凳子坐。从店里匆匆赶回家，此刻又直愣愣地站在院子当中，他的心脏可禁不起这般折腾，现在已精疲力竭了。

"仓库离这儿太远了，"米甲说，"我还是留下来吧。我可没力气走那么远的路。"

"我背你啊，奶奶。"穆拉德说。

"谁也别想像背麻袋一样背我走。我要坐在椅子上。去把小贩扫罗和他的伙计卡杜里叫来。"

"那衣服怎么办？"阿齐扎问道，"米里亚姆的嫁妆我都准备了好几年。"

耶胡达一只手捋着胡子，示意说这种事自己也做不了主。他扭头询问弟弟的意思。伊祖里坚决而明确地表了态，那副内行的架势就好像为了防备洪水来袭，他这辈子每天都在演练紧急撤退。"每家带一个小包袱。当然，珠宝首饰、金戒指什么的，如果有的话，可别忘了拿。我们马上就走。眼看天就要黑了，也不知道这水究竟会涨到多高。"

楼上楼下一家老小顿时忙作一团。大家纷纷扒开藏私房钱的地方，收拾起金银细软。襁褓中的婴儿们哭闹起来，女人们一边慌慌张张地跑着，一边撩起衣服给孩子喂奶。以斯拉的手指被门

重重地夹了一下，为了撒气，他冲着正巧从身旁路过的猫狠狠地踢了一脚。一时间，男孩的呜咽声、家猫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混乱中，维多利亚发现她母亲已经晕头转向了。起初，她一把抓起宝宝放在又湿又黏的切菜板上，接着她居然把尼散这个乱抓乱挠、不知深浅的三岁孩子放在婴儿身边。牙尖的小恶魔张嘴就咬，婴儿疼得厉声哭泣。娜吉亚竟然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拖着尼散，又把他们带到拱廊里，然后自己跑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绝望地拧着双手。“我累死累活准备那些吃的图什么？厨房里什么都弄好了。今晚要来的客人怎么办？”

“别管那些客人了！”伊祖里怒喝道，“你就操这个心？河水马上就要把房子冲走了！”

好像没听见丈夫的话似的，娜吉亚继续说：“那两个混球刚刚花天酒地回来，维多利亚正激动得不行呢。”仿佛为了印证这条消息，伊利亚胡从地下室里钻了出来，一脸不悦。“这是怎么了——成疯人院啦？跟你们说了，我要休息休息呀。”他的视线碰到了伊祖里谴责的目光，便住了嘴，转回身，把地下室的门钥匙往肩头一甩，嘟囔了一句，“我困了，总得睡会儿嘛。”

“河水说不定会淹了这房子。”耶胡达说。

“让它淹啊。”伊利亚胡生气地说。

“不是谁想怎么死就能怎么死。”伊祖里厌恶地说。

“伊祖里！”耶胡达轻声责备弟弟，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慢吞吞地走到地下室门口，朝里面喊道，“伊利亚胡，地下室很危险，水可能会涨到这儿来。至少去房顶上躲躲吧。”

“这么冷的天上房顶？我已经睡下了，你就别管了。”

耶胡达没再做声，还多此一举地吻了吻地下室门柱上的圣卷[1]。

---

①犹太教圣物，一面写着《托拉》中的重要经文、一面写着上帝名字的羊皮纸卷。

仿佛有把刀插胸口，令他疼痛难忍。一团可怕的迷雾郁积于胸，他张大嘴喘着粗气。上二楼时，他拖着沉重的双脚，有几次险些在台阶上绊倒，前额上已汗水涔涔。

维多利亚忙着帮弟弟妹妹们准备行装，穆拉德也默默地帮衬着，全然不顾以斯拉在一旁嘲笑他一个大男人干女人的活计。他们的母亲仿佛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院子中央。他们的父亲实在拿她没辙，也到楼上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家人忙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娜吉亚却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去看看是不是谁把她的腿锯了。”伊祖里对维多利亚说。维多利亚来到院子里，眼前的场景简直跟父亲的玩笑话一样让人瞠目。

伊利亚胡那些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冲进了厨房，直接从滚烫的锅里抓起食物，拼命地往嘴里塞。其中一个孩子因为被骨头卡住，咳嗽着把食物吐了出来。他们鼓着腮帮子用力嚼，烫伤手指也在所不惜。女孩们全然忘记了羞耻，兜起裙子就把羊肉、鸡块和米饭往里面扒拉。油滴滴答答地从手上流下来，肉汁也顺着下巴直淌。盛怒之下，娜吉亚砸他们的后背，扇他们耳光，撕扯他们的袖子，妄图从尖牙利爪下夺回那些肉食，可是贪婪的孩子们只顾着大快朵颐，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锅翻了。热气烫伤了孩子们的光脚。最后，直到饭菜塞满嘴巴、装满口袋，他们才仓皇逃去。

娜吉亚也跟着狂奔过去，打算抢先挡住通往房顶的去路，那架势就像是专为感恩节准备的鸡肉被一只猫从砧板上叼走，她死活都要逼着猫放下口中之食一样。可她刚登上第三级台阶，伊祖里就伸出一只结实有力的大手把她拎了起来，悬在半空。当时，维多利亚还真怕父亲会把母亲扔到院子的瓷砖地板上，让她头朝下摔个脑浆迸裂。半空中，娜吉亚并拢双脚，小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丈夫那双虎目。“你这娘们儿，”他低声吼道，“你这娘们儿……

他们都是些孩子啊。我兄弟家那些饿着肚子的孩子，那该死的兄弟，他真该死，真该死……”维多利亚不喜欢听父亲这样咒骂。她拽着母亲的腿，把她从父亲手里拉下来，哭求着：“爸爸，这不是她的错，她只是被洪水弄昏头了……”

伊祖里抖了抖身子，松手放妻子下来让女儿抱着，然后使劲拍了拍手，仿佛刚才碰到泡了狗尿的泥土，现在恶心得想把污物全部抖掉。双脚刚着地，娜吉亚就转回身，照着维多利亚的肩膀一阵猛砸。“不是因为洪水，你这白痴！都是因为他！他来得可真是时候。盘算好了要把我的东西全抢走。”

“她在那儿叫唤什么？”伊祖里厌烦地问。

“就算这房子被淹了，他也会游回来，这儿戳戳，那儿撬撬，把东西全都偷走。”

“维多利亚，你妈是中了邪了。”

“我可没疯，”她冲丈夫大声说着，“多少年了，他就等着这机会来打劫我们呢！那一家子全是贼。”

伊祖里眼里顿时充满了惊恐。生老病死全由上帝做主，让人丧心病狂却是魔鬼撒旦在使坏。他妻子这样破口大骂，口角积起白沫，谁也说不准这诅咒的影响会有多深远。莫非他的种子也被这毒咒传染了？刚生的宝宝总是大声哭闹，尼散的尖牙见了活物就咬，如果不是被下了咒，这些咄咄怪事又该如何解释？

“要我们从这房子里撤走，”娜吉亚强烈要求道，“那他也得跟我们一起走。”

“她是不是精神失常了？”伊祖里问。

“她是指拉斐尔。”维多利亚羞涩地悄声回答。

“他能从她那儿偷什么呀，一个脏兮兮的邋遢娘们儿，还穿着一身破烂……”

“多少年了，妈妈总是……”

“闭上你的嘴！”她母亲跺脚呵斥着。

不管是不是撒旦作祟，伊祖里都没耐性了。“让她把话讲明白。”他厉声说道。

“她在撒谎。”

“安静。”

这座房子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偷住在里面的房客不计其数：蚂蚁、跳蚤、虫子、壁虱、蝎子、甲虫、老鼠和蛇。缺医少药，季节性发作的致命疾病侵袭，还有周而复始的瘟疫流行，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生命的变幻无常。其后果就是，他们极不关心房屋的修缮。窗玻璃破了好几个月，才会有人用新的补上。有时，取而代之的甚至是木板或硬纸板。只有到了屎尿外流的地步，才会有人去清理粪坑。地砖破了，就任由它裂成碎片，时下的居民可不会急着挥起锤子和锄镐。自然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只隔着一层薄纱，很少有人敢去触碰，甚或穿越。这一家老小都深信，地板之下，大地生生不息，各种魔鬼和恶灵正蠢蠢欲动。一块瓷砖裂了，就随它去好了，万一惊扰了沉睡于地下的邪恶力量，可就得不偿失了。

与万物之灵人类相反，那些隐没在院子里的其他房客却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积极致力居住环境的改善：小孔逐渐扩成了小洞，只容蚂蚁进出的细长裂缝日久天长变作了鼠窝。就像这些潜行的房客一样，娜吉亚也不忘趁好年景囤积居奇，以备不时之需。伊祖里每周给她的零用钱，她总偷偷存下来一点儿。有时候，她还会秘密地和萨尔曼会面。即使是酷暑难耐的盛夏，那个萨尔曼也总是穿着那件厚实的补丁大衣。他会从大衣里子的开口处取出一枚金币来，以超高的价钱卖给娜吉亚。娜吉亚则会兴高采烈地把这笔小财宝带回家，藏在墙壁的裂缝和洞孔里。她还会用积攒下来的钱币换回一些珠宝首饰，也藏在墙壁里。但是这个多疑的女人过

于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小秘密，从不让任何人帮她记下这些藏宝地，如今，这批宝藏数目多大，具体藏在哪里，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一次，人们发现一只公鸡不知从哪个洞里拽出一枚镶钻的胸针，啄得起劲。还有一次，一只乌鸦突然俯冲下来，叼起一只金镯子飞走了。对于她蒙受的损失，院子里的女人们不曾替她抱怨，娜吉亚自己也不觉得惋惜，因为她已完全不记得那镯子是她的财产。从好事的公鸡嘴中夺回的胸针最终被米甲祖母认领了，她卖了那枚胸针，并用所得从金匠那里给维多利亚买了些小首饰。

维多利亚匆匆把这些情况解释给父亲听，伊祖里多少明白了妻子为何如此担心让拉斐尔单独留下。他一边用冷峻的目光盯着娜吉亚，一边催促大家动作快些。眼下没时间替妻子操这份心。屋顶瞭望台上的人通报说，河水还在上涨，已淹没了很多房屋。

关于那天，维多利亚已经记不得太多了。主要事件变得模糊起来，唯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影像残存在记忆里。堂兄妹们从锅里偷吃的画面再度呈现在她眼前时，那景象已经模糊得不能给她带来丝毫惊奇，甚至连母亲被父亲高高举起的惊险一幕也已忘个干净。另一方面，她却清晰地记得米甲祖母宛若君王一般，威严地端坐在蓝丝绒扶手椅上，由两名壮汉抬着出门：一个是小贩扫罗，另一个是卖糖腌萝卜的独眼龙卡杜里。三人位于撤退行列的中央，女家长就这样优雅地飘行于人群之上。因为先前的一场雨，路上还有许多小水坑。全家人熙熙攘攘，步履维艰地在水洼里前行，还不时地朝聚拢在各家门口的男男女女打招呼。正襟危坐的米甲老太太也向他们点头致意，这些无处逃身的人报以热忱的回应。米甲可是传说中的圣人,她应该会为祝福者们带来救赎和希望。走在队伍前列的是耶胡达，胸口的憋闷之感已有所好转，此刻他正手提一只防风灯。天色还未全黑，在留守的人们心里，暮色中这只早早点燃的灯笼更加深了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队伍里，大

人们脸色阴沉，默默赶路，孩子们则讲着悄悄话，围拢在带象牙扶手的蓝丝绒椅子四周。不管人们怎么劝说，伊利亚胡还是回去睡觉了。拉斐尔用一把硕大无比、足有一英尺长的钥匙将院门锁上，跟在队伍最后面。娜吉亚则不时地回头审视拉斐尔的脸，仔细察看他的西装口袋是否可疑地鼓了起来。

同样在这黄昏时刻，努努一家人也出了门。微风习习，屋顶上方枣椰树的树冠孤独地随风摇摆，就像被抛弃的可怜人一般凄凉。努娜白皙的面孔上，纯洁而精致的五官依然妩媚动人，此刻虽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却丝毫未流露出对洪水的忧惧。丝质的黑色长袍垂落在她的香肩上。整条巷子里，她是唯一一个在平日里也化妆的女人。在众人眼里，她就像个价格昂贵的瓷娃娃，那种从国外进口的贵重物品。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双明眸中仍充满了好奇的神色，令她的美貌依然散发出童真。维多利亚从未见过如此坦诚、清纯而充满善意的眼神。望着从“米甲之家”出来的逃难队伍、那一片片饱受岁月侵蚀的破旧屋墙、错落的房顶之间蜿蜒而现的蓝天，以及那些没有避难之所、只能站在家门口空空守望的穷苦居民，努娜莞尔一笑，众人也以微笑回敬，仿佛对这来自富庶人家的笑容会心存感激，仿佛美人一笑能将圣人的赐福施予他们。大家做梦也没想过要对这娇小玲珑的美人儿横加指责，当然娜吉亚是个例外。当努娜随父亲和丈夫加入撤退大军时，她甚至受到了众人的热烈欢迎。阿布达拉信不过女婿，他亲自带着两个孙儿，小的抱在臂弯里，头胎的红发孩子则趴在肩头。那孩子用小手臂搂住阿布达拉的前额，肚子紧贴着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黑脸膛的女婿则跟仆人一起殿后，背着整齐打包的各色什物。染了胡子的达胡德正背着齐特琴匆匆赶路，小托娅突然从他身边挣脱开来，跑上来跟着努娜·努努。仿佛一只胆小却好奇的小动物，她直愣愣地盯着努娜，中了邪似的轻轻摸了摸努娜

的黑色长袍和裙子上的蕾丝花边。接着，这个小东西居然鼓起勇气，上前抚弄起努娜的纤纤玉手，并用手指去触碰她美丽的脸庞。逼仄的小巷里顿时回荡起努娜银铃般的笑声。

在那个年代，在维多利亚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对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穷人们总是不吝于露出艳羡之情。他们在拥挤的街区比邻而居，对贫富两极之间永存的鸿沟满怀敬意。因此，你会看到精通接骨之术、深谙《左哈尔》——犹太教密宗卡巴拉经典《光辉之书》——的朱里·齐泰亚拉比居然与每周都来姐姐家小住一日的拉玛·阿福萨面对面、门对门地站在巷子两旁，望着人们成群撤退。除了下巴和眉骨处的刺青图案以外，妓女拉玛的脸上未施脂粉。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看上去颇为高档，却庄重典雅，恰到好处。她总是慷慨解囊，帮助姐姐一大家子维持生计，因此广受敬重。辛劳工作却无钱寻欢的男人们总会觊觎拉玛丰腴的胴体，但当她在这条小巷里闲住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敢上前搭讪。每逢这一天，她会完完全全脱身为一个可敬的虔诚女人。而且一旦有人真的胆敢上前图谋不轨，调皮的以斯拉就会张大嘴巴，装猫叫、学狗吠、甚至厚着脸皮朝拉玛挤眉弄眼。拉玛和她姐姐、姐夫对以斯拉百般宠爱，他可是在犹太人联盟高中读书的高材生，而且他父亲还是留着银胡须的耶胡达。

如今，那些日子都已远逝。那之后不久，马塔克·努努就租下了那间店面，举家搬到了他父亲宅子附近。六年后，人们建了座新的浮桥，并以一位从土耳其军手中攻下此城的英国将军的名字命名。此刻，身披黑色长袍，脸蒙两层黑纱，打算投河自尽的维多利亚就站在这座桥上。

当年发洪水逃难时，维多利亚的双眸明亮有神，乳房坚挺，心就像不顾周围环境多么恶劣却依然怒放的小花。当时她正抱着襁褓中的弟弟，米里亚姆央求着也要抱他一会儿，婴儿的体香实

在太好闻了。接过男婴，抱在怀里，米里亚姆对着那孩子的额头来了一记响吻。维多利亚顿时心乱如麻，她明白，这个吻多少是做给拉斐尔看的。自从穿越沙漠回到家以后，他就陷入了男人特有的沉默。

他们离开了艾尔－绍尔哈市场，进入拥挤而阴暗的布料集市。为了省钱，点灯人[①]总是略过这里。夜幕四垂，居民区的小巷里透出些许亮光。维多利亚还记得，当时她父亲从耶胡达手中接过灯笼，始终走在队伍前列。耶胡达又掉了队，后来阿齐扎赶上来搀扶着他，情况才好些。以斯拉和穆拉德也提着灯笼，走在队伍的两侧。拉斐尔手提灯笼，负责殿后。当时大家是不是都被洪水吓怕了而匆忙赶路——隔着岁月的迷雾，维多利亚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她还能依稀回想起阿布达拉·努努在某个转弯处朝他们挥手作别的模样，如果当时他们真的那么仓皇，应该不会记得这个细节。

维多利亚清楚记得，拉斐尔的脸被他手提的那只灯笼照亮，一路上她和米里亚姆好几次偷偷回头朝他张望。她们听到他用清冽的嗓音安慰一名孕妇，向她解释说刚才突然幽幽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旋即又消失在旁边小巷里的身影绝对不是什么鬼魂，不过是个心惊胆战赶夜路的普通人而已。那个怀孕的年轻女子客气地点头称是，但仍然吓得牙齿打战。娜吉亚扇了她一耳光，对拉斐尔的说法嗤之以鼻："说什么傻话呢。那肯定是杀人越货的贼！"托娅一时间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居然大声喊道："娜吉亚阿姨撞见鬼啦！"这位阿姨也不甘示弱，立马还嘴道："但愿从地狱出来的魔鬼烧了你的头发，你这小妖精。希望你永远长不高，永远像个又瞎又傻的侏儒一样迈着小碎步走路。"听到这里，正架着耶胡达的胳膊扶他走路的阿齐扎大笑起来。那位孕妇以为是魔鬼在模仿

①旧时，城镇里负责天黑时将街灯点亮的人。

阿齐扎的声音嘲笑他们，于是又大声尖叫起来。拉斐尔敦促她丈夫快些安抚她。“看呀，穿过沙漠，走这么远的路才回来，他却一点儿都不累呢。”米里亚姆自豪地说。以斯拉边走边把男孩们集中到一起，托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达胡德摁住托娅的肩膀，悄声提醒她说，已婚女人必须举止得体，走在丈夫身边才是。可托娅根本不听，结果达胡德只得跟着她走到孩子们的队伍里，最后他觉得自己这样实在丢人现眼，又重回队伍尾部，和拉斐尔并肩赶路。

维多利亚还记得，货场里两个陌生人拢起一堆篝火，正用水壶烧水，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让人精神一振。飘来的还有皮塔饼[①]的香味，咸奶酪和烘烤椰枣的诱人味道。成串的椰枣在火苗中流着蜜汁、闪闪发亮。她父亲就站在那两个人身边，盛出一盘盘食物分发给饥肠辘辘的家人，督促着女人们赶紧到仓库去，因为寒气已经上来了。扫罗和卡杜里把扶手椅轻放在地上，躬下身子吻了吻米甲祖母的手，然后请求维多利亚的父亲允许他们也在这里过夜。想到回家要穿过数条黑漆漆的小巷，他们有些发怵，也许那孕妇说得没错，愿上帝保佑她，说不定她真的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们保证说不去碰留给孩子们的食物。最后，一群人挨着一堵坑坑洼洼的破墙席地而坐，狼吞虎咽地吃着事先备好的食物。拉斐尔的弟弟妹妹们虽然刚刚洗劫过厨房，肚子还是饱的，却实在禁不住另一顿美餐的诱惑。看到这里，维多利亚不禁笑了起来。灯笼放在了地上，她父亲的身影大得像块硕大的云朵。婴儿们嘟着小嘴，满足地吮吸着妈妈们丰润的粉色乳头。在这包裹一切的黑暗里，孩子们继续长大，大人们继续变老。维多利亚的母亲躲到一个小角落里，不见了踪影。弟弟们紧紧拽着维多利亚的裙角，

---

①一种用未发酵的面粉烘烤而成的圆形面饼。

直到在啜泣声、笑声和窃窃私语声中沉沉睡去。走进仓库之前，维多利亚仰望天空，却看不见一颗星星。依照城里商业区的通常做法，货场的上方也搭盖了一块铁皮穹顶。拉斐尔的灯笼旁，以斯拉那只灯笼灯光摇曳。维多利亚的哥哥穆拉德那只灯笼则在他与旁人之间勾画出一块暗影。

维多利亚记得自己坐在那里，靠着一堆布匹。她小睡了一阵，又从梦中醒来，已调暗的灯火发出些许微光，她暗自笑了笑。我是多么幸运啊，她对自己说，就像一窝无助的小老鼠，这个世界随时都可能会被洪水淹没，然而在别人饥寒交迫、岌岌可危的时候，我却吃饱穿暖，有人庇护，被人需要。再度进入梦乡之前，她忽然想到，万一洪水真的泛滥到院子里，地下室里的老鼠也许会和叔叔伊利亚胡一起被淹死。那样的话，他们一家子今后会住在哪里呢？梦里，河水变成了奶白色，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放光。

7

巴格达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座伟大的城市能从萨桑王朝[1]边陲一个偏远小村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维多利亚的祖先们可谓功不可没。此处繁盛起来的阿拉伯文化中，犹太医生、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贡献卓著。然而，武力征服、洪水和瘟疫的肆虐、宗教迫害和种族屠杀世世代代无休无止，不仅令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精神之源渐枯，还让他们将自己的辉煌历史遗忘。这些犹太人挤在狭促的居民区里、出生、长大成人、慢慢变老直至死去，大多数人都不曾离开过。犹太人的祖先们曾编纂出举世闻名的《巴比伦－塔木德经》[2]，他们上下求索，志存高远，影响遍及全球，而如今，他们的后代却蛰居世界狭窄的一隅，在樊篱里终老一生。

那天，当维多利亚走过这座桥时，千年的记忆已从她脑海中抹去，就像祖先们一座座由土块垒成的古老坟冢早被夷为平地一样。穆斯林－阿拉伯语与维多利亚所说的古老优雅的阿拉伯语截然相反，如今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城区，就像沙漠吞噬周遭的

①古代波斯的最后一个王朝。

②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书，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土地，让更多的地方变得荒芜一般。什叶派和逊尼派，库尔德人、叙利亚人、土库曼人、波斯人——底格里斯河上，猜忌、无知和遗忘竖起了一道屏障，将维多利亚与身边形形色色的路人隔离开来。在怦怦的心跳声中，她意识到，整座桥已在身后，此刻已来到一座开阔广场的中央，面前的一排汽车和马车正在等待塔楼上变换旗帜。和她一起从桥上拥下的人群迅速分开，仿若一把巨大的扇子，在广场上扩散开去。一小部分人转身朝着土路小巷走去，巷子两旁的建筑都蒙着一层灰。闲逛的犹太人可不敢去那些小巷一探究竟，尤其考虑到传言说这座桥撑不过今晚，暴涨的河水很快就会将它冲走。好奇心渐弱，他们纷纷往回走，生怕被困在这里，回不了在河东岸的家。黑袍下的维多利亚绝望地僵在那里。虽已结婚生子，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此刻她却像个无助的孩子，哭喊着希望某个熟人甚至是某个男孩上前来牵住她的手，带她走进那个由男人掌控的世界里去。孤身一人伫立在穆斯林一统天下的河西岸，单单想到这点就让她惊恐万状。她敢肯定，就连早已是个男子汉的哥哥穆拉德也不曾踏上这块土地。她怎么就敢做出这种事来呢？

维多利亚试图战胜恐惧，跟上众人的脚步。伺机而动的男人到处都有。她迅速转身，随人群一齐拥回到狭窄的桥上。身体再次成了拧掐的对象，臀部重新忍受着闲手的抠摸。很快，她就被这拥挤得密密实实的人群吞没了，她害怕加入其中，但更害怕落在后面。自杀的念头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无人照看的基尔曼汀和苏珊娜现在一定饿坏了。为了送拉斐尔进黎巴嫩山区，她甚至把自己的手表连同其他首饰一齐变卖了，可现在她想到的却是自己已离家好几个钟头了。她狠狠地自责怎能丢下两个女儿不管，让她们忍受母亲的反复无常。此刻她甚至能看到她们躲在角落里伤心恸哭。与此同时，她又回忆起发洪水那晚的半夜时分，母亲喉头发出的哀号。

那时候，她刚从甜美的梦中醒来，看见父亲走过睡卧在丝绸和天鹅绒布匹中间的家人身旁，用拇指和食指掐住母亲细弱的脖子，摇晃着她的头，直到她的头巾都给甩掉了。“安静点儿，你这蠢货。这些人都累坏了。”

阿齐扎翻了个身,像头身形庞大的水牛。“体谅体谅吧,伊祖里。她丢了那么多宝贝，正难过着呢。”

娜吉亚一下子上火了。“我可不需要蛇蝎的同情！”

阿齐扎闭上了眼睛。“说得没错。连蛇蝎的同情你都不配。”

“听听她说些什么话啊。”

“闭嘴，我警告你。”

“拉斐尔在哪儿？”

“躺在外面。”

“那他爸爸肯定正在抢咱们家的东西。死活都要留在家里，这风险他可不会白冒。”

选择留在扶手椅上，没跟大家一起睡在地板上的米甲老太太哄劝儿子说：

“对她好点儿吧。惊吓，加上逃难……”

“什么惊吓加逃难，见鬼去吧，”娜吉亚打断她说，“眼下想把我的血吸干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儿子。”

做儿媳妇的竟然出言不逊，耶胡达惊得不住咋舌。大家一片沉寂，仿佛连四周的墙壁都在敦促伊祖里朝眼前这个大逆不道的悍妇头上猛揍一顿。维多利亚屏住呼吸——达胡德的第一位妻子就是因为头部被砸才变疯的。她父亲那双结实的大手杀个人都不在话下。可这一次，他再度手下留情，只适度地揍了妻子几下，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仓库，维多利亚的母亲则像个孩子似的哭着睡着了。

洪水并没有冲垮他们的房子。

翌日清晨，旭日东升，他们回到了巷子里。娜吉亚一马当先，大踏步朝前赶路，连一只鞋子都给跑丢了，只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最后干脆把另一只鞋子也脱了下来，光着脚急速前行。家门钥匙在拉斐尔手里，娜吉亚先他一步到门口，甩起鞋子啪啪啪地砸着院门。昨晚一家人只顾自己逃命，撇下邻居们在这儿自生自灭，听凭老天安排。兴师动众举家逃难，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此时邻居们又都站在各自家门口望着他们归来，这群背弃者不禁羞愧得低下了头。那天早上，拉玛·阿福萨出门回青楼去的时候，吃惊地看到娜吉亚正像个野人似的用鞋砸门。拉斐尔故意留在队伍的末尾，逡巡不前，直到伊祖里怒吼道："去开门，小子。"

与此同时，努努一家也回到了这狭窄的小巷，大家纷纷闪到一旁给他们让路。努娜和她父亲正骑在两头漂亮的白骡子上。阿布达拉还以为米甲家丢了钥匙，出于好心，又带着几分得意，他甚至提议说要用肩膀帮他们把门撞开。伊祖里觉得受了冒犯，这就像是暗示说他的肩膀不够结实有力，于是他再次朝拉斐尔怒喝道："磨蹭什么呢，小子。开门！"

拉斐尔在锁孔里转动钥匙，然后侧身躲到一旁。娜吉亚一把推开院门，却像见了鬼似的呆立原处，一动不动。上至门梁下到台阶，伊利亚胡用他那乱蓬蓬的垢发、醉汉般直勾勾的圆眼、又滑又窄的前胸、黑黝黝的裸体以及沉甸甸的阳具塞满了整个门道。娜吉亚用双手捂住眼睛，尖声叫道："啊呀！"伊利亚胡居然没急着放下长袍、兜起长内裤，反而嫌恶地责问道："疯女人，你就不能让一个人清清净净地拉泡屎吗？"接着，他一转屁股，重回厕所去了。

娜吉亚猛扑到墙壁的裂缝上，用指甲挖着，直到残破的砖块上染上血渍。也许是一时狂乱，没有找对地方，也许是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的宝藏还能剩下什么，她这样发疯般乱扒乱找只

是为了证明她的怀疑是正确的。或许一只不知名的手的确已将她所有的藏宝洗劫一空。无论事实如何，她真的是一无所获。有几次，她停下手来，像送葬人那样捶打着自己的脸，直到前额、眼睑、双颊都变得血肉模糊。她放声悲号，就像是有人把她的脸割成碎块，疼得她大叫一样。至此，伊祖里也稍稍流露出一丝怜惜："女人，冷静一下吧。再这样下去，墙皮都被你剥光了。你到底掉了什么呀，十只手镯？二十对耳环？丢了什么，我全帮你补上。放松，放松。"可娜吉亚哪敢把自己的财宝如数报给丈夫，一方面这些钱是从他孩子的嘴里省下来的，她于心有愧，另一方面她怕丈夫把这些失落的宝藏都收归他所有。"你那狠心的兄弟，还有他为非作歹的儿子，要怪就怪他们。"

伊利亚胡走到饮水罐前。早上依然寒气逼人，他居然把冰冷的水泼到头和脖子上，然后用湿漉漉的双手抹了抹赤裸的胸脯。

"伊利亚胡。"伊祖里喊道。

伊利亚胡一脸厌恶地打量着他的嫂子。

"别忘了还有他儿子。"娜吉亚叫嚣道，"他们爷俩虽然互不答理，却合着伙儿来抢我的钱。"

"拉斐尔！"耶胡达高声喊道。

"省省心吧，别找他们的麻烦了。"米甲说。小贩扫罗和独眼龙卡杜里把她抬到了二楼阳台的地毯上。她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望着院子，考虑到自己的干涉可能会火上浇油，于是没再多言。伊祖里耸了耸肩，转身离开妻子，没吃早饭就到店里去工作了。维多利亚觉得祖母似乎正在默默地谴责伯母阿齐扎，这让她很不安。维多利亚没有忘记伯母曾用乳汁哺育过她，她也知道，这个爱说爱笑、心地善良的女人真心实意地爱她。这不会是真的，她对自己说，绝对不会是真的。一定是别人所为。她母亲继续在院子里兜来兜去，在墙壁上乱摸乱扒，留下一道道血痕。地板上忽然响起一阵

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娜吉亚的悲号也暂时停了下来。映着一缕阳光,米甲扔到院子里的金币调皮地闪着亮光。娜吉亚冲着金币踢了一脚。“我可不需要别人可怜。”她边说边捡起金币,跑到排水沟前扔到了黑窟窿里。连金币都舍得扔,一旁观望的女人们不禁发出惋惜之声。娜吉亚拍了拍手,恶狠狠地叫道:“怎么样!”

下午,一家人终于重新安顿下来。拉斐尔的姐姐坐在中间的屋顶上,用腿圈着小弟弟,在他纠结的乱发里抓虱子。维多利亚、米里亚姆和托娅则聚在屋顶的一端。托娅在修眉毛,维多利亚正帮她举镜子。“再高一点儿。”托娅提醒她说。

看着眼前这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学着大人修眉画眼,维多利亚忍俊不禁。

“你哥哥以斯拉,”这小谄媚者对米里亚姆说,“长得可真不赖。那双眼睛可真亮啊。”

米里亚姆的嗓音有些嘶哑,只要一激动就这样。“别管什么以斯拉。我们正说达胡德呢。他讲了一些你的事儿,那谎撒得真够大的。我妈说,像他这样的男人根本不是男人。”

托娅忍住了笑,事情的真相她当然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不过她也急于取悦米里亚姆。“男人的家伙式儿,他都有呢。”她略带歉意地笑着说。

“那也一样。”米里亚姆坚持道。

托娅停下手来,不安地望着米里亚姆。只要米里亚姆不生她的气,说达胡德是大象也好黄蜂也罢,她都会表示同意。“他对我很好啊。”托娅说。

“那是我妈在撒谎啦?”米里亚姆急于维护母亲的面子。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啊。”托娅眼里噙着泪。

“达胡德又化妆,又染头发,跟个女人似的。而且我妈说,在宴会上弹齐特琴的人,都那样。”

“你是说他们脑子有问题？”托娅欣然地把丈夫的心智健康奉献到了友谊的神坛上。

“我是说，男人们也会对他做那事儿，就像他对你做的那样。”

“哦，你说那个呀。”托娅舒了一口气，扶正了维多利亚手中的镜子，继续修眉毛。“那就让他们跟他干好了，关我什么事儿。很糟糕吗？”她一脸无知地问道。

“实在是跟你说不明白。”米里亚姆阴郁地说。

小女孩顿时紧张起来。“哦,我爱你呀,米里亚姆。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安排你今晚来偷看我们。别生我的气，好吗？你可以看到一切。真的。”

米里亚姆吓坏了。“不要！我可不要！你那个达胡德可是个大坏蛋。万一被他发现了，他会到我爸那儿告状的。”

“那你不生我的气啦？”

“当然。”

“那好，让我亲一亲你的手吧。”

“亲吧。”米里亚姆像个高傲的公主般应允道。

托娅拉长了脸。她本以为米里亚姆会把那个装饰着白珠子的发夹送给她，或至少借给她一两天。可现在，自己居然让米里亚姆扫兴，也许都不会受邀去耶胡达家里吃饭了。她真的不明白男人怎么可以跟达胡德做那事儿，达胡德本身就是个男人呀，或许米里亚姆只是想让她承认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虽然如此，托娅还是后悔自己没能在米里亚姆寻根究底时及时配合。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看见维多利亚一边望着湛蓝的天空发呆，一边自言自语道：“那不是一只鸟吧。”

一个白色的小点翱翔于天际，轻轻地上下震颤着，仿佛一只小鸟在空中纵情翻飞。“没往下掉呢，”米里亚姆说，“一定是只鸟。”

托娅连忙附和：“是啊，它在天上转啊，转啊。也许在找吃

的呢。”接着，她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空空的肚子。

“是纸，”维多利亚说，“一张纸。我敢确定。”

托娅恭顺地朝米里亚姆笑着。“也许是封情书呢。”

“不可能，”米里亚姆颇为自信地反驳道，“你不可能把情书随便扔了，让风刮走。你会把它绑在一块小石头上，分毫不差地投到要送的地方去。”

“你说的百分之百正确。”托娅迅速倒戈。

“就是一张纸啊。”维多利亚坚持道。

米甲老太太也在抬头张望院子上空那张急速飞旋的纸。金色的阳光把它照亮，不知怎么的，她似乎在想象中听到了一阵轻笑。“施玛－以色列”[①]，她口中念叨着，垂下了眼帘。也许那就是她少女时代的灵魂，依依不舍地前来探望早年在人世的居所。

三个女孩踮起脚尖爬上最高层的屋顶。阿齐扎虽然耳朵不好，没听到她们的脚步声，却看到了她们悄悄溜过，一丝恐惧和悲凉袭上心头。她的话里流露出一股少有的怨恨之气。“你们又要去偷看努努家啊。为什么不干脆搬到人家家里去住呢？”

那张在空中飞舞的纸似乎已精疲力竭，飘落到了屋檐排水槽的外缘。三个女孩屏住了呼吸。哪怕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足以把那张纸吹跑。“上帝啊，那真的是一封信呢！”米里亚姆轻声说，往日那个心地善良、兴高采烈的小姑娘又回来了。这封信随时都可能从摇摇欲坠的房檐掉落到下面的深巷里。“谁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抓住我的脚，我去够它。”

看着眼前这小女孩宁可冒着丧失性命和缺胳膊断腿的危险也要取悦自己，米里亚姆拒绝参与这场冒险。“不行，你会摔下去的。”

---

①犹太人每日祷文均以这两个词开头，意为“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

托娅已经匍匐在地了。“抓住我的脚。”她朝其他两个女孩喊道。于是两人迅速攥住她的一双小脚。她们紧张得双手直抖，托娅则一点一点朝前爬去，终于一把抓住了那封信。接着，三个小姑娘站在屋顶，一脸茫然地盯着纸上弯曲优雅的笔迹。她们谁也不识字。这些字母方方正正，有点像圣书的印刷字体，也许是希伯来文。她们互相传阅着，还闻了闻上面早已干掉的墨迹。米里亚姆气得咬牙切齿。“鸡巴长得再歪的蠢驴们都能上犹太教小学，知道怎么读书写字，可是我们呢？”

“这仍有可能是封情书呢。”

“你不是跟我们说达胡德每晚都像个男人那样上你吗，那你为什么还会为了一封旧情书兴奋成这样？”

“他是对我很好，”小女孩辩白说，“但我更爱你。”

米里亚姆无言以对，于是笑道：“真拿这疯丫头没辙。”

听了这话，托娅开心极了，拼命晃着脑袋。

“让朱里·齐泰亚拉比读给我们听吧，”米里亚姆提议道，“说不定只是一张护身符。”

“拉比可不会白帮忙。”维多利亚提醒她说。

托娅拍了拍藏在裤子里的小钱包，那小钱包上还连着一根绳子，系在她手腕上。“我还有几个硬币。”

那位拉比瞪大眼睛盯着三个小姑娘，一脸严肃地盘问她们，生怕是哪个无赖想捣鬼戏弄他。他脸上布满皱纹，厚厚的镜片后面眼睛大得吓人。维多利亚和托娅害怕得直哆嗦，可米里亚姆竟然憋不住快笑出来了。博学的拉比盯着她的脸：“这笔迹很熟。你不是耶胡达先生的女儿吗？”

米里亚姆不敢张口，唯恐好不容易憋住的笑声全都喷出来，只点了点头。

这位虔诚的治病术士把纸在她面前挥了挥，满腹狐疑地责问道："这是不是从你父亲那儿偷来的？"

"是风刮过来的。"米里亚姆憋得喘不上气来，于是维多利亚代替她作答。

"还有你，是伊祖里先生的女儿吧。"拉比略带愠怒地低声问道，接着便读起了那封信。

"Jamiya al Allam yitlebun rizzek min Ha-Shem Yitbarech v' hu yati-hum......"

"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啊？"托娅尖声问道，"我可以付钱。"

拉比一面伸出左手紧紧地攥住那些钱币，一面用右手拿信纸凑到眼镜跟前。米里亚姆实在憋不住了，跑到外面笑了个痛快。拉比开始读信，不时解释几句。那封信是用犹太－阿拉伯语写成的。"人们祈求上帝——愿我主荣耀——保佑他们得以维持生计，上帝都会应允。但是有三个行当的从业者，当他们祈求上帝保佑生意兴隆，上帝却不会答应。第一种人是祈求顾客盈门的治病术士，他的生意兴隆就意味着人们要得病受他医治。第二种人是棺材店老板，他的生意取决于死人的多少。而第三种人，恕我直言，就是妓女。这三种人，如果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生意兴隆，万福的上帝是不会听他们祷告的。"

这位身兼治病术士的拉比清了清嗓子，维多利亚看不出来他到底在生气，还是强忍住笑声。走到门口时，她听见拉比低声咕哝了一句："太棒了，这么说拉玛·阿福萨和我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维多利亚没想过要回那张纸。米里亚姆还在外面笑得前仰后合。"你到底怎么了？"维多利亚微笑着问道。

"那位大圣人不是一年到头都小心翼翼，决不去碰女人的手吗？我实在难以想象，要是他知道了他刚接过去的钱是在哪儿放着的，会作何反应。"

8

洪水过去三个月了，院子里的人正在聆听娜吉亚讲述她的梦。人们总是严肃对待各种梦，并把自己的和他人的梦境牢记在心，多年不忘。在他们眼中，梦是一种预言，拥有能够决定未来的力量。梦赋予了娜吉亚一种惊人的活力和魅力，与她专横孤傲的秉性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居然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梦境，这一举动本身就让人吃惊。娜吉亚素来受人排挤，他们还以为她讲起梦来也一定结结巴巴，笨拙不堪。没想到，她却妙语连珠，滔滔不绝，于是大家都凝神听起来。在院子里靠近地下室门口的地方，娜吉亚盘腿而坐，腰板挺得笔直，两眼炯炯放光，就像伊斯兰教苦修者迎接朝阳那样神采飞扬。

因为胸口疼，耶胡达夜不能寐，白天也在家休养。此刻他正倚着栏杆坐在二楼，隔着院子与米甲老太太的小毯子遥遥相望。竖起的膝头上搁着一张纸，他正心无旁骛地奋笔疾书。女人们还以为他在核算账目，于是很快忘了这位学究的存在。甚至连米甲老太太，虽见儿子一脸病容，很是担心，此刻也忍不住竖起耳朵，专心地听着娜吉亚讲梦，不愿漏掉一个字。托娅和米里亚姆正在拱廊里高声讲话，阿齐扎示意她们安静下来，接着兀自走到娜吉亚对面坐下，一手托腮，侧着脑袋，把听力稍好的那只耳朵对着

那女人，听她把梦娓娓道来。

娜吉亚用拇指和食指拧了拧嘴角，舒展开总是撅起的双唇，开腔说道："她来了，身上穿的不是裹尸布，而是纯白色的新娘嫁衣。她乘着鸽之翼，缓缓飘落到院子当中，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就像现在你们看我这样，我也把她的模样看了个真切。"

耶胡达在那边写道："如果感觉自己像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一个破犁架，那这个人早晨醒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奶奶实在太美了，"娜吉亚说，"爷爷第一次看见她，就迷上了她。当时，为了免服兵役，犹太人仍要向苏丹缴纳人头税。不过我爷爷是有钱人，根本没向我奶奶的双亲要嫁妆。奶奶一辈子衣食无忧，连手指都不用抬一下。她让爷爷觉得骄傲，为爷爷带来欢乐，仿佛是爷爷头上的一顶皇冠。这就是我奶奶，愿她灵魂安息。"

"离开家，走到市井街头，满目的歪钉子；招揽的顾客，也歪三倒四；坐在镶满钉子的店铺里，满眼依旧是些废铜烂铁，"耶胡达写着，"一个男人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

"站起来吧，孙女。她的嗓音就像是艳阳下一汪清冽的甘泉。他们对你拳脚相加，你倒在地上，觉得自己与一堆垃圾无异。站起来吧，我的乖孩子。"娜吉亚说。

"疼痛把你撕成两半，冻僵你的手指。"耶胡达写着，"阿齐扎仿佛一座鲜花盛开的美丽花园，我却跌跌撞撞地绊倒在花园门口。"

"站起来吧，孙女。坟墓的颜色是黄的、绿的，加黑的，就躺在墙角下。你即刻能认出来。"

米甲目不转睛地盯着在楼下院子里讲梦的儿媳妇。为了一字不漏地听清楚娜吉亚的讲述，她连喝甜茶都暂时免了，唯恐咂咂的喝茶声盖过娜吉亚的话音。女人们互相示意不要喧哗，米甲也听得心醉神迷。在某些神奇的时刻，家族特有的行为法则会把院

子里的人们联结为一体，构成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此刻就是这样。

“奶奶描述的那座坟墓——愿她灵魂安息——可是我听过最奇怪的坟墓了。有谁听过哪座坟墓会漆成彩旗的样子？”

“甚至连那只笨鹅的梦，”耶胡达继续写道，“也比我的梦境更有意义。我羞愧难当，连妻子都不敢告诉。一具古怪的尸体，上帝啊，但愿这千万别发生。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女人。尸体赤裸裸地躺着，淫荡的笑容仿佛在邀请某人上前与之交欢。哦，上帝，可怜可怜您的仆人吧，做这样的梦真让人羞耻。”

“于是我向她请求，”娜吉亚边说边垫着头巾大声地擤了擤鼻子。刹那间，在维多利亚眼中，母亲真的美丽起来，就像阿布达拉·努努之前描述的那样。“奶奶啊，我在哪儿才能找到这座坟呢？她回答：它一会儿移到这儿，一会儿又跑到那儿。我奶奶这样说着，愿她灵魂安息。它藏在墙角下，但是你在每条巷子里都能碰到它。”

“娜吉亚的梦，阿齐扎听得多么专注啊，”耶胡达写着，“上帝赐给我一个俊俏能干的女人，可那是一种惩罚。在跛脚人面前放一把梯子，然后说，爬上去享受天堂的荣耀吧。她可不会平白无故在伊祖里面前笑颜尽展，多亏了我兄弟的忠诚之心，我们才免于丢丑。”

娜吉亚沉默下来。“就这样完了？”阿齐扎很扫兴地问。

“说完那句话，我奶奶就走了。”这也是娜吉亚的结束语。

那一小杯茶渐冷，米甲把它端到唇边。一定是战争，将会像燎原之火般袭来的战争。这条条小巷将变成累累坟茔。上帝啊，求您保佑我们吧。

维多利亚则心满意足。母亲居然能妙语连珠，引得全院子的人侧耳聆听，这让她深感自豪。她也为曾外祖母骄傲，仿佛她真的拜访过这里。维多利亚站起身，把怀里的婴儿递给托娅，去给母亲和阿齐扎沏了两杯浓茶。

二楼，耶胡达的脸色更加苍白，可他坚持写道："教堂里，希蒙·阿加西拉比这么说：'让挑动年轻人情欲的女人遭遇不幸吧。依照贤淑的标准，女子甚至在与丈夫同床共枕时，也不应有笑声，不应肆无忌惮，不应莽撞而为，苍天不容。一切均应发生于幽僻之处，秉承谦逊之心，满怀敬神之意，谨慎为之。经曰：'她吃罢了把嘴一擦。'[1] 这是以吃饭喻之，教育我们即使行房时，都应谦恭知耻，因为在上帝面前，所有隐秘均暴露无遗。"他呆呆地望着院中的空地，然后在那张希伯来文的手迹上添了几句阿拉伯语，"也许，我剥夺了她肉体的欢愉，正是因为那可恶的恐惧之心。初夜，我虽年轻力壮，却因恐惧僵住了手脚。如今，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依然手脚僵硬。念及此，她冲伊祖里，甚至朝拉斐尔那孩子媚笑，也就不足为怪了吧。"

他继续写着，可过了一会儿，米里亚姆却看见她父亲的头歪倒在栏杆上，于是慌忙赶去，大声叫母亲过来。人们马上去请朱里·齐泰亚拉比，这位治病救人的老先生一再表明，仅仅是对这位病人的博学多识及其家族的显赫声望的尊敬才同意出这趟诊。虽然两家距离很近，但这位弓着腰、拄着拐杖、由两个孙子搀扶着的老先生还是举步维艰，费了好大周折才到了院子里。他的诊断结论也不外乎是众所皆知的事：一股神秘的邪恶力量侵入了耶胡达的心脏，他的脾脏也受到了重创。拉比帮他准备了一道护身符避邪，还吩咐家属多弄些煎熟的羊肝让耶胡达好好补身体，早餐则应备上水牛乳制成的齐布达[2]和枣花蜜。趁人不注意，这位拉比将病人散落在坐垫上的手稿全都划拉到了自己的斗篷里。

另一方面，娜吉亚的人气狂跌，她因那场梦而产生的种种焦

①出自《圣经·箴言》第三十章第二十节：淫妇的道，也是这样，她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

②一种中东地区特制的鲜奶油。

虑已无人过问。于是她转而向以给人算命为生，偶尔兼做接生婆，同时又是专业哭丧者的杰米拉求助。收了一枚硬币之后，杰米拉告诉她，突如其来的惊吓搅浑了她的血液，这梦也由此而来。娜吉亚不信杰米拉的说法——她总是担惊受怕啊。被彪形大汉钳在手里半悬于空中，不知道会被摔在地上还是砸到对面的墙上，这滋味杰米拉是无法体会的。不，她带着一丝自豪说，谁也不敢说她是匹受惊的母马——她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接着，她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那五彩斑斓的坟冢，杰米拉恍然大悟，笑着说："那可不是什么坟，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深谙人心之复杂叵测的杰米拉确定地说。

娜吉亚觉得那枚硬币是打水漂了——这种解释，她早就猜到了。回到家中，她收拾好积攒的钱币，准备出发去寻找那座会移动的坟墓。出门之前，她对维多利亚说："今天你自己做饭。叫托娅帮你看着那帮小崽子，让她别老是傻站在那儿吮大拇指，跟白痴一样。你这是怎么了？"她疑惑地望着维多利亚时喜时忧的表情。娜吉亚以自己的方式爱着这姑娘。维多利亚的存在让娜吉亚痛苦地觉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女儿不在，那么在这充满敌意、混乱不堪的院子里，她就失去了唯一的支持者。"病了吗？"

"没有。"维多利亚回答。母亲话音中居然流露出一丝温情，这让她颇为惊讶。

娜吉亚动身去找那座黄、绿、黑三色的坟墓时，已接近正午时分。要找到那个在补丁衣服里藏沉甸甸金币的萨尔曼，可不是件易事。没人知道他住哪儿。许多人对他随身携带的财宝颇感好奇，并曾跟踪过他，可是谁也没能找到他夜晚落脚的地方。节假日也好，工作日也罢，他都像个幽灵一般四处游荡。晃眼的热浪里，圈在窄巷里的空气闪着微光。娜吉亚穿过一片片火烧火燎的太阳地，黑

袍下面已是大汗淋漓。虽然身体疲惫却心有不甘，她穿市场过教堂，终于发现了萨尔曼坐在一个小土堆上。数百年来，那个小土堆一直在那儿，不知吸收了多少人和动物的尿液。太阳光直射在他头上，那件色彩斑斓的大衣表面凝结了厚厚一层污渍，油光发亮，像套盔甲似的包裹着他。他用手指戳弄着一个腐坏西瓜的瓤肉，并时不时地从膝盖上一张从别处乞讨来的干皮塔饼上掰下一块，塞进残缺不全的牙间。

“等我吃完。”他用大嗓门叫道。

“用不着拆你的衬里，金币我要够了。”

给别人提建议，这种事萨尔曼可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当然也不会白干。建议往往会换来一顿辱骂，有时甚至更糟。这座城市隐藏着各种秘密，又渴望知晓各种秘密，他可不会多嘴走漏风声。虽然之前有个女人带金币来他这里换钱，他也清楚那金子是娜吉亚的，可他还是没有透露那女人的名字。他从两个女人身上赚了不少钱，觉得根本没有理由打破这种平衡。吃完皮塔饼，他在破损的袖子上抹了抹嘴，连唇上的疮都擦出血了，然后阴沉沉地问道：“那你要什么？”

“把钱存在你这儿，算利息。家里已经不安全了。”

“对你家里的事儿，我可不感兴趣。你拿利息做什么？”

“利生利呗。”

“随你便吧。”

娜吉亚回到家中，看见维多利亚的脸还是时喜时忧，变幻无常。她也没再多问，敞开心扉从来不是这母女俩的交流方式。维多利亚看到母亲就躲，就像躲避院里其他大人一样。那天早上，事情发生之后，她把米里亚姆叫进了夏天一直紧闭的玻璃房间，告诉了她。听完她的小秘密，米里亚姆走到院子里，留下维多利亚独自一人待在闷热的空屋子里。终于，她终于是个女人了。米里亚姆比她

早了差不多一年半时间，并且总引用阿齐扎的话安慰她，说例假来得晚的女孩会长得身材高挑、体形姣好，而不会变得又矮又胖。这些话并没有让维多利亚心里好过一些。男人们总是更青睐体态丰腴的女子。从早上开始，维多利亚就在做白日梦，脑子里不停地想着那个外语词“戏园子”，隐忍着想吃甜食的强烈欲望。想象中，她看见自己靠在努努家的枣椰树上，一只白鸽用喙轻轻摩挲着她粗糙皲裂的手。等母亲一出门去找萨尔曼，维多利亚就跑到街角马塔克·努努的杂货店里。当时他已经成家了。她把钱放在柜台上，于是马塔克用他的六指在生锈的铁皮盒子里翻找着，带着几分害羞和尴尬，但依然慷慨地装满了纸杯。“太多了。”她笑着对他说。“该给你更多些呢。”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着，背更驼了，眼看就要被罗锅压倒在地上似的。她蹦蹦跳跳地回到家。她的例假和戏园子，戏园子和她的例假。

每天，她和米里亚姆都竭力不错过拉斐尔出门的场面。那时候，他正蓄着小胡子，总是坐在那儿对着折叠架上的镜子刮胡子。他会在傍晚时分出门，中分的发式，耀眼的白衬衫上点缀着领结，手里挥着一根银柄手杖。除了努努家有棵枣椰树之外，整条巷子里没有一棵树，甚至连盆栽的花草都没有。古老破旧的屋舍间，人们已经见惯了父传子承的褴衣蔽履。而拉斐尔的每身打扮都让人眼前一亮，仿佛季节更替般鲜活生动。喧嚣的院子里，他刻意压低嗓音，警觉的眼神让人觉得在这个灰暗单调的世界上，某种激动人心的事情即将发生。他总是深夜时分才回家，院子里许多人说，总有一天他会死在土耳其军队的逃兵手里。

一次，维多利亚试图从穆拉德口中打听到有关戏园子的细节。这位天真无邪的兄弟却只会重复他父亲含糊的说法：“乌烟瘴气的魔窟。”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详情。于是维多利亚、米里亚姆和托娅就去问以斯拉。他的描述就生动多了：“大厅的每个角落都点

着明亮的灯，灯火辉煌如夏天的白昼。比拉玛·阿福萨更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短小的裤子载歌载舞。有时候有乐队现场伴奏，有时候没有。人们在那儿纵情畅饮。”

“那男人们干什么呢？”米里亚姆问。

“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一直喝酒呀，也会观看表演。有些人还会跟着舞女们一起哼歌。”

“听上去你也去过那儿吧。”

“怎么可能呢！”他撒谎时眼睛都没眨一下。

维多利亚觉得以斯拉的描述精确到位，尤其是他提到的那些短小的裤子，但三个女孩还是不信他。维多利亚想象着自己穿着那种裤子，在拉斐尔面前欢快跳跃的场景。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她打了个哆嗦：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像母亲那样做一个受气包，专供父亲那样的人发泄性欲？或是夏夜里把屋顶都震得摇三摇的母老虎？或长着一张容光焕发的天使面孔，像努娜一样出落成娇美的尤物？如果米里亚姆得到了拉斐尔，她会变成一只母老虎吗？如果她，维多利亚，嫁给了一个像耶胡达伯伯那样体弱多病又虔诚信神的丈夫，结果会怎样？要是未来的丈夫像她哥哥穆拉德那样，勤恳顺从却乏味透顶呢？仿佛烧红的烙铁一般，这些念头塞满了她的脑子，多想对她又有何益？你不能指望像拉斐尔这样的人，就像你不能相信魔鬼一样。可拉斐尔不是魔鬼。正是他从饥饿中拯救了伊利亚胡一家；幸亏有了他，那一家子人才能桌上有饭吃。而现在，他又打算向妹妹们兑现当初的承诺，给她们找婆家，不让她们孤苦一生。他借了一笔款子，几个月后就如数奉还，他的商店生意兴隆，也帮妹妹们物色好了丈夫，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置办了嫁妆。甚至连他父亲都到他那里要零用钱呢。拉斐尔实在慷慨得有些过分。他甚至把一顶镶着宝石的金头冠送给了他母亲，这个忙乱的院子里最安静、最谦卑的女人。

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都心生疑窦。一个年轻人对家庭尽职尽责，甚至帮妹妹们安排亲事，可他自己，虽然各方面条件优越，却依然单身。对此，拉斐尔保持沉默。他没给暗示，也不向米里亚姆的双亲提婚。难道他心里有其他姑娘？也许他会再次像着了魔般离家出走，云游四方。

9

在这座古老的庭院里，掘土的男人们喘着粗气。虽然极不适应这种工作，已经累得头昏脑涨，他们还是继续挥舞着锄头铁锹，把满载着数代人回忆的湿漉漉软塌塌的泥土装进筐里。他们已脱去外衣，身上只剩下长内裤和宽松的衬衣，满是汗水的皮肤闪着亮光。从外面望去，他们的脑袋就像是黑色的球浮游在黑糊糊的洞穴里。一连三天，这个洞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他们轮班干活，掘洞的工作没日没夜进行着。女人、姑娘和孩子们把一篮篮泥土提上来，运到楼上，撒在上层屋顶。男人们闷不吭声地干着，压抑着心中的恐惧，唯独卖糖腌萝卜的卡杜里例外。幸亏那只瞎了的眼，他才捡回一条命。跛子、瞎子总是大摇大摆地走在市场上和街巷里，仿佛已化作不死之身。健全的人羡慕着他们。有些人甚至装成残废，佝偻起腰板学瘸子走路，或拖着双脚，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摸索着，像瞎子那样困难地前行。哪些是真正的可怜人，哪些是骗子，人们分不清楚，于是对所有的残疾人硬起了心肠。过去，残废的身体可是乞丐们的长期饭票，如今，他们却会活活饿死。

为了显得更加成熟稳重，院里的男人们纷纷留起了胡子。一把花白的胡子甚至比黄金都值钱。达胡德也不再修眉染发了。仅仅一个月光景，他就从活力四射的壮汉变成了脸色憔悴的花白胡

子老头儿。托娅吓坏了。风流成性的伊利亚胡，过去总是以相貌年轻为荣，如今却为自己的胡子始终不变花白而懊恼。他像着了魔似的在坑底拼命干活，还不停催促别人挖得再深一点儿，就像监狱里挖地道逃生的罪犯一样。

其实他已经是个逃兵役的人了，如果真的被抓，无疑会被判处死刑。

住在这院子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哪里爆发了战争，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战争就像冬季覆盖土耳其群山的皑皑白雪，虽然春天时会在融化后汇聚成底格里斯河的潮水，意欲将巴格达淹没，但听上去是那么遥远。战争仿佛一只隐身的怪兽，令他们惶惶不安。它已吞噬了许多人。首批奔赴战场的人中就有努娜·努努的丈夫，他的名字始终无人记住。马塔克因驼背和六指得以保全性命。如今，他总是在店门口放条凳子，闲暇时就坐在那儿盯着父亲那扇镶着巨大铁钉、如城堡般固若金汤的宅门。由于不用上战场送命，他的行事作风也大胆起来。第二个孩子出世时，他一口气买下了两幢房子。他父亲的生意也没有因战争而遭遇重创。他贩卖的骡子有一半被土耳其军队没收充了公，但他仍靠剩下的一半骡子大赚了一笔。

对战争的恐惧，伊利亚胡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连几个星期，他都不见踪影。大家以为他又去城郊的烟花柳巷里风流快活了。否则，怎会没有听到隆隆的军鼓声和传令官宣布说土耳其帝国正手持伊斯兰教的利剑，朝着一场伟大的战争进发。世代生活在伊拉克的犹太人已经多年没听说过战争了。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战争依旧意味着人们挎上弓箭，挥舞利剑，骑在马上互相搏斗。军队会攻陷城池，残酷地屠杀当地居民。久经世故者则向他们保证说，打仗的地方离这里还远着，不可能出现尼布甲尼撒二世[①]那样的君

①古巴比伦王国最著名的国王。曾攻占并焚毁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掳到巴比伦。

主攻破巴格达城墙，让犹太人沦为奴隶，背井离乡。前几代犹太人在世时，会向政府缴纳一项特别税，从而免于在穆斯林军队里服役，而那时候他们打的全是为维护伊斯兰教而展开的圣战。这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只有那些剽悍的勇士才会上战场。然而随着青年土耳其党的兴起，旧秩序已被颠覆。税费取消了，战争爆发时，犹太男人像其他人一样必须应征入伍。当犹太人意识到，他们的儿子一长大成人就会被送到杀戮场上去，他们惊呆了。他们不能理解，对于不可一世的苏丹而言，像努娜·努努的丈夫那样的平常男人能顶什么用。他连自己老婆卧室的门都不敢砸开。甚至连达胡德或穆拉德这样的男人都不会为土耳其皇帝的征战带来多少帮助。他们很确定，这些从未出过城、从未在野外过夜却应征入伍的人很快就会被退回来。政府招他们入伍一定只是为了强制他们服些劳役，好应付像洪水泛滥般的紧急情况。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在那些骁勇善战的勇士面前，这些犹太人只能是碍手碍脚的累赘。虽然年轻人全都被征入伍，犹太人依然心存侥幸，继续轻松地笑着过日子，直到伊利亚胡回到家中。

看见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还以为是从波斯远道赶来朝圣，却在中途迷路的什叶派穆斯林，差点儿上前将他赶走。他浑身散发着恶臭，脚上没穿鞋，而是绑着又脏又臭的破布。衣衫褴褛，就像厨房里污浊的蜘蛛网。身上满是伤痕和虱子。他跪倒在地，吻着院子的地板，扯着因风吹日晒而嘶哑的嗓子哭了起来。

托娅捏着鼻子，扮起了鬼脸。娜吉亚慌了神，就像撵猫似的大叫着："去！去！"伊祖里喊道："这是干什么？"满以为听到他的怒吼，这个朝圣者会吓得躲到别处歇脚。只有哈尼娜惊呼道："这不是我丈夫伊利亚胡嘛！"

和娜吉亚一样，哈尼娜身材娇小，但从未在院子里大声讲话。她总是默默地承受着苦难，不与人争辩，对丈夫的种种劣迹也逆

来顺受，因此大家都不了解她的真正感受。此刻，她也忍住了没问伊利亚胡到底去了哪里，为何这副模样回家来。

跪下去吻地板的伊利亚胡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匍匐在地，一路爬到了阴凉的拱廊里。哈尼娜匆忙赶上前去，把自己细弱的胳膊伸到他腋下，哀求他快站起身来。她还以为丈夫一定是喝醉了酒，却吃惊地发现伊利亚胡没有辱骂她。更令她惊讶的，是丈夫甚至还在乞求她的怜悯："女人啊，我刚跟死神碰了个正着。"

她扶着他在长椅上躺下。素来和伊利亚胡一起寻欢作乐的达胡德还以为他神志不清。"你上哪儿去了？"

"打仗……或者说，就在战场附近，"伊利亚胡断断续续地回答，微弱的话音在他空荡荡的胸腔里回响，"当时我正在赶往战场的路上。大家累坏了，被土耳其兵的子弹扫倒了一大片。他们饿得发了疯，抓田鼠吃，直到在荒郊野外断了气。"

院子里的人围聚在拱廊里的长椅边。米甲老太太命人把她从小毯子上抬起来，伊祖里背她下楼，放她在儿子脚旁的一条小板凳上坐下。消息传遍了整条巷子，许多亲戚被抓去当兵的人纷纷跑来院里。哈尼娜坐在地上，在一盆醋里把布条蘸湿，搭在伊利亚胡的额头上。

"有没有遇到努娜的丈夫？"

伊利亚胡怒视着那个养尊处优的牲口贩子，皱起眉头，以他素有的蛮横劲儿反问道："别问这种白痴问题。你以为我上哪儿去了？诵经节[1]上，捧着《托拉》绕教堂兜圈子吗？在那种地方，我连亲妈都不会认识！"

阿布达拉·努努颇有风度地笑了笑，没计较这有伤他面子的话。"那男人就像撒到河里的一泡尿，没了踪影，撇下我女儿一个妇道

[1] 犹太教徒诵读犹太经典《托拉》需一年时间，此节日即为庆祝读完《托拉》而设。

人家。”

伊利亚胡不再答理他了。“天知道我怎么会到那种活地狱去。我看见一群群面黄肌瘦的男人在广场上排队站好，旁边有士兵持枪看着，一个土耳其军官在点人数。让我奇怪的，是旁观的人群里没有一个男人。只有女人和孩子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那些可怜虫。”

“你都没听说战争打起来了吗？”达胡德问。

伊利亚胡又浑身颤抖着啜泣起来。“没，我没听说呀。”

哈尼娜挥手示意围拢的人群往后退一退。她知道征兵的事。丈夫没回家，她就已经猜到了大概，早就避开院里人幸灾乐祸的眼神，独自偷偷地替丈夫难过。然而此刻，他，这个总在外寻花问柳、留她独守空房的好色鬼，这个只知挥霍却从不曾在家里的桌上放过面包的败家子，居然活着回来见她了。不过即使是个浪荡子，也总好过死人。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丈夫那臭气熏天的破裹脚布，清洗着那曾踏上死亡之地的脚趾。如果她做了寡妇，那会招致多少羞辱、周围人又会多么谨慎地掩藏起自家的幸福模样，以免冒犯了邪恶之眼——想到这里，哈尼娜不禁心怀感激，仿佛伊利亚胡历经磨难回到家来就是为了帮她一个大忙，救她于水火。

一个小女孩推开人群，走到前排，边吮着大拇指边瞪大眼睛听他讲述。伊利亚胡直愣愣地盯着她。他已经记不得托娅了，也没有费力去想。院子里总是孩子成群，他也懒得去弄清楚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现在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一吐为快。“那个军官在点名。其中也有犹太人。有些人吓得尿湿了裤子。”

“这么说，你也许真的见过努娜的丈夫喽？”阿布达拉插进来说，“尿裤子，这听起来像他干的事儿。”

俨然一位高高在上的殉道者，这个身无分文、一无是处的懒汉居然冲着那个富商发起了脾气：“闭嘴！”然后讲起了自己的苦

难历程，“那个仇恨犹太人的亚玛力人[1]一定是发现缺了一个兵。他突然对我叫道：‘你就是从迪瓦尼亚来的穆罕默德·本·阿里·纳兹姆吧。快归队！’我觉得两腿发软。军官手下一个穷凶极恶的小喽啰上来给了我一个耳光。”

“愿他那只手萎缩残废。”哈尼娜说。她的男人如今完全归她所有了。顺着她的抚摸，伊利亚胡惬意地扬起眉毛以示感激。

“我哭了。我告诉他说，我是伊利亚胡，米甲的儿子，而且早已过四十岁了。”说到这儿，他突然绷直身子坐了起来，仿佛重新经历了那可怖的一幕，“那军官没说一个字。他拔出手枪，冲着我两腿间就是一枪。伊祖里，那小姑娘是你家的吗？”不知为何，托娅吮吸大拇指的模样与她那懂事的眼神显得格格不入。

“你忘了吗，弟弟。那是托娅啊，达胡德的媳妇。难道你都不记得她婚礼那晚你喝得多醉吗？”

哈尼娜拿来一只陶土杯，朝地上浇了点儿水，捡起一块湿泥巴在手中捏了捏，然后轻轻地敷在伊利亚胡的额上，帮他驱惊安神，就好像那恐怖的一枪刚刚打在他的裤裆中间一样。

“一个教官朝我屁股上踢了一脚。他们叫我们朝前走，我们都不敢问是要去哪儿。他们领着我们穿街过巷，最后出了城区。我觉得自己好像硬生生地从生活里被撕拽了出来。他们用鞭子抽我们，就像对牲口那样。我们朝北走啊，走啊。晚上就地躺下休息。我们又饿又渴，拖着身子勉强赶路。一周以后，我的鞋子就四分五裂了。”

伊利亚胡又尴尬地哭了起来。“大家伙儿啊，我们得赶快躲起来才是。这样一来，魔鬼的儿子们才不会瞄上我们。他们的嘴脸，你们肯定想象不到。有病的人被拖到路边，那个亚玛力人军官连

---

① 《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以扫之孙亚玛力的后代，生活在迦南南部的游牧部落。

马都不下，就开枪把他们毙了。尸体就晾在那儿，随便鸟儿来啄。去跟瑞芙卡·穆斯拉维和纳伊玛·哈拉里说一声，她们得守寡了。我亲眼看见的。”

在一边听的女人们悲痛地自扇耳光。哈尼娜想到唯有自己免遭厄运，边窃喜边责备自己不该这样想。

“去吧，”伊利亚胡继续用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悲痛语调说，“告诉卡里姆·嘉拜、本杰明·法塔尔和约书亚·嘉里的父母们，他们可以给儿子服丧了。”

就像一阵狂风暴雨，哀号声自围拢在长椅旁的女人们中传出。

“拉斐尔，”哈尼娜笑吟吟地悄声道，“快过来你父亲这儿，感谢老天把他平安送回家来吧。”

“他也在这儿？”伊利亚胡问。

“我在这儿。”拉斐尔略带同情大声说。

伊利亚胡的话里突然饱含了父亲的关怀：“快跑吧，我的孩子。赶快逃，别等他们来抓你。”

拉斐尔脸色一沉，没有作答。在他眼里，他父亲似乎很乐得上演这出浪子回家的把戏。

“出城时我们这队共有一百八十人，”伊利亚胡说，“两个星期还没到，因为那发疯的浑蛋，我们的人数就锐减到一百以下。知情人说，前头还有好几个星期的路要赶呢，我们得蹚过好几条河，穿过雪地，而身上就穿这么一点儿单衣。然后，他们会发枪给我们，命我们排成一排对着那些俄国佬，明摆着让对方拿大炮把我们撂倒。如果这样还有人没断气，那些哥萨克人[1]就会挨个儿把我们的头给割下来。”

“上帝保佑我们吧。”米甲说。

---

①历史上对生活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斯拉夫人的总称。

“如何在野外生存，我们当中有谁知道？很多人不是白天热死，就是晚上冻死。还不如吃枪子儿来得痛快呢。食物配给耗尽了，我们空着肚子，继续朝前爬。那个军官每天都会派一小拨人闯到路过的村子里征用食物。农民们吓得四处逃散，但有些人会伏击暗算我们。后来我们进了库尔德斯坦[1]的群山，我们小分队的头目犯了大错，不仅抢了一位库尔德族镇长的食物，还染指了他的女儿。那些人当场宰了他，连同小分队的其他成员也一并杀了，这样才能死无对证。我看见一根黑洞洞的枪管瞄准了我，后面是一张石头般冷酷的脸。我大叫‘施玛－以色列’，枪口移到了下面，就对着这儿，我的裤裆，瞄了好久。我在心里大喊：别阉我呀，一枪结果了我吧！施玛－以色列！后来才知道，那村子里住着一个犹太人，就是那人握着瞄准我的库尔德人的手，求他手下留情别打死我。我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不好意思，说句实话，那会儿连屎都吓出来了。他们把我藏在一个洞里。几天后，那个犹太人带我到了一眼泉水边，告诉我沿着水道走，就能看见一条河。然后再沿着河走，在河边的小村落里乞讨点儿吃食，最后就能找到底格里斯河了。”

“这么说你是跟着那些外族人，徒步从库尔德斯坦回到巴格达来的？”达胡德吃惊地问。

“就我一个人，靠双脚走回来的。”

下午，挖洞的人都不见了。“够了，”稍稍镇静下来的伊利亚胡此刻又被一阵惊恐攫住，“够了，咱们搭好架子，把洞盖起来吧。藏身的地方用不着修得跟宫殿似的。”可是其他挖洞的人没听他的话。通往屋顶的路上全是筐里漏下的泥土。院子里，楼梯上，也满是泥。那天早上，耶胡达拎起一把锄头，也下到洞里试试身手。可是几分钟后，他脸色苍白，锄头也从手里滑落下来。几双毛茸

①即库尔德人的聚居区。

茸的胳膊架着他，把他安顿在坑边休息。托娅冲在前面，第一个跑来倒水给他喝。

米甲坐在小毯子上，敲打着二楼的栏杆说："伊祖里，安息日到了。"

"我们得继续把活儿干完。"她儿子从洞里回话说。

"我去把库拉雅点上。"[1]米甲说，并叫了米里亚姆帮忙。

卡杜里坐在坑边，用那只好眼巡视了一遍院子，另外那只只有眼白的眼睛则像颗冰雹似的一动不动。"安息日了，"他宣布道，"我得停手了。"

"我们可不是为了挣钱才干这活儿的，"小贩扫罗的声音从下面约两米深的地方传来，"我们可是白干的。"他就符合征兵的要求，而且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他太穷了，根本没条件藏身。再说还有一家人要他养活。

"我的肚子咕咕叫呢，"卡杜里抗议道，"至少吃点儿东西再干啊。"

小贩从坑里爬上来，坐在卡杜里身旁。像往常一样，他腼腆地悄声说："你说得没错。"

米里亚姆和她母亲正在厨房里看锅做饭，丛丛火苗在母女俩的脸上描画着深红色的图案。男人和男孩们从洞里爬出来，匆匆洗手洗脸，整理好衣服，准备吃周五的晚餐。"娜吉亚在哪儿？"伊祖里问。维多利亚摊开手表示不知道。她的兄弟们也都一声不吭地坐在她背后。伊祖里不满地咂嘴。"天都快黑了，她还在外面磨蹭什么呢？"没人站起来为这个晚饭缺席的女人申辩。在这仿佛责备一般的沉默里，维多利亚说："那就让我点库拉雅吧。"

库拉雅是一种玻璃盘子，里面盛满水，上面漂浮着一层油，

---

①犹太教安息日的习俗。库拉雅是这种场合所用的一种灯具。

几根缠着棉绒织物的木棍插在里面。维多利亚用披巾裹紧头发，上前点燃了那盏灯，火苗照亮了库拉雅。在这沉寂空荡的屋子里，她觉得自己仿佛沐浴在纯净之光里。在这个终日嘈杂忙碌的院子里，很少能有一个人独处的机会。她觉得自己正随着这一簇簇小火苗漂浮在洁净的油面上，内心深处突然升腾出两个词：上帝和拉斐尔，拉斐尔和上帝。她仿佛看见拉斐尔穿着耀眼的白色长袍坐在庆祝安息日的餐桌旁，而上帝就在他的头顶上方。拉斐尔带着调皮的笑，冲她眨了眨眼，直白地说了一句“要生养众多”[①]，然后举起安息日祝祷用的饰有精美雕刻的银杯。整间屋子都归他们俩单独享用。箱子和带两面镜子的衣橱散发出木头和新鲜油漆的味道。锃亮的铜制床把手上映着微弱的烛火。仿佛经过了上帝的赐福和恩准，拉斐尔捧着祝祷杯朝她走来。他微笑着，一边用轻柔而澄澈的声音祈福，一边撩起她的裙裾。他用指尖轻抚她的肌肤，她心里乐开了花。她的上半身享受着安息日的恬静，下半身则沉浸在悦人的骚动里。她用双手安然地拢着披巾，只有臀部在轻轻扭动。她双唇轻启，喃喃地念着祝福，身上的皮肤却因兴奋泛起了鸡皮疙瘩。

“你到底是在点库拉雅呢，还是蚂蚁上身了？”

维多利亚羞愤难当。在这白日梦里，她一直担心会不会听到上帝那雷鸣般的话语，而不是这沙哑呛人的讥讽话。

“爸爸在找你呢。”她冷冷地回答。

“所以你就等不及抢我的位子，来接管库拉雅了，你这小泼妇。”

维多利亚反击道：“天太晚了，谁也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萨尔曼，”她母亲说着啐了口唾沫，不久前讲梦时那种甜美

---

①出自《圣经·创世记》。上帝于第六日创造了人，并赐福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高贵的气质霎时不见了，“他失踪了，就像掉进茅坑淹死了一样。”

维多利亚试图安慰母亲。娜吉亚一变得焦虑不安，就会莽撞行事，然后招来伊祖里的一顿打骂。“以前的安息日，你也不会在街上碰到他呀。”维多利亚这么解释。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大家都没见过他。”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衣里藏着财宝。强盗、杀人犯也许盯上他了吧，谁知道呢。”

“闭嘴吧！他还活着。活着呢，我告诉你。”娜吉亚并没告诉女儿她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存放在了那个脾气古怪的流浪汉手里。一如既往，她总是独自面对麻烦。

“爸爸见到你了吗？他一定饿坏了。”

“他为什么要见到我呢？”娜吉亚一下子被惹恼了，“阿齐扎帮他准备饭菜时，他乐得两眼放光。瞧那骚娘们儿朝他抖奶子的那股劲头！”

第二天，安息日一结束，藏身洞的工事也告完毕。结实的木头框架上盖着草席，上面又洒了厚厚一层泥土，然后把地板瓷砖一一放回原位。平常放在壁龛里的陶制饮水罐被移了出来，以便挡住地道的狭窄入口。吓得有些神志不清的伊利亚胡率先下到坑道里去了。要是一直藏身地下，他会留起胡子，不洗脸，不剪指甲，甚至连酒都不沾。

在他之后，拉斐尔、维多利亚的哥哥穆拉德、拉斐尔两个新婚的妹夫，以及其他五个年轻人也走了进去。虽然阿齐扎和耶胡达苦苦哀求，他们的儿子以斯拉就是不下去藏身。达胡德宣布说，他会带着齐特琴下去，娱乐大家。显然，他并不是在说笑。他的胡子已经有些花白的迹象了，耳朵和鼻孔里的毛发也旺盛地长了出来。不过他的猜忌心也在增长。为什么以斯拉就是不愿意下去？那男孩看托娅的样子令他不悦，而托娅也绝不是漠然地面对以斯

拉那关注的目光。

起初，女人们一踩到地板就吓得战战兢兢。只要想到男人们躲在脚下，她们就害怕得直哆嗦。以前，只有魔鬼才会住在弯曲的地道里。晚上，已婚妇女们从院子回到各自屋里就寝时，总是两眼湿润地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个罪人。她们的爱人全都瑟缩在又黑又湿的地洞里，留在地上的男人们也愁眉不展，形影相吊，总是惴惴不安地从女人们身旁溜过。阴郁的气氛笼罩着院子足有一周光景，然后米甲祖母用勺子敲着栏杆，大声宣布说："孩子们该玩玩儿，该笑笑啊，你们大人也应该好好享受神赐的食物呀。他们都安然无恙地住在下面，而不是死在沙漠里，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上帝才对。"

两天以后，马塔克·努努跑到院子里来，他搅拧着双手，带着真切的惋惜对楼上的米甲说："那可怕的消息我听说了，乌姆－耶胡达，但不知该做些什么。努娜的丈夫被杀了。"

"那就去告诉你爸爸和姐姐啊，我的孩子，"米甲的口气略带责备，"她该为丈夫守丧才对。"

院子的角落里，正帮维多利亚编辫子的托娅停下了手。马塔克匆匆瞥了维多利亚一眼，看见她挺拔的肩膀正靠在托娅稚嫩的小肚子上，不禁臊红了脸，不再吱声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米甲继续说，"如果你还恨你父亲，怎么可能不敢去做这该做的事呢？这是你的义务，我的孩子。"

"愿你长命百岁，乌姆－耶胡达。你是个好女人。"

"那就抛开恩怨，去敲他们的门吧。"

"不是我心存怨恨，乌姆－耶胡达。我害怕听到我父亲的笑声。你知道他的，乌姆－耶胡达，连魔鬼撒旦都受不了他那种笑，况且我不是撒旦。"

米甲沉默了。这句话触动了她的心。眼前这个男人即使满腹

怨恨也是可以理解的。努娜·努努的丈夫，那个连名字都没人记住的可怜虫，一定唤起了马塔克最深切的同情……自家的男人正在地下藏身，这驼背人此刻就站在他们头顶，并且捎来消息说，又有一个男人丧命了。想到这一连串的变故究竟意味着什么，米甲不禁打了个寒战。就像赎罪日[1]献祭的鸡，她边想边浑身战栗，就像为了赎我们的罪过而宰杀献祭的鸡。

“回你店里去吧，孩子。等伊祖里干完活儿回家来，我会告诉他的。让他去通知吧。”

“谢谢，乌姆-耶胡达，谢谢了。”他说着朝后退了一步，又朝托娅双臂紧抱着的维多利亚匆匆望了一眼，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就离开了院子。

托娅拽了拽维多利亚的头发。“那罗锅迷上你了呢。”

维多利亚笑了。两个小姑娘突然想到那驼背人刚刚带来的是死讯，马上沉默下来。

入夜，人们来回走动，窃窃私语，整个院子也跟着骚动起来。太阳落山后，大家会照例行动起来，就像反复进行某种古老的仪式。维多利亚和院子里的其他人会把切菜板挪开，然后看着她父亲屈膝抱住那口大水罐。那罐子体积庞大，分量极重，让维多利亚不由得想起阿齐扎同样雄浑的体魄，唯一不同的，是这光滑的水罐不像女人的躯体那样容易把持。她父亲绷紧硕大的肌肉块，使出浑身力气抱着那口大水罐站起身来。以斯拉则迅速把下面的垫板挪到几步之外的地方。她父亲抱着水罐走过这胆战心惊的几步距离，把它放在新的位置上。只有到这时，维多利亚紧抿的嘴唇才会放松，将憋在胸中的那口气长长地吐出来。接着，她会跑到厨房，把托盘和菜碟递给米里亚姆和阿齐扎，那母女俩则会把饭菜递给黑洞

---

[1]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犹太新年过后第十天。

里伸出来的手。偶尔，她也会在那些伸出的臂膀中瞥到拉斐尔的手，可是在急切的催促声中，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还没等她意识过来，身边就堆满了空盘子和男人们的脏衣服。有时候，还会有人递给她一桶臭气熏天的屎尿。与此同时，她却能听到拉斐尔对米里亚姆的低语。穿过漆黑的夜、污浊的空气和浓重的烟味，他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辨。她带着与拉斐尔错过了的伤痛，走到厕所去倒尿桶，她父亲则搬来陶土罐，再次挡住地洞的入口。

夜幕很快笼罩了整座院子。醉酒士兵们的喊叫声让她心惊肉跳。她父亲怀疑仓库守夜人正趁乱偷布匹，耶胡达却不闻不问。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令他的胸口更加憋闷。即使在那梦魇般的夜晚，维多利亚的父亲依然能从妻子的身体上寻找到安慰。娜吉亚整日打听萨尔曼的下落，每每弄得精疲力竭。她的腹部又渐渐隆起。战争已经让达胡德的齐特琴闲置了许久。夜晚，当他用庞大的身体压住托娅时，娜吉亚甚至能听到那小女孩的尖叫。与此同时，米里亚姆开始养成习惯，偷偷爬到维多利亚的床上去。堂姐妹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大家都不以为怪。米里亚姆会凑近维多利亚的耳朵，撩拨她的心火："看托娅干得那个开心哦。小不点儿一个，还没几根手指头高呢，居然能塞得下那么大的家伙。"然后，她会稍稍抬起身子，朝屋顶上达胡德夫妇睡觉的角落张望一下，说，"听哪，听她呀。"维多利亚侧耳聆听，脸上滚烫。"她还没做够呢。达胡德对她来说太老了，没力气多做。加油！再使点儿劲啊！"米里亚姆压低嗓门说。"哦，快摸我这儿，摸呀，"她边说边把维多利亚的手拉向自己的乳房和下身，"一想起拉斐尔，我就受不了。他真该死，让我想得发疯。今天他拿盘子时碰到了我的手呢。"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地道里可没有妓女。我跟你说，他碰我的手，肯定是想对我做那事儿。摸啊，再多摸一会儿。看我都出汗了……"可是这次，维多利亚害羞的手并没有回应。"该死的战争。现在他

连妹妹们都嫁出去了，本可以从我们中间挑一个结婚的。”

像一片巨大的云雾，伊祖里笼罩在娜吉亚娇小的躯体之上。接着，他侧过身去，准备睡觉。“安静会儿吧，话匣子。”他抱怨着。

米里亚姆继续说她的悄悄话。“你觉得你爸真的干过我妈吗？只要让我看到他们做那事儿，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维多利亚捂住耳朵，让自己沉浸在对拉斐尔的思念中。

10

刚走下桥，维多利亚虽没回头，却已觉察到有个男人在跟踪她，像只老虎在悄悄潜近猎物。此时她进退两难：太靠近周围的行人，他也许会趁乱凑上前来；完全置身人群之外，他会认为她是故意制造机会让他接近。虽然神经紧绷，但维多利亚还没慌到不知所措。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其他女人的讲述，她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躲在黑色长袍之下，又有黑纱遮面，许多女人甚至能从这种冒险奇遇中获得某种快感。事情发生几周后，她们还会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男人们当时是怎样执著地追逐她们。有一次，阿齐扎告诉她们说："那浑蛋就是不让我清静一会儿，一直跟我到门口。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现在可好了，他知道我住哪儿了。万一他以后都在拐角等我，那该怎么办啊？"言语间带着的那一丝炫耀，可不是耶胡达和伊祖里赞许的。

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仅此而已，维多利亚安慰自己说。鉴于世俗礼仪在男女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些无名的追求者总会在女人心底激起无限遐想。追逐游戏总是不了了之。如果追求者没有得到任何鼓励或暗示，他也就不敢靠得太近。这种场合，他们很少说话，即使张口了，也总是因激动而含糊不清地咕哝出只言片语。在许多方面，追捕者同他

的猎物一样惶恐不安。大胆的色狼总是在艾尔－卡扎米亚出没。如果普通的男孩或成年男子意图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这种方式骚扰女性，只要想到此行径违反了圣训，他们就会害怕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其他麻烦等着他们：只要被追的女人一声叫喊，几名自认为富有正义感的壮汉就会跑上前来，揪住追随者，即便他是穆斯林，而那女人是犹太人。鉴于这两点顾虑，追的人总是跟被追的人一样紧张得口干舌燥、双膝发软，心也会吓得怦怦直跳。

在一条巷子宽宽的入口处，她猛然回头，瞥见了他的模样。是个男孩，只是个孩子而已。如男孩一般单纯，也如男孩一般危险。留着两撮傲慢的小胡子，五官精致。绝对是个阿拉伯人，穿着欧式西服，显然已被自己的大胆举动吓坏了。但是维多利亚，这个黑袍下满身都是婴儿留下的污渍的母亲，这个满脸泪痕、几小时前本打算带着腹中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投河自尽的伤心女人，又怎会去担心后面跟着一个好色冲动、自己都吓得气喘吁吁的小青年呢？她丝毫不因他的存在而苦恼，只是他对她一举一动如此关注让她有些困惑不解。虽然天气寒冷，她却出了一身大汗。她脚步凌乱，跌跌撞撞地走着。意识到自己的犹疑不定，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脖子也僵硬生疼。那男孩朝她低声耳语了几句，她却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从嗓音的沙哑程度来看，他似乎已准备扑上来。维多利亚不禁加快脚步，飞奔起来。现在她只希望回到自家的小巷，虽然几小时前刚刚离开那里，自己内心深处也一直在诅咒那个地方。她真想大声呐喊，自己已经不是个姑娘了；她真想解开黑袍，亮出自己隆起的腹部；她真想撕开面纱，让他看看那张脸，那张充满挫败感的脸。

或许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已换成了胜利的微笑？她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地从死亡之旅活着回来了吗？

一群闹哄哄的男人，正打算晚上出去找乐子，朝她的方向走来。

维多利亚非但没像个贤淑谦卑的妇道人家那样躲闪一旁，反而扬起下巴，像座孤岛似的屹立在原地，迫使这些男人分成两队，绕道而行。面对这毅然高耸的黑色柱子，人群里响起了敬佩的口哨声。维多利亚也清楚地知道，那些男人正在回头看她。高挑的身材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显然，那个跟踪者被这一小群男人冲退了。就像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那样，那个男孩也顺着恐惧的潮水退去了。那座小小院子里的犹太人却敢无视土耳其帝国的威严，并以自己的方式战胜了当权者。想到这里，面纱下的维多利亚笑了起来。

在院子里的人看来，和无所不能的奥斯曼巨人相比，他们只是些不足挂齿的小虫子。谁都不知道土耳其在远方的战场上到底是赢是输。即使男人们还是不停地被派往北方，赶往位于俄国边境的战场，即使在奔赴战场的途中，他们犹如苍蝇一般纷纷倒地死去，仍有消息传来，说英军已经抵达巴士拉，那里的犹太人已经获救。与此同时，奥斯曼巨人却在战争中吞噬着更多人的生命。纷乱中，这座犹太院子里的小人物们挺起胸膛，与世间的掌权者分庭抗礼。他们明白这么做会有什么可怕后果，可在共同对敌中，一种团结互助的博爱精神却让男女老少、妯娌姑嫂紧密地联为一体。生性狡猾、目光敏锐的娜吉亚则撇着嘴，心中不存任何幻想。她不相信博爱：那只会对暂时失势的强者有好处。危机过后，欺善凌弱者就会重新在这院子里称王称霸。

没人听信她的话。年长者束紧腰带，不仅照旧供养妻儿，也连带照顾起躲在地洞里的男人们的家室。孩子们即使玩到兴头上，也会留心聆听院子外面任何可疑的响动，好在搜查队来袭时立即发出预警信号。阿齐扎和米里亚姆则负责全家上下的伙食，维多利亚和拉斐尔的两个妹妹也是忙里忙外，拼命干活。连托娅都主动过来帮忙了。

一天，看着新婚少妇们愁闷的表情，米甲用勺子敲着栏杆。“伊祖里，我们犯了一种更严重的罪过，愿上帝宽恕。”

伊祖里垂头聆听。

“地底下，男人们正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地面上，女人们受苦受累。我们应该体恤他们才是，伊祖里。这可是件积德行善的好事……”

战时蓄起胡子的伊祖里听了这话，脸一下红到了胡子根。没想到母亲会提起这种事。“太危险了。土耳其人老是搞突袭。”

“每月就一个晚上。大家帮他们放哨。”

维多利亚的哥哥穆拉德也从地道里出来了。洗过澡，吃了丰盛的美食之后，他和其他单身青年一起站起岗来。男孩们中，只有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帮已婚男人望风。那时，以斯拉已经开始抽烟了，但总是偷偷摸摸的，害怕被父亲发现。他坐在穆拉德身边，对着香烟猛吸了一口，咳嗽几声，把烟叼在牙齿间，拍着手对堂哥说：“你能闻到味儿吗？”

穆拉德小心翼翼地朝空气里嗅了嗅。他深知眼前这男孩多么喜欢制造恶作剧，于是说：“什么也闻不到。让我清静会儿吧。”

“怎么可能？”以斯拉吃惊地说，“整座房子都是这味儿，像黏糊糊的椰枣汁。男人们的眼神和女人们的屁股，这些你都没看到？”

这位心地单纯的青年根本搞不懂男人的眼神和女人的屁股跟什么有联系。他点上一支烟，真希望早早打发掉眼前这讨人厌的家伙，于是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以斯拉用穆斯林－阿拉伯语说道：“今晚可是‘雷尔－哈耐奇’呢。”

“哦。”穆拉德装作早就知道的样子，等到那个爱说笑的家伙终于走开了，他才舒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向舅舅达胡德请教：

“刚才以斯拉在那儿唠叨什么‘雷尔－哈耐奇’，那是什么意思？”

“做爱的夜晚，我的孩子。”达胡德直白地答道。他能忍住没放肆地大笑起来，是因为想起了托娅：爱插科打诨的以斯拉已经长大成人了，这让达胡德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可‘做爱’到底是什么意思？”

达胡德吃惊地张大了嘴，同情地看着眼前这个无知的大男孩。“一种很蠢的游戏，我的孩子。男人给女人某样东西，并且让她相信这是她需要的。不过他总是会把那东西拿回来。”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位齐特琴手表现出平素少有的耐心。“只是一种愚蠢的游戏，就像逾越节家宴上藏无酵饼的游戏。”

虔诚的小伙子大为吃惊。“藏无酵饼可不是什么愚蠢的游戏。”

“你是对的，”达胡德叹了口气，“很多人也把做爱当作生死攸关的大事。现在让我清静会儿吧。”

少妇们洗澡回来，面色红润，香气袭人。其中一些人在高声讲话，另一些则在兴奋的期待中咯咯笑着。欢快的节庆气氛里，孩子们也兴高采烈起来。没有人责备他们。男人们也沐浴更衣完毕，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悠闲地踱着步，轻柔地讲着话，仿佛在攀登期待已久的高峰之前，因亢奋而紧绷的身体反倒暂时舒缓下来了一样。甚至连娜吉亚也有了一丝笑容。那天早晨，她终于找到了萨尔曼的下落。他成功地从战争的苦难中逃了回来，毫发无损。教堂里，娜吉亚发现他悠然自得地坐在阿布－希凡的旁边，啃着上季存货中剩下的烂杏仁和葡萄干。他叫娜吉亚放心，并告诉她说，按照利息累积，她的本利已经增长了四分之一个金币了，并顺手把娜吉亚带来的钱币塞进了大衣衬里。夜幕降临时，娜吉亚满怀信心地想着自己一定会为伊祖里生一个这院子里最漂亮的小男孩。

拉斐尔坐在地窖门边的浴盆里。刮了胡子的脸庞显得苍白憔

悴；长期幽闭在黑暗的坑道里，他的身体瘦弱不堪，眼睛反而显得更大了。维多利亚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当他拎起放在浴盆旁边的桶朝身上浇水时，维多利亚不由得去看他润洁肌肤上闪起的点点亮光。院子里到处都是睁大的眼睛，一丁点儿动向或表情都逃不过那些敏锐的目光。无火不生烟，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动机潜藏在后面。维多利亚突然意识到，自己偷窥的眼光已被旁人留意到，于是羞红了脸，但又忍不住去看那水花溅起的亮光。进浴盆之前，拉斐尔在旁边放了一条凳子。其他男人正在穿宽大的睡袍，维多利亚却吃惊地看见拉斐尔的母亲把他的窄腿裤、西装上衣、丝绸衬衫和领结放到了那条板凳上，还把那双锃亮的皮鞋放在一旁的地板上。他应该帮已婚男人放哨才是，为什么要穿戴整齐出门去呢？眼下这种时局，只有疯子才敢晚上出门。他母亲企图劝阻，但声音是那么无望："你要三思啊。"

满头都是白色肥皂沫的拉斐尔张开了血红的嘴。"我听不见你说什么。耳朵被堵住了。"

她无奈地垂下头，听从伊利亚胡的吩咐，帮他擦背去了。

米甲老太太大为光火。拉斐尔居然打算晚上出门，这简直就等于公开造反。院子里住的这一大家子犹太人可从来不会用这种方式与当局对着干。"当你拿生命开玩笑时，你就是在向上帝挑衅！"她训斥道。

拉斐尔向祖母报以温柔的一笑，那笑容触动了维多利亚的心弦。古铜色的落日余晖中，他那湿漉漉的身体闪耀出金色光芒。此刻，他把脚搭在浴盆边上，剪着脚指甲，聚精会神的样子仿佛正在为某件大事郑重地修净其身。那双腿，肌肉健硕，看得维多利亚心乱如麻。接着，他从浴盆里站起身来，腰间围着一条毛巾，盖住了那稚气未脱的屁股。他的躯体看上去那么光滑，那么柔弱。人们说，背弃了上帝的人就是偶像崇拜者——此刻，站在她眼前

的拉斐尔就活脱脱是那样一尊偶像，而她已着了魔般看得如痴如醉。为了表示对所有形式的偶像崇拜的蔑视，娜吉亚啐了三口唾沫，低声说："希望你离开这个家，永远别活着回来。"

"看哪，看哪。"耶胡达一边用白胡子指着拉斐尔匀称的体形，一边用虚弱空洞的嗓音喊着。是羡慕还是愤慨，谁也听不出来。

维多利亚注意到，阿齐扎那总是笑盈盈的眼中流露出平时鲜有的不安。猛然间，阿齐扎把目光从拉斐尔的浴盆转向伊祖里，仿佛想提醒他说，这尊美得令人窒息的活雕像会让人想起那早被忘却的梦幻之地。在她内心里，各种复杂的情感相互冲突对抗着。最后，她退回到拱廊里，坐在地板上，用力抓挠起大腿，一种隐隐的苦闷和怨恨之情在胸中翻滚。

不用阿齐扎煽风点火，伊祖里早已火冒三丈。他没直接冲拉斐尔发脾气，而像对着第三人说话那样："今晚我们要给大门上锁，从里面上好门闩，就像平常夜里一样。管他是撒旦还是天使，谁敲门我们都不开。告诉他。让他好好听着。我不会让任何人碰门闩一下，这规矩不会变，就算是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也一样。晚上，连杀人惯犯都要躲起来，就怕碰上逃兵。"

丝绸衬衫滑落到了拉斐尔腰间的毛巾上。他跨出浴盆，坐在板凳上穿裤子。每个举动都从容不迫，甚至带着目中无人的傲慢。达胡德忍不住插话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啊？为了某个女人送命值得吗？一个小时以后你就会把她忘了呢。"

"女人？什么女人？"和拉斐尔同龄的穆拉德困惑不解地问道，"他还没结婚呢。是吧，爸爸？"

米甲忍住了笑，方才的火气也消了一点儿。以斯拉鼓起勇气欢快地叫了一嗓子："拉玛·阿福萨！"

"别让这名字玷污了你的嘴！"他父亲轻轻地责备。

"他要去她那儿！拉玛可迷他了。"

阿齐扎不再挠大腿了。她真想问问儿子，这些事情他怎么全知道，可又怕惹得伊祖里把火全发到自己身上，只好保持沉默。

万千思绪在维多利亚的脑海里闪过。拉斐尔肯定不是去拉玛的姐姐家和那个妓女幽会吧？不，他一定是打算去邪恶龌龊的艾尔－基拉奇亚区。她甚至连那个区的具体位置都不清楚，但人们提及它的那种口吻，总让人觉得那地方和“黑暗之山”[①]一样遥远。

那晚，她父亲独自坐在房顶的角落里，猛抽着香烟。藏身地下的男人们从黑洞里走出来了，所有的感官都如暴风雨般骤然重生。伊祖里、男孩及单身汉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帮他们站岗放哨。年长的妇女也警觉地盯着下面黑糊糊的小巷。维多利亚心里明白，她父亲如此紧张，是在等拉斐尔回来。只要拉斐尔一出现在楼下，伊祖里就会挺直身子，他那雷鸣般的呵斥声就会在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回响开来：“我跟你说了，门是不会开的！”

可是那晚，拉斐尔没有回来。

早上，适龄入伍的男人们重回地道时，他还是没有出现。伊祖里抱起那个水罐，放到地道的入口处。“如果那傻瓜白天回来了，谁也不许动任何东西。”他生气地说，早饭也没吃，甚至连杯茶都没喝，就赶去店里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拉斐尔仍没有回来，院子里沉默下来。只要维多利亚从身边走过，娜吉亚就会咂舌头。维多利亚则把脸转到一边，不让母亲看到自己焦虑的神色。趁男人们还没收工回家，女人们把以斯拉团团围住，催他快讲讲据他所知拉斐尔和拉玛·阿福萨到底是什么关系。以斯拉也乐意从命，但女人们很快就发现那些全都是他编出来的瞎话。米里亚姆央求他说：“去

①中古犹太人用此词指代里海附近的群山，甚至包括高加索山脉。

问问拉玛的姐姐吧。”

“还有别的招吗？”阿齐扎尖叫道。

“说不定，这会儿他正被带往战场，又饿又渴呢。”

“假设他落在了——求上帝保佑别让这事儿发生——落在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米甲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那女人的姐姐又怎会知道内情？”

这么多人面前，维多利亚可不敢吱声。

但是米里亚姆坚持己见。“也许他正躲在拉玛那儿，等着天黑呢。我们得去打探一下。”

“好吧，我去问问看。”以斯拉自告奋勇。

阿齐扎瞪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路？”

“拉斐尔跟我这么大时……”

“用绳子把那淘气包绑起来。”还没等孙子说完，米甲就发话了。

年轻姑娘们立刻兴奋地朝那小伙子扑过去，仿佛之前一直等着米甲的命令。她们把以斯拉的腿捆在一起，胳膊绑在身侧，像放大麻袋似的把他撂在阴凉处。不管他怎么挥舞拳头，气得泪流满面，姑娘们就当没看见。他抱怨口渴，她们就扶起他的头，给他喂水喝，但让他一直这样躺着。于是他又说要尿尿，否则就会憋死。经过一番简短的讨论，他的请求被拒绝了。“我们允许你在裤子里尿。”米里亚姆笑着对他说。

这下子以斯拉真的气疯了。他在院子里到处打滚，遇到什么就打翻什么，甚至张嘴去咬那些折磨他的姑娘的腿。惊叫声、欢闹声回荡在这阴郁的宅子里，藏身地道的男人们吓得屏息凝神，不知道上面出了什么事。

“如果我们把你立起来，”托娅严肃地说，“你不乱说乱动的话，我就帮你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你就可以尽情地撒尿啦。”

“娜吉亚，”阿齐扎大声喊道，用力之大，连那宽大的腰身都

要胀破似的，“娜吉亚，你知不知道你兄弟找了个什么样的小骚货啊！尿布还没脱呢，听听她说什么话！”

“妈，”那男孩吆喝道，“我快憋疯了！”

以斯拉的母亲上前帮他松绑，除维多利亚外的所有女孩都慌忙逃进了地下室，然后拼命用身体抵住门。以斯拉掏出阴茎，为表抗议，一边尿一边绕着院子转了两圈。他母亲颇感得意，气也消了大半。看他那玩意儿啊，阿齐扎对老太太们夸耀着，那么粗那么大，以后肯定前途无量。转完两圈后，以斯拉把剩下的尿撒在了地下室的门上，姑娘们正藏在里面。

就在这时，拉斐尔回来了。

没人想到要问他到底去哪儿了。他耐心地等到天黑，在外面吃了晚饭，然后才回到地道里去。他和伊祖里都没答理对方。

日子一天天过去，地道的抱怨声愈演愈烈，最后变成了不祥的咆哮。那又黑又窄的坑道里挤了九个男人。陈腐的空气里充斥着屎尿味、汗味、发霉的泥土味和口臭味，让他们饱受煎熬。没有地方伸展四肢，也不能舒舒服服地躺在垫子上。他们轮流像个胎儿似的蜷起身子，好让其他人伸伸胳膊腿儿，小睡片刻。话多的人喋喋不休，惹得沉默内敛的人怒火中烧。

伊利亚胡那年轻的女婿喜欢讲笑话逗乐，穆拉德则喜欢引述《托拉》的经文，像口传院[1]里的先生一样自命不凡。凌晨，院子里的沉寂如一股黏稠的液体渗进地道，仿佛要把寄居此处的人全部淹没，接着那位年长的女婿就不顾颜面偷偷啜泣起来。他深信自己最后肯定是在异地他乡，因陌生人的一颗子弹而毙命。穆拉德咀嚼食物时，声音大得像碎石地上的脚步声，拉斐尔吃东西时

[1]或称学院，是犹太教徒学习和解读《托拉》的地方，常设在宗教研究机构或犹太教堂内。

则像只小鸟般悄无声息。过了一阵，拉斐尔要求院子里的人提供蜡烛，并从他的箱子里拿几本书过来。他借着烛光埋头读书的模样让这群男人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改变。那簇从不摇曳的烛火仿佛一只冷酷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们。有些人像被催眠了似的，神情恍惚地大笑大叫着，把埋藏多年的秘密全都抖搂出来。穆拉德瘫软在地，泪如雨下，仿佛又回到了他和拉斐尔一起在犹太学校读书的小时候，他被拉斐尔掐了一把。

昏黄的灯光里，人性的瑕疵与弱点全被释放出来。

“像个正常人一样，拉屎时一次性在桶里解决掉吧。”拉斐尔斥责着父亲，“把你那玩意儿放下来。垫子上全是你的尿。”

“对你爸爸尊敬点儿！”饱受便秘之苦的伊利亚胡低吼道。

拉斐尔咬牙切齿地回敬道：“要我跟你这种人活埋在一起……”

就像院子里的其他人那样，拉斐尔的父亲也对他敬畏三分，也许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己后半辈子就仰仗拉斐尔了。“死神正在外面的世界里溜达呢，”他试图平息儿子的怒气，“我们能做的就是安安生生地坐在这儿，等风暴从我们头顶过去。”

“别整天霸占着一张半草垫，”拉斐尔责备他说，“也给别人一个机会伸伸腿吧。”

正坐在便桶上的伊利亚胡顿时火冒三丈。“下地狱去吧。就是因为你，我才拉不出来。越用劲儿，血就流得越厉害。看着我在这儿活受罪，你多少也该体谅一点儿啊。”

拉斐尔气得大吵大嚷起来，他父亲也不甘示弱。父子俩拍着地板，用拳头砸着坑道里颤巍巍的墙壁，最后伊利亚胡连便桶都踢翻了。其他人则苦苦哀求这对父子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多少控制一下脾气。

父子俩的吵闹声从外面听来，就像是坑道里的男人们正掐着彼此的喉咙，把对方撕扯成碎片。女人们敲着地板和水罐，求他

们别吵了，快快安静下来，以免引起土耳其搜查队的注意。但是吵闹声越来越大。自打他们走下坑道的那刻起，维多利亚就觉得这父子之间必会发生一场大冲突：那位做父亲的一直自顾自地活着，从不会抬一根手指头去帮别人；而儿子拉斐尔，虽然有时也会我行我素，却总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以大局为重。这位做父亲的心里明白，今后他和其他孩子都要仰仗拉斐尔的好心施舍度日，反倒表现得像个不服管束的叛逆孩子；拉斐尔却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像管教儿子似的教训起父亲来。被迫蜷身于这狭小的坑洞内，一丁点儿火星就能引爆这对倔犟父子间积蓄已久的仇恨。或许——维多利亚想着，或许是父子俩对禁闭生活的看法迥然不同，才导致了这场大爆发。谁都不指望像拉斐尔这样的男人会接受长期幽禁的生活。他的父亲却乐得躲在地下，一直等到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因此大部分时间他都心安理得地打盹，就像一只冬眠的甲虫。

争吵发生后第二天，当人们给洞里的男人们送吃食时，拉斐尔爬了出来，宣布说他已经决定留在地上了。这一次，他也洗了澡，但没穿上盛装。维多利亚的父亲再次警告他，说门会从里面闩好，天黑以后没人会去帮他开门。太阳落山四小时后，拉斐尔回来了，他站在巷子里大声喊着："伊祖里伯伯，我回来了。"声音中既无怨恨，也无哀求。维多利亚和院子里一家老小全都在一旁聆听。她父亲与拉斐尔对话时，双方的语调冷静而平淡，掩盖起各自的感觉。伊祖里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方才回话，因为过于急切的应答也许会被旁人理解为示弱的表现。"我警告过你了。"他说。

"我必须出门一趟啊，伊祖里伯伯。"

维多利亚不寒而栗。自从战争打响以后，点灯人就不再搬梯子到巷口点灯了。一到夜晚，这里总是漆黑一团。站在岑寂的巷壁之间，居然不怕惊扰地狱的邪恶力量而放声呐喊，这需要多大

胆量啊。

“没人下去给你开门。”维多利亚的父亲平淡地说。“犹太人大难临头，你却自娱自乐，不管旁人死活。”他继续说着。米甲再三请求他网开一面，他也毫不理会。

“拉斐尔，来我们家吧。我这就下楼放你进来。”独眼龙卡杜里从自家的房顶上叫道。

屋顶上的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真是太好心了，上帝保佑你！”有人这么夸赞起卡杜里。看着住在对面的这个穷苦人居然胆敢与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伊祖里分庭抗礼，尤其是考虑到远处依稀传来枪声和喊叫声，屋顶上的人就愈发觉得这个穷人实在勇气可嘉。

“不，谢谢了，”拉斐尔对这位卖糖腌萝卜的小贩说，“我有家可回。”

伊祖里点了一支烟，左右为难：邻居对拉斐尔的邀请让他颜面尽失，可另一方面，拉斐尔的婉言谢绝又合了他的心意。有人把防风灯系在绳子上，从伊祖里所在的屋顶上放了下去。淹没于暗夜中的拉斐尔顿时被一片灯火照得通亮。星空下，一群脑袋出现在屋顶的栏杆旁。米里亚姆扑倒在维多利亚的床铺上，大哭起来。“他们说不定会杀了他。”她叫道。

“我们都堕落成没心肝的异教徒了。”米甲老太太说。

伊祖里仰面躺下，望着星空，恨得直咬牙。即使是万能的上帝前来问罪，他也准备好了辩词。

“他怎么不见了？”阿齐扎悄声说。

过了没多久，响起了脚步声，屋顶也跟着颤动起来。是拉斐尔。他径直走到伊祖里的床前。“我回来了。”他宣布道。

伊祖里坐起身子，急忙站了起来。即使是在说话时，他也不想让拉斐尔高他一头。“谁放你进来的？”

那一刻，维多利亚真想去吻以斯拉的手。拉斐尔双膝跪倒在伊祖里的床垫上，不知道是累得精疲力竭了，还是示意一切全凭伯父发落。他点燃一支烟，火柴的亮光里，他的表情严肃而清醒。伊祖里交叉双臂抱于胸前，就等着这犯了家规的侄儿乞求他的原谅。有孕在身的娜吉亚尽量远远地避开拉斐尔，一边捶打着毯子，一边夸张地喘着粗气，以示自己对拉斐尔侵犯她私人空间的极大愤慨。院子里的人都冲到上层屋顶来了。毫无疑问，为了挽回各自的颜面，伊祖里和拉斐尔势必要演上一出好戏才行。

"稍等，"米甲在中层的屋顶上喊道，"不是你们俩下来这儿，就是有人把我抬上去。"

一言未发的拉斐尔手指轻弹，烟蒂随之飞落到外面漆黑的巷子里。几分钟后，他再次出现在屋顶，像驼背人那样弓着腰，背着他的老祖母。老太太毫不避讳地用双膝紧紧勾住拉斐尔的下身，以斯拉则在后面托住她瘦削的屁股。

娜吉亚正在装睡。"给我起来！"伊祖里冲着怀孕的妻子叫道，逼她腾出地方给婆婆坐。过去三年里，这婆媳俩从未说过一句话。

"给我卷一支烟。"这位女族长对拉斐尔命令道。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们可以继续了。"

"我打算把全家人带到巴士拉去。"拉斐尔说。

米甲连抽三口烟，然后仰天吐了一口气。"坐马车到那儿都要好几个星期，而且还是在和平年代。"

"的确如此。"拉斐尔说。

"神经病，疯子！"伊祖里发火了。

"安静点儿，伊祖里。你怎么会想到要去那儿呢？英国人占领了巴士拉，而且听说土耳其人在阿马拉附近给英军以重创呢。人们都说那里有大批战犯，金发男孩和黑皮肤的印度人都在其中。土耳其人也曾赶着那些英国兵在巴格达穿街过巷。带着一大帮妇

道人家和吃奶的孩子，后面跟着一群本该服役的男人，还想顺顺利利穿过两军交锋的战场，你怎么会觉得这主意行得通呢？”

“有些人试过，而且成功了。”

伊祖里冷笑一声。“赶着马车，冒着枪林弹雨，送你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只有傻子才会答应干这种事。”

“扫罗已经准备好了。他经常走街串巷卖东西，沿途的村落他都去过，所有的路他都很熟。”

“用他那头老骡子，”伊祖里讥讽道，“一出巴格达城门，可就不是骡子拉你，而是你背着骡子赶路。”

“这就是我晚回来的原因。今晚，我买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伊祖里好不容易才掩饰住惊讶与佩服。他清了清嗓子。

“那你父亲呢？”他问。

回答伯父的问话时，拉斐尔总是毕恭毕敬。“我父亲不适合外出。他就待在地道里好了。”

“那扫罗的妻儿老小怎么办？他怎么能撇下家人不管，自己逃到巴士拉去呢？只要去了，肯定得在那儿待个三年五载，直到战争结束。他可不是会干出抛妻弃子这种事的男人。”

“恰恰相反。他非常赞成这主意。不管怎样，他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他还亲自帮我挑选了马匹。只提了一个条件。哦，顺便说一句，我差点儿忘了。达胡德、娜吉亚，仔细听着。我们是在你们母亲家附近的马厩买的马。明天你们一定得回去服丧。听说你们兄弟死了。”

娜吉亚揪着头发，扯着衣服，捶打着鼓胀的乳房。“莫什，我那小兄弟，可怜的莫什！”

与往常不同，娜吉亚这次居然赢得了院子里其他人的体恤。伊祖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为了掩饰情绪，他转身对拉斐尔说：“那扫罗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正如奶奶讲的，他肯定会在巴士拉待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希望有人能在他离开期间养活他的孩子。”

“我们是犹太人，”米甲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拉斐尔惨淡一笑。老一辈人作出承诺，却无力恪守，尤其在这战争年代。

看见大家这么快就安然接受了她兄弟的死讯，娜吉亚很受伤。她用指尖抓挠着自己的脸颊，发出阵阵哭号，搅动起巷子里悲戚的深渊。从一座房顶到另一座房顶，寡妇们的恸哭声此起彼伏。

伊祖里把拉斐尔拉到了楼梯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简直是让全家人陪你一起自杀。”在维多利亚眼中，伊祖里和拉斐尔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

“如果留在这儿，土耳其人迟早会抓住我的。”拉斐尔说。

翌日清晨，拉斐尔一家整理好行囊，等着动身。他那几个妹夫刚从地道里出来，由于长期禁闭在狭小空间内动弹不得，他们甚至都站不稳。巷子太窄，两匹马和马车显然进不来，于是拉斐尔和他的家人结成队，背着包袱，装扮成穆斯林农民的模样出门去迎马车。

拉斐尔匆匆瞥了维多利亚一眼，与她就此作别，而米里亚姆和以斯拉则送他们到了巷口。自此以后，整座院子就笼罩在一片沉重的孤寂里，仿佛所有人都从这里搬走了一样。娜吉亚的哀号依然在古老的墙壁间回荡，直到伊祖里转身对达胡德说：“带你妹妹上你母亲那儿去吧。我会从市场里把你们需要的东西送过去。”

“托娅就留在这儿吧。她上哪儿去了？”达胡德一边担心七日服丧时，如果妻子托娅和妹妹娜吉亚被迫频繁接触，多半会生出事端；另一方面也担心，要是把托娅留下，她和以斯拉之间怕是会渐生情愫。

11

油灯洒下一片红彤彤的亮光，大风卷来的沙粒在铺了顶棚的拱廊里回旋几圈，然后停落在地板、草垫和人们的脸上。沙尘刮进了嘴里，硌着他们的牙齿；飞落在头上，灰白了他们的头发。灰尘满面，蜷缩在角落里的伊利亚胡看上去仿佛一个阴郁的幽灵。疾风带着尖鸣在小巷的墙壁间穿行，刮来了受伤动物的咆哮声、换洗衣物的碎片、远方女人们的哭喊，以及沙漠的味道。耶胡达抖了抖胡须上的沙土，继续全神贯注地诵读着《旧约》里的圣诗。上层屋顶的铁皮隔板被刮了出来，掉落在地板上，发出当啷啷一声巨响。只要狂风一起，阿齐扎就会跳着脚，捶打着丰满的胸部，叫道："上帝保佑！"托娅也会跟着尖叫起来，小手攥成拳头，塞在嘴巴里。显然，她和阿齐扎一样，已经被焦虑压垮了。米甲祖母已被人从二楼抬了下来，瘦骨嶙峋的身子包裹在一条羊毛毯子里。从毯子的边缝处，她眯眼盯着火盆里的余烬。"上帝保佑！"阿齐扎又跳了起来，"伊祖里，好像是地道口的水罐破了，一定有什么东西砸到上面去了。"

托娅冲出避风的拱廊，跑到院子里，然后回头安心地对大家说："不是水罐，是一个铁块砸破了桌子。"

维多利亚看见母亲用双臂抱紧肚子。坐在拱廊里的人都尽量

不去看娜吉亚脸上惊恐的表情。她紧咬着下嘴唇。维多利亚知道，母亲一定是非常想从火盆上的水壶里倒杯甜茶来喝，可是在这危急关头，又不敢自顾自倒一杯茶，也不敢让别人帮她倒。在别人都身处险境时，维多利亚也羞于起身帮母亲倒茶。拱廊的地面颤动了一下，阿齐扎慌忙赶到门口。“上帝保佑！如果顶楼坍塌下来，砸到院子里，那地道里的人准被活埋了！”耶胡达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伊祖里为哥哥的身体担心，于是轻声说道：“阿齐扎，够了。你都快把他吓出心脏病来了。不可能塌下来的。再厉害的沙尘暴，这房子都经历过呢。回到原位，裹上你的毯子吧。我们是不是该喝点儿茶，润润嗓子呢？”娜吉亚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顿时一亮。

狂风带着怒吼，继续摇撼着整座房子。阿齐扎紧紧抓住伊祖里的胳膊，不肯松手。“这是做什么？”维多利亚很震惊。虽然周遭一片混乱，但她无法把视线移到别处。阿齐扎用身体紧紧裹住了她父亲的手臂。她还从未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触碰过父亲的身体。一个男孩走到院子里，然后不胜惊恐地回到拱廊里。

“你看见什么了？”伊祖里边问边把手臂从阿齐扎的紧抱中抽出来，“出了什么事？”

那男孩挥了挥手。米甲马上觉察到，他已经吓瘫了。“说啊，孩子！”她厉声催促道。

伊祖里已经在院子里了。借着昏黄的灯光，透过沙尘的迷雾，拱廊里的人依稀看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吃惊地仰头望着。过了一会儿，达胡德也勇敢地站到了伊祖里旁边，他拍手惊呼道：“努努家的枣椰树刮倒在咱家房顶上了！”

“那房顶肯定要塌下来了。”阿齐扎说，“伊祖里，地道，男人们还在下面呢。”她那刚开始长胡子的儿子以斯拉此刻也和其他男人一起躲在地道里。

“这是不祥的征兆，”娜吉亚全然不受外面风暴的惊扰，字斟

句酌地说，“树倒在房子上意味着不出年底，有人会死……就是这么回事。”她又补充了一句，“阵痛开始了……”

“你可真会挑时候，”阿齐扎抗议道。

“她也控制不了啊。这种事，谁也撒不了慌。”维多利亚说。

阿齐扎惊讶地瞪眼看着她。维多利亚很少在公众面前张口说话。伊祖里也纳闷地望着女儿，阿齐扎再次拽住他的手臂央求道：“先救救他们吧，伊祖里。”

于是他走到外面的沙尘暴里，双手抱起那个硕大的水罐，冲地道里大喝一声：“快上来，所有人。这种天气，土耳其兵是不会来的。”

男人们从地道里走出来，弯下腰顶着风走进了拱廊，一家人对风暴的恐惧顿时消失了。折断的枣椰树冠依然在院子上空拍打，风声也更紧更烈了，但拱廊下，这场意外相聚引来了欢呼声。托娅躲在达胡德身后，瞪眼望着以斯拉，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欢声笑语。米里亚姆帮维多利亚用细腰玻璃杯为大家上茶。屋外狂风肆虐，屋内一家人重归于好，其乐融融。此刻，大家都看着娜吉亚，仿佛正期盼她创造奇迹。耶胡达用欢快的语调诵读着圣诗。在他眼中，显然是这些经文从灾难中拯救了他们。

伊利亚胡沉默不语，丝毫不为欢庆场面所动。他脸上挂着酒徒戒酒时的痛苦表情。一些人还误以为他如此难过是因为家人全都离他而去，撇下他孤零零留在院子里。家里人离开巴格达之后没几天，他就从地道里爬出来，把自己关在地下室足足一个星期。待他再度出现时，院子里的人都被他的模样惊呆了。他似乎老了二十岁，脸上布满深如沟壑的皱纹，双肩佝偻，背也驼得不成样子，以至于不得不仰头朝上。显然，他再也无法挺直腰板了。每逢有人对他说话，他都会歪着头，窝起手掌挡在耳后，就像听力不好的老人那样。接着他会粗声高喊起来，仿佛一个疾病缠身却

脾气古怪的老朽："什么？啊？"于是，对方只好满怀歉意地咕哝说没什么要紧事。连为人豁达、总是笑脸迎人的阿齐扎也开始对他产生反感，怀疑伊利亚胡是在故意学她。他会趿拉着没系带子的鞋子，脚跟踩着鞋后帮，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不时地自言自语，语调时而忧虑、时而暴躁、时而愤慨。在屋外，他会突然撩起长袍，露出没穿内裤的尴尬模样，然后随便朝一堵墙小解。一次，一匹鬃毛上装饰着绿珠子的纯种马正埋头吃一袋燕麦，伊利亚胡居然上前冲着这匹马撒起尿来。一旁的土耳其军官立刻猛扑过来，朝他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而伊利亚胡还不明白为什么。昏聩恍惚中，他居然朝着这名憎恨犹太人的军官小解起来。他的嘴里几乎没剩几颗牙了，胡子也是花白而稀疏。米甲和伊祖里曾试图让他去朱里·齐泰亚拉比那里看看病，却被他拒绝了，仿佛他早已决心听天由命了。现在，他已别无所求，只希望快快熬完在这苦难人世上分得的阳寿。

娜吉亚大口嚼着青辣椒，这是她临近分娩时的习惯。"他在装。"她说，脸上带着老于世故的笑。

面对这个年纪渐长却在每年春天都能为家里添子添福，体魄健康、步履轻盈，从不为听力下降所苦，也不会身上发热脸泛潮红的女人，阿齐扎不禁心生妒火。"看他那光秃秃的牙床板儿啊。"她故意跟弟妹抬杠，仿佛在和丈夫娶的二房较劲儿一样。

"他的牙本来就像松动的石头，一定是他拿补鞋匠的粗线拽下来的。然后再自己动手，扯掉点儿头发呀、胡子呀。这可怜的老家伙每隔几天就会用火燎一燎脸皮，再用干石榴皮搓一搓。这浑球，是个大骗子。往后，你还会看见他再把他的两个兄弟洗劫一空。"

其他女人和阿齐扎意见一致，宁可相信一个人从年少轻狂到晚景没落的感人故事。她们纷纷议论说，这男人真是伤透了心。伊利亚胡的确是个好色纵欲之人，这点不假，但他最终还是回到家

庭的怀抱。但现在，他那温柔甜美的妻子、让全院的人都引以为荣的儿子拉斐尔，以及那些娴静温顺的女儿——家人全都离他而去。战争把他们吞噬了。有些人已经平安抵达巴士拉，并给家人捎来了口信。谁知道呢，说不定伊利亚胡一家人已经葬身于前线的战火中，或被强盗们所杀。此刻的伊利亚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仿佛是被大火夷为平地的森林里仅存的一株秃树。他可不是无缘无故养成自言自语的怪癖的。而且他现在甚至滴酒不沾。

“你们谁闻过他呼出来的气？”

“看他瘦得都没人形了。好心的女人们给他端来饭菜，他总是眼泪汪汪地拒绝了。”

“不喝酒他就全身发干呢，跟他那该诅咒的儿子一个德行。夜里，他会像猫一样溜进厨房，从锅里偷东西吃。”

“你可真是坏心肠，多狠毒的女人哪。看看他怎么听你丈夫差使的，为了挣那么一点钱，跟个奴隶似的累死累活地干。现在，他差不多和耶胡达一样虔心敬畏上帝呢。还需要他做什么，才能让你相信？”

“我曾看见他直盯着托娅的屁股瞧。我曾听说他贪婪地望着你女儿米里亚姆那小胖肚子上的奶头直喘粗气。还有一次，他眼睛滴溜溜乱转，正好被我逮着他色迷迷地偷看我。”

“偷看你！”

“是的，偷看我。”娜吉亚挺着大肚子，骄傲地昂起了头。

维多利亚宁可相信母亲的说法。她也认为伊利亚胡不是在为家人难过。看到院子里的人这么快就把拉斐尔和他一家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维多利亚觉得心痛。当初，伊利亚胡从最初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后，总是坐在地下室门口呆望一切，于是维多利亚的父亲就在家族生意里帮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耶胡达的身体每况愈下，朱里·齐泰亚拉比也未能妙手回春。光是走到店铺里，他就已累得

精疲力竭。有些日子，胸口实在憋闷得厉害，他就只能在家休养。所以，当伊利亚胡应承下伊祖里的工作安排，老老实实地跟他去店里上班时，耶胡达甚感欣慰。

沙尘暴过后的第二天，院子里的人都因风沙和熬夜而两眼通红。耶胡达独自一人望着澄澈的天空，诚挚地向上帝感恩。他觉得疾病已离他而去，血液中激荡着的一股股活力让他满心欢喜。他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欢呼："愿我主之名永被称颂！"院子上空，枣椰树的树冠依然悬吊着。鸟儿们似乎并未发觉这树已死，继续栖落到枝叶间，在清新的空气中啁啾婉转。

男人们又走下地道，伊祖里再次用水罐堵住入口。"我们得跟努努家说一声，让他们找人来移走这棵树，"他说，"把光线都挡住了。"

"就这样也不错啊。"阿齐扎浪漫地说。

伊祖里笑了笑，戴上了那顶红毡帽。这时他看见托娅正站在水罐旁，用小脚搓着地板。他不明白为什么托娅那孩子气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也没多问。接着，他赞许地看了看娜吉亚凸起的肚子。丈夫关切的目光顿时融化了娜吉亚那颗因幻灭而冰冷的心，于是她带着难得一见的温柔轻声说："走吧，孩子他爹，帮我们挣面包钱去吧。如果有必要，别人会帮我去叫接生婆的。"

伊祖里出门去了，伊利亚胡拖着双脚，目光低垂，跟在后面，仿佛被一根隐形的绳子牵着似的。

阿齐扎坐在耶胡达身旁，逼他吃完一小碟苹果酱和一大块山羊奶酪。耶胡达戴上毡帽，仰起头对坐在二楼小毯子上的米甲说："愿上帝赐您健康，妈妈。我这就出门去了。"

"别出去了。"

"我感觉还好，非常好。"

"别出门，我的孩子。"折断的枣椰树冠几乎碰到了米甲的头。

宽大的树叶在微风中轻摆，仿佛一面驱蝇用的大扇子。

“今早我身体感觉可好了，妈妈。就像年轻的新郎官儿似的，精气十足哪。”

与阿齐扎目光交汇时，娜吉亚根本没想掩饰那丝讥讽。她对自己说，伊祖里做新郎官那会儿，兴许才那样吧。如今，阿齐扎的身形庞大到要侧身方可走上楼梯，说不定还会继续胖下去，直到胀得像个大气球。到了夏夜只能在屋顶乘凉睡觉时，也许人们只能用绳子把她吊到房顶上去。就让她现在像一头肥母牛似的在院子里安闲地晃悠吧。有一件事情是她永远不可改变的：伊祖里是伊祖里，耶胡达是耶胡达。

可在那一刻，阿齐扎心里想的却是托娅。本已心神不宁的她看见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人眼泪汪汪地站在地道口，看见她悲伤的样子，阿齐扎也觉得揪心。生怕托娅的这股哀伤会惹出事端，她还是决定提醒达胡德睁大眼睛，多加留意，约束好自己的妻子。

二楼的米甲依然苦苦哀求道：“今天就待在家里吧，耶胡达。”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啊，妈妈。”做儿子的执拗地说。

“上这儿来吧，孩子。上来和我坐会儿。”

耶胡达走上楼梯，可是刚爬上第八级台阶，就忽然觉得好像有只看不见的大手狠狠地揪住了他的心脏。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淌下来，他朝着面无表情的母亲渐渐弯下身去。从楼下望去，好像是母亲为了宽慰儿子，异常亲密地把脸颊贴到儿子的肩膀上去，所以楼下的女人们若无其事地看着这场面，丝毫未觉察出什么异样。接着，院子里突然回荡起一声可怕的叫喊，仿佛是从四面墙壁里发出的，而不是这位老母亲在哀悼她的头生子。那小毯子上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米甲的脸庞一动不动地扣在耶胡达的肩头，了无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做儿子的发现母亲已死，才发出了那声绝望的叫喊，接着仿佛回声般跟了

上来的则是娜吉亚在拱廊里的尖叫。

院子里的人一时吓得不知所措。在这里出生的也好，后面搬进来的也罢，大家都把米甲老太太看作家庭根基的化身，始终觉得她会超越人世代谢的自然定律，亘古长存。她已经见证了多少人的生生死死。是她坐在那块小地毯上，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跃动于院子里的生活脉搏。耶胡达对母亲的敬重更为她添了一道圣洁的光环。因此，他那声绝望的呐喊仿佛一道不祥之兆，预示着一场非同寻常的大灾祸的降临。女人们失声哀号，惊得年幼的孩子们像迷失的灵魂般也跟着母亲们哇哇大哭起来。循着哭叫声，邻居们纷纷跑来，旋即匆匆离去，好把这沉痛的消息告诉子女们和其他亲戚。阿齐扎撕扯着衣领，捶胸顿足，哭作一团。托娅急于表示与家人同悲，站在阿齐扎面前，小手攥成拳头，捶打着自己如花蕾初放般娇小的胸部。三个男人一齐抬开了水罐，早上才下去藏身的男人们再次走上地面。死亡，就像沙尘暴一般，使人获得对外界危险的免疫力。强烈的阳光下，以斯拉眨了眨眼。托娅一边捶胸，一边盯着他看。凑巧的是马塔克·努努和他父亲阿布达拉同时跨上院子的台阶，与死讯相比，冤家路窄似乎更令他们不安。阿布达拉故意回避儿子的目光，转而凝神望着已经倒伏在院子上空的枣椰树，默默地心疼着这棵昔日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大树，表情扭曲，双唇颤抖。为了排遣悲伤，他对耶胡达鼓励道："老兄，别老坐在那儿抱着她呀。离开点儿，让她清静会儿吧，死者已矣，愿她灵魂安息。"

米里亚姆搭在维多利亚的脖子上啜泣着，声音嘶哑。"我们还总是损你妈呢。可看她呀，因为奶奶去世，她在凳子上难过得一边惨叫一边打滚呢。"

真正的悲痛，维多利亚暗自思忖着，应该直到父亲回家才会降临到院子里来。谁都不忍心看到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伤心垂泪。

拉斐尔是不能来为逝者念祷文了，也许他也早已命丧黄泉，人们该为他祈祷冥福才对。米里亚姆抱着她的脖子，散发出悦人的味道。维多利亚的母亲则只是在装模作样，出于恐惧和嫉妒，像个遭人排斥却诡计多端的孩子一样使出那可怜的小伎俩。可话说回来，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在众人面前装腔作势地号啕大哭，的确不太像她的一贯作风……扶着米里亚姆的肩膀，维多利亚又朝母亲那边望了一眼。还没等米里亚姆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维多利亚就一把推开她，冲进拱廊里，然后又急匆匆地跑出院子到巷子里去了。

只看了一眼女孩脸上的痛苦神色，没等她开口，杰米拉就说："我的孩子，不用请我，我也会去为米甲哭丧的。"接着，她就砰砰地捶打起干瘪的胸部，连充斥着羊屎和鸡粪味道的污浊空气似乎也随着她夸张的动作翻腾起来。"不光我一个人，我还打算带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哭丧人，我们不会要你们一个子儿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我的小可怜。要等你们安葬好老人家，从墓地回来以后才成。"杰米拉也以哭丧为业，而且绝非一般哭丧人。就算死的是个骗子无赖，她也能泪如泉涌，凭借这罕见的本事，她已远近闻名。

"我来不是为这事儿，"维多利亚羞怯地说，"我妈快生了。"她忍住没说的一句话，则是院子里已经乱作一团，别人根本没注意到她。

杰米拉紧了紧头上的围巾，从长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鼻烟壶，掏出一小撮烟叶闻了闻，然后像匹马似的在阴暗的小屋里打了个响鼻。接着，她又用一根骨瘦如柴的指头敲了敲另一个铁皮盒子，取出一支香烟，走到厨房里，在灶台上点燃——她可不会为了点烟而浪费火柴。显而易见，这个老巫婆一直在费力地忍着笑。在伊祖里那受气老婆的双腿间接生出他种的种子，然后径直走到同一个院子中，边扯着头发哀号边指挥另外两个帮手哭丧，想到这场景她就乐不可支。不过，为了维护她作为知名哭丧人的声望，

她必须抖擞精神，调整到最佳状态，方可赶往死者的家。

如何打破哀悼者们强装出的平静，让死亡的意义顺着眼耳口鼻和每一个毛孔侵入他们的身体，直到最内敛的人也哀号得像只迷了路的胡狼一般？在这一方面，谁会比她更懂行呢？为了达到理想效果，她需要积聚和掌控体内的所有能量。有时候，她不得不捶胸顿足到鲜血直流。在哀悼的舞台上，人们曾听她自夸道，没有哪个女演员能拼得过她。但是这位米甲老太太，不管如何圣洁，始终不是一个在生命的春日里早早夭折的少妇，而且杰米拉对她的儿子们了如指掌——表情冷峻、举止傲慢、目空一切的贵公子们：从那些清醒冷静的眼睛里挤出眼泪来，可不是件容易事。而且如果那女人难产怎么办？娜吉亚的确像只母老鼠一样不停地做窝生崽，可有时候不幸恰恰就降临在这些多产的母亲头上，因此她很有可能会因娜吉亚那个用旧了的子宫而错过千载难逢的好戏。

维多利亚真想催促这巫婆动作快点儿。这会儿，院子里的女人们也许正气恼地认为娜吉亚在这当口生孩子纯属添乱。有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母亲，她这女儿也十分为难。凭直觉，维多利亚猜到了这老太太的难处，只好耐下性子等她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

恐惧终于占了上风。伊祖里，米甲最德高望重的儿子，总会在赎罪日前的清晨欣然起身诵读赎罪祷文，一天虔诚祷告三次，救济不幸者，并热心帮孤女物色丈夫。人们都称赞他是长着一颗善心的巨人。杰米拉却不信这一套。多年前，她曾有幸窥见了这颗善心的内核。有天半夜，他嫂子阿齐扎正躺在熟睡的丈夫耶胡达身边，却突然感到有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摸她，于是惊叫起来。伊祖里穿着长及脚踝的睡衣裤，像只来自异域世界的猎鹰，穿梭在黑暗的天际间，从一家房顶跃到另一家，跨过黑暗的小巷，悄悄降落在杰米拉的房顶上。接着他径直奔向杰米拉的儿子纳赫姆，一把攥住他的脚，将他从床铺上拖了出来，像收拾一只被绑的羔

羊似的把他夹到屋顶的栏杆旁。然后他把那男孩的身体吊在栏杆外，并开始摇晃。纳赫姆大声尖叫道："不是我干的，阿布－穆拉德，看在上帝的分上，真的不是我干的！"

"这么说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喽！"

杰米拉当时就躺在屋顶上，她意识到，这巨人正摊开他的心让她瞅个明白。伊祖里的眼里闪着异样的怒火，杰米拉这才明白，不管她怎么求他手下留情饶她儿子一命，都是枉然。于是，她胆战心惊地等待着那孩子从楼顶掉下去摔死。可伊祖里听到了她的啜泣声，从他紧咬的牙关间发出一声低吼。突然，她儿子的脸重新出现在星光下，只是已吓得面如死灰。伊祖里没说一个字，就把纳赫姆扔在了楼顶，然后匆匆顺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跑了下去。她听到他在黑暗中摸索着门闩，但最后还是撞开了她家的门才回到巷子里……

"我马上就来。"杰米拉对维多利亚说。

院子里已经乱作一团。人们刚把维多利亚的父亲和伊利亚胡从店里叫了回来。殡葬协会[1]派来的承办人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副反客为主的架势。一脸悲伤的米里亚姆和阿齐扎则忙着准备瓜果蔬菜和百吉饼[2]，供祈福之用。维多利亚再次看到母亲被冷落一旁，无人照看，甚至连父亲都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娜吉亚躺在拱廊里，因即将临盆而痛苦万状。每逢重要的庆祝场合——米甲的去世当然属于重要的庆祝场合，伊祖里已经习惯了看着阿齐扎统筹安排，而他的妻子则被推挤到屋子一隅。

对这家人了如指掌的杰米拉径直走进地下室，把窝在里面的伊利亚胡搀了出来。伊祖里还不明白当前的状况。他想到了这些

---

①犹太人社会中特有的非营利性殡葬服务组织，通常由当地的犹太教堂组建，负责举行特别仪式将死者的尸体清洗干净，包上白色的裹尸布，直至装殓下葬。

②传统的犹太硬面包圈。

逃兵役的人，于是下命令说尽量少用通往屋顶的楼梯——万一土耳其军突袭院子，他们才可以及时逃生。他见耶胡达脸色苍白，就发话说："你就别去参加葬礼了。"

"叫我不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就算让我赔上一条命，跟她一起下葬，我也得……"

"好了，冷静点儿。"怕哥哥的心脏受不了这份焦虑，伊祖里让步道。

与此同时，见杰米拉和维多利亚把他妻子带到地下室去了，伊祖里才恍然大悟。一瞬间，他不禁对妻子心生怜悯。即使此刻，在她就要生产的紧要关头，都没有人注意到她。为了不再愧疚，他安慰自己说，说不定这一胎又是女儿，只会给他的老年生活徒增负担而已。

日暮时分，人们又累又饿地从墓地回来了。葬礼上，其中一个挖墓人还兼做了搬运工的活儿。此刻，耶胡达正颓然倒在那人的后背上。厨房里飘来诱人的香味。床垫整整齐齐地靠墙铺好了，祈祷书也规规矩矩地摆成了几摞。大水罐被搬到一旁，杰米拉叫来哭丧的两个助手已在院子中央就位。在地下室的第一级台阶上踩灭了一支香烟，杰米拉从里面走了出来，坐在两个助手之间，用严厉的目光将窃窃私语的男女老少巡视了一遍，然后"嘘"了一声，听上去就像是银丝带在沙沙作响。

刺啦一声，杰米拉扯破了衣服的领口，人群中最后一丝低语也消失了。等两个助手也照她的样子扯破了衣服，三个女人张开手掌，有节奏地拍打起胸骨来。

衣服和拖鞋都是杰米拉精心挑选过。为了醒目些，她还专门把烟灰和煤粉掺杂在一起涂在脸上。虽然猛捆胸脯，她还是有些怯场。在为死者痛哭之前，她对自己说，我是对的，如果我错了，那就把我的名字和世人对我的回忆全都抹去。地下室里那个刚刚睁

眼的小东西说不定会来搅局，破坏巴格达最老到哭丧者的精彩演出。那个生性贪婪的小男婴。还没等杰米拉把他擦干，就迫不及待地趴到母亲的乳头上吮起了奶，那样子就跟快要饿死的苦修者似的。黑暗里，他的脸闪闪放光。他的头发厚得都该剪了。还有他的眼睛。娜吉亚那又老又破的子宫居然能孕育出这么美的孩子。而这个珍宝般漂亮的男婴初次被伊祖里抱在膝头时却正逢他母亲去世。杰米拉的两位助手已经扯散了头发,正尽职尽责地抓脸捶胸。她们一边像制革工人那样奋力挥动着膀子，一边偷眼看那三兄弟：伊利亚胡正坐着发呆，耶胡达则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她们完全不用顾虑；唯有伊祖里正庄重严肃地与旁人低语，举止得体，是刚把母亲安葬的儿子应有的状态，她们就把所有希望寄托到了他身上。等着瞧吧，杰米拉暗自说道，你们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灾祸在等着吧。当他发现地下室里妻子为他生下了什么，这个男人中的男人，这个只要一垂泪就能让整个院子的人都跟着心碎的当家人，很可能马上就把他死去的母亲抛诸脑后。

不过杰米拉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和助手们一起捶胸揪发。她们泪流满面，胸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旁边的观众却一脸漠然。好奇怪啊，杰米拉恼火地想，厨房里飘来的味道香得都能让死人活过来。这些坐在床垫和草垫上的男人，还有窝在这些男人身后的女人们——他们是来慰问死者家属的吗？全是一副垂涎三尺的贪吃模样。不过话说回来，也没什么好伤心绝望的，也没必要勉强作态。早在两年前，米甲就叫来她，为自己的后事预付了一大笔钱。不过死人就是死人，你可以安心地指望他们永不开口，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走漏风声的。没必要让两位助手知道预付款的事，而且如果伊祖里对她的表演还算满意，素以慷慨闻名的他说不定也会给她不少赏钱。对于耶胡达，她可没有多少期待。他太沉溺于自己的悲伤里，这种大圣人是不会考虑像

钱这样的俗物的。至于伊利亚胡，他自己就像盗墓贼似的，只有疯子才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沮丧中，杰米拉对眼前的观众满怀敌意。这些男男女女扬扬自得，就等着一会儿在酒宴上吃饱喝足，实在可恨。“哭哪，喊哪，扯头发呀。”杰米拉发现两位助手有些懈怠，就督促道。厨房里碗碟相碰的声音比她们的哭声还响。“这帮人是来吊丧的吗？”那位年轻的助手愤愤地说，“连摩西的手杖[①]都不能叫他们掉一滴眼泪出来！”这句话刺痛了杰米拉的心。

她的目光落在了以斯拉身上，这男孩的脸上仍有在地道里生活过的痕迹。因为用力捶打，托娅那裸露在外的胸部就像烤熟的栗子一般呈现出红褐色，引得以斯拉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只小狐狸精多半已经感觉到了那男孩正一脸憔悴地望着她的小屁股。此刻，杰米拉心里的那杯苦酒终于漫溢出来。她跳了起来，像块烧红了的烙铁一般怒气冲冲地叫道：“你们这群男女！”院子顿时静了下来。“刚刚埋了米甲回来呢。米甲都离你们而去了，还自以为是什么？就是因为她，你们从巷子里走过时，旁人才会对你们礼让三分。而今顶梁柱倒了，你们却舔着嘴巴就等着吃上一顿好饭。她的小毯子还没冷呢，你们就说说笑笑，像参加聚会一样开心。”

阿齐扎用一只沾满鱼腥味和芝麻油的手，抹了一把眼泪。托娅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处。耶胡达从床垫上坐了起来，仿佛突然意识到今天失去了母亲，于是把头靠在伊利亚胡那无动于衷的肩膀上失声痛哭。接着，巷子里前来吊唁的女人们尖声号哭起来，加入了哭丧者的行列。见大功告成，杰米拉开心不已。她朝身旁那位助手递了个眼色，那女人即刻僵成一块石头，紧接着用尽全身力气捶打前胸，频率越来越快，直到飞速挥舞的手臂让人眼花缭乱，她则瘫软在地，脑袋低垂，长发像一把黑色的大扇子披散开

①摩西是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领袖，据传他的手杖法力无边，曾在关键时刻将红海一分为二，为犹太人打通去路。

来。与此同时，杰米拉也继续捶打自己，几分钟后就全然沉浸其中，全无做戏的矫情。眩晕感让她的身体也跟着恍惚起来。她的哭声凄厉，仿佛发自一个饱受摧残的灵魂。

如果有人真能在痛哭流涕时开心地笑起来，那人就是杰米拉。

趁旁人没注意，伊利亚胡朝鼻孔里塞了些鼻烟。他那惊天动地的喷嚏声打破了哭丧者的魔咒。伊祖里环顾四周，见维多利亚满面春风地从地下室里出来。他知道这女孩曾多么依恋她的祖母。儿子，一定是儿子！他忍不住在心里发出胜利的欢呼。

翌日，哀悼变成了庆祝。连耶胡达都觉得不该破坏人们的好心情。伊祖里更是大喜过望。他把娜吉亚和新生儿接到玻璃房里，为了助她更好产乳，还专门派人不断送来糖果、杏仁和小蛋糕。吊唁者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祷告文和祈福文都严格依照犹太律法的规定诵读，伊祖里也尽职尽责地参加了每场悼念仪式，并忙不迭地回到摇篮边美滋滋地看着那皮肤白皙的宝宝。前面的几个孩子都不尽如人意，伊祖里就指望着这孩子能一一补偿之前的失败和缺憾。内心深处，伊祖里非常高兴地看到，除了拉斐尔，这院子里还没有出现过哪个有出息的孩子。这仿佛是对米甲子孙的诅咒，昔日盛极一时的家族正日渐没落。而现在，他确信，巴鲁克——他为这孩子挑选的名字——一定会让拉斐尔也黯然失色。

维多利亚沉浸在哀伤里。随着米甲的离去，院子里的生活也似乎失去了真实感。为祖母守孝的时候，维多利亚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在为拉斐尔哀悼。她没有参加庆祝活动，也没有与前来吊唁的宾客一同吃喝交谈。男人们祷告时，妇女和姑娘们必须退避一旁才是，而且维多利亚总是被叫去闷热的厨房，帮米里亚姆和阿齐扎准备饭菜。不过她喜欢待在那儿。炉火的亮光仿佛被漆黑的天花板吸收了，面对着熊熊的火苗，她想起了拉斐尔。此刻，她开始觉得，说不定拉斐尔一家人都在逃难路上被杀了。看着拉斐尔的父亲带

着副受苦受难的可怜相大吃大喝，直到肚子撑得滚瓜溜圆，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在众人喋喋不休的闲谈中，她多么怀念拉斐尔澄澈、睿智的声音。服丧期间，有一天，维多利亚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坐在了米甲祖母的那块小毯子上——还没有人敢把毯子收起来。她朝下望着那些愚蠢的男人坐在各自的垫子上，自以为是地闲扯着战争的话题。

阿布达拉·努努是家里的常客。米甲死后第二天，他就派了三个人来砍掉了那个倒落的枣椰树冠。他一边心疼这棵树，一边为焦虑所苦。他断定自己家已大祸临头，但很快又从担忧中恢复过来。显而易见，他很喜欢与前来吊唁米甲的宾客待在一起。阿布达拉的胡子修剪得干净整齐且染了色，穿着总是优雅得体，眼神也显得气派十足，唯有那张嘴有些怪异，就好像里面还藏着另一张嘴似的。维多利亚生来头一次看见假牙。阿布达拉时不时地提高嗓门说话，每到这时，他就会立即把指头塞进嘴里，把那些神奇的牙齿按回原位，以免落到腿上。他似乎毫不介意他儿子深更半夜也会坐在自家店门口的小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家那扇大门。妻子的过世和她的葬礼也未能对他产生丝毫影响。院里的人非常欢迎他的光临，因为他可是富甲一方。对于上帝垂青的人，谁敢妄加评判呢？阿布达拉与土耳其军官有些交情，总是知道一些有关战争的小道消息。这些一辈子从没看过报纸的男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听他把各种故事娓娓道来。就这样，到了第四天，阿布达拉刚咬了一口百吉饼，就似乎陷入了沉思。周围的听众正静悄悄地期待着下文。他挥了挥左手，示意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把右手伸进嘴巴，两排年轻的牙齿落在了手掌上。大人小孩都被眼前这神奇的一幕惊呆了。阿布达拉的鼻子也猛然间瘪了下去，紧贴着牙床骨。他用指甲盖把那副假牙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重新放回嘴里，然后才如释重负地笑了笑，继续讲故事："昨天我

妹妹汉娜跑来见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还满身的汗臭味。她儿子伊莱亚斯也被征兵了。你们知道，那可怜的孩子还有癫痫病呢，可他们居然一点儿都不介意。为什么把这当成坏事儿呢，我对她说。你是该和儿子分开，好好清静一会儿啦。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这个病人反而能在这个疯癫的国家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那疯女人竟然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就为了她那个人不像人、猴子不像猴子的傻儿子。我别无选择，只能到土耳其人那里打探消息。那些浑蛋居然告诉我说，伊莱亚斯健壮得像头牛，肯定能在蹬腿之前收拾几个俄国人。别问我在他们手上放了多少金子，愿他们不得好死，总之最后他们同意放那废物出来了。当我找到这位'杀敌能手'时，他正躺在角落里，流着口水，两眼无神，和死人差不多。那个笨婆娘，实在傻到家了，非要给自己的脖子套块大磨盘，何苦呢。"

坐在米甲的小毯子上，维多利亚还发现，以斯拉和托娅之间发生的已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望着那身形娇小的女孩和那天性活泼的男孩一步步靠近彼此，仿佛被某种隐形的力量驱使，维多利亚既伤心又同情。他们还不曾认真地向对方吐露心事，但那种渴望已无法抵挡。因为害怕好事者的眼光，他们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朝对方靠拢。阿齐扎正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托娅坚果般小巧的胸部，看到此情此景也并未做声。迄今为止，他们还不曾有过任何越轨之处，而且很难想象这两人会认真起来。在体态丰腴的阿齐扎眼里，小托娅充其量不过是只小蝌蚪而已，除了达胡德那样的变态者，没有男人会对她感兴趣。不过，等吊唁的宾客各自回家以后，阿齐扎还是建议丈夫说，绝不能铤而走险，逃兵役的男人们应该回到地道里去才是。穆拉德不住地点头称是，因为这突然的解放反倒让他不安起来。他帮父亲把水罐抬到地道口，然后自己走了下去。夜幕四垂，院子里渐渐黑了下来，托娅站在那里，手里高高擎着一盏防风灯，公然任泪水顺着她光滑的面颊流下来。以斯拉终于

反抗了。“我是不会再进那臭烘烘的地道的。如果他们来抓人，我就跑。如果他们抓到我，我也认了。”

从旁边看，伊祖里那架势仿佛是要上去把那男孩掐死。“你不是拉斐尔，也别想学他的样子。”以斯拉又踢又踹，想从伊祖里的臂弯里挣脱出来。伊祖里说：“再动一下，我就把你的骨头捏碎，你这小屁虫。”但那男孩没有憋得脸色发青。伊祖里的确是用一只胳膊套住了以斯拉的脖颈，虽然紧得令他难以挣脱，却也没有用力勒得他窒息。阿齐扎的心软了下来。显而易见，看到自己的儿子与伊祖里如此亲密地接触，阿齐扎备感高兴。维多利亚想起了以前的传闻。父亲这么做是对的，她黯然地对自己说。连拉斐尔都明白千万不要与她父亲争执到角力的地步。与她父亲对抗，以斯拉的胜算能有几成？以斯拉久久地凝望着灯火摇曳下托娅的脸，然后垂下了头，在那只曾威胁要捏碎他骨头的大手的搀扶下，回地道里去了。

一连几周，只有到晚上给躲在地道里的男人们送饭时，托娅才会打起精神来。白天，她蹑手蹑脚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倾听着什么。维多利亚猜想，那躲在黑暗中的男孩与日光下的托娅是否能用一种神秘的语言沟通，就像蝴蝶的私语。达胡德弹奏齐特琴的生意一落千丈，哭丧者和犹太教堂里圣诗诵读者的活计却越来越多。达胡德前妻所生的女儿和两个儿子目前与他们的奶奶同住，终日忍饥挨饿。为了挣得微薄的收入，达胡德也像伊利亚胡那样为伊祖里主持的家族生意帮忙。因为连年的战争，这份家族产业也濒临绝境。那段时间，达胡德的床上也不见有动静。有时候托娅会在楼下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为她永远都不会有的宝宝唱起摇篮曲。

阿齐扎的心里有比以斯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为米甲服丧期间，很多女人登门吊唁，这个机会她好好利用了一把。米里亚

姆胸部丰满，子宫成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场战争残酷地吞噬了多少男人，要是等到战争结束再谈此事，简直是罪过。与其让这水灵灵的果子白白谢掉，还不如冒一冒险，从哪家的地道里钓上个男人来，或者把她嫁给一个残废或者有钱人来得好。几个媒人已经来过，并颇为老练地把米里亚姆仔细打量了一番。米甲家的社会关系广泛，加之还有迹象表明这孩子的父亲会留给她一笔可观的嫁妆，米里亚姆身价倍增。即使如此，新郎候选人也没有在门外排起长队，因为符合条件的男人寥寥无几，时隔很久才能找到几个差强人意的。

维多利亚几乎忍不住想上前抓住伊利亚胡的肩膀，狠狠地摇晃他几下，然后命令他站出来为自己的儿子说句话：三兄弟不是早就约定好了，待到时机成熟，拉斐尔应该在米里亚姆和维多利亚之间选一个做妻子吗？她把米里亚姆拽上房顶，气愤地说："就这样算了吗？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把他当成死人给埋了？你怎么知道他就不会回来呢？"她实在不想去看米里亚姆的表情，于是低头望着阿布达拉·努努家房顶上那棵倒伏的枣椰树留下的空窟窿。米里亚姆也把头别开，望着远处那总是笼罩在一片烟尘中的地平线。"维多利亚，很抱歉跟你这么说，"她坦言道，"拉斐尔已经决定好了。他选了我。"

维多利亚觉得喉头发紧。她拼出所有力气，让自己注视着房顶上那个空洞，并对自己说，如果阿布达拉不想自家房子被淹的话，就应该把那洞填好。

"他答应过，只要在巴士拉安顿下来，就会派人送来订婚戒指。他们走的那天早上，他和我爸妈都这么安排好了。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戒指却没送来。他已经死了。"

两个女孩默默地哭了起来。维多利亚紧靠着栏杆。她不想让米里亚姆碰自己。

12

清新凉爽的空气略微减轻了她的疲劳。饥饿的刺痛感已变模糊，有种味道把她带回童年时光，让她眼前再度浮现出当年那个总是懂得如何在痛苦与甜蜜之间小心度日的女孩——这种奇特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还要穿过两座市场、五条小巷和两个广场才能到家。她贴着墙壁朝前走，尽量避开油灯微弱的光亮而与一片片黑暗融为一体。大街上，供电系统早就铺设完毕。在繁华的巴特文郊区，这些神奇的电灯正把强光洒在别墅之间宽广笔直的路面上。从犹太人聚居区搬到那里的犹太人将棕榈树林全部买下，并动手造了房子和花园。如今，他们的家园已是鸟语花香。疯女人，几个小时前还打算跳河自尽呢。丈夫已经远去无踪，生死未卜，自己肚子里却怀上了不想要的孩子。还不知道下顿饭从哪里来呢，居然还想象着要离开母亲，有间自己的屋子，不管有多破旧——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白日说梦。可是此刻，虽然自知是疯狂的想法，她却感到绝望深处正被一丝笑容照亮。她对自己说，总有一天，她会在那个富人聚居区拥有一幢房子，从地下室到屋顶阁楼全都属于她自己。她一定是疯了。甚至连她父亲在最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都没敢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但是，即使她不情愿地感觉到腹中胎儿在慢慢长大，那股憧憬的笑容却执著地在她心底荡漾开来。

不久，几滴水从一根晾衣竿上落到她身上，惊扰了这番美梦。维多利亚迅速跑到巷子对面，可是那边也在滴水。她突然想到今天是周四。但犹太人的洗衣日是周三才对。而且，在这片日照充足的土地上，头脑清醒的女人是不会晚上晾衣服的。恐惧感袭上心头。她已经走进了充满各种隐秘力量的黑暗国度，某种东西正在戏弄她。按捺住惊恐，维多利亚壮着胆子抬头望了望夜空。一片片屋顶几乎交叠在一起，狭窄的一线天空里，没有一颗星星在闪烁。是不是雨滴呢，她猜测着。这座城市依傍着一条大河，水量丰富，因此这里的居民不仅不喜欢雨，反而觉得它是讨人厌的东西，甚或是种危险。此刻，为了驱除恐惧，维多利亚紧紧地抓住那种憎恶感。但是雨中清新的空气仿佛涤荡了她的灵魂，正是空气中这股新鲜的雨味勾起了她甜蜜的儿时回忆，也唤起了在巴特文区购置房子的梦想。希望的火花，就像火灰余烬，久久不灭。

与此同时，她提醒自己要高抬起头，因为此刻已经从小巷里出来，进入一片空旷的广场。两座茶室里灯火通明，灯光刺穿黑夜，照亮了这片空地。说不定会有人放下茶杯和水烟壶，转而从追逐中取乐。或许她应该佝偻起肩膀，悄悄溜过而不引起旁人的注意？雨越下越大，她终于安全地穿过了广场。下雨至少有一个好处：让男人们冷静下来。她的心头再度闪烁起那份不合理的喜悦。

不，人生本来就不是被常理掌控的。当她还是个小女孩，人们的生活更是与常理相悖甚远。漂亮的巴鲁克让她父亲喜出望外。白天在店里，他如坐针毡，焦急地等着天黑好回家看看那面如满月的小宝宝，一边抱着他绕院子中央的水罐转来转去，一边像个多愁善感的女人似的轻声念叨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可爱，我的宝贝。"把儿子抱在怀里的时候，伊祖里就会全然忘记了托娅的存在。这个小女孩已经收拾起儿时的玩具，完全不理会身为人妻的种种义务，久久地伫立在那个大水罐旁。偶尔，鸟儿扑打翅膀的

声音会吸引她抬头仰望天空，不过她总会马上低下头来，继续聆听地下的响动，希望能听到从那里传来她期盼的声音。

看见托娅的眼神，娜吉亚惊恐万状，大声警告说："伊祖里，你怎么能抱着孩子绕着那疯女人转圈啊。"说着，她撩开裙子，朝自己的乳房上吐了口唾沫。绕着另一个人转圈的人注定要在赎罪日成为那人的替罪羊，就像在那人头顶盘旋的鸟儿一样遭受厄运。依照传统的做法，娜吉亚匆匆跑到院子里，朝伊祖里和他的小宝贝身上撒了一把盐，以便驱邪避凶。看见伊祖里这么开心，娜吉亚也自豪不已，甚至连之前让人难以容忍的暴戾脾气也缓和了许多。伊祖里总是爽朗地大笑，把巴鲁克抛向空中，感谢上帝，丝毫不理会拱廊里媒人们的窃窃私语，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亟须物色一个丈夫。或许他没有忘了女儿，只是比较冷静和现实而已。男人仿佛霜冻期的苍蝇，已经所剩无几。就连米里亚姆，虽然她的父母承诺了丰厚的嫁妆，虽然她的家族声望显赫，虽然她体态丰满、美得无可否认，却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媒人们提到了一个小麦商的名字，他和阿布达拉·努努一样老，却舍不得给自己光秃秃的牙床板配一副神奇的假牙。还有人推荐过一个宽肩膀的年轻人，夸耀他家多么富有，可是稍加打听就发现那人是梅毒患者。另外还有一个鳏夫看上去颇有希望,膝下没有儿女，又正值壮年，但却没有被土耳其人征走，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可疑。果不其然，虽然他的眼睛明亮如孩子一般，其实已几近失明。此外还有两个贪恋嫁妆的无赖汉也立即被拒绝了。

诚然，这座城市布满了精心挖设的地洞，藏身其中的男人的确是可供挑选的理想对象，但是女人这么多，有哪个神志正常的单身汉会冒着生命危险专程登门求亲？他们又想起了拉斐尔，不禁为他难过起来。一个勇敢无畏的男子汉。即使没有嫁妆的诱惑，具有他这种优秀品质的男人也会为了米里亚姆的丰乳肥臀而与一

个帝国对决。不过老实说，大多数父母都不会特别青睐拉斐尔这种人，他们宁可挑选一个勤勤恳恳、胆小怕事的人做女婿，这样的人才活得长久。米里亚姆一直默不作声。虽然有关新郎人选和婚礼的话题让她兴奋不已，但当人们提到维多利亚的哥哥穆拉德，并把他看作理想人选，觉得他既无婚配又和拉斐尔一样符合条件时，米里亚姆惊得大叫起来，然后成晌地哭着。娜吉亚跳出来，用她那别人都学不来的乖戾腔调为儿子声辩："她都跟妓女似的馋得口水直流，那地方都憋得火烧火燎，等不及了。那又掉什么眼泪呀？好像我儿子让她觉得恶心一样！"

几天后，娜吉亚正坐在院子里，冲着巴鲁克直笑。小家伙睁着眼睛，躺在她的膝头，他的存在完全依赖于他的母亲。喜欢娜吉亚身体味道的人，恐怕世界上也就只有他一个了。他久久地望着娜吉亚的脸，这让娜吉亚确定，这宝宝一定在用他的神秘语言告诉她他有多爱母亲。她立即担心冒犯了邪恶之眼，却又恰好看到托娅靠着水罐坐着，就像一个孩子因为丢了所有玩具而满脸失落。显然，这个毫无女人特质的可怜虫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宝宝。当初她兄弟到底为什么会想娶她为妻呢？一定是托娅的母亲，或托娅自己，对达胡德施了魔咒，让他着了迷——即使现在，他已被迫放下齐特琴，像个可怜的奴隶一般去帮忙打理家族生意，仍会在一周中的某天给托娅买来贵重的水果。即使此刻，当她眼神迷离地靠在水罐边，手里还拿着桃子和香蕉。那可是香蕉啊！娜吉亚这辈子，就连现在她帮伊祖里生了个人见人爱的小宝宝，他都从不曾为她买过香蕉，而那个小傻瓜居然拿在手里，连吃都不想吃一口。别的女人传言说托娅深爱着藏身地下的以斯拉，娜吉亚虽有所耳闻，但她不相信爱情，也无法理解有人居然会为了爱情，连看见香蕉都勾不起食欲。"快起来，"娜吉亚对着那个她应以姑嫂相待的小女孩，厉声呵斥道，"去市场买些东西，帮我那可怜的

兄弟做点儿饭吧。别人倒省事儿，病了就躺在长椅上养着，他却在那儿累死累活。回到家，连顿现成饭都吃不上。”

阿齐扎在拱廊里给媒人斟上香甜的玫瑰茶，正巧听到娜吉亚的话，不由得发起火来。“累死累活！他该感激耶胡达和伊祖里才对。要不是因为他们，达胡德早就跟头驴一样在垃圾堆里拣西瓜皮吃了。在店里干苦累活儿，能进去那店门就该知足了！里面卖的是绫罗绸缎，只要张一下嘴，就有茶喝。不但饭菜好，中间还有点心吃！”

托娅完全没在意。她偷偷地用指甲挠着地板，也许他能听见，也许他能感觉到她在这儿。接着，她把桃子贴在一侧脸颊上，把香蕉贴在另一侧。晚上，人们把水罐挪开的时候，她就能把这两个水果递给他。她吻了吻水果的表皮。要是她能爬进这桃子的内核，在以斯拉的肚子里躺一夜，那该有多好啊。

“跟你说了，快走开。”

女孩的眼睛里，泪水涌了上来。“我怎么碍你的事了？”

“就你那副样子，你这小狐狸精。宝宝还饿着，却被你害得不肯吃奶了。”娜吉亚边说边挤了一下孩子碰都没碰的乳房，蘸了点乳汁放进嘴巴，却也不能确定是不是馊了。“你这小骚货！小不点儿，偷偷钻哪儿都行。你在我饭里放什么了？居然给我的奶里下毒！”

“我吗，阿姨？”

“我不是你阿姨！”婴儿吓得哭了起来。“听听！听听你对宝宝干的好事，你这小罪犯！滚开，快点儿滚开，”娜吉亚一边大叫，一边用力捶打草垫，“你要害死我儿子啊！”

托娅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水罐，像片忧愁的影子悄悄掠过院子，消失在她房间的麻布门帘后面。

拱廊里，那位媒人咂着嘴巴，以示对茶水相当满意。阿齐扎

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就等着眼前这龌龊的家伙张口，心里却未抱任何希望。每每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的那股热情已经渐渐消退。起初，她还自信地以为提亲的人会蜂拥而至。米里亚姆就坐在她身旁，聪颖能干、热心助人、温柔体贴的小美人，外带丰厚的陪嫁。奇怪的是，落空这么多次了，米里亚姆自己倒不觉有何羞耻，也不见心情低落。这女孩真是个谜。阿齐扎看得出来，从一个媒人到另一个媒人，米里亚姆愈发激动起来。对这些新郎候选人的描述，甚至包括腿瘸的、上了年纪的，都能像黄色故事一样激发起米里亚姆的无限想象。耶胡达也在场，正躺在拱廊的长椅上，右手扇风赶着周围的苍蝇，左手捂着胸口。那天早上他病休在家。战争、战死的男人、生孩子的女人、生意、他那躲在地道里的儿子，还有他女儿那急需男人抚慰的身体——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院子里的人已经开始嫌弃他那饱受病痛折磨的羸弱身体。这些薄情寡义的人。一方面，他们旁敲侧击地说他是为了受人宠爱而故意夸张自己的病痛，另一方面又打发他完全在家休息。朱里·齐泰业拉比送的护身符、开的油腻腻的药方子都无济于事。他母亲多幸运啊，没遭一点儿罪，一秒钟的工夫就魂归造物主了。对死亡天使的恐惧，已经袭上他的心头。

“听我说，阿布－以斯拉，”媒人用被玫瑰茶浸润了的甜嗓子说道，“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

微笑！在耶胡达看来，米里亚姆说不定会嫁给一头骆驼，甚或是那个成年累月穿着厚大衣，像只老鼠般在黑洞洞的巷子里乱窜的萨尔曼。微笑！有段日子，他连登上几级台阶回卧房的力气都没有。每上三级台阶，他就得坐下来，像只蜥蜴一样张大嘴喘粗气。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差点儿也跟着断了气。阿齐扎还盘算着把米里亚姆的婚礼大办一场，可他哪有力气去应付？闹哄哄的酒宴上，谁会关心他是不是已经死到临头、气息奄奄？万一就

在新郎官抱起米里亚姆处女之身的当口，他的心脏恰好停跳呢？这一切实在毫无意义。

维多利亚尽量不去记恨已经忘了拉斐尔的米里亚姆。过了一阵，她意识到自己是在嫉妒她，但并不引以为耻。为了那团刚刚降生、整天只知道哇哇大哭的小肉球，她的双亲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她逃进了闷热的厨房，这样就不会听到媒人们的喋喋不休了。为什么她那么希望锅里咕嘟作响的汤水和当啷啷直震的锅盖全都安静下来？待到托娅拿着桃子和香蕉从院子里逃开，维多利亚再也按捺不住了。她脸颊发烫，汗水直流，在紧箍着大腿的小裙子上抹着手，满脸堆笑，坐在了拱廊边的小板凳上。

“他多大？”阿齐扎问。

深谙说媒之道的人可不会随便透露细节。“就像你女儿一样，像朵春花一样嫩呢，”这位婚姻介绍人用下巴朝米里亚姆的方向指了指，“这么多的嫁妆，还有这么好的家教！我怎么会给她说个发霉的老丈夫呢？”

“不是在打仗吗，”阿齐扎马上朝那女人泼了盆冷水，“我们家的财力也损失了不少。他到底多大了？”

那媒人的眼睛里亮光一闪，连那只得了白内障的右眼也不例外。虽然下巴上长着三颗带毛的黑痣，嘴里只剩几颗大金牙，这女人却透着一股让人恶心的妩媚样。“二十一岁！”

经验丰富的阿齐扎还是保持谨慎。“求老天可怜可怜我们吧，他是瞎子还是瘸子？”

“上帝啊，这事儿可千万别发生！”那媒人扇着衣领，露出的双乳依然美丽诱人，着实让人吃惊。耶胡达神情恍惚，丝毫不为所动。似乎是为了故意跟他这冷漠劲儿作对，那女人说道：“身子骨儿强壮结实，腹肌坚挺，保证让女人快活。”

阿齐扎没有继续追问这媒人从哪儿得来那位候选新郎腹肌的

情况。“土耳其人可不会把那样的男人留在地上。”她说。

“他们就是放过他了。有天使保护他呢。‘长命百岁’几个字就写在他眉毛上。你能给多少钱？”

阿齐扎清楚，这只是讨价还价的开始。“二十个金币，”她开了价，“当然还有必需的衣服，再加上按惯例陪送的家具。”

“那可不是钱，可配不上我推荐的这位年轻小伙儿。”

媒人的自信让阿齐扎有些动心。“他是干什么的？”

“铁匠。”

“异教徒的行当。”

“他有自己的店铺，而且生意红火着。”

“他的脸膛一定黑得像煤灰，头发里一定满是煤烟味儿。不了，谢谢。我把女儿养这么大可不是让她呛死在煤烟里的。”

“也许你不知道吧，有脑子的犹太人正开始考虑这些行当呢。世界在变，乌姆－以斯拉。要我说，一百个金币，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那等他好好洗个澡，让我们瞧瞧他的脸长什么模样再谈。”

媒人露出几颗金牙、咧着大嘴笑了起来。“明天太阳下山以前，他会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你们双方都能把对方相个够。”接着，像个变态的家伙以折磨尸体为乐似的，那女人又朝耶胡达露出双乳，接着说道，“唯一的要求，就是等他们来时让她躲开。”

“维多利亚？她是米里亚姆的堂妹。”

媒人用手指头抹了抹下嘴唇，连这姿势也充满了挑逗之意。“你知道，男人的眼睛总是乱溜达，有时候会盯住不该盯的地方。他们明天来可是为了看你女儿，乌姆－以斯拉，不是看别人家的姑娘。”

阿齐扎觉得受到了羞辱。“米里亚姆，给我站起来！”她大吼道，“看看她这身材。睁大你的眼，包括患白内障的那只，给我看清楚。”

她决心挫一挫那龌龊女人的气焰，让她安分点儿。直到此刻，阿齐扎都压着怒火，就当没看见那女人的放肆做法。可这也太过分了。居然丝毫没注意到米里亚姆那丰满的身材，反而暗示说皮包骨头的维多利亚会构成威胁……

那位久经沙场的媒人立刻缩了回去，守着本分。"我看见啦，乌姆－以斯拉，我看见啦。但是有时候命运就是瞎了眼。有一次，我把一个大美人推荐给一个富商，可男方硬是看上了院子里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姑娘，最后，他就把万贯家财放到了那瘦姑娘的细腿上。所以，最好是维多利亚不在场，到时候，我也会帮她物色一个的。总会有人选的。她是谁家的，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了？"

"哦，女人，她是伊祖里家的姑娘。"

那媒人拍打着胸脯。"哦，愿我的舌头烂掉！哎哟，我真是眼瞎了！见谅啊，孩子。伊祖里家的姑娘……哎哟，愿我埋在没人认识的荒坟里。维多利亚……"

可是维多利亚早已逃进了厨房。

第二天，家里乱成一团。娜吉亚没注意到宝宝的情况更糟了。托娅又坐在水罐边上，像只小甲虫一样默不作声。这一次，她手里攥着两个大石榴，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她把它们在自己的小乳房上搓了搓。为了迎接前来相亲的男方家人，院里的人正忙着准备。节日里才穿的衣服从箱子里拽了出来。维多利亚也被这股兴奋劲头感染，和女人们一起打扫院落和拱廊，擦拭桌椅和长凳。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娜吉亚抱着生了病的宝宝，被人们赶来赶去，于是她恶狠狠地抗议起来。托娅踮起脚尖悄悄地走路，生怕有人觊觎她的石榴。达胡德在这院子里的地位不稳，她很容易就成了受人攻击的靶子。快到晌午时，托娅壮着胆子大声说："也许我们该把以斯拉叫上来，让他跟他妹妹一起高兴高兴。"娜吉亚一脸厌恶，阿齐扎则实在憋不住，善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维多利亚！"还有一个小时那些贵客就要登门了，米里亚姆却绝望地在楼上叫了起来。

维多利亚慌忙跑上楼去。米里亚姆穿着一条崭新的绸缎裙子，这是她母亲为她准备的嫁妆之一。她的眼睛化了妆，嘴唇也涂红了。维多利亚羡慕地看着美轮美奂的裙子。她的父母可是连件寒碜的睡袍都没帮她做过。

"我害怕，五分钟就会尿一次。万一他们叫我出去见人的时候，我正好想尿，可怎么办啊？"

"你可以憋住。"维多利亚笑着说。

"你太聪明了！"两个女孩大笑着抱在了一起，维多利亚又闻到了堂姐身上悦人的香味。那一刻，她实在太爱米里亚姆了，不禁嫉妒起那个马上要占有米里亚姆的男人来。

男人们收工回家后没过几分钟，那人就在一大堆亲戚的簇拥下来到了门口，其中包括他父母、兄弟姐妹、三个长着鹰眼的姨母，再加上几个来混吃混喝的叔叔伯伯。那媒人在前头领路，一边窃笑，一边挤眉弄眼，好像根本不把这郑重的场合放在眼里。

新郎和他的三个姨母却一脸严肃。他们就像是突然被请来出诊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坐了下来，并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脸上长着眼睛，根本不在乎那满桌子的食物和无聊的闲扯，倒宁可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等待米里亚姆登场。维多利亚没听从媒人的警告，正帮忙把点心摆上桌。此时，她的嫉妒之心变成了厌恶之情——那男人不高也不矮，样貌里既有维多利亚父亲的高傲自大、伊里亚胡的冷酷自私，又有耶胡达的自以为是。搬运工、油漆匠、木匠，维多利亚认识不少以干苦力活儿为生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只能勉强糊口，但举手投足都谦恭有礼。可是这个匠人，或者铁匠，随他自称什么，似乎仗着口袋里有几个闲钱就傲慢起来。他的指甲乌黑，眼睛里却闪着寒光。媒人的话不假，他的确非常年轻。

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正在土耳其军溃散的前线上战死，或在地下的藏身处发霉腐烂，但他的眼里却不见丝毫恐惧。那不是阿布达拉·努努自吹自擂的大胆，也不是拉斐尔反抗权威的无畏。是另外一种感觉。看他胡子修剪整齐，当时谁也不会猜到他甚至比耶胡达伯伯更虔心敬神。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与耶胡达敬畏的上帝相比，他心中的上帝更富决断力、更务实、更讲求效率。正因为有了那个上帝，他才如此自信。那个上帝把他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拯救出来，直到那个国家像座扑克牌搭起来的房子一般崩溃。三十五年后，当以色列迫使他的同龄人纷纷跪地臣服，让他们这一代人从迷惘陷入精神支柱彻底倒塌的境地，他却拒不低头，依然保持着素有的自信和自重，甚至放下铁锤和砧板，拿起圣书，勤奋研读，直至换上黑帽、黑衣和黑鞋，获任拉比。当别人都被碾成齑粉，他却春风得意，在这个新兴的国度里找到了一席之地。

而回到遥远的过去，在登门求亲那天，坐在拱廊里昂首俯视整个院子的他就已经是傲气十足的模样，仿佛事先知道了此后四十年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他。

耶胡达镇定自若地从楼上下来，银髯飘飘好似先知，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跟在他身后的阿齐扎则挤着肥大的身躯，勉强侧行于楼梯上。终于从楼梯口挤出来，她的脸上洋溢起胜利的微笑。接着，女宾客们伸长了脖子，男宾客们攥着膝头的毡帽，惊叹于眼前的景象：楼梯侧壁仿佛成了一个相框，那画中人美得仿若奇迹中的奇迹，随着丝绸霓裳的飘动沿着台阶翩然而下。手镯、脚链和耳环叮当作响，金项链和钻石发饰闪闪放光，全都披挂在一个丰满紧致、柔滑香暖、魅力无限的少女胴体上。男女众人都忘了尴尬，惊愕地呆望着她。可是未来的新郎眼睛都没眨一下，不愧是个遇事冷静、长于算计的商人。打铁的活儿给了他满身的结实肌肉，冷酷的表情让脾气暴躁的粗人也惶惑不安，有了这两样

武器，他才按捺得住感谢上帝恩赐的冲动，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双方当场成交。

耶胡达生怕这奇迹从指缝中溜走，又怕自己那颗憔悴的心脏添乱，因此没兴趣与对方讨价还价。条件折中到七十个金币时，他就马上同意了。这个每日都和死亡天使对话的男人带着谨慎的笑容，服从了男方家长的要求，并且附送了几件价值不菲的嫁妆，如铜制双人床架和外带两面镜子的衣橱。

宾客和家庭成员互相道贺，一边剥壳吃着杏仁，一边斟着亚力酒[1]，好不热闹。嘈杂声却被伊祖里的一声大吼镇住了："你这笨蛋，孩子快死了！"

娜吉亚又惊又吓，脸孔扭曲起来。她从丈夫身边爬开，拖着身子，左手撑地，右手把巴鲁克紧紧搂在怀里。吃惊的客人走出拱廊，围拢过来想一探究竟。伊祖里两眼冒火，大喝道："走开！马上离开这房子！我儿子躺在这白痴的怀里马上就要咽气了，你们谁也不许在这儿看！"

阿齐扎送客人到门口，不仅满脸赔笑，还拿着满把糖果，低声承诺说周六晚上就能举行订婚仪式。与此同时，她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伊祖里。与那婴儿相比，阿齐扎更担心伊祖里。宝宝们降生于世，又夭折而去，命运无人能改。但伊祖里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生死关系重大。维多利亚无助地望着父亲朝母亲俯下身去，仿佛要用他那双巨人般的大手把她拧碎。娜吉亚和维多利亚惊叫起来。耶胡达那撮银色的山羊胡像片奇特的屏风，插在娜吉亚和他暴怒的弟弟之间。"别再折磨这可怜的女人了，"他低声劝道，惊恐得声音发颤，"她也正为这孩子伤心呢。"

"我不会碰她的！"伊祖里吼道，"我只想把孩子抱开。他快

---

①一种烈性酒，由椰子汁、糖蜜或枣酿制而成。

死了，我告诉你。难道没人明白我说的话吗？”

好似宝宝能帮忙挡住丈夫的激愤，受尽折磨的娜吉亚紧紧抱住那小家伙不松手，并大叫道：“是她，她！我跟你说，全是那小骚货的错。”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小托娅。即使达胡德叫她离开水罐，她也像个孩子般执拗地耸起肩膀，不肯离开。达胡德猜到了几分内情，便责备起妹妹来：“你生来就是头蠢母牛，死时也是个疯婆娘。她哪里得罪你了？只不过坐在那儿而已。”

娜吉亚满面泪痕，仰脸看着丈夫。“早上醒来的时候，宝宝还像只小鸟一样活泼呢，”她情绪激动，谎言一出，自己立刻就相信了，“吃奶吃得可欢了，睡觉也安生得像个天使，直到那小泼妇邪恶地看了他一眼，情况就不对头了。她嫉妒得要命，因为她自己不会生育。”

“你在说什么，不会生育？”她哥哥反驳道，“她连月经都没有呢。”

“说不定她一辈子都不会有，那个整天发情的小骚货。她会永远这么干巴巴地空着肚子。所以才害了我的宝宝。”

“站起来！”伊祖里对托娅吼道。

托娅像只小虫子般为求生而蜷起身子。

“伊祖里。”达胡德乞求道。如今像个穷亲戚似的寄人篱下，他也自知位卑言轻。

“别让我看见你。”一家之主冲他发作道。

仿佛被风吹走的云彩，达胡德立刻闪到一旁。伊祖里的影子落在了托娅身上。惊恐中，托娅突然用小拳头猛砸水罐，大声呼救道：“以斯拉，以斯拉，快出来啊！他们要杀了我！”

伊祖里吃了一惊，立在原地。阿齐扎怒斥道：“离我儿子远点儿，托娅。这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伊祖里一手掐住那孩子花茎般细弱的脖子，要不是还残存一点点理智，他肯定会使足劲一巴掌把她打死。小女孩昏了过去，与其说是因为疼痛，倒不如说是惊吓。达胡德直跺脚，绞拧着双手，像女人般啜泣起来。伊祖里从水罐里兜了一捧水泼在托娅脸上。女孩睁开眼，看见伊祖里俯身盯着自己，不禁惊骇得尖叫起来。

“我跟你说了，”娜吉亚喊道，“我跟你说了。看她嘴唇上的白沫。看她的眼睛。”

“你到底对我儿子做什么了？”伊祖里质问道。

小女孩吓得哑口无言。

“我现在该怎么办？”伊祖里转身问阿齐扎。母亲过世后，这院子里他最敬重的女人就属阿齐扎了。

阿齐扎对托娅心生怜悯。“由她去吧。她丈夫说得没错。她这么小要孩子干吗呢？犯得着害你的宝宝吗？”

“阿齐扎！”伊祖里坚持道。

阿齐扎明白，必须做点儿什么才行。“把她的尿涂在那孩子身上。”

托娅像只受惊的小鸟逃到屋顶，威胁说，如果他们胆敢当众做出这种事来，她就跳楼自杀。大家既焦虑又怜悯地望着她，生怕羞耻感真的会战胜她对死亡的恐惧。但伊祖里的声音和眼神终于震慑住了托娅。他站在院子中央，命令道：“托娅，下楼到我这儿来。”

托娅一声不响地下了楼，伊祖里上前一把拎起她，送进她的卧房，她这才大哭起来。他让三个女人陪着托娅待在屋里，自己则走到外面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不管女人们怎么哄劝督促，托娅就是尿不出来。最后，眼看着儿子快死了，伊祖里耐心耗尽，回到屋里，冲着托娅的脑袋就是一顿痛打。院子里，达胡德跺着脚喊道：“野人，你们全是野人！”

半个小时后，托娅终于尿了出来。

太阳西沉，天际染成了红色。不久，依稀传来了大炮的轰鸣。紧接着，一场风暴袭来，摇撼了整座院子。

阿布达拉·努努敲着门，像个先知一般宣告道："英国人打败了土耳其人，明早他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得救了，犹太人，我们的儿子都安全了。"

片刻之后，那婴儿死了。小小的身躯上沾满了尿液。伊祖里和妻子一齐放声痛哭。半夜，顶着猛烈的沙尘暴，达胡德和托娅出了门。阿布达拉·努努收留了他们。

早晨，风暴渐弱，尘埃落定，他们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英军来了，就像梦中的人物，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睫毛上挂满了沙子。他们没有像一般的侵略者那样破门而入，洗劫商店或强暴妇女。他们甚至没有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因为已经疲惫至极。犹太人似乎预感到，数世纪的黑暗岁月即将结束。年轻人从藏身处走了出来。男女老少拥上街头，欢迎他们的大救星。

举世欢庆的气氛中，伊祖里埋葬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儿子。他为儿子守了一天半的丧。他的悲伤，就像暴怒一般，转瞬消失了。娜吉亚穿着丧服，独自体味着丧子之痛。阿齐扎不管不顾地说："婚期可不能延迟。庆典会如期举行。"

果真，周六晚上举行了订婚仪式。院子里的人都渴望着好好放纵一回。伊祖里喝了很多，虽然没到酩酊大醉，但也足以模糊掉院子中央身穿蓝色丧服的妻子那张哭丧脸。

"哭够了吧，"阿齐扎责备着她，"每逢大喜的日子，你就是喜欢搅和。"

一身蓝衣的女人狠狠地叫道："我的奶胀得我难受死了，你们却在那儿大吃大喝，笑个不停。我儿子死了。"

"伊祖里。"阿齐扎劝丈夫的弟弟来管管他妻子。

“一边儿去，”那做丈夫的发话说，“到楼上去哭吧。你这辈子就是哭的命。”

维多利亚和母亲一起抹着眼泪，却不敢顶嘴，生怕旁人说她是嫉妒堂姐的好事。米里亚姆神气十足地戴上了米甲的所有首饰。自打米甲去世后，这些首饰就不见了踪影。

以斯拉是个真正的男人：抽烟像个男人，喝酒像个男人，悲伤起来也像个男人。他剃了胡子，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举目四望，搜寻着托娅的身影。他好像突然变得羞于与大人们交谈。从孩子们那里，他得知了托娅的事。对娜吉亚，他怒火中烧。他借机陪着娜吉亚到玻璃房间去。路上，他俯身凑近她耳旁，装作安慰她的样子说：“你还不如跟那恶心的小杂种一起死了的好。让狗来吃你的臭奶吧，你这泼妇。”所以，当这丧子的女人居然不肯听从丈夫的命令离开院子，反而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时，欢聚的客人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阿齐扎拍着巴掌，伊祖里跑上二楼，把妻子推进房间，关上了房门。

喝酒的男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助兴节目。“达胡德和他的齐特琴呢？”有人喊道。

托娅和她丈夫终于结束了放逐，被召回到院子里。

13

街道越走越窄，慢慢变成了小巷。从这儿开始，汽车已不能通行。狭窄的巷子里，遇到驮东西的牲口，行人只得紧贴在墙壁上为它们让道。在这迂回曲折的迷宫里，在陡转的拐角和逼仄的墙壁之间，拥挤的人流渐渐稀疏下来，蛮横的路人也不能随意滋事和冲撞旁人，于是分散为涓涓细流。外国侵略者来袭，连穆斯林民众也饱受蹂躏的时候，这迷宫般的小巷却为犹太人提供了保护的屏障。各家各户的屋顶相距很近，他们能从一家逃到另一家。危急关头，女人们也会跃过深幽的小巷上空，躲到对面人家的屋顶上去。从远处望去，这些比肩而立的房屋仿佛一道铜墙铁壁。只有走近时，你才会看到它们都已破旧不堪，摇摇欲坠了。

在犹太人聚居区和穆斯林聚居区的交界地段，烧焦的长凳和大帐篷柱桩的残片依然被路人踩在脚下。尽管潜藏在小巷拐角处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令人生畏，维多利亚却转而注意起多年前那场大火的残迹来。她凝视着烧焦的黑土，仿佛看到上面仍残存火灰余烬，迸出火星，汇成火苗。她曾和家人坐在这里，身后的小洞射出一柱强光，照亮了飞扬的尘土、缭绕的香烟和起舞的飞蛾，面前则竖着一道银幕，映着强光，神奇地幻化成男女人形，他们走来走去，说笑着，谋划着什么。银幕上的男人都穿得好似拉斐

尔，全然不像巴格达的本地居民。房子也宽敞阔气，前后栽有树木，道路笔直开阔，就像城南的巴特文区。她还记得银幕上出现过一个矮小的男人，正悠闲地品着细颈玻璃杯中的美酒，丝毫没注意到火苗已经烧到了帐篷边上。

当时，院子里一半的人都在那儿，并排坐在黑暗的帐篷里，愉快地挤在一起。她父亲已迅速从巴鲁克的死带来的悲伤中恢复过来，此刻正带领全家来观看巴格达的首次电影放映会，甚至还说服了耶胡达一同前往。只有娜吉亚和伊利亚胡留在家里。就在土耳其军溃散逃窜，金发碧眼的英国士兵吹响号角，号声响彻全城的当天，伊利亚胡甩掉了苦修者似的超然，听力也恢复如初。帐篷里光线暗淡，人们却异常激动。伊祖里从长袍里掏出满把的糖、开心果和烤杏仁，分给众人。前前后后，一张张兴奋的陌生面孔浮动在光影中。杂着新鞋的皮革味和香烟味，空气中飘来女人的香水味，节日气氛正浓。

银幕上，那矮个子男人正怡然自得地品着葡萄酒，全然不知此刻他正慢慢陷入一个黑色阴谋。人们也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意识到，火苗、烟雾和帆布烧焦的味道不是眼前电影画卷的一部分。

一个女人出现在那男人身边，穿着透明的黑色蕾丝长裙，一双玉臂白得耀眼。她笑意迎人，朝男人伸出了手。男人旋即当众俯身下去，吻了吻她宛若努娜·努努般香滑的纤纤玉指。女人诡异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时，仿佛是那女人设计好的一样，银幕翻倒在第一排观众身上。帐篷、长凳和幕布全都燃起了熊熊大火。轰然倒塌的巨响和被人踩踏的观众发出的声声尖叫混在了一起。动作灵活的男人跳起来，踩在惊呆了的观众头上逃生。其他人为了救一个受伤的老太太，正好陷进了地狱张开的血盆大口里。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惊恐地瞪大眼睛尖叫着，疯狂地寻找其他失散的孩子。

突然，维多利亚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烧焦的长凳中间，一声尖叫梗在喉咙里。

另一个时刻，类似的尖叫也梗在了她的喉头，那时拉斐尔冲着前来参加他们那场简陋婚礼的宾客笑了笑，然后转身关上门。洞房里，他们面对面站着，只有新衣柜的味道把他们隔开。有那么一瞬，他似乎成了陌生人，而不再是那个与她一起在院子里长大，令她青春年少时魂牵梦萦的拉斐尔。此刻，她有点儿怕他。也许是因为那身西服，那中分的鬈发，那两撇小胡子下狡黠的笑容。就好像随时随刻，他都会一口吞了她。但她多年来渴望的不正是被他完全占有吗？她做梦也没想过自己居然能赢得他的心，一直确信米里亚姆的丰乳肥臀会让天平倾向她那边。就在米里亚姆结婚当晚，维多利亚还哭过，不只是为了刚刚夭折的小弟弟，也是因为堂姐与铁匠古尔吉的婚姻就等于承认拉斐尔已在去往巴士拉的途中丧命。战争结束后，又过了几个月，当拉斐尔携全家老小返回院子时，维多利亚欣喜若狂。拉斐尔的母亲一如既往地缄默不语，他那两个已婚的妹妹怀里都抱着宝宝。回来的时候，他俨然一家之长，并像施恩般允许伊利亚胡再度与家人同住在地下室里。他的妹妹妹夫们则在其他院落租了房子居住。一连几天，维多利亚睡不着觉。她在等他的一句话，一个字，一种暗示。米里亚姆已嫁作他人妇。伊祖里在家族生意里帮他安排了一份差事，希望他能在自立之前先做着，但被他婉言谢绝。如有选择，拉斐尔绝不会和父亲待在一起。仅仅在地下室里与他同居一室就已经够拉斐尔受的了。伊祖里试图说服他。耶胡达的身体每况愈下。达胡德又捡起了齐特琴，巴格达现在到处都是喜庆活动，生意好得让他应接不暇。以斯拉正在贝鲁特学习药剂师的专业课程。伊祖里坦白告诉拉斐尔，眼下生意越来越糟，他和穆拉德需要拉斐尔的新鲜活力来开创新局面。但拉斐尔还是坚持己见，自己开了

家做布料生意的小店。

从早到晚，维多利亚都在等他从店里回来。少了他，院子显得很荒凉。米里亚姆结婚后，维多利亚总觉得自己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院子里的人开始传些恶言恶语，说她如何错失良机，枉费了大好青春。对此，她父亲置若罔闻，她母亲也没去找人说媒，而是忙着去找萨尔曼和他那件大衣——那个流浪汉和他那件大衣不见了踪影，仿佛被大地吞噬了，就像奥斯曼帝国一样。

米里亚姆怀了孩子，变得越来越贪心。原先闪烁在她眼中的欲望之光已经消失。她那勤恳工作的铁匠丈夫碾碎了米里亚姆宛若蝴蝶般柔美而兴奋的少女梦幻，维多利亚并不怪他。和其他许多女人一样，米里亚姆深信欲望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注定会在婚礼当晚消失不见。带着一丝感伤，维多利亚也认识到，如果不想落后于人，幻灭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哈尼娜走到已放回壁龛里的水罐旁，悄悄对维多利亚说："拉斐尔想要你，同意吗？"维多利亚顿时满脸通红，不住地点头。她一边为自己这么欣然地点头而羞愧，一边望着拉斐尔母亲脸上露出的慈爱笑容而心存感激。过了一会儿，仍然激动不已的维多利亚突然想到了婚姻的代价：烧红的煤炭会变成冷冰雹。

婚礼当晚，在通透的黑暗中，那种幻灭的预感加上对青春流逝的感伤，将维多利亚与拉斐尔隔离开来。

接着，发生了一件让她蒙羞的事。巴鲁克尸骨未寒，米里亚姆的婚礼就大操大办起来。一些女人挤在房顶的栏杆边观看，另一些则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酒菜。男孩们端着托盘和大碗跑来跑去为筵席上菜。达胡德和他的乐队一起露面了，托娅也兴奋地浓妆艳抹，在客人中间跳来跳去，就是不帮女人们干活。以斯拉忘情地头顶着亚力酒瓶，爬上桌子跳起舞来。为了迎接这场婚宴，阿齐扎还向阿布达拉·努努要来他那位牙医的地址，为耶胡达配了一

副假牙。宴会上，新娘的父亲俨然一副玛士撒拉[1]的模样，露出青春的牙齿，好好笑了一回。自从孩子死后，娜吉亚就一直穿着那件蓝色丧服，此时也坚决不脱下来。维多利亚甚至有些怀疑母亲是不是故意撕扯过那件丧服的裙边和肩部，并且每天早晨都去厨房的灶火上抓把煤灰撒在上面，好表示对院子里喜庆气氛的抗议。娜吉亚甚至把褐色的泥土抹在脸上，看上去就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有一阵，耶胡达也忘了他的同情心，愤然质问道："女人，你这是干什么？多少为别人考虑一下吧。"

"萨尔曼死了，"她说，"他不在了。"

"什么萨尔曼？你在嘀咕什么呢？走开。"耶胡达以为她已经疯了。

宴会中，娜吉亚跑上屋顶，从后面悄悄靠近那些正在观看楼下婚礼的女人，然后突然大喊："啊呀，阿布达拉·努努正在星光下面骑他的努娜呢！"

庆祝婚礼的宾客们立即静了下来。当发现阿布达拉正坐在男宾席，努娜则正在女人堆里且一如既往地光彩照人时，大家更尴尬了。伊祖里不知道该如何掩饰这种家丑，只是对客人们报以歉意的微笑。他脸色平静，未现怒容，但手指间的杏仁已被捏成粉末。大家谁也没去注意达胡德，他扔掉亚力酒瓶，继续漫不经心地弹着琴，可眼神异常冷静。混乱中，只有他发现以斯拉和托娅双双不见了踪影，也只有他知道他妹妹只是认错了人而已。乞丐们也来凑热闹，为了争得一枚硬币或一块肉片就像猴子一般蹿上跳下，为喜宴再添笑声。也许是出于慷慨，也许是害怕冒犯了邪恶之眼，为了这婚礼场合，阿齐扎还专门为维多利亚做了件漂亮裙子。

数月之后，维多利亚也穿着这条裙子举行了自己的婚礼。集

---

① 《圣经·创世记》中以诺之子，据说享年九百六十九岁，是高寿老人的象征。

体祈祷仪式刚好凑够了十个人[①]，之后的聚会活动也冷冷清清，与其说是婚宴，倒更像是守灵。只摆了一张餐桌，上面的菜肴也乏善可陈。娜吉亚的肚子又大了起来，但她坚持把对巴鲁克的服丧期增加到两年。维多利亚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她的婚礼办得如此简陋。维多利亚娘家送给拉斐尔的嫁妆也少得可怜。对此，拉斐尔没做声，虽然他知道米里亚姆的嫁妆可比这丰厚多了。刚刚结束流亡生活，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又必须供养兄弟和母亲，但此刻站在漆黑洞房里的拉斐尔没有记恨维多利亚父母对他的故意羞辱，而像个君王一般孤傲地站在那里。这可是维多利亚梦寐以求的幸福时刻，然而羞耻感却涌上她的心头，继而将两人隔开。

拉斐尔关上了门，却未开口说话。维多利亚紧张得连手指都动弹不得，虽然双膝发软，却也不敢走到床边去。外面，几个男人在高声喧哗，似乎想打破这凝重的气氛。在婚礼的喜庆场合，放纵地胡闹一把也不为过，于是有人高喊道："赶快干吧，伙计，快点儿出来！"拉斐尔的母亲和阿齐扎正站在门外，等着检查床单上是否有处女的血迹，维多利亚的母亲却不在场。

要是他们全都走开，就留下她和拉斐尔两个人，那该多好！但同时，维多利亚又害怕与他独处。眼泪马上就要涌上来了。拉斐尔那精致的嘴角似乎隐含着一丝讥笑，一个恶毒的声音在维多利亚的脑海里回响：我猜你是后悔自己晚来一步吧。冷面的铁匠把本属于你的那块肥肉叼走了。

拉斐尔仍没有走上前来。他走到油灯旁，非但没有熄灯，反而把灯光调亮了。一股恶心的感觉泛了上来，害得维多利亚真想把拳头塞进嘴巴。拉斐尔脱掉外套，解开领结。巷子里可没人会

①根据犹太教的传统，十三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才能参加集体祈祷仪式，人数最少为十人。

戴这种时髦玩意儿，维多利亚对自己说。她已经有点儿走神，感觉自己是个带着一丝揶揄，轻松欣赏的看客。拉斐尔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一种宛如旋风般强烈的东西在她心底积聚起来，摇撼着她的身体，直到她的牙齿开始打战。拉斐尔说了句什么，她却听不清楚。为了压抑住恐惧感，维多利亚双手拢住耳朵，要他重复一遍。与此同时，她那个置身事外的自己却在问：为什么选他？院子里没人喜欢他。大家都害怕他，猜疑他，羡慕他，在人前夸他。有他在场，旁人都不敢多言；看着他气宇轩昂，大家都觉得矮他三分。连他父亲在面对他时，都收敛很多。除了米里亚姆和自己，没有人真正爱慕他。为什么他母亲一提起这门亲事，她就点头应允了呢？

拉斐尔坐在床上脱鞋，婚床也跟着发出一声叹息。

目前为止，维多利亚一直忍受着母亲的古怪脾气，是个无人怜爱的姑娘。而此刻，她又要成为这个如偶像一般深受院里人景仰的男人的奴隶。维多利亚那个置身事外的自己继续说着：你是不是忘了伊利亚胡的下场？谁都害怕拉斐尔父亲那股子粗暴劲儿，但是只需儿子一道犀利的目光，那位做父亲的就会低头。

如果他伸出那副尖牙利爪，抠进她的肉里……米里亚姆曾向她描述过这种恐怖的画面。古尔吉如何跳到她身上，像只大铁锤一般压了下来，连骨骼柔韧、体形丰满，并对肉欲充满渴望的米里亚姆都即刻变成了饱受疼痛折磨却无力还击的柔弱之躯。“他那该死的玩意儿像切西瓜一样把我撕开，”米里亚姆一边说，一边隔着新娘礼服窸窸窣窣地轻拍着私处，“他像只狗似的咕噜噜地哼着。很疼，维多利亚，而且像眼屎一样恶心。”

维多利亚那个超然世外的自己不禁问道：拉斐尔和跟他一起私奔到叙利亚的女歌手在一起时，是否也这么安静？和拉玛·阿福

萨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脱鞋时，那些女人会怎么做？那些妓女是不是就因为干了那眼屎般恶心的勾当才有钱赚？那为什么托娅和以斯拉从阿布达拉·努努的房顶上下来的时候，她的眼睛却快乐地放着光？还有努娜美丽脸庞上挂着的笑容又从何处来？

另一个古怪的念头吓坏了她：她马上就要给父亲脸上抹黑了。从孩提时代起，她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掩盖起身体四肢，从大腿到脚踝。女人要贤淑而恪守节操，这一点伊祖里非常注重。此刻，他正品着亚力酒，和其他男人一起在门外等着。

“这么说，他们什么都没跟你解释？”拉斐尔又问了一遍。他弯下瘦削的身子去脱袜子。一副务实高效、公事公办的架势。他揪住裤子上的皮带，仿佛要抽出一把刀来。阿齐扎还以为娜吉亚已经尽了职责，然而实际上，那个做母亲的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需要解释的地方。也许别人曾给娜吉亚解释过一次，但她早已忘了具体内容。她就像只被驯服的动物，学会了用自己的身体去顺应伊祖里的需求。维多利亚也羞于去问米里亚姆她该做什么。此刻，她既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又不敢不懂装懂。不管怎样，面对像拉斐尔这样狡诈的顾客，她都不可能占上风。于是，维多利亚选择了沉默。

“怎么了？”在她耳中，这问话实在刺耳。

拉斐尔再次坐到床上，把叠好的裤子拉到腰间。“你也会喜欢的。上帝创造了一大堆荒唐无聊的东西，而这是他做的最美好的事了。这会儿我没时间坐下来跟你详细解释。我了解你，维多利亚。你会喜欢和我结为一体的，而且会希望一直那样下去。可是，外面那群醉汉可不会有这闲工夫等下去。他们已经不耐烦了。马上他们就会笑起来，装作很关切的样子。快点儿过来吧。”

维多利亚一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而此刻仇恨把她融化了。她恨母亲和父亲如此羞辱她，她恨眼前这男人摧毁了她的少女青

春，她恨米里亚姆抛弃拉斐尔，一下子扑到铁匠的怀里。上帝啊！维多利亚那置身事外的自己大笑起来。眼前这门大炮盖在叠放整齐的裤子下面，正躺在那里等她，但这和上帝又有什么关系？他居然谈到快乐，看看他那双赤脚吧！院子里有些女人经验丰富且口无遮拦，她们的确提到过情欲的烈火。但是她从未听到像拉斐尔这样的男人谈论此事。维多利亚那个置身事外的自己正嘲笑她。如今你还有什么选择？关上房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任他揉捏的面团了。她紧咬牙关，对自己说：就让他捏吧。不过，他可不会看到一滴眼泪，也不会觉察到她的一丝痛苦。

他站起身来，床又跟着吱呀了一下。这次他没用裤子掩盖，而且眼里带着笑。他看到维多利亚匆匆瞥了一眼他的阳具，于是眼中的笑意变成了脸上粗俗的笑容。维多利亚想起了拱廊里那个坐在阿齐扎和耶胡达之间的言行放荡的媒人。那女人的嗓子甜润得像玫瑰茶，就跟拉斐尔此刻的声音一样，而且那女人的举止暗示出一股不知羞耻的冲动。维多利亚那置身事外的自己又在笑了：小姐，你还在这里死守着处女的纯洁情操做什么呢？一根胡萝卜或黄瓜都能让你浮想联翩，就因为它们形似那门大炮。

拉斐尔努力想温柔待她，可是，这个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像妹妹一样的女孩，突然出落成一个大姑娘，此刻却战战兢兢地呆立在自己面前——拉斐尔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体贴。当他走近她时，那阳具突然立了起来，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有这命根子厚颜无耻的张狂劲儿，再多的抚慰与同情都显得虚假。

他用细长的手指紧扣住她的手腕。维多利亚果真实践了刚才的誓言，像个面团一般任他摆弄。拉斐尔让她平躺在床上，慢慢朝她俯下身去，动作轻柔得仿佛一片影子。她闭上眼，把头佝偻在双肩里，紧咬着嘴唇，好在承受那一击时不至于叫出声来。他

的手指像羽毛般轻柔地抚摩着她的腹部。霎时，这面团起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就像猛地被塞进了灼热的烤箱，然后发了起来。她赤裸的大腿紧绷起来，仿佛为了守护那扇岌岌可危的城门。让维多利亚吃惊的，是她的臀部居然离开床铺，向上扬起，仿佛是在召唤拉斐尔为所欲为，然后迅速从她身边离开。这一不由自主的大胆举动让维多利亚羞愧难当。她闭上眼，侧过身子，似乎为了稍稍掩饰自己的裸体。突然，他的体热从她身上消失了。阵风飘来，吹走了那羽毛般轻柔的手指。她吃惊地睁开了眼。就这么完了？宽慰中夹杂着一丝空虚和寂寥。她看见他走到油灯旁，调暗了烛火。光线愈发柔和起来。在这如天鹅绒般轻软的微光里，他又飘回到她身边。

“你是不是做完了？”她问道，嘶哑的嗓音如此刺耳，让她觉得难为情。

有生以来她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笑声，一个成年男子的喉咙里居然能发出孩子般快乐的笑声。那爽朗的笑泼洒在她腹部赤裸的肌肤上，似乎能让人感觉到它颤动的双唇；那笑声，就像柠檬花瓣一样。那笑声让她俯卧在床上，轻吻着她的臀部，直到她忘了仇恨和羞耻，开始怀疑它已丧失了纯真和孩子般清澈的感觉。接着，那笑声似乎长出了牙齿，轻咬着她的乳头。此刻，那块发了起来、外皮变硬的面团突然碎裂开来，幻化成悬浮在空中的露珠，融成一片雾霭，在油灯的微光中闪闪发亮。在那雾霭深处，一阵疼痛猛然来袭，与其说是被刀捅了一下的刺痛，倒不如说更像是突然闻到杏仁味那种刺鼻的感觉。

维多利亚那个超然世外的自己又清醒过来，她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那笑声已然消失不见。没有了它的陪伴，她就是完全赤裸的。取而代之的则是阿齐扎和哈尼娜在灯火中晃动的笑脸，那两个女人俯身检查了一下她身下的床单，然后用慈爱的双臂把她裹了起来。她已经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两位长辈留下她，悄

悄地走出了房间。维多利亚觉得自己正浮游在灯火的微光里，就像是一艘在广阔无垠的湖面上漂着的弃船，无声无味。她突然意识到，身体的乏累和生活的孤寂都不曾打败她，不由得脸红起来，此刻，她渴望他的爱抚，她渴望那笑声再来轻咬她的乳头。心底的这股欣喜之情，使得她的腹部剧烈颤动起来，她想大喊：米里亚姆，托娅说得没错，你被骗了，米里亚姆！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双手轻拢起自己的乳房而不感到丝毫羞耻，甚至带着一种自豪。她的心底回响起一阵别样得意的笑。拉斐尔是属于她的。她，这个连一个酒窝都没有的瘦姑娘，这个穿着参加别人婚礼时用过的旧裙子做新娘的穷丫头，这个连节日的家庭餐桌上都溢满泪水的不幸孩子，这个从没披戴过首饰、也没有亮闪闪的铜制床架做嫁妆的可怜女孩，居然赢得了拉斐尔。

吃醋的感觉也接踵而至。

拉斐尔那浑蛋简直是个巫医。他可不像朱里·齐泰亚拉比从智慧之书里领会神术，而是像惯使魔法的杰米拉那样，在一些下流地方学会了那些伎俩。那副让她乳头耸立起来的嘴唇一定也亲吻过和他一起私奔到叙利亚的妓女。他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拉玛·阿福萨打破惯例在节假日里与之同床的男人。目前为止，他与院子里其他姑娘的相处之道无可指摘，甚至像个施恩于人的兄长一般轻看这些女孩，转而到别处满足自己的欲望。万一米里亚姆听到了拉斐尔私底下的笑声，那该怎么办？米里亚姆已经怀孕三个月，虽然有些害喜，但见了鸡、鱼、羊肉，还是大吃特吃，身材也日渐肥胖。万一让她发现不管哪位厨师做出的美味菜肴都不能与性欲上来的拉斐尔相媲美，那会发生什么事？万一拉斐尔朝努娜·努努的屋顶吹口哨呢？维多利亚还记得战争结束后，也就是几个月之前，拉斐尔一家从巴士拉风尘仆仆回到家中的场面。当时他们因受痢疾和疟疾的折磨，个个骨瘦如柴。嶙峋的肩膀上背着薄薄的

包袱，除此以外，他们一无所有。拉斐尔走在前头，虽然瘦得可怜，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放光，仿佛是他凭一己之力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并带来和平与富足生活的希望。此前大家都以为他们全死了，如今看着他们仿佛死而复生般出现在眼前，屋顶上和窗户边的人发出阵阵欢呼。伊利亚胡无奈地闭上了双眼。他再也不能独享地下室了。维多利亚激动得甚至顾不上去留意别人的反应。她只记得米里亚姆大叫了一声“啊呀”，仅此而已。匆匆应允了古尔吉那门亲事，成了他铁锤下的砧板，米里亚姆这声惊呼里到底是悲是喜，旁人实在听不出来。之后很久，米里亚姆都刻意避开拉斐尔，显然，她对他心怀怨恨。但是战争岁月里刚刚成熟的那群姑娘会直愣愣地盯着他看。努娜·努努也浓妆艳抹了一番，匆匆跑到院子里来，站在她父亲那亮闪闪的假牙旁边，不知羞耻地瞪眼望着拉斐尔，还亲自告诉拉斐尔说自己现在成了寡妇。

洞房那晚，又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忍着疼痛，告诉自己不要再焦虑，让拉斐尔再次进入她的体内。就像是个刚刚穿越沙漠的男人，他一次又一次地饮着她那口罐子里的水。维多利亚以为他已睡着，于是侧过身，端详起他那张精致的脸。毯子下，她已经被他脱了个精光，她就这样赤裸着，生平第一次赤裸着躺在床上。她的膝盖不小心碰到了他，接着她的欲望也燃烧起来。他睁开眼，对她笑着，就像是朝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笑一样自然从容。“我早跟你说了。”他轻轻地说。但她没有张口回话，因为她心底正形成一个旋涡，一种对他的迫切渴望。

拉斐尔被深深地卷到了她的旋涡里。之后几天，她仿佛重温了儿时的一次旅行。那时候，耶胡达还没有疾病缠身，他和维多利亚的父亲带着全院子的人上了一艘蒸汽船，去拜谒经师以斯拉[1]的坟

[1]经师在犹太教中指博学多闻、精通律法的人。以斯拉为公元前五世纪以色列的著名学者。

家，愿他灵魂安息。拉斐尔深入她的体内，她则把他包容起来。旁人的面孔、无聊的争吵，日出、日落——在她看来，这些似乎不是发生在这院子里，而是仿如岸边的景色，悠然滑过视野，转而消失于天际，最后只留下些模糊印象。那些日子，她心无旁骛地聆听着自己身体里的声音。饿了就吃饭；逢人带笑；别人问，她就答；别人说，她就听——与此同时，她总是机警地昂着头，似乎超越了这过眼云烟，恭候某个珍贵时刻的来临。拉斐尔并没有让她失望。他总是等着她。

维多利亚那个置身事外的自己并没有归于湮灭。不知怎的，它依然继续记录着她周围发生的一切。沉浸在最幸福的时刻里，维多利亚不愿被琐事打扰。带着这种宽容与释然，飘浮于梦幻中的她听着父亲为婚事操办得如此简陋而向她道歉。从不曾习惯于为自己辩白的伊祖里居然堆起一个又一个理由来解释。那个置身事外的自己告诉她说，面对着父亲的窘迫，她也应该装出一副尴尬模样来才好，可是她却只是笑了又笑。“多少年来，我一直盘算着等你成婚的时候，我该请谁过来。我本来计划着大摆酒席。你是爸爸的乖女儿。不仅帮了我很多忙，还像个母亲似的耐心照看弟弟们。像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似的被寒碜地嫁出去——这事儿轮到谁都可以，但绝不该轮到你身上。要是在一年前，我还可以帮你大办一场……”维多利亚站在她幸福之船上笑着，而那个超然世外的自己却责备着她：说点儿什么呀，也许他是道歉过头了，但你也不必装作太介意。于是她平淡地说：“没关系，爸爸。”

“我都快被吃光掏净了。真不知道我们这是怎么了。货多，顾客多，卖价不错，钱都进了账，没人能碰，可是到头来，却亏了大本。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顶着大太阳给人家送冰的人，别人倒是凉快舒坦了，我自己却还是喉咙冒烟没水喝。我们快破产了，这事儿不敢告诉耶胡达，怕他心脏受不了。这回，伊利亚胡的手脚是干净的，

放钱的抽屉他根本没碰过。债主们要上门了。即使不进监狱，我也没脸见人了。”

正在畅游的维多利亚让幸福之舟停了片刻。父亲的遭遇让她动了恻隐之心。虽然许久之前她就已经原谅了父亲，不再介怀那场婚礼的简陋，但内心深处，她还是有些怨恨父亲毁了自己的幸福时刻。自那次乘船旅行去拜谒经师以斯拉的坟冢以后，那种水上畅游般的奇妙经历，她又曾体会过多少次？怨恨的感觉一闪而过，怜悯之心也随之而去，她父亲旋即化作了远处河岸上一棵孤零零的棕榈树。任他的枝叶随风轻摆吧。维多利亚心里只想快点儿闻到拉斐尔的气味，感受他的触摸，倾听他的低语。为了早点儿把父亲打发走，她随口说道："您看着放钱的抽屉，伊利亚胡又接近不得。不，他不会偷钱。但是也许他和守夜人商量好从仓库里偷货呢。”

伊祖里不胜惊恐地睁大了眼。“就这样吧。”他说。

第二天，哈尼娜从地下室里被撵了出来。她和孩子们肩上背着从巴士拉就一直跟着他们的破包袱。拉斐尔帮他们在别的院子里租下一间屋子。他父亲则又消失到某个快活乡里去了。因为担心托娅，达胡德这次没有跟伊利亚胡去寻欢。以斯拉在等她，她也在等以斯拉，就像向日葵与太阳。

就像在那次奇幻之旅中领略到不同的风景一样，如今，他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河水被引到院子里来了。之前，人们总是用铁桶从河里打水，再由驴子驮运回来。如今，政府开办了净水厂，铺设了管道，院子里也装上了独用的水龙头，自来水就这样进了院子。暑热难耐的夏天，看着水哗哗地流下来，孩子们欣喜若狂。他们用破布堵住下水道，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然后乘着洗澡盆在水沟里划船，兴奋地发出刺耳的尖叫。伊利亚胡一家已从地下室搬了出去，如今那里灌满了水，孩子们也不敢靠近那门口，

因为黑洞洞的屋子里总会传来奇怪的声响，他们害怕自己被那黑暗吞噬了。正在这时，一群湿漉漉的老鼠突然爬上台阶，跳进水里，扬起鼻子，奋力游过整座院子，那股决然的气势就像一支小小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在大举进攻，意图把这里的居民全部赶出去。孩子们吓得立刻扔掉浴盆，四散逃窜。

二楼，维多利亚正在拍打米甲的小毯子，这也是她从祖母那里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看着孩子们被老鼠吓得乱跑，她大笑起来。

“愿上帝把你那张嘴缝上，你这小泼妇。”

院子里已是一片汪洋，她母亲正盘腿坐在水中央，好像刚刚被这大水、老鼠和孩子们的尖叫从睡梦中惊醒似的。她还穿着那件磨光露白的丧服，怀孕的肚子突出在水面上。阿齐扎和其他有经验的妇女认为这次应该不会是个男孩，因为肚子的形状有些细长，而且她早晚吐个不停，就像之前怀上女孩那样。娜吉亚信了她们的话，于是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逢绝望、悲伤或愤怒，她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扇自己耳光，而是朝自己的肚子猛捶，仿佛这世上的所有烦恼全都汇聚在了伊祖里那颗可怜的种子上。他的生意日薄西山，他的体力也大不如前，再也造不出比女孩更好的东西来。

地下室和下水道里的水漫了出来，积满了整座院子，娜吉亚却没挪窝。女人和孩子们开始拎着提桶把水泼到外面巷子干巴巴的地面上，直到付不起自来水费的邻居跑来提水，打算用来洗衣服。水渐渐退去，娜吉亚的下半身也一点点显露出来，树枝、泥块和灶灰粘附在她的裙边。她兀自坐在那儿,仿佛一株奇怪的植物，在洪水退去后孤零零地挺立在干枯的河床上。

娜吉亚一动不动地盯着躺在拱廊长椅上的耶胡达，直到耶胡达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攫住，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一连数周，他都躺在这长椅上，没有旁人的帮助连起身上厕所都困难。他会

叫阿齐扎扶他去，蹲在坑上的时候也要牵着她的手。他甚至不让她关门，因为厕所没有窗户，他又怕黑。阿齐扎只好站在一旁，忍着臭味，直皱眉头。在臭烘烘的黑暗里望着那撮备受敬仰的花白胡子，滋味真不好受。

和维多利亚一样，耶胡达也沉溺在自己的旅途中。他吃惊地看着世界离他而去。这座院子正逢春季——乳房日渐丰满的孕妇，步入花季的少男少女，腹中的宝宝和呱呱坠地的婴儿。居然要在万物复苏的春季死去，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耶胡达会羡慕地谈及米甲，正是那股坚韧精神支撑她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着尊严。有那么一两天，他也下定决心要勇敢坚强，但费尽精力却收效甚微。他还是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不再关心周围的一切。当阿齐扎说他就要当外公了，他却只想到就在外孙活泼成长的时候，自己将从这世界被抹去。那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阿齐扎锲而不舍，总是努力让他心情开朗些。她告诉他，以斯拉在学校里成绩不错，而且马上就会到贝鲁特去，在那儿长见识、学知识，然后带着药剂师的文凭回来。耶胡达两眼茫然，没回一句话，心里却在纳闷，阿齐扎怎么就不明白，等以斯拉从黎巴嫩回来，他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根据朱里·齐泰亚拉比最近开的饮食方子，他现在简直就跟绝食无异，可心里不停地想着那些禁吃的食物，为此苦恼不已。他也不再成张成张地写那混杂着阿拉伯语的希伯来文了。鉴于目前的身体状况，人们没跟他说，阿布达拉·努努快要死了，正像只被屠宰过的绵羊一样在那儿苟延残喘。人们摘掉了他嘴里那副年轻的假牙，唯恐它会卡住他的喉咙。他儿子马塔克几乎顾不得照看自己的店铺，一直徘徊在父亲门口的小巷里，直到努娜被她这位兄弟吓昏过去。汉娜，那个快死了的男人的妹妹，派她的孙儿们去追赶这个残疾人，像赶狗似的把他撵走。但在这院子里，秘密是不会藏太久的，耶胡达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死亡天使正

把利爪伸向那个罪孽深重的邻居，也正慢慢向耶胡达这个毕其一生将罪恶拒之门外的人逼近。所以当娜吉亚死死地盯着他，他看着她穿着丧服的身体慢慢从泥地里显露出来，恐惧感让他误以为自己面对面碰上了死亡天使。

“把她打发到一边去，”他痛苦地呻吟道，“那身臭烘烘的破衣服，她到底还要穿多久？”

娜吉亚拍了拍肚子，两手撑地站起身来。“我那可怜的玫瑰花骨朵，被硬生生地摘了去，”她说道，“而这个人，生来就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临到老了，还为自己哭个没完。阿齐扎，每个人都会死的。告诉他，别那么大惊小怪的。”

“妈妈。”二楼的维多利亚喊道。

“闭嘴，”她母亲厉声喝道，“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脖子上盘条蛇，就喝起它的毒液来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大家都要死的。”

谁也不知道娜吉亚今早到集市上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在这城市的某些角落，臭烘烘的垃圾堆上无数苍蝇乱飞。居民的院子、商店和工厂把垃圾扔到这里，任它们在阳光下腐烂。男人背着路人，在这里撒尿。进城卖货的乡下女人也会蹲在这里，铺开围裙做起生意，表情漠然，丝毫不去注意周围熙攘的人群。没人会想到要去清理这些垃圾。蚂蚁、蚊子、苍蝇、小鸟、老鼠在腐臭的垃圾堆里翻寻着食物。有时候，饥肠辘辘的穷人或爱好收集破布的人也会光顾这里。娜吉亚找萨尔曼找了很久。绝望中，她甚至向陌生人打听他的下落，被问的人则耸耸肩，好像在说他们也正纳闷那流浪汉到哪儿去了。巴鲁克死后，娜吉亚的口袋就像她的乳房一样沉甸甸的，她想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还想知道——就算大概估算一下也好，她的存款已经积攒了多少利息，尤其是考虑到她已经忘了上次萨尔曼提到的数额是多少。她喜欢整数——萨尔曼也是。其他事只会令她头晕。她偷偷朝教堂里张望，向茶

室的服务员打探消息，还会指着手里的破布兜说，她已发誓一定要把这食物送给萨尔曼。有一次她居然游荡得远到公共浴室丢弃废煤渣的地方。还有一次，有人跟她开玩笑说，某天，非洲热风来袭，他看见萨尔曼走进河里，结果身上那件厚大衣浸了水，萨尔曼就像块石头似的沉了下去。这玩笑惹得娜吉亚大怒。

那天早上，她又出门去臭烘烘的垃圾堆旁搜寻萨尔曼的影踪，全然不顾熏人的臭气和乱飞的蜂蝇。在阿布－斯芬市场附近的一条小巷后面，她眼睛一亮。一大堆垃圾上面，萨尔曼的大衣露了出来，衣领高高竖起，仿佛在酷热的夏天里，他也需要遮挡刺骨的寒意。一只袖子摊晒在太阳底下，另一只袖子则护在私处。她知道萨尔曼有个龌龊的习惯，大衣下面一丝不挂。“萨尔曼！”她大喊一声，激动的心怦怦直跳。刹那间，她觉得胸中的迷雾正渐渐散去。伴着一阵钻心的疼痛，她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真正开心的时刻真是少之又少。“萨尔曼，”她欢快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娜吉亚啊，伊祖里的老婆，米甲的儿媳妇。”随着胸中的迷雾散去，娜吉亚终于体会到了那种无法挽回的失落，悲伤的泪水溢满眼眶。与此同时，望着这个总是带给她佳音的男人终于活着出现在眼前，一种温暖的爱意涌上心头。等走近到离他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她不禁发出一声惊叫。几小时后，回想刚才发生的事，她只记得自己的目光落在那件大衣上，然后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重逢的喜悦冲昏了她的头脑。这个自幼就忍受旁人打骂的女人总是保持高度警觉，作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是这次的经历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从僵硬的衣领中伸出来的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只黑色的乌鸦。那只大鸟扑打着翅膀，搅浑了热得发亮的空气，然后从她头顶飞了过去。大衣里空空如也，仿佛稻草人一般空架在那里，那只乌鸦就把它当作了暂时栖所。娜吉亚扑了过去，拽起硬邦邦的衣袖。那只袖子居然被扯了下来，吓得她往后一缩，仿佛对一具尸体做了

不敬的事。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克服了恐惧，撕开大衣衬里。接着，仿佛痛失了亲人一样，她在这件被丢弃的大衣面前猛捶起肚子来。

院子里的水慢慢退去，娜吉亚一动不动地坐在泥泞里，谁都无法想象她此刻那种痛彻心肺的悲伤。那些钱和金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除此之外，这世界上她完全信赖的人，萨尔曼是唯一一个。维多利亚只能看到母亲眼神中的空虚与绝望。为了避免大家真把耶胡达的死归罪到母亲头上，她匆匆下了楼，扶着母亲的后背帮她站起身来。自然，这心中不胜悲苦的女人实在看不得女儿因婚姻幸福而光彩照人的模样。维多利亚的手刚碰到她的肩膀，娜吉亚就两眼冒火。“从我身边滚开。你这满脸淫笑的小贱人。”

维多利亚根本没有笑。至少，她脸上并没有带着易让旁人觉察的笑容。

“他像只蚂蟥一样爬到你身上，你还高兴得手舞足蹈，跟个傻子似的。等着吧，有你哭的时候。”

维多利亚没有声辩。她知道，伤心难过是迟早的事。但这并不能影响眼下新婚的幸福与甜蜜。

“我就不走！”娜吉亚发狠道。她气得双臂颤抖，指着耶胡达的长椅说：“他到底要我怎么样？在这座该死的院子里，我都死了一千回了——谁对我说过一句好话？”

虽然心生怜悯，但那些快活日子里，维多利亚是如此忘情地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里，以至于无法真正体会耶胡达对死的恐惧和孤寂，也无法用心感受备受冷落的母亲对家人的恼怒与怨恨。娜吉亚甩开女儿的手，继续无声地哀泣，就像是一根树枝在狂风过后依然颤抖不已。

14

婚礼过后几周，拉斐尔戴上了眼镜，更显得风度翩翩，仪表非凡。有他在场，女孩们都会激动地喘息，下意识地挺起胸脯。英军占领下的巴格达飞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也是拉斐尔多年来期待的。新的世界画卷正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拉斐尔如鱼得水，远近闻名。维多利亚即使在生下女儿基尔曼汀后一年，每当晚上掌着油灯去为拉斐尔开门，还会紧张得双手直抖。他总是最后一个回家的人，从戏园子回来。其他晚归的人都会慌乱地砸着门，声音颤抖地大叫某人快来开门，生怕暗夜里潜行的邪魔上身。拉斐尔则会在小巷的拐角处清一清嗓子，沉着而自信地用那根优雅的手杖敲一敲门。狭窄的楼梯上，她会举着油灯走在前头，他则跟在后头。当他从后面用双手拢住她的臀部时，维多利亚会依然昂首挺胸，决不让一丝颤抖暴露出心底那股翻江倒海般的激动。如今，在她眼中，托娅那孩子气的天真幻想，还有米里亚姆关于情欲的那些道听途说，都显得多么幼稚。起初，维多利亚认为拉斐尔把她推到了淫荡堕落的滑坡上。当他第一次戴着闪闪发亮的眼镜，要求她在他面前脱光衣服时，她觉得他一定是个变态的疯子，于是红着脸拒绝了。当她拒不服从丈夫的要求时，拉斐尔伸出了十指，这十个信使慢慢地剥掉了她所有的衣服，让她如炭火般燃烧起来，

直到她实在不堪忍受撩拨，几乎要叫出声来。他搬来一个空浴盆，让她站在里面蹲伏下去，然后把浴盆扭转过去，用那十根撩人的火舌舔着她的身体，像一个饥渴的婴儿，又像一只捕食的猫。刹那间，维多利亚如蜡烛般熔化了，蜷缩起身子，拉斐尔则从后面抱住她，仿佛夏日里的一阵热风。他会用胡茬摩挲她的大腿，她的臀部，她的双乳。一晚，她双眼圆睁，紧咬嘴唇，指甲深深嵌入他的后背，把他拉进自己的身体，一边羞愧地啜泣，一边感受肉体的欢腾。“现在我真成一个小娼妇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他的舌头温柔地滑过维多利亚满是汗水的脸颊，将那股愧疚全都抹去了。但是等两人穿好衣服，拉斐尔重新戴上眼镜，维多利亚心中的那份恐惧总是卷土重来。她会把他用的餐盘仔细检查七遍，确保它的确一尘不染，才敢为他盛上饭菜。有时候，她会悄悄蘸湿手指，擦去盘子上一片极小的污渍。她总是胆战心惊，以至于手指不再灵活，脚也总是踩在裙边上，说起话来语无伦次。那股恐惧感伴随了她五十多年，直到他们移民以色列，那份不安才最终消失在临时营地的泥泞里。逃出伊拉克，融入那个新国度——突如其来的颠沛流离和残酷的适应过程让男人们惊骇不已，继而垮了下去。于是，女人们只好直立起后腿，像个真正的人一样站起来当家作主。

然而在那遥远的过去，在那新婚的快乐日子里，维多利亚会从楼上，从房子里最好的房间朝下望去，看着太阳下灼热的院子。拉斐尔的生意兴隆，于是这对新人搬进了那间装有玻璃的房间，其中一整堵墙全是玻璃窗。其他房间则只有木制的百叶窗可在冬天的夜晚关上。新生命也降临到这院子里。仿佛是故意与众人的猜测作对，娜吉亚生了一个男孩，名为弗亚德。这个皮肤黝黑的男孩整日哭闹，实在比不上模样漂亮、惹人喜爱的巴鲁克，因此也未能弥补他父亲上次的丧子之痛。米里亚姆也诞下了第一个孩子，

取名纳伊姆。基尔曼汀的出生并未让维多利亚的幸福感有丝毫减损，她坚信，儿子们会相继出世。在去贝鲁特之前，以斯拉神情恍惚。离开托娅，这实在令他痛苦不堪。他们会时不时地贿赂几个孩子，让他们在楼梯旁放风，然后两人顶着正午的暑热跑到努努家的屋顶上去。出发的日子一天天迫近，那男孩也越来越痛苦。阿齐扎悲叹道："这孩子都发蔫了。瘦得皮包骨头，就因为那个小妖精。得有人跟他谈谈才行。"

"笨蛋，别浪费自己的眼泪了。"拉斐尔悄声对自己的忠实拥趸说，"就像耶路撒冷因为众多拉比而光耀四方一样，贝鲁特可是因交际花而远近闻名。那种花钱买乐子的逍遥享受，你这辈子都还没见识过呢。各种身材、各种肤色的姑娘，应有尽有。在那儿，要想在一家上档次的妓院里给客人端杯亚力酒，像托娅这种姿色的女孩至少要排队等上好几个月。到了晚上，花花世界好得让你不想合眼，你的鼻孔里也满是大海的味道和金发女郎的体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话，拉斐尔还特意带这男孩去了戏园子。这种经历，对以斯拉来说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几天后，以斯拉给托娅留下一张写满字的纸，然后乘上车，消失在沙漠的烟尘里。从未上过学的托娅根本不识字，于是跑到位于萨莱宫的政府办公室门口，让那些专门代写书信的人念给她听。回来时，托娅的眼睛闪闪放光。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把那封信叠成一个小纸球，缝进锦囊里，像护身符一样挂在了脖子上，自此以后再也没摘下来过，甚至在达胡德伏在她身上的时候也不例外。

英军占领巴格达带来的巨变，也让犹太人从沉睡中苏醒。伴着电灯的明亮光辉和汽车飞驰的轰鸣，二十世纪大踏步迈入这座城市。犹太人纷纷从促狭的社区中走出来，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南部拓展，伐倒棕榈树，让精致的房屋和花草取而代之。拉斐尔那身异国服装如今成了许多男人的经典装束。人们发现了书面文字

的伟大力量，于是带着登山者特有的坚毅决心，拥向外面的世界。商业世界一片繁荣，经济上的富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的父亲也脱下长衫长袍，换上了欧式服装，而且像拉斐尔那样耍起了一根优雅的手杖。他和耶胡达变卖了濒临破产的布料商店，将伊利亚胡弃之不理的练习册装订作坊加以改造，重新开张。五十年后，这座城市军事政变迭起，犹太人大都离开了巴格达，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留了下来，处境艰难的穆拉德则依然靠着那家装订作坊勉强度日。他生性怯弱，被吓得动弹不得，于是迁去以色列的大批人马只能把他撇在后头。

在维多利亚看来，似乎是拉斐尔让这城市奇迹般地发生了改变，所用的正是那股将她身心唤醒的神秘力量。她暗地里请教了朱里·齐泰亚拉比，询问他如何保持这种幸福状态。朝邪恶之眼撒盐巴，他忠告她说，然后多捐些钱做善事。如今，拉斐尔的收入相当于伊祖里和耶胡达两人的总和。为了帮助伯父们渡过难关，重新自立，拉斐尔以租下那间带玻璃窗的房间为由，故意向他们支付高昂的租金，或通过其他借口为他们的练习册装订作坊提供各种款项。虽然母亲对拉斐尔的仇恨至死不渝，但维多利亚终于可以笑着面对了，甚至会忘记过去的伤痛，原谅母亲。拉斐尔爱着维多利亚。他会用那令人兴奋的目光抚摸她的身体，用那神奇的手指触碰她心底最隐秘的幻想。他始终如一地爱着她，从未对其他任何女人产生过这种热望。过去，他去那些女人那里，只是因为当时维多利亚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处女。他只是通过那种方式等待她成熟的一刻。

即使没有朱里·齐泰亚拉比的建议，维多利亚也会变得更加慷慨，对不公平现象的敏感度也在大增。院子里传来疼痛的叫喊，她马上把女儿基尔曼汀放回摇篮，匆匆跑到走廊的栏杆旁。铁匠古尔吉正恶狠狠地朝着米里亚姆的脑袋猛砸，接着又无情地扇她

耳光。拱廊里的耶胡达从长椅上坐起身来，气愤地捶着膝盖。那铁匠气得胡子尖直颤，两眼冒火。“小偷。你又把钱袋里的钱拿光了！”

米里亚姆受伤的鼻子血流如注，肥胖的身躯卡在厨房门和楼梯口之间，只能用双手护住自己因奶水而胀起来的双乳，让这最娇弱的部位免受丈夫拳头的蹂躏。

“阿齐扎，”耶胡达悲号，“阿齐扎，他这是要我们女儿的命啊。你在哪里呀？”

阿齐扎把女儿和女婿隔开。“你这坏蛋，离她远点儿！”铁匠的手指狠狠地嵌入岳母肥胖的双肩，直到她疼得大叫起来。“你这无法无天，该挨千刀的家伙，”她尖叫道，“别碰我的女儿！”

铁匠的手重重地落在了米里亚姆的脸颊上。她的手镯叮当作响，整个人瘫倒在地。维多利亚的心在滴血。“听见了没有，离她远点儿！”站在二楼的维多利亚用昔日米甲祖母那种庄严的口气命令道。

胡子尖朝她扬了起来。“她偷偷从钱袋里拿钱。今天周五，我却没钱付工人们的工资。马上就是安息日了，那些犹太人得给家里人买面包回去。这头蠢母牛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成堆的杏仁、成盘的糖果、成桶的肉。万能的上帝啊，她是头鲸鱼，根本不是个女人！”说着，他又冲妻子的腿踢了一脚，然后一脸愤恨地走出了院子。

“我的腿被他踢折了。”米里亚姆呻吟道。

托娅笑了起来。耶胡达吼道：“愿他下地狱。”

维多利亚派人叫来朱里·齐泰亚拉比帮米里亚姆疗伤。

下午，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霹雳炸响，震得窗玻璃也跟着嗡嗡直颤。拉斐尔坐在浴盆里，头发上刚刚打了棕榄牌香皂，满头都是雪白晶亮的泡沫。闭着眼睛的拉斐尔呵呵地笑话维多利

亚居然会被雷声吓到。她定了定神，把温水浇在他头上。因为害怕雷声才如此贴近丈夫赤裸的身体，如此贴近拉斐尔那股震撼她的神秘力量，维多利亚很喜欢这种感觉。周五晚上，拉斐尔全是属于她的。没有咖啡店，没有俱乐部，没有戏园子。维多利亚帮丈夫擦洗身子的时候，基尔曼汀丝毫没有被闪电和雷声惊扰，反而在她身后快活地咿咿呀呀叫着。积聚的阴云不停地把晶莹的雨点砸向窗玻璃，而此刻的维多利亚已经闻到了亚力酒的味道。洗完澡后，拉斐尔总是会品几口酒。桌上饭菜丰盛，维多利亚开心地期待着晚饭后的事情，激动得皮肤刺痒。

"耶胡达伯伯家就跟在守灵似的，"维多利亚正在清洗他后背的肥皂沫时，拉斐尔开口说道，"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以斯拉了。黎巴嫩真的是座天堂呢。"

自打从巴士拉回来，拉斐尔就从未直接对耶胡达说过话。他与伯父一家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冷漠的隔膜，维多利亚不禁怀疑出了什么事。米里亚姆在拉斐尔不在时提早成婚，如果说拉斐尔为这事而生气，维多利亚倒还可以理解，但她不明白耶胡达和阿齐扎为什么反过来对她的丈夫心生怨恨。另一方面，拉斐尔和她父亲伊祖里的关系则因亲上加亲而完全可能招致耶胡达的妒忌。不过他们这位伯父倒是几次三番试图放下架子，打破僵局，但是阿齐扎那副冷酷刻薄的表情每每扼杀了和解的可能。维多利亚问米里亚姆这到底怎么回事，却得不到任何回答。拉斐尔也总是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尽量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们忧心忡忡可不是为了以斯拉的事，"她告诉他，"古尔吉打折了米里亚姆的腿。"

直到临死那天，拉斐尔都害怕感冒，并且始终认为正是因为洗澡后赤裸的身体受了风寒才会感冒。他很讨厌大冬天洗热水澡，于是挖空心思想找到干洗身体的方法，却从未发现可以成功替代

热水，并使他免受风寒的清洁方式。晚年，他则讥笑世人居然会选择手持镰刀的骷髅作为死亡天使的象征。在他看来，穿越腾腾蒸汽的刺骨寒风才是死亡的信使，所以他总像个胎儿似的蜷缩在热水盆里，等着维多利亚用大浴巾把他包裹起来。

然而此刻，他却一跃而起，热水顺着他通红发热的身体成股流下，就像外面淅沥的雨水沿着窗玻璃缓缓流下一样。看着他紫铜色的私处，维多利亚吓得喘不过气来。但拉斐尔的眼神依然冷漠而迷离。"我的眼镜。"他要求道。

"太冷了。你还是先擦干身子吧。"

"我的眼镜。这么说那头猪弄断了她的腿，"他一边说，一边把眼镜架到俊秀挺拔的鼻梁上，就像武士佩带上利剑一般，"她现在在哪儿？"

听着他粗鲁的口吻，维多利亚吓得往后一缩。"在她父母房间。朱里·齐泰亚拉比已经帮她看过腿了。是我叫人请他来的。"维多利亚温顺地回道，这样他就会体会到她是多么关心米里亚姆。

"我下去看看。"他边说边匆匆穿好衣服，头发还没弄干就顶着霹雷闪电出了门。维多利亚一把抱起基尔曼汀，也冒雨追了出去。托娅坐在屋子的一角，正忙着切开椰枣，挖出内核，再把烤杏仁塞到里面。她的指头上沾满了黏黏的枣汁，虽然自己明显馋得口水直流，却大方地把这美味喂给了受伤的米里亚姆。与此同时，那黑色的锦囊还在托娅细弱的脖子上微微颤动着。米里亚姆瘫在父母的大床上，她父亲则坐在枕头上，背倚着发霉的墙壁，银色的胡须漂浮在一本打开的书上。阿齐扎抱着小纳伊姆走来走去，那个小婴儿正深深地嵌在她的乳沟里。她一边轻拍着婴儿的背，一边低声咒骂。维多利亚小心翼翼地坐在米里亚姆的脚旁，迟疑地伸出手想摸一摸她那条受伤的腿，但最终还是把手撤了回来，转而摸了摸基尔曼汀的前额。维多利亚看见耶胡达完全无视

拉斐尔的存在，阿齐扎则恶狠狠地朝他的方向瞅了几眼。令她吃惊的，是拉斐尔居然耷拉下脑袋，似乎是他弄断了米里亚姆的腿一样。

“你怎么样？”他没抬头，大致朝米里亚姆卧床的方向问了这么一句。

耶胡达从经书上扬起胡子，方才拉斐尔进门的时候，米里亚姆就笑脸相迎，可这时她却立刻掩饰起自己脸上的笑意。

“你居然还敢问她怎么样！”

维多利亚惊得目瞪口呆。耶胡达对谁讲话都很少用到这种口气。拉斐尔摘掉眼镜，在他那件安息日长袍的边沿擦了擦镜片。他用责备的眼神瞪着耶胡达，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恢复平静。最后，他又把目光垂了下来，冲着地面说道：“托娅，请让我们单独待会儿吧。”

托娅差点儿哭了出来。无论在屋顶上还是在院子里发生争吵时，任何事都是公开解决的，大家从不会说谁需要回避。托娅站起身，环顾四周，却没能找到一张同情的面孔，于是她带着这份耻辱，默默走出了房间。

“那封信，”阿齐扎一边厉声责问，一边用手遮住纳伊姆的头，仿佛是为了保护他免受邪灵侵扰，“我们知道你收到了那封信。阿布－以斯拉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找到一个愿意冒生命危险穿过战场，日夜赶路到巴士拉给你送信的人。我们听说的确有人在巴士拉看见了他。那人没有死在半路，一定把信交到了你手上。”

“什么信？”看着米里亚姆眼里闪烁的泪光，维多利亚不解地问。她的问题无人理睬，仿佛她根本不在这个房间里一样。直觉告诉她，他们倒宁愿她也走开的好。

“送信人的确到了那儿，并把信给了我。”拉斐尔说，眼镜上闪过一道光。

耶胡达啪的一声合上了书。“然后——”

“我们在这儿低声下气地求你给个爽快的解释，”阿齐扎说，“自打你还是个孩子起，我们就宠着你。甚至对一只狗，你也得给个说法吧。”

米里亚姆大声哭了起来。“别说了！”她实在受不了这份屈辱，央求父母不要再做声了，“别说了！”

“我以《托拉》发誓……”

“别立假誓了。”耶胡达厉声说道，仿佛在空中甩了一记响鞭。

“我以《托拉》发誓，我回了那封信，”拉斐尔言辞坚定，“而且除了那事儿，我倒想问你们，我托人送回来的订婚戒指呢？24K纯金的。专门在金匠扎迪克·布布尔那里定做的。可以去问我妈，去问我的弟弟们。”

“我们从没见过信，也没听说过什么戒指。”阿齐扎的手从纳伊姆的头上垂了下来。

“那我回来又看见了什么？你们把她贱卖了出去。就像处理一件损毁的货物似的，你们把她交给了一个脑子坏掉的铁匠。这家里，有谁听我发过一句牢骚？这份羞辱，我认了。甚至连看见她怀了那畜生的种，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也没吭过一声。”

米里亚姆发出一声哭喊。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忘了自己那条骨折的腿，居然想坐起身来，向拉斐尔张开双臂。结果马上疼得大叫一声，又倒了下去。

“愿上帝宽恕我们吧，”阿齐扎说道，“愿上帝宽恕。”

耶胡达站起身来。“她现在可是结了婚的女人。再瞧她可就是罪过了。”

天性叛逆的拉斐尔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话：“连猫都能抬眼看国王呢。”

维多利亚逃了出来，脸上滚烫。回到房间，基尔曼汀哭了起来。

维多利亚把乳头凑到她的小嘴旁，生气地说："真不该生下你，真不该帮他擦洗身子，真不该让那铁匠上了米里亚姆的床，一切全都错了。"说到这里，泪如雨下的她笑了起来。接着，她替米里亚姆惋惜起来。那女孩从未掩饰过她对拉斐尔的爱慕之情。之前未曾掩饰，现在也无意隐瞒。之后的数十年里，在她朝那铁匠的锤头敞开子宫，为他生下若干儿女之后，甚至在他们挤上飞机，举家迁往以色列之后，米里亚姆依然坦承自己对拉斐尔的那份爱。即使六十年后，在佩塔提克瓦城郊一处荒凉的老人院里奄奄垂死时，她依然爱着他。拉斐尔仿佛一道光，许多双手都渴望去触摸，那道光也普照过许多女人的裸体。但是维多利亚完全确信一点，除了纯情的两两相望，米里亚姆和拉斐尔，直到他们临终的那一天，都没碰过对方。

可是周五那晚他们上床的时候，维多利亚还是把身子扭了过去，背朝着拉斐尔，侧枕着胳膊，呆望着玻璃窗在墙壁上投下的影子。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小吵过好几回了。拉斐尔情急之下，曾不止一次举起手来以示威胁。但是在床上，他总是那么温柔体贴。此刻，他慢慢地撩起她的睡袍，想再度燃起她的欲火。可是她的身子并没有回应。接着，他又派出他的"亲善大使"。这是他从阿拉伯报纸上专门挑出来的名字。那段日子，他曾是个热心读者。冠以如此堂皇的名号，他的那个部位的确长年提供着优质服务，直到他六十八岁，才随着他那颗怆然之心远逝。然而在遥远的过去，在那个周五的夜晚，维多利亚却丝毫不为那大使的甜言蜜语所动，最后它不得不认赌服输，沮丧地耷拉下来，就像个手无权柄的空头大使。

拉斐尔开腔说道："你能怎么样呢，这是命啊。从小到大，我没有可以依靠的父亲。你母亲恨我，你父亲又总挑我的不是，好像他是埃及法老，而我是向他的权威发出挑战的摩西。耶胡达和

阿齐扎则像我的再生父母一样疼我爱我。在巴士拉,我们忍饥挨饿,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突然他们派来了一个送信的,问拉斐尔——问这个身上没有一件像样衣服见人,头顶没有半片屋瓦遮风挡雨的穷小子拉斐尔,是否愿意娶他们的掌上明珠,做他们的乘龙快婿,外带到手三百枚金币的嫁妆。那时候,只要给我一枚金币,我甚至愿意跑遍巴士拉的公共浴场,为那儿所有的洗澡客擦洗脏屁股。当时你又在哪儿?你父母为什么一声不吭?我承认,我是立刻回了信,并从送信人带来的钱中拿出一笔,定做了一个金戒指,托付另外一个人带回来。但是那个人要么迷了路,要么骗了我。拉斐尔应该属于维多利亚,这是上帝的安排。"

她兴奋地敞开了大门,不是因为拉斐尔这番话,而是因为那个委靡不振的亲善大使燃起了她的激情。夏天在屋顶过夜,总会听到男人们粗鲁地撕扯女人们,凭蛮力征服她们;女人们则疼得呜咽起来,低声抱怨。所以,维多利亚之前总以为,在这位让她如此敬畏的丈夫手中,等待她的将是更多的暴力胁迫。而且,拉斐尔的确不时地粗暴对待他父母和弟弟,对她应该也是这样。然而激情高涨时的他,却温柔地说着情话,仿佛一只咕咕叫的小鸽子,一场轻柔的小雨,一汪如涟漪般舒润的丝绸,一阵低语的轻风,一簇冬日里明亮的炉火,一道凡俗之外迷人的风景线。那晚,维多利亚不仅仅是走到半路去迎接他的热情。她用指尖激醒了那个满面羞惭的大使,而拉斐尔,虽是欢场高手,却也被深埋在维多利亚贞洁娴静灵魂中的狂放激情震撼。翻云覆雨中,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找到了我心所爱。在人世间徘徊了这么多年,这才是他向往的绿洲。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一个尽心尽责的母亲,一个忠诚的妻子和一个热情如火的恋人。在心底,他几乎想要发誓,他会永远忠于她。

周日早晨,耶胡达的精神头难得地好。他起了床,洗漱完毕,

绑上经文护符匣[1]开始祷告，精力充沛得就跟身体强健者一样。疼痛消失了，氧气源源不断地流入血液中，他似乎觉得自己还能健康地活上很多年。于是他告诉家人说打算去作坊看看。伊祖里和阿齐扎竭力劝阻，耶胡达则一手扶着前额，笑着对弟弟说："我觉得一身轻松，就跟有人宣布了要给我的身体放个大假似的。好久没去作坊了，现在我多少也能干点活儿了。"

"感谢上帝保佑。我们已经开始还款给拉斐尔了。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昨晚有霜冻，外面寒风刺骨呢。"

"伊祖里，就让我去吧。"

"就听你兄弟的劝吧，"阿齐扎央求道，"再多在家里待几天。"

"我想去作坊看看，然后顺道去阿布达拉·努努的医生那儿一趟。你们都记得，去年阿布达拉差点死了，多亏那医生妙手回春。他们说……"话还没说完，耶胡达就觉察到院子里静了下来。他看见托娅一掀门帘，刚从屋子里出来，这会儿也迟疑着，蹑手蹑脚地穿过院子，故意避开他的目光。他还看见他那做铁匠的女婿径直朝大门走去。"伊祖里，"他满心惊恐，低声问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你们却都瞒着我？"

拱廊深处回响起娜吉亚得意的声音："孩子他爸，弗亚德长出第一颗牙啦！"

伊祖里脸色一沉。他很难掩饰对儿子弗亚德的厌恶之情。那孩子嘴唇太厚，总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死去的巴鲁克那张白皙俊俏的脸。"阿布达拉·努努快不行了。"他对哥哥说。

"去年你们就说他快死了。他会挺过来的。"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也许他已经死了。那做儿子的正守在

①犹太教器具，小型黑色皮制方盒，两个一对，内装有书写经文的羊皮纸条，由犹太男子佩戴，一个绑在左臂，一个绑在额头，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律法。通常在晨祷时使用。

门口，向每个从里面出来的人打探消息。”

耶胡达嘴唇发白。他和阿布达拉·努努中了同一个诅咒。他们都曾试图用假牙，靠朱里·齐泰亚拉比的护符，从死神那里蒙混过去。也许，死亡天使正召唤他们俩到他那儿碰头。伊祖里和阿齐扎扶着他坐回了长椅。

已经结婚的穆拉德从屋子里出来，站在父亲面前。他学会了练习册装订的手艺，如今已经脱去推销员的打扮，换上了工人的行头。维多利亚的弟弟尼散正沿着台阶，从屋顶飞奔下来。他的身形像米里亚姆那样肥胖，可是脾气却跟他母亲一样臭。“阿布达拉·努努玩完啦！”他快乐地叫道，“努娜正扯着头发哭呢，马塔克在砸门。他们家闹翻天啦！”

伊祖里瞅了瞅穆拉德阴沉的脸，又扭头瞧了瞧尼散咧嘴大笑的开心模样，然后看着娜吉亚把另一个乳头塞进弗亚德如饥似渴的双唇间。维多利亚从二楼望着院子。虽然生活的挫折已在她父亲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但他依然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地位。等伊祖里和穆拉德出门干活去了，维多利亚抱着基尔曼汀来看米里亚姆。努娜的哭叫声划破长空，米里亚姆吓得直哆嗦。上帝啊，幸福多么难得，失去它又是多么可怕啊，维多利亚这么想着，一边抚摸米里亚姆的头发。

努努家的门大敞着。杰米拉顺道过去兜了一圈，察看了一下场地，以便挑选表演的最佳地点。阿布达拉家财万贯，她的期望值也跟着飙升。门口，马塔克·努努正用六指的手捂住脸，仿佛想抹去通宵守候的疲劳神色。他默默地看着殡葬协会的人抬来了棺材，然后又把两手背到罗锅下面，继续呆望着狭窄的小巷。维多利亚出门的时候，他们正好四目相对。这次，他的眼里居然没有一丝哀愁，反而含着一股隐隐的兴奋。维多利亚自觉尴尬，红着脸把头扭了过去。父亲刚死，马塔克就谋划着怎么复仇了，同时

居然还能色迷迷地朝她这边看。她走过他身旁，进了他父亲的宅子。努娜的三个儿子已经长大，就像是一棵棕榈树上的三簇叶子。努娜的手掌上像往常一样用指甲花汁绘着图案，眉毛也修剪得干净整齐。眼部的妆容还是昨天描画上去的，居然忘了洗去，更把今日的哀愁衬托得分外鲜明。殡葬协会的人正忙着清洁她父亲的遗体，已经脱去钻石饰品和黄金手镯的努娜就站在停尸房的门口，泣不成声。她是如此美丽，她的痛楚打动了维多利亚的心。巷子里的居民也都尽弃前嫌，登门哀悼死者。托娅紧张得把拳头塞进嘴巴，看着负责殡葬事务的人把棺材抬到院子中央，等着亲友和邻居聚拢过来排成送葬的队伍。自打和母亲一起被赶出家门，马塔克头一次跨过门槛进了这院子，努娜惊声尖叫起来。马塔克弯腰驼背，镇定地走到棺材前，用因吸烟和疲惫而嘶哑的喉咙宣布道："不会举办葬礼。"接着，他扭了扭脖子，仰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晴空，又说，"就让他这么晒在太阳底下，直到尸体发臭，被虫子吃光。"

在场的人吓得后背发凉。"你这只脏狗！"他姑妈汉娜朝他冲了过来，她那得了癫痫病的儿子正缩在院子一角，"你这驼背的杂种！"

那三簇棕榈枝一直享受着百般宠爱，此刻已吓得茫然无措。他们盯着那静悄悄的棺材，似乎倒宁愿死去的阿布达拉冲出那木头牢笼，好好教训他们舅舅一顿。

负责人中最年长的那位，一个闲暇时嗜酒如命的醉鬼，责备马塔克说："犹太人，你说的可是违背律法的。"

"回家去，"那低沉嘶哑的声音说道，"就让尸体在这儿腐烂好了。不举行葬礼。"

汉娜暴怒。她跑去儿子伊莱亚斯那边，用力摇他的肩膀，直到他的身体停止颤抖，然后她把他拖到棺材边，朝马塔克吐了一口唾沫："我哥说的没错。你真是个怪物。"

“我父亲已经死了，”那冷酷的声音提醒她说，“从现在起，在这房子里，我不想再看到你。马上滚出去。”

汉娜哑口无言。马塔克依旧背着手站在那儿。她不禁猜想他在后面是不是藏着武器，说不定情急之下会用它伤人，于是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她张开嘴，含糊地辩驳了几句，又马上闭了嘴。最后，她转身朝着棺材说道：“你看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

不知为何，阿布达拉似乎正在棺材板后面发笑。这奇怪的场面一定让他觉得有趣。杰米拉领来的哭丧者正打算体面地退下来。即使他们把胸脯撕碎，把头发全扯掉，此刻谁也不会注意到。而且就算他们累死累活哭得再真再痛，谁会付给他们血汗钱呢？悲痛欲绝的努娜，阿布达拉穷凶极恶的妹妹，还是从这丧事中获得有利地位的马塔克？

过了一会儿，人们叫来了伊祖里。“我的孩子，”伊祖里拍了拍马塔克的肩膀，“有些义务，我们该对上帝尽到；有些义务，我们得对生者做到；还有些义务，是我们欠死者的。你是打算全部违背啊。”

马塔克吃了一惊。之前从没有哪个人用“我的孩子”称呼他。由于驼背，即使在他还是个孩子时，人们也总把他当作垂垂老者。出于对米甲的儿子，亦即维多利亚父亲的敬重，他向后退了一步，眼睛盯着地面，回答道：“他现在在上帝手上了。害我母亲熬了多少个蒙羞受辱的漫漫长夜，他终于遭这报应了。阿布－穆拉德，我们眼前躺着的只不过是堆烂肉而已。至于我们欠生者的那些义务，我亲爱的邻居，我已经跟律师讲过了，他现在应该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了。”

他姑妈汉娜一跃而起，扇着自己的耳光。人群里也传出惊骇而不满的声音。伊祖里的眉毛竖了起来：“一个犹太人需要借助异族警察的力量来对付犹太同胞吗？”

“指控的对象，阿布－穆拉德，是那具尸体，法官是不会判他入狱的。警察会来搜查这座房子，检查他账本上的财产记录。我不清楚他身后到底留下了多少钱。”马塔克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姑妈，没再多说什么。

“愿你的名字和关于你的记忆全被抹掉，你这以色列人的仇敌。”他姑妈喘着粗气，“阿布达拉，你听见他说的话了吧？”

那驼背人看了看棺材，人群里传来一阵充满期待的窃窃私语。汉娜问这问题原本也只是为了增加点责问的气势，可是此刻连她都惊慌起来。他们那一代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总有精灵居住其中；魔鬼则在地下蠢蠢欲动；到了夜里，死人会从墓穴里爬出来捉弄活人，或哀叹自己的不幸命运。努娜·努努吓得瑟瑟发抖：万一那死人真的活过来了呢？那她以后岂不得听命于一个曾做过冷冰冰的尸体，连净身仪式都经历过，而且裹尸布都缠好了的男人？

这一刻，马塔克已经作好准备，如有必要，去面对那个把他带到这世上的男人。那丝讥讽的笑已经从阿布达拉的脸上抹去，面对这样的父亲，他不会有任何惧色。马塔克走到棺材跟前，扑到棺材盖上。精通魔法和巫术的杰米拉大叫道：“怀孕的女人快出去！”但是大家全都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虽然那咚的一声听上去简直像是棺材里发出来的，女人们一个也没挪窝。仿佛被自己的驼背压垮了，马塔克跪在棺材旁，声嘶力竭地说道：“努娜，听我说，他现在要回答的可是上帝的垂问，他得实话实说才行。我亲爱的姐姐，你愿意和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听他忏悔吗？努娜，所有东西都有你的一半。我是说所有的东西。五五开。”

众人已经听得入了迷。老于世故者知道是在看一出精彩的好戏，天真无邪者则以为是在见证一场公正的审判。此刻，这两种人都对那驼背人满怀敬意，都觉得他的话言之成理。维多利亚发现，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由得神色凝重地点起头来。汉娜张开的大

嘴里冒着白沫："他是个祸害，大家别听他的。"

努娜似乎根本没听到姑妈的警告。"账本在地下室，"她低声说，"柴火下面。管账先生名叫马纳舍·卡库克里，他会照你的吩咐做。"

"啊，"马塔克站起身来，"这么说，我们的父亲居然叫一个骗子帮他做假账！努娜，我的姐姐，从今往后，我们不需要马纳舍·卡库克里，也不需要汉娜姑妈。相信我。所有家产都会均分为两份。"他挥了挥六指的左手，示意抬棺材的人领着送葬的队伍出发。他自己则跟着棺材，走在队伍前列。祷文吟诵者唱起了圣诗，杰米拉又开始为她和她的助手们安排哭丧的表演舞台。送葬的队伍沿着小巷向前行进，原本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慢慢铺展成一条蜿蜒的长线。维多利亚两眼噙着泪，心里却很高兴。"他终于得到应得的了，"她对自己说，却不清楚是在指谁：受辱的死者，还是继承了一大笔家产的驼背人？

尼散扯着他父亲的袖子。"爸爸，阿齐扎伯母说你绝不能去墓地。耶胡达伯伯……"

"出什么事了？"

"好像……他好像在打大呼噜，阿齐扎伯母……"

巨人无奈地看着这个笨嘴笨舌的胖孩子。他还记得拉斐尔在这个年龄时的机灵模样。以斯拉正在贝鲁特接受法国人的教育[①]。他自己的儿子穆拉德此刻就站在身边，伊祖里望着穆拉德在地上的影子，觉得仿佛是一片脏兮兮、了然无趣的泥潭。送葬的队伍继续朝前走，维多利亚抱着基尔曼汀跟着父亲和兄弟们回到了家里。朱里·齐泰亚拉比已经站在长椅旁，手扶在病人的额头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但可以从他的表情中，明显看出连他自

①一战后，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贝鲁特被转交由法国人管制，直至二战后黎巴嫩独立，贝鲁特成为首都。

己对这祷告的效用也没多少把握。

那天，耶胡达并没有死。翌日，一个打扮奇异的陌生人出现在院子里——一名西医。他的秃顶油光瓦亮，着实令大家印象深刻。那副金边夹鼻眼镜的确是让人称奇的新鲜玩意儿。这也是他们头一次闻到专供男人剃须后使用的润肤液的味道。这位医生故意压低嗓门，连他说出的“唔”和“嗯”也让众人肃然起敬。是拉斐尔把这位穿着优雅套装、戴着软木遮阳帽的医生请到院子里来的。男人们站在前排，女人们紧随其后，孩子们则拥在人群的尾部和旁侧。当医生弯腰打开他的黑皮包时，所有人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他把听诊器按在耶胡达的前胸，然后俯身去听，一旁观望的众人一头雾水地僵直了身体，就等着治病先生通过这种神奇的方式与病人相互作用之后，口中道出大智慧来。可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他只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拉斐尔，然后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有分析病情，也没有一言半语的安慰和鼓励。朱里·齐泰亚拉比坚信言辞本身就有战胜病魔的神奇力量，眼前这位医生看病的方法真是与老拉比截然相反。医生从板凳上起身，挥手示意围拢在左右的男男女女走开，就像是撵走挡路的鸡一样。他甚至没有伸出温暖的手，关切地抚慰一下病人，就撇下满怀沮丧的耶胡达，跳着绕开满地乱爬的婴儿和泥水坑，和拉斐尔一起走出了院子。但是维多利亚却深感骄傲。显而易见，这位医生只把拉斐尔当作可以平等相待的人。走出院子的时候，维多利亚看见他甚至扶着她丈夫的手肘。外面巷子里传来了他平静的语调，他正与拉斐尔交谈着什么。

还躺在卧室床上的米里亚姆高声问道：“怎么了？那医生做什么了？爸爸现在是不是好些了？医生给他吃什么药了？”

古尔吉突然想到为了与妻子和好如初，他还专门买了礼物回来，于是匆匆跑到她身边，手里捧着的那块大方巾里裹着六根香蕉、四个伊斯法罕苹果，还有几把糖果。

耶胡达的眼中流露出绝望。这次问诊实在让他吃不消。那位医生在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好像被丢在了一台冷冰冰的机器里，虽然不知道它会对他做什么。不过，那种冷漠高效的感觉的确让他稍微安心了。可是现在医生走了，留给他的只有不祥之兆：他和阿布达拉·努努都曾尝试用拉比的护符和假牙骗过死神，现在又都接受了一位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医生的诊治。至此，他的经历已与那个死去的人一般无二。阳光已消失在屋顶后面，夜幕正从各个角落铺展开来。他怕黑。在他的要求下，众人扶他坐起身，靠着一堆垫子。他一直死死盯着明亮的灯光。“坐我旁边来吧。”耶胡达说。伊祖里此刻正坐在医生坐过的那条小凳子上。

“就这样吧，”耶胡达试着鼓起勇气，“我要去了。作坊全靠你了，伊祖里。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全靠你照顾了……”恐惧又占了上风，他一把推开妻儿，继续说，“我好害怕啊，弟弟。”

那晚，死亡的阴影将烈火灌入拉斐尔的血脉。维多利亚则抑制着自己，可他的激情如此富有感染力，她最终还是允许他尽情狂奔，直到心满意足，只不过尽量不与他一起发出欢叫。待拉斐尔静了下来，维多利亚用手轻抚着他的脸，本想抹去上面的汗珠，就像喂奶时抚去基尔曼汀脸上的汗一样。可是拉斐尔的皮肤一如既往的干爽，摸上去很舒服。多年以后，即使在以色列的似火骄阳下，在难民营密不透风的帐篷里，他的脸也很少出汗。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脸上才汗水涔涔，忧伤的维多利亚就陪伴在他左右，随时准备用她长满老茧的手抚去那粒粒汗珠和他对死亡的恐惧。

那晚的院子里，他难以成眠。身体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双臂交叉枕在脑后，凝望着透过玻璃窗洒在地面上的斑驳月光。“耶胡达比我亲生父亲都亲。”他说着，咳嗽了一下。

维多利亚笑了。“你就是耶胡达的儿子啊，他们还说米里亚姆是我父亲的女儿呢。我在想自己究竟是谁的女儿。”

“你就是你父亲的女儿啊，爱恨分明。”

“我会恨谁？”她很吃惊。

“等着瞧吧。只不过时机没到罢了。你可不像米里亚姆那么宽容大度。”

“你更希望我像米里亚姆那样吗？”

“米里亚姆是米里亚姆，维多利亚呢，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就是维多利亚。”

她的乳头不由自主地耸立起来。为了抑制住这丢人的颤抖，她把大腿紧紧合了起来。说呀，跟他说话呀，她对自己说，这样也许能分散注意力。“你和医生一起出去买药的时候，你弟弟亚设来了。看着院子里乱哄哄的，他吓了一大跳。我给他做了点儿吃的。”

“他来干什么？”

“想要我们帮他一点儿小忙。他给自己找了个新娘子。那姑娘的嫁妆少得可怜。他一直说那姑娘漂亮得像朵玫瑰花。我想他一定是爱上了她吧。”

拉斐尔又咳嗽了一下。“他本可以来店里找我的。”

“我不介意你伸手帮自己家里人。我父亲求你的时候，你也从没小气过。”

拉斐尔俯下身吻着她的双眼，让她飞上了九重天。那阵颤抖又回来了。他点了支烟，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这样清一清嗓子，那种清澈而精致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情歌的最后一个音符。夜晚，漆黑的小巷里，他也会这样清一清嗓子，叫醒他母亲或一个妹妹来开门。米里亚姆总是醒着等那声音，有时候甚至会抢在她们前面去开门。听到拉斐尔发出那种声音，维多利亚则会僵直身子，心里充满憧憬和好奇，可是她从不敢起身去帮他开门。但是自从与他结婚的那天起，回应拉斐尔那个信号的责任就全落在了她身上。有时候，尤其在黄

昏时分，当落日余晖依然洒满这院子，维多利亚就会看到米里亚姆眼中那抹沉默的渴望。

陷入回忆中的拉斐尔声音低沉："我从没想过为自己发财。人生苦短，何必浪费在追名逐利上。但是我一直有个梦想。过去，我常看见母亲的头发里夹杂着灶灰……知道吗，我们过去经常从你们那儿偷柴火。因为饿，我的弟弟们做了很多丢人的事，我都没脸告诉你。"

"这么说，把我母亲藏在墙缝里的金子偷走的，是你母亲，而不是阿齐扎？"

"不止这些。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冷得脸色发青。我母亲偷来你们晾的衣服，然后偷偷染成别的颜色给我们穿。她边染边哭。那天，我发誓说，将来一定要买顶像女王那样华丽的头冠给她戴。"

"的确很美，你帮她买的那顶头冠。"

咳嗽像阵波浪，将颤抖传遍他全身。维多利亚一惊。像她父亲一样，拉斐尔总是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其他男人不会因为哭而觉得羞耻。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故意呻吟，只为博得旁人的怜悯。但是她父亲和她丈夫会遮掩起伤口。也许正因如此，维多利亚才隐约觉得这咳嗽非同小可。

"你着凉了吧，"她说，"大概是周五晚上出了澡盆，还没擦干就冒雨跑去米里亚姆那儿的缘故吧。"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这事比那要早。"

"你发烧了呢。"

他笑了。"因为你的屁股让我狂热啊。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的屁股，这样男人的手才有了可把持的地方。"

"别随便提上帝的名字。"维多利亚抗议道，但已经无法控制身体的酥痒。她在等待他的抚摸。月光里，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维多利亚转身平躺在床垫上，等着他。皎洁的月光下，他的身体如

此温暖。她闭上眼，对这股将她席卷而去的暴风雨，她觉得有必要作出解释和道歉。但是这一次，拉斐尔没有把她带向高潮。他的身体有些迟疑。然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想应该下楼去看看耶胡达伯伯。"

那阵暴风雨兀自忍了下去。明知这是借口，维多利亚还是原谅了他。"阿齐扎伯母正照顾着他，你还是睡吧。"

又一阵激烈的咳嗽，让拉斐尔自己也感到吃惊。他的身体抽搐着，膝盖蜷缩到胸口，整张床都跟着吱呀乱响。

"你病了。"

"胡说。"

他从床边的水罐里倒了杯水，一饮而尽。他轻捏着她的臀部，眼睛却大睁着，呆望着远方，声音有气无力。维多利亚就这么醒着，直到他的手松开来滑了下去，眼睛也慢慢合上。

第二天早晨，耶胡达的病况转好，院子里的人们也对现代医学刮目相看。只喝了几滴清透的药水，服了几片药，耶胡达就坐起身来，双脚去找拖鞋穿。还没等阿齐扎觉察到跑过去帮他，他就成功地自己站了起来。接着，他在拱廊里蹒跚地走了几步，呼吸平稳舒畅，于是夫妻俩都开心地笑了。之前一直揪住耶胡达胸口的铁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希望。"我重生了，我又活过来了！"他叫道。吓得阿齐扎急忙朝四下里啐着唾沫，又赶紧撒盐以免犯了邪恶之眼。耶胡达催伊祖里赶快上班去，还开玩笑说，如果不快点儿，他会亲自跑去打开店门。中午时，他说想去努努家慰问一番。留守在家里的女人们劝也劝不住。结果阿齐扎和维多利亚还是陪他去了，一方面是为了扶助耶胡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看邻居家的情况如何。米里亚姆留在家里照看两个宝宝，想到隔壁正发生这么有趣的事，自己却只能卧床养伤，她就直哀叹自己真是命苦。

一行人刚进院子，就吃惊地看见马塔克悠闲地躺在正中央的地毯上，那副怡然自得的舒服模样就跟他从未被赶出父亲家门似的。他的店铺，如今看上去是那么寒碜可怜，正关门歇业，以示对死者的哀悼。他的妻儿们已经在这所大宅子里安顿下来。起初颇为惊讶的努娜也很有风度地接受了目前的状况。她甚至似乎非常高兴地看到另外一个男人接手负责自己的日常起居。维多利亚细细欣赏着努娜那张未施脂粉的面庞。她大约三十岁，比维多利亚几乎要大上十岁，却始终拒绝长大。一名库尔德族女仆朝她俯下身，用甜腻的嗓音哄着她，仿佛女主人只是个五岁大的孩子："努娜，我的小宝贝，你一定得喝点儿热茶哦。今天很冷呢。"

努娜点了点头。"是啊，你说的没错。今天实在冷呢，应该喝儿点热的了。"她既没有讥笑弟弟的六指，也没有被他的驼背吓得往后缩。她敬重他，就像他是她的父亲、丈夫和新主人。"也帮马塔克拿点儿吧。"她凑到女仆的耳边轻声说道。那库尔德族女人谄媚地笑了笑。阿布达拉靠贩卖牲口赚了不少钱，连身边的人也被他训练得像家畜一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野性难驯的早已被他打发走了。维多利亚还看见，虽然努娜的儿子们个个都是美少年，但都是一脸的愚蠢相。

汉娜和她残疾的儿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夜深人静时，他们已被赶出了家门，自此以后再也不许回来。马塔克·努努，显然还没有学会摆出一副与他新近获得的显赫地位相称的傲慢架势，看见耶胡达到了门口就慌忙爬了起来。就像个穷得叮当响的杂货店老板那样，他满脸赔笑，把这位贵客引到一把铺着垫子的藤椅前。

令维多利亚和阿齐扎大惊失色，托娅居然跟在库尔德族女仆后面从厨房端着茶水出来了，甚至还帮忙给客人削苹果，上百吉饼，就像是这家的女儿一样。她甚至还穿上了努娜衣柜里的一件丝绒裙子，戴起了闪闪发亮的贵重耳环，光彩照人的幸福模样就

像是找到了最终归宿似的。她向努娜鞠躬致意，简直有点儿顶礼膜拜的意味。托娅把摆着点心的托盘放在努娜的脚旁，然后就直勾勾地盯着她美丽的面庞，无比倾慕地笑着。接着，托娅跪倒在地，轻轻抚摸着努娜纤巧的脚趾，黑色的锦囊依然在她稚嫩的胸口荡来荡去。两人好不容易忍住，这才没有咯咯地笑出声来。原来达胡德和他的乐队一起赶场子表演去了，托娅前一晚就是在邻居家过的夜。

耶胡达全然没有注意这些。这个病入膏肓却又侥幸地转危为安的男人很高兴来邻居家做客，此刻正安坐在扶手椅里，试图和那个目不识丁的杂货店老板探讨些深奥的话题。看见托娅那么开心，阿齐扎一点儿都不生气。要不是米里亚姆在卧床养伤，还有两个宝宝要照看，她也非常愿意来邻居家帮忙准备点心招待客人。她暗示丈夫说，现在可不是讨论《塔木德经》的时候，然后便站起身来。出了邻居家的门，耶胡达挥着拐杖，笑着宣布道："明天一定要到作坊去看看，伊祖里可别想拦着我。"

回到院子里，他们看见米里亚姆正躺在拱廊里她父亲的那把长椅上，朝娜吉亚吐着舌头。米里亚姆居然带着纳伊姆和基尔曼汀，拖着身子从黑屋子里挪到了洒满阳光的拱廊里。娜吉亚故意冲她挑衅，指责她和她母亲一样谎话连篇，而且断言说她故意弄折自己的腿，只为了让那可怜的铁匠趴在地上求饶："糖果、香蕉！下一步是什么？男人就不能教训老婆吗？这成什么世道了？"

"那又怎么样？"米里亚姆笑道，"即使伊祖里打断你的脊梁骨，你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一颗干瘪的葡萄干。这就是你恼火的地方，婶婶。问问维多利亚吧，去问哪，看她怎么说。"

"她能告诉我什么？那白痴笑得正欢呢，就因为有颗心暖着她。她还不知道自己掉到什么样的煎锅里了呢。就让她等到油开锅热吧。"

“要是每个以色列女人都能有她那样的煎锅就好了。对吧，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真不知道米里亚姆是哭是笑。

阿齐扎过来为铁匠说话：“你的古尔吉哪里不好了？老天作证，他那肩膀结实得就跟参孙[1]本人一样呢。”

“那就差人来挖他的眼珠子吧。”米里亚姆接道。

“愿你的舌头烂掉，”阿齐扎一脸惊恐，“怎么能那样说自己的丈夫啊？”

“妈，他打折了我的腿，晚上却还要……还要……”

维多利亚真不知道把自己的脸往哪里藏，仿佛那个躺在长椅上诉苦的人是她自己似的。“我要上去给基尔曼汀洗澡了。”

“维多利亚，”米里亚姆抽泣着，“要是我对你心怀怨恨，那就让我现在立马死掉。这是命。”

“拉斐尔也这么说。”

米里亚姆一惊，“真的？他真是这么说的？”

维多利亚没吭声。她想找些快活轻巧的辞令来结束这场痛苦的谈话，却只是徒然。像她父亲一样，她天生不会说笑。

“等等。先别上去。还有两根香蕉呢。一根你和我分了吧，另一根留给我爸妈。”

娜吉亚愤愤地把乳头塞进肤色黝黑的弗亚德嘴里，仔细回想着自己上次尝香蕉的味道是在什么时候。也许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当时她的哥哥萨巴，愿他灵魂安息，背后藏着一块红手巾，笑着说：“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会想过用憧憬和期盼点亮她的双眸。如今，连她的预言都再也无人听信了。她满含着口水，瞪眼看着耶胡达用白得透明的手指头慢慢剥

①《圣经》中的古犹太人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

开香蕉。香蕉的皮伸展开来，仿佛一朵黄色的花。接着，耶胡达把它递给了阿齐扎，阿齐扎伸手掰了一半下来放进嘴里，脸上冷峻的表情顿时被这快乐享受融化。娜吉亚转头看着那香蕉皮在耶胡达的手指间晃荡。她第一个意识到回响在院子里的那一声“咕咚”意味着什么。米里亚姆呆呆地望着地面，维多利亚和阿齐扎则慌忙弯腰去捡从耶胡达嘴里掉出来的下半边假牙。有那么一会儿，坐在拱廊里的女人还没弄明白娜吉亚在那儿喊什么：“耶胡达死了！”

15

雨停了。艾尔－哈努尼市场已经空荡荡地笼罩在黑暗里。穿过这座熟悉的市场后，维多利亚揭掉了面纱。一阵微风拂面而来。几分钟后，她就到了父亲住的小巷，不禁怅然地回忆起一年前离开这里的时候自己还是那么兴高采烈。当时，拉斐尔就站在院子当中，看着由独眼龙卡杜里带头的三个搬运工干活。夫妇俩将搬进一座陌生却整洁的房子，住在其中一套宽敞的两居室公寓里。家具是要搬到那儿去。看着他们把一把把椅子和一包包衣服从那个装有玻璃窗子的房间里搬出来，维多利亚觉得将自己束缚在这里的纽带正被一根根扯断。此刻，她就要与拉斐尔一道起航，去领略一处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景，驶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她再也无须与母亲挤在同一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她会偶尔带些小礼物回来探望大家。他们也会来她的新居做客，她将因为有个能干的丈夫而享受众人羡慕的眼光。那天早晨，她父亲一句话没说就匆匆出门了，仿佛是为了逃避与她分别的那一刻。自从耶胡达死后，伊祖里虽然没有脱下摩登的衣着打扮，也未放弃世俗生活，但变得愈发虔诚起来。那天早上，他早早起床，绑上经文护符匣，一声不吭地草草吃完早饭。在他看来，搬到另一座房子里去无异于对家族的背叛：维多利亚居然狠心撇下他，让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个新近丧

夫、愁眉不展的嫂子，一个满腹怨恨的妻子，再加上一大帮从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欢乐的孩子。维多利亚原本还指望着能欢欢喜喜地与父亲作别，听到几句祝福的话。此刻她还是安慰自己说，父亲很快就会原谅她，并去新家看望她。然而事实上，直到四十年后，伊祖里死的那天，他也从未踏进维多利亚住的地方，甚至当她住在以色列难民营那间简陋的帐篷里时，他都拒绝去见女儿一面。

那天早晨，维多利亚站在院子里，背上背着基尔曼汀，怀里抱着苏珊娜，心里隐约期望着能有个多少正式一点儿的道别仪式来见证自己离家的一刻。毕竟，她的祖母、她的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她的丈夫、她自己，还有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可是大家都各忙各的，就像平日里一样，维多利亚看了不觉有些心酸。米里亚姆正忙着让丈夫和其他一些男人帮她把家具搬进那间带玻璃窗的房间。阿齐扎此时已耳聋得厉害，大家安排她住进了米里亚姆的那间小屋。以斯拉则已结婚成家，并买下了城里主干道艾尔－拉什德大街上的一家药店，早已从这个院子里消失了。黑色的锦囊也从托娅的脖子上掉了下来，达胡德终于可以故技重施，变着法子哄她开心了。

为了避免看到女儿的幸福时刻，娜吉亚钻进厨房不见了人影。时间还早，肉都没有从市场送过来，她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黑糊糊的厨房里，无聊地挠着痒痒。维多利亚默默地望着斑驳的墙壁，真想走上前去，从其中一个缝隙里挖出一枚金币，摆到母亲眼前。东西全都搬好了，拉斐尔朝院子挥了挥手，用清澈的嗓音喊道："再见了，祝大家身体健康！"

没有人出来送别，却有一些人隔着墙壁，隔着门，回应了一声。维多利亚觉得似乎是这房子本身在跟他们说再见，于是莫名地开心起来。她的小弟弟弗亚德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正一脸疑惑地站在那儿盯着他们，维多利亚看了他一会儿，便默默地走出了她的

老家。

等在新房子里迎接他们的是弗洛拉，拉斐尔的弟弟亚设真心爱上的那个姑娘。她虽然个头矮小，却精力充沛，身材丰满圆实。当初多亏了拉斐尔出钱相助，两人才能顺利结婚。对于拉斐尔的慷慨相助，弗洛拉心存感激，于是立刻赶来帮忙。米里亚姆曾警告维多利亚要当心这位过于热心的弟媳，但维多利亚觉得一定是亚设怂恿妻子前来讨好拉斐尔，多多博取哥哥的好感，好得到扶持，早日自立。那套两居室的房间在二楼，此外还有五家人居住在同一层。弗洛拉指挥着搬运工们哪里该放孩子们的床，哪里该放衣柜。为了检验弹簧是否完好无损，她蹦到了双人床上，结果被弹了起来，于是她和独眼的卡杜里哈哈大笑。弗洛拉是个活泼爱笑的女人，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谨慎度日，以欢笑胡闹为耻。人们背后传言说，弗洛拉会偷偷和男人一起喝酒玩乐。这些谣言，维多利亚宁可不听。卡杜里咧嘴笑着，几颗稀疏的烂牙间全是黑窟窿。连那只棕色的假眼也眨巴起来，仿佛是在邀请另一只健康的眼睛也一起来笑个痛快。这笑声空洞而愚蠢，但卡杜里绝不是个愚蠢的人，正因如此，眼前这一幕才会如此令人反感。此刻，维多利亚才意识到，她的弟妹的确喝醉了。维多利亚脸上发烫，仿佛自己也成了这无耻行为的帮凶——逗弄这个家徒四壁、满身脏臭味的可怜老人，纯粹为了取乐而戏耍他。没什么要忙活的了，拉斐尔打发走了那个卖糖腌萝卜的小贩和其他临时找来的搬运工人。“弗洛拉，”他的声音干脆利落，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寒光，“下楼到水管那儿洗把脸吧。”

“那脸上搽的粉和口红怎么办？”她顽皮地顶嘴道。

“快走开，别烦了。”

她马上变回了安分守己的小女人，仿佛自不量力地穿了双太高的高跟鞋，结果不慎摔了一跤，出了大丑。她像搓洗抹布一样使劲揉着膝头的丝质长袍，眼神黯然，声音哽咽：“我给你们炖了

加薄荷和大蒜的羊肉。盛羊肉的罐子是我新买来的，打算作为礼物送给你们。红米饭还在小火上焖着呢。”她说着这些话，身子却没动地方。

拉斐尔牵起她的手，把她领到外面的门廊里，然后搓了搓手，好像刚才沾到灰一样，说道：“在我家就得安分点儿，别想像风月场上的女人那样胡闹。”

她不住地点头说：“嗯，是的，是的。”然后浅浅地笑了笑，就噔噔地跑下楼去了。维多利亚竭力掩饰醋意；三十年后，当她和家人正在移民的临时营地里艰难度日，弟妹却把她在内坦亚北部的家变成一座生意兴隆的赌场时，维多利亚也同样竭力掩饰着怨恨之心。不过在当时，二十年代中期的那一天，维多利亚却把自己视为体面人家的夫人，伴随在如日中天的丈夫左右，可怜的弗洛拉则灰溜溜地退到楼下黑糊糊的小屋里，去照看她那躺在床上、终日无所事事的丈夫亚设。

数月后，维多利亚听到丈夫在隔壁房间怒吼道：“现在在这儿可不行！”她的嫉妒之火烧得更旺了。

许久以来，弗洛拉都急着想教维多利亚化妆的技巧。“我真想有你这身材，这漂亮的脖子和头发。涂点儿眼影，上点儿口红，又会有什么错呢？如果你想拴住你男人，化妆就是一种必须学的技术。只是打个比方，可别见怪——你母亲和拉玛·阿福萨之间的区别又在哪儿呢？你母亲的穿衣打扮对你父亲而言，好像她一辈子都在服丧，而拉玛·阿福萨却每天都穿着节日盛装。男人就喜欢这个，一个星期中间也能像过节似的快活一把。”

拉斐尔的二弟耶赫兹克尔结婚那天，维多利亚终于听从了弗洛拉的甜言蜜语，被她带到阿罗兹迪贝克隔壁一家高档的服饰用品商店里，买了一盒脂粉、一支颜色淡雅的香味唇膏和一盒黑色眼影，这让她不禁联想到父亲家厨房顶篷上的黑煤灰。弗洛拉兴高采烈

的模样，再加上那个颇富女性阴柔魅力的店主，让维多利亚昏了头。各种颜色鲜艳夺目，她看得出神。她那行事莽撞的弟妹居然还主动提出要帮那位汗毛剃得干干净净，甚至还略施脂粉的店主做一件带粉色蕾丝花边的黑色束腰外衣。听了这提议，那位阴柔的男店主展开了笑颜。维多利亚见惯了以粗犷外表为傲的男人，眼前这场景真让她觉得有趣。作为回馈，店主提出专为弗洛拉现场搭配出一套服装来，还奉送了一条刚从巴黎到货的真丝内裤。弗洛拉舔着嘴唇，反驳说，她可不需要半个男人来教她怎么穿脱内裤。到了这时候，维多利亚已经忘乎所以，除了化妆品外，她又买了一个软皮手袋、一双丝袜、一瓶香水和几条被弗洛拉称为“风骚到家了”的衬裙，甚至还被一顶被赞誉为“超凡脱俗”的带面纱的别致帽子迷住了。当听到这些商品的总价时，她立刻警醒地把放在玻璃柜台上的这些奢侈品推到一边。“不，不要了，这可是一大笔钱呢。”

“买吧，买吧，”弗洛拉在一旁怂恿道，“你丈夫肯定喜欢家里有个漂亮女人，而不会想要个洗衣妇。如果看到你穿着这些，他还不亲你，我就把自己的手剁掉。”

维多利亚宁愿与心思单纯的米里亚姆逗乐，也不想和眼前这个老于世故的女人周旋。如果是米里亚姆，她肯定会说，即使不穿那些风骚的衬裙，拉斐尔也会一样吻你维多利亚。可是维多利亚转念一想，自己根本不会和米里亚姆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自打她与拉斐尔结婚，她和米里亚姆就再也没一起说说笑笑过，最近甚至也极少见面了。如今的米里亚姆已经沉浸到旺盛的食欲里，随着古尔吉的日常起居过着沉闷的日子。耶胡达的死对他女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尔吉正打算关掉铁匠铺，潜心研究《托拉》。这可把米里亚姆气疯了。“我妈只能靠着伊祖里发发善心才能过日子，这还不够吗？想当拉比！你真是天生要饭的命啊！看看你周

围，人家都在挣大钱呢。当拉比！你可别想让我一辈子都过穷日子。”

“要了吧，要了吧。”弗洛拉笑着。

东西包好了，店主脸上的媚笑变成了恭候钱财进账的生意人的笑。走到店外，弗洛拉打开自己的袋子，抽出两条内裤来。“黑色的这条，”她调皮地坦白道，“是领你到这儿买东西，他应该给我的回扣。黄色的那条，我纯粹是偷来玩儿的。反正那可怜的家伙也不会有后代，挣那么多钱也没处留。今天晚上可要等我哦。我来帮你化好妆，咱们再去参加耶赫兹克尔的婚礼。”

此刻，维多利亚刚刚洗完衣服，就听见拉斐尔在另一间屋子里生气地大嚷：“现在在这儿可不行！”她都已经站在镜子前，手里捧着化妆品，就等弗洛拉过来帮忙。她打开通向另一间屋子的门，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真恨不得马上闭起眼睛。那两人纠缠在一起，明显是因爱生恨。小弗洛拉缩着身子，拉斐尔则一脸厌恶。他们居然没看见维多利亚。弗洛拉挎着拉斐尔的脖子，此刻正朝下滑去，指甲划过他的衬衣和身体，在他胸膛上留下一道道血痕。看见血，维多利亚惊叫起来，两人这才回转身发现了她。然而在此之前，弗洛拉却已恼羞成怒，用拳头猛捶拉斐尔那血淋淋的前胸。此刻，她更是毫无顾忌地叫道：“在这儿不行，你这浑蛋！现在不行！你怎么突然变成修士了！”

维多利亚的脑子乱成了一团。她丈夫为什么不把这可恶的小魔鬼踢到一边去呢？他本可以把这小娼妇撕成碎片。弗洛拉现在穿着什么样的内裤？是作为回扣的黑色内裤，还是那条偷来的黄色内裤？他肯定已经和她上过床了。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在哪里？亚设居然瞎了眼没看见吗？是不是我坐在浴盆里洗澡的时候，那浑蛋想小快活一把呢……这些她平常连想都不会想的恶毒问题，现在居然让她获得一种邪恶的快感。拉斐尔朝那女人的脸上扇了一

巴掌，维多利亚这才惊醒。“从我眼前滚开。”他屏住一阵咳嗽，低声说道。但是那阵湿咳愈演愈烈，比弗洛拉的恼怒更暴烈，比维多利亚的迷惑更深幽，比他胸膛上的股股血流更恐怖——因为那是预示着死亡的咳嗽。在场的三个人都明白了过来，吓得动弹不得。血，维多利亚对自己说，他在咳血。弗洛拉打了个哆嗦。几分钟以前，她还是那么渴望得到这个已被死神预定了的躯体。拉斐尔却对自己说，他会活下去的。

住棚节[1]后，天气凉爽下来，他们从屋顶搬回各自的房间睡觉。市场上出售的西瓜都长成了空心，早已失去了夏天时的美味多汁。早上，拉斐尔会把六条手绢塞进西装口袋。即使是发烧到两眼发直，他也坚持要去店里。入冬，白天越来越短，他会尽量赶在日落前回家，早晨带去的手绢浸满了从他肺里咳出来的东西。维多利亚深知这场灾难的严重。只有极少数人战胜这病魔，存活了下来。而她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居然没去向上帝求情。她本可以斋戒、立誓，虔心去行各种善事。对此，她对自己解释说，拉斐尔全凭一己之力养活家人，帮助弟弟妹妹们成家立业，不仅慷慨地向政府当局支付赎金，以保男孩们免服兵役，为女孩们提供嫁妆，让她们免于孤苦一生，而且与银行一条街上的富商们往来频繁。只要有客人登门求助，不管来者身份有多卑微，他都尽力而为。与这相比，她能做的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有那么几天，她也想像弗洛拉那样大骂着“浑蛋，浑蛋”，可是她不得不承认，拉斐尔从未对谁心存芥蒂。他总能不卑不亢地与她父亲交涉，并最终获得其认可；明知她母亲对他恨之入骨，他却会欣然答应维多利亚的请求，亲自上街去帮岳母买礼物。因此，维多利亚并没有乞求上帝保佑他们渡过难关，反而愤愤不平地指责上天不公，仿佛把上帝当作

---

[1]犹太教传统节日。又称结茅节，开始于赎罪日后的第五天，整个节期持续七天。

了血肉之躯的凡人。每到这时，她都竭力把心绪从上帝身上移开，唯恐这股怨恨变成了对神灵的亵渎。

可是，她却像敬拜上帝一样对待拉斐尔。

起初，她相信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击败这穿着血红袍子降临在他头上的死神。每天，她都会为拉斐尔准备五顿丰盛的饭菜，保护他不受风寒，甚至准备着为他牺牲自己的性命。一天晚上，等他睡着了，维多利亚俯下身去，深吸了一大口从他肺里呼出的气，疯狂地祈祷着死神能放下她丈夫，转而把目光投到她身上。一次，死神像沙尘暴一般咆哮着，猛击他的身体。枕头上，他的头剧烈地震动着。灯光里，他憋得脸色通红。维多利亚用手指拂去拉斐尔唇上凝结的血渍，然后抬起手，打算把死亡舔进自己体内。他瞪大了因剧烈咳嗽而泪水汪汪的双眼，让她停手。“不要这样！”

她起身，用块泡了醋汁的布擦了擦他那张依旧拒绝流汗的脸，又用玫瑰茶润了润他的双唇。接着，她把他那颗精致的头颅放在自己的胸上，轻轻地摇着，哼起歌来，就像哄小宝宝一样，只求将他胸中腾起的又一阵猛烈咳嗽压下去。“你这小狐狸，”他喃喃道，“乳头又立了起来。亲善大使觉得已被邀请去参加一场晚宴了呢。看哪，你摸。”她拉下他的睡裤，看了看。“我身上最后才死的部位就是那里啦。”他吹嘘道。

“现在你都没力气了。不能太累。”

她的声音变得沙哑。她用脸颊碰了碰他的头，然后转身平卧。他的动作既狂野又温柔。她喜欢他用手指点燃她身体里的火花。她用手抚摩着他的后背，那如丝绒般光滑柔软的肌肤让她痴迷。

过后，他用依然清澈的嗓音说：“咱们睡吧。”可是两人都未入眠。好大一会儿，他沉默不语。不知为何，维多利亚似乎感到他正泪水盈眶。她不敢抬头去看。当他再次开腔时，话音中非但没有眼泪的味道，反而多了一丝顽皮：“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和

那个铁匠同床共枕，而米里亚姆得到了我这摊血水。”

“你才不是一摊血水呢。你是拉斐尔。”

“这笔交易，米里亚姆可是占大便宜了。她的饭桌上永远都会摆得满满的。等你成了寡妇，又该怎么过呢？”

“你不会死的。”

“拉斐尔可不怕死。”

恐惧却慢慢抬起头来。

拉斐尔的合伙人提议在布料市场的中心地段租一间更大的店面，可是拉斐尔迟迟不愿给出答复。他心里想，这又有何意义？他不会看到新店盈利的那天。以斯拉的药店生意红火，正打算去埃及旅行一趟，并邀请一直与他交好的拉斐尔一同前往。可是面对朋友的盛情，拉斐尔不为所动。万一他正在瞻仰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或者正在欣赏埃及肚皮舞的时候，一道血幕降了下来，那该怎么办？还有些熟人谈及明年夏天在底格里斯河岸租间度假小屋，他却问自己能不能撑到那时候。每当看见十几岁的小女孩们稚嫩可爱的笑脸，他就会对自己说，等她们长成花样少女的时候，他的肉体应该早已被虫子吃得一干二净了吧。从郁闷到愤怒，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闻到明春的花香，能不能尝到五旬节的第一颗杏子。鞋匠夸口说，帮他做的那双新鞋能穿好多年。过桥的时候，拉斐尔甚至都没把鞋从白盒子里掏出来，就扔到了河里。终有一天，他那些优雅的套装也会被维多利亚扔进河里去，因为这是寡妇追悼亡夫的风俗。他开始觉得自己只是生活的过客，就像是名旅行者正在穿越一片美丽却陌生的土地。维多利亚对爱的宣言让他觉得刺耳。没有他，她会继续吃饭、睡觉、哭泣、欢笑，也许还会与新丈夫一起上床睡觉，而关于他的回忆将从这世上抹去。维多利亚的胸臀再也勾不起他的胃口。做爱让他体力不支，有时候甚至会让他气恼。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道飘过风景的影子，而其

他人正等着取而代之。过去，他总是喜欢和朋友们小酌几杯，现在他却会晚上兀自灌下半瓶酒，直到醉得眼神发直。

另一股激情却攫住了他。过去自学的阿拉伯语，如今有了突飞猛进。当时埃及开罗正将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译成阿拉伯文，他则成了这些文学译著的忠实读者。与维多利亚争夺拉斐尔的对手众多，这些印刷的文字页面则是她长久以来的劲敌。当他把头埋在书后时，她就不存在了。时不时地，他会为她念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却总是躲在那道屏障后面。拉斐尔吃惊地发现，每个时代的精神巨人都像他自己那样，执著于有关死亡和性爱的话题。翻译这些作品的开罗穆斯林言辞谨慎地把这称为爱情，但拉斐尔确信，原著作者描写的一定是他与大马士革夜总会女歌手相伴时的酸甜苦辣，是拉玛·阿福萨激荡人心的笑声，是他弟妹的烈欲，是维多利亚澎湃的爱火和缠绵的情话，是米里亚姆的相思之苦。

关于死亡。虽然笃信宗教的译者在翻译中虔诚地加以过滤，对死亡体验的描述却依然庄严肃穆。这些作者是如此善于描述死亡场面，仿佛他们亲身经历过似的。不管怎样，关于人临死前的思绪和感触，他们总能描写得恰到好处。拉斐尔意识到这些作者都认为，在那道黑色门槛的后面，是不会有任何东西存在的。

从书中，他还获得了其他一些感悟。他一直认为自己大胆无畏、机敏过人，是院子里两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似乎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而如今，这些思想上的巨人告诉他，要谦卑。运用想象和智慧，这些作者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博大精深的世界。仿佛是久居于平原的人生平第一次领略到高山的雄伟，拉斐尔吃了一惊，不禁肃然起敬。然而令他伤心的，是获得这些谦卑感悟却恰恰是在自己的临死关头，因为不管从中获得多大教益，都无法让人坦然直面死亡。维多利亚也没有掩藏眼泪。起初，她的哭泣让他宽慰。可是后来，尤其是夜晚时分，当他呆望着天花板，饱受恼怒和恐

惧的煎熬，她的哭声只会给他平添烦扰。他甚至怀疑她是在为自己哭泣，而且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全无根据。维多利亚觉得他和上帝都背叛了她。在她成长的那个社会里，根本没有公共福利的概念。昔日生活富足的女人，只要成了寡妇，都会沦落到穷困潦倒的悲惨境地。挣面包钱的男人一死，桌上就不再会有面包可吃。原本衣食无忧、前途大好的孩子们就会为生计所迫，到街头讨饭。她的女儿们将变成别人家的女仆。她自己也会变得满腹怨言，孤苦伶仃，被社会遗弃。当她走过的时候，别的女人会小心遮掩起财富，唯恐她把邪恶之眼投射向她们和她们的好运。比如说，如今对她艳羡不已的米里亚姆，等拉斐尔死后，还会对维多利亚敬畏三分吗？弗洛拉跟她打招呼的态度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她肯定不会为死去的情人掬一把伤心泪。维多利亚会被迫搬回到父亲家里，抱着两个孩子去面对那个总是憎恨她的母亲。她敢肯定，她与那可恶的拉斐尔一起欢笑的日子，她母亲都会让她用眼泪一一偿还。她要仰仗别人的善心方可分得半点口粮，在沉默中隐忍度日。

点燃了光明节[1]的第七支蜡烛，拉斐尔围上羊毛围巾，穿上厚大衣，俏皮地歪戴起帽子。"好久没去戏园子了。"

那天，维多利亚特意做了拉斐尔最爱吃的萨罗纳[2]，还专门洗了个热水澡，把身体擦洗得洁白发亮，并在耳后和乳沟处喷了几滴富有神奇魔力的香水。

"家里都冻得要命呢。你也知道自己可是感冒不得的。"

"我正在读一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一个有钱又貌美的年轻姑娘得了和我一样的病。你知道她的父母把她送去哪里了吗？一座

①犹太教传统节日。又称修殿节，开始于犹太历基斯流月第二十五日，为期八天。点蜡烛是光明节的传统仪式，且每天加点一支，同时献上祷告，直至八支蜡烛全部点燃。

②伊拉克地区犹太人的传统菜肴，用番茄、洋葱、白醋、胡椒和糖等辅料做成的酱汁把鱼煎烤成酸甜口味。

白雪覆盖的大山里。”

“那些德国人准是疯了，而且那也不意味着你就必须在这天寒地冻的晚上出门呀。现在肯定连路上的水坑都已经结上冰了。”

“国外的医生们都建议多呼吸新鲜空气。外面氧气多。我这种身体状况的人缺的就是这个。”

氧气。她撇了撇嘴。一定是从书里学来的怪词。听到那个词的发音，她就心生反感。“我猜，在戏园子里，他们会把‘央气’放在托盘里端给客人喽。”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发错了音。窘迫中，她似乎觉得自己的汗味儿已经盖过了香水的味道。“去吧，去你的戏园子吧，让跳裸体舞的姑娘给你来顿双份儿的氧气大餐。见鬼去吧。”

他看了一眼正在床上熟睡的女儿们，然后走到又黑又冷的院子里去了。他又清了清嗓子，那声音依然澄澈，与青春年少时别无二致。夜幕降临后，这座院子的大门也会从里面闩住。

“别让我站在那儿敲门，一直敲到把坟墓里的死人都给吵醒了。”

她站在衣柜的镜子前，擦去口红，“走你的吧。你什么时候敲过两遍门？”

她竖起耳朵用心听着。她可不想送他到楼下，在他后面立刻把门闩上。让他先走出一段距离再说。她此刻的样子，连自己都觉得难看。要是提上灯笼，让光从下往上照着自己愁眉苦脸，拉斐尔肯定更觉得她丑陋不堪。她没有听到大门外侧的插销插上的声音，院子里却传来了嗵嗵的锤子声。她灯也没顾得上拿，就飞奔了出去，三步两步跃下楼梯。那把锤子正在他体内猛砸。她把头伸到他腋下，搀着他站起来。即使连肺部的碎片都咳了出来，他还是小心翼翼，不让嘴里喷出的污物溅到自己的高档夹克上。他把血咳在了手绢里，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新的来。

“靠着我吧。”维多利亚轻声说。

“我实在没力气上楼去了。”他刚开口，血就从嘴里喷了出来。

“我背你。别说话了。”

她一手攥住背上的丈夫，一手抠住墙壁，使尽全身力气，迈上了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十三级台阶。拉斐尔还在咳嗽中苦苦挣扎，却不忘凭着最后一丝力气，尽量不让血污弄脏了维多利亚的发辫。她把他放到床上躺下，跑去帮他倒了杯热牛奶，然后速速回到他身边，帮他擦了擦脸。咳嗽停止了，他的脸滚烫。他注意到，她的下嘴唇已变得惨白，上嘴唇却还留有没来得及抹去的口红印子。他想笑一笑，说几句温柔的情话，但以他现在的状况，什么语言都无意义了。牛奶烧焦的味道和被水浇灭的煤油灯芯的气味弥漫在屋里。喝牛奶的时候，他想对她说，在帮他换睡衣之前，还是她自己先脱吧，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鉴于他目前的情况，这种玩笑话也显得愚蠢而不合时宜。

“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这种话真让人反感。让他沉迷的那些书里，有些故事描绘了士兵濒死前的粗暴画面。他们会对一切幻灭，肆无忌惮地咒骂起世人奉为神圣的东西。

此刻，他多想咒骂几声。那些作家怎会知道战场上即将断气的人在叫喊些什么？也许他们只是互相抄袭借鉴，而第一个描绘这场景的作家也只是全凭想象杜撰出这一切？如果目睹了他面临死亡的一刻，会有作家把他也描绘成一个粗鲁蛮横的士兵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还有必要介意这些无聊的事吗？

“你在想什么呢，拉斐尔？”

她的语气让他恼火。“我不会死得像只狗那样。”

“我愿意用自己的眼睛换你这条命。你比我的灵魂更宝贵。”

“杰米拉瞎念的咒语根本止不住这血。一个医生说要吃油腻食物，另一个则说要完全卧床休息。他们开的那些药的效果，就跟

朱里·齐泰亚拉比的祷告一样。这城市的空气里有种东西让我喘不过气来。隔壁那家店的店主,左边那家……两周前看上去还好好的。他还笑着说他和我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看着其他身强体壮的商人一个个下葬。可是现在，他却死了，去了，完了，埋了，没了。他妻子穿着蓝丧服，儿子们也蓄起了胡子[1]。"

她把他的手拉过来吻着。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的宝贝。"

"别胡思乱想！"他怒气冲冲地重复道，"我可是一个人，维多利亚，一个人面对……"

她觉得一股冷飕飕的凉气吹过脊梁骨，身子像灌了铅似的往下一沉。拉斐尔害怕了。拉斐尔，这个两军交战都奈何不得的无畏勇士，这个曾跨越边境线、毫发无损地回到家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从不惧怕黑暗、魔鬼或杀人犯的男子汉，居然感到了恐惧。

"你哭得让我心烦。"

"那我再也不哭了。"她抽搭着,"有时候,在屋顶晾衣服的时候,我会跟上帝谈心。拉斐尔,你给我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有时候，站在房顶，我会觉得白云就是上帝的袍边，真想爬上去吻吻它。当上帝把你带回我身边时,他真是对我太好了。可是现在,怎能不叫我伤心落泪呢？"

"我还没死呢。"

她的眼神阴郁起来。"你会活下去的。不管是上帝还是魔鬼撒旦，都休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我可是听明白了医生们的话外音呢。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会活过这几个月。"

---

①犹太教传统，亲人埋藏后七日内不得洗澡，穿皮鞋或戴首饰，三十日内不得剃须或剪头发，并应深居简出，以示对亡灵的哀悼。

“让他们——让那些医生全都下地狱去。”

“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不是所有得肺痨的人都会丢了小命。”

“你会幸存下来的。只要这该死的冬天一过去，你就会马上好起来。逾越节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改变。”

“逾越节的时候我应该不在这里了。”

“那会在哪儿？”

“黎巴嫩吧。有些名医在那儿办起了医院，出了不少奇迹呢。跟德国一样，治这种病的地方都建在山里面。”

“这么说你要去黎巴嫩了。你笑什么呀？”

“那些医院可是专为王公贵族和百万富翁办的。”

“你不是一直在赚钱吗，而且我们还有积蓄。在巴特文买别墅的计划就先算了吧。我们可以省吃俭用。平常我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去黎巴嫩治好这该死的病，健健康康地回来，之后再攒钱买房子好了。在那儿，他们能好好照顾你。在这儿，你的合伙人会把你那份收益转给我和孩子们的。”

“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

虽然毫不知情，但维多利亚隐约感觉到，正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她引向歧途，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她沉默了。

“我本不想让你为这难过。我们的积蓄只是杯水车薪。我在生意里的股份也只够我在那医院维持几个月。”

“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可是心里头，她却是在问：“那我和女儿们该靠什么过活？”

“卖了家具和珠宝首饰。任何值钱的东西，维多利亚。过了那几个月，我会拉下脸来求他们发发善心。走到哪儿都能碰到犹太人。他们不会把我从医院里扔出来的。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说你愿意为了我献出双眼吗？但是对具死尸来说，要眼睛又有什么用呢？”

"你可不是死尸。"

"我猜你倒更愿意看我明天就下葬吧。有些寡妇至少能得到一笔遗产。这话你肯定没胆子讲。那浑蛋正计划着把你的钱抢得一干二净，然后再让你做寡妇。拉斐尔活的时候是个浑蛋，死的时候也是个浑蛋。等你带着我们的女儿回娘家住的时候，你那毫无人情味的母亲肯定会这么说。你现在想的应该也是这个吧，而不是什么拉斐尔，那个你宁愿为了他爬到天国去见上帝的人。是不是该从你母亲那里讨碗饭吃，这事儿你会三思的。看她整日里穿着破衣烂衫，你就别梦想能有新裙子了。所以，为什么上帝不帮帮忙，在你落入你母亲的铁手之前就把拉斐尔带走呢……"

拉斐尔的话应验了，而且事情比他想象的更加怪诞。得知女儿搬回家来了，娜吉亚居然抓起一口煎锅，啷啷地敲着熏黑的锅底，又唱又跳，仿佛前来庆祝婚礼的客人载歌载舞迎接新娘似的。看着她笨拙地模仿起熟悉的舞蹈动作，真像一场噩梦。敲锅底的那只手染得乌黑，皮包骨头的屁股扭来扭去，几度踉跄着险些摔倒。就这样，维多利亚领着两个吓坏了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儿时居住的院子，娜吉亚在一旁欢呼雀跃，其他居民也好奇地围拢过来。那一刻，没有权威人物在场，所以眼看着这位母亲残酷地作弄女儿，也没人站出来制止。米里亚姆出门访客去了，托娅逃回了自己的小房间，现在几乎全聋的阿齐扎全仰仗着伊祖里的善心过活，所以总是竭力避免与她的弟媳起争执。

"你眼睛朝下瞅什么呢？这地方，你可找不到金子哦。"娜吉亚得意地叫着，"抬起头来呀。不是傲慢得目中无人，鼻孔朝天吗？那股神气劲儿现在去哪儿了？过去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就像是苏丹的老婆来施舍穷人似的。这么说，你那贝都因汉子扔下你不管，跑去很远的地方逛窑子啦？坐下吧，女儿，坐下吧。你一定累坏了。坐在那把椅子里，让他给你买的耳环手镯来晃晃我们的眼吧。"夜

里寒气逼人，娜吉亚却满头大汗，用沾满煤灰的手抹掉脸上的汗珠。基尔曼汀和苏珊娜看见外婆变成了黑脸，吓得尖叫起来。娜吉亚喘着粗气。“啊，啊，啊，”她呻吟道，“哎哟，要是你爸知道你又能上他床边来了，肯定高兴坏了。他太可怜啦，看见你和那贝都因人在一起，他心里难受啊。他一直嫉妒你丈夫呢。啊，哈哈。”

两个小女孩紧拽着维多利亚的裙子，哭闹着，眼睛死死盯着外婆那张黑脸。维多利亚弯腰把孩子们抱了起来。她脚下那个破旧的包袱里放着母女三人的换洗衣物。她在想，米里亚姆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啊，”那张煤灰脸兴高采烈地说，“我猜你是想找个窟窿爬进去吧。不过你可不会爬到你爸和你妈中间吧。不，不会的，因为你比努娜·努努要机灵。去那儿吧。”她指着早就废弃的地下室。如今，那里成了堆柴火的地窖和蛇鼠藏身的窝点。

两个月里，维多利亚就像是父亲家里的用人。时势艰难，作坊的生意一落千丈，除了米里亚姆和她的铁匠丈夫以外，家族里其他人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伊祖里也知道妻子专门和维多利亚过不去，有时候他会偷偷塞给维多利亚一枚硬币，却不敢给她一个慈爱的眼神。诚然，他能把妻子揍成肉酱，而且米里亚姆和阿齐扎背地里也恳求他好好管教自己的老婆，但是伊祖里心里清楚，娜吉亚会趁他不在的时候把气全撒在维多利亚身上，让女儿的生活苦不堪言。事实上，为了避免给娜吉亚欺负维多利亚的借口，伊祖里已经很少打骂妻子，总是伴随着一声低吼就把怒火压了下去。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一天，娜吉亚又撒起泼来。“看看我气得抖成什么样子了。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刚才梦到你爸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浑蛋打算在梦里把我害了，因为他想跟你过。”

“你的梦也要算到我头上？”

“自打做了那梦，我就没再合过眼。直到现在心还怦怦直跳呢。”

“我干脆去别人家当用人得了，”维多利亚也豁出去了，“找个小窝棚，我就能住下。”

“算了吧你。你是想让他背着我跑去找你吧。你就在这儿住着，别想挪窝。将来你肯定还得嫁给个快死的老东西。你丈夫的死讯怎么还没到啊？说不定，我们真能找个老头子来可怜你们孤儿寡母。”

接着，娜吉亚突然把她挤到屋顶的一角，紧邻着瓦楞状的铁皮隔板。“你现在要吐啊！谁让你怀孕了，是你爸还是那个贝都因人？真像你丈夫办的事儿啊，再给你留个拖累人的小崽子，然后自己拍拍屁股跑到天边去咽最后一口气。我打赌，肯定又是个女孩。他干哪，干，就是生不出个儿子。你可真找了个好男人。”

维多利亚敲了敲杰米拉的门。这位专业哭丧，又帮人说媒、算命的老太太给了她一种药粉，一日服三次。她还建议说要多泡热水澡，像小女孩一样使劲跳绳直到跳不动为止。可是折腾来折腾去，胎儿却毫无反应，仿佛命运之绳已将他们紧紧拴在一起。绝望中，维多利亚用拳头砸自己的肚子，却也白费力气。害喜的症状愈发厉害起来。晚上，她会从地下室里飞奔出来，直接就着院子当中的下水道吐个不停。再过几周就是逾越节了，一阵寒潮席卷了整座城市。黑暗中，维多利亚在冰冷的自来水管下洗了把脸，浑身哆嗦了一下。指尖冻得发青，耳朵也没了知觉。女儿们也冷得咳嗽。女孩就是祸害，她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身体健康，脑子也不笨，但就是不能像男人那样外出谋生。她吃着别人施舍来的面包，却也承受着百般羞辱和虐待。即使拉斐尔挣扎在死亡线上，他还能帮最小的弟弟结婚成家，并让母亲衣食无忧。即使他已气息奄奄，他还能继续供养妻儿。有些母亲会在寒夜里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放在敞开的大门口，她们这么做是对的。早早死了倒好，免得在

这世上活受罪。

“是猫吗？”是米里亚姆的声音。她从有玻璃窗的房间出来，正胆战心惊地站在中层的屋顶上。寒夜里，她懒得去楼下的厕所，宁可蹲在屋顶上小解。“哦，上帝啊。真把我给吓死了。是你啊。”

“是啊。”维多利亚有气无力地答道，“你怀孕了吧。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她不想话里带着怨气，可是自打她回到这院子的那天起，堂姐就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仿佛她也传染上了那种可怕的疾病。做好饭的时候，米里亚姆也会迅速地把锅从厨房端到那间有玻璃窗子的房间里去，生怕饭菜的香味飘到维多利亚和她孩子们的鼻孔里。这让维多利亚痛苦地回忆起拉斐尔抛下家人不管的那段日子。大家之所以一见哈尼娜和她的孩子们就远远地躲开，不是因为铁石心肠，而是唯恐犯了邪恶之眼。事实上，现在她们母女三人还没到忍饥挨饿的地步。维多利亚帮别人做饭，剩下的饭菜已足够她们填饱肚子了。

“不好意思。”米里亚姆跑去小解了。她总是憋不住尿。回来的时候，她的脑袋正映在星空下。“维多利亚，跟我保证吧，只要你缺什么……”

在这漆黑的院子里，维多利亚的脚快冻僵了。“不，我什么都不缺。”

米里亚姆冷得抱起了胳膊。“冻死我了。”她边说边跑进房间里去了。

那一夜，维多利亚大敞着地下室的门，冻得两个小女孩在毯子下缩成了球状。她实在不忍心扯掉女儿身上的毯子，但她自己什么都没盖，光着身子躺在那儿，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就等着那致命的咳嗽开始发作。空气顺畅地流入肺部，清冷的感觉反而让她觉得更舒服了。该死的，她抱怨道。就连拉斐尔的呼吸都没能传染到她。她的身体是那么结实健康，和她母亲、她父亲以及米

甲祖母一样。像被命运判了无期徒刑，注定要活个长命百岁。可是小苏珊娜不一样，她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维多利亚醒了会儿，又睡着了。显然，她腹中那可恶的胎儿也像她那样继承了强健的血统。

早晨，她父亲在她手里放了枚硬币，就大步流星地赶到作坊去了，穆拉德和尼散跟在后头。穆拉德年轻的妻子克拉丽斯正坐在拱廊里，气呼呼地把奶瓶硬塞进自己宝宝的嘴里。她皮肤白皙，表情木然得好似一条鱼。苏珊娜的咳嗽声回荡在地下室里。为什么不能问她要点儿牛奶呢，维多利亚心想。克拉丽斯煮的牛奶，那男婴最多也只能喝掉四分之一。

"把你爸塞给你的卖淫钱还给我。"娜吉亚命令道。

维多利亚的眼睛盯着拱廊。"让我清静会儿吧。"她叹气道。

"还给我。"

那婴儿撅起了嘴。克拉丽斯捏了捏他的脸颊，好让他再张开嘴。宝宝也自有办法，居然紧闭着嘴巴哭闹起来。

"你以为我是傻子啊。我知道昨晚你为什么让地下室的门一直开着。"

维多利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克拉丽斯放下奶瓶，竟然拿起了灌肠器。

"你是想勾引他摸黑爬到你床上去吧。"

克拉丽斯搅了搅身旁锅里的牛奶。

"我发誓，你猜得没错。他想跟你上床都想疯了。"

那婴儿是克拉丽斯的心头肉。能为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带来一丝鲜活气息的，就只有这个小东西了。六十年后，当维多利亚坐在拉马特甘一间光线昏暗的闷热屋子里，吃着加利利产的苹果，看着电视里播的一出日本戏剧时，画面上女演员涂成全白的面孔闪闪发光。"这不是克拉丽斯嘛！"她大叫起来。拉斐尔却未作回

应，因为他根本记不得穆拉德妻子的模样。在很久以前的那个早晨，克拉丽斯目光犀利地盯着自己的儿子，脸上却没流露出丝毫感情。她不慌不忙地把白管子拧到灌肠器上。

"你给我听好了。晚上我会醒着听动静，连他做什么梦我都听得到。只要他下床，我就会跟在后头。"

克拉丽斯抖开裹在婴儿身上的小毛毯，拿掉尿片，把管子往身边的奶锅里蘸了蘸，用灌肠器吸了点牛奶，然后就把管子的一端插进了婴儿的直肠里。

"杰米拉给了你什么药？你和你爸休想把我弄睡着了，好让他提着裤子跑你床上去。我是不会和他分开盘子吃饭的。我会给他盘子里盛两份，然后吃他剩下的。每天晚上我都清醒着呢，而且会一直清醒下去。"娜吉亚唠叨累了还不忘最后强调一下。

随着暖暖的液体流入肠道，婴儿的脸上现出惬意而满足的表情。她真是疯了，维多利亚对自己说。过去，克拉丽斯可是这巷子里最桀骜不驯的女人。夜晚，当穆拉德接近她时，她会尖声惊叫，伸出利爪相威胁。白天，她会对他怒目而视，他则会挥一挥手臂，就像是士兵举手投降。在这个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穆拉德仿佛一盏奇怪的交通信号灯，被尴尬地晾在一边。

"把他给你的钱还我。"

"我的小女孩们好久都没喝过牛奶了，而且我都没衣服给她们穿。"

"从我眼前消失吧。真想把你的破衣服连同那些小崽子一块儿扔出去。自打你回来以后，你爸就没正眼看过我，好像是我害了他妈一样。因为你，我得受多少罪啊，多少？"

就是那天，维多利亚把自己裹进黑色长袍，蒙着两层面纱，丢下孩子，打算到桥上投河自尽。与此同时，她也在生拉斐尔的

气。他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凶多吉少。那为什么还要跟她结婚，让她生下这两个女儿呢？他又怎么能忍心让她再次怀孕，然后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到远方的那座坟墓里等死呢？

那天晚上，离开汹涌河面上的浮桥，穿过市场和小巷，她终于回到家里，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小巷里，她看见马塔克·努努走在前面。几小时前，他还被困在桥上飞奔的马车当中。然而此刻，他的衣服整洁如初，长袍搭在肩头，刚才所受的羞辱居然未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她放慢脚步，好让他在她前面走进自家的大门入口。马塔克·努努发了一大笔财。他开了家公司，把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捕上来的鱼出口到巴勒斯坦，还卖掉了父亲的牛和骡子、买了卡车运小麦，并在离犹太人居住区很远的城南买了块地，造了好几幢公寓房。维多利亚听说，马塔克建议努娜和儿子们移民到巴勒斯坦，在那儿开始新生活。他还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郑重承诺会保证她一辈子吃穿不愁，即使她再嫁也不会有变。努娜同意了，正打算等着这一季的沙尘暴过去，在五旬节的时候起程。

要是她真的跳河死了，到五旬节，她就早已不在人世了。没有涌上来的眼泪，没有过分激动的情绪起伏，她在想拉斐尔的墓会是什么样子。如今，她已沦落到寄人篱下、自顾不暇的窘境，对于逝去的爱情，也没了痛彻肺腑的感伤。

马塔克·努努的确先她到了家门口，可是看着他站在那里不动，维多利亚这才意识到，他正等她赶上前来。她不禁涨红了脸：她看到了他刚才受辱的那一幕，马塔克是不是发现了她当时也在场？或许他早已猜到她打算投河自尽，所以一直跟着她？现在退避已不可能。那条丝质长袍已搭在她的胳膊上，面纱也正攥在手里。目前能做的只有加快脚步，以示自己正急着赶回父亲家。

“有句话要跟你说。”

维多利亚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因为驼背，马塔克不得不扭着脖子，侧着身子看她。要看到她的脸，马塔克得颇费些力气，因为她比他高很多。他用手捋着自己的羊毛大鳖，就像是两把六齿的梳子。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彼此对视着。维多利亚发现，他的眼睛很大，是棕色的，非常漂亮，而且里面有股惨然的笑意。她觉得羞愧，仿佛这对视的一刻意味着一种保证或承诺。她努力回想拉斐尔气宇不凡的五官，柔韧灵活的身子，举手投足间震慑人心的威仪，可是这回想的感觉，就像是在亡人留下的衣服堆里翻寻东西。

“我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听说了。”

这残疾人的嗓音也是那么悦耳动听，让她不由自主地有了种安全感。眼见着身旁的世界正随着长长一声巨响而崩塌，维多利亚感受到了马塔克声音里那种摇篮曲般的温柔。

“我父亲把我们赶出家门，我母亲则气疯了。有时候，她会光着身子满地乱爬，像只流浪狗似的啃着木头凳子。我也曾因为觉得丢脸而伤心落泪。没人明白过去为什么大热天我也不肯到屋顶上睡觉。知道吗，冬天里挨饿的滋味要比夏天更难受。我本可以跑去父亲那儿，跪在他面前求他说，只要他肯让我们回家，我愿意帮他端尿壶，我愿意站在努娜的卧房外面为他们唱情歌。”

“我理解。”这个心灰意冷、靠行乞度日的女人居然安慰起了那个一夜暴富的残疾人。

“待在娘家对你没好处。”

“我没地方可去。不然，将来我怎么养活孩子？”

“你好几小时前就出门去了吧。我去犹太教堂，正好看见你妹妹纳兹玛跑去朱里·齐泰亚拉比那里。”

“苏珊娜出事了！”

“也许这样更好。”

她狠狠地瞪着他。难道他不明白，万一女儿死了，也许会全怪罪在她头上吗？

“听我说。我刚建了一座很大的香烟工厂。已经有十来个女人帮我干活了。她们负责卷起烟纸，然后用胶粘好，后面会有专业人员把烟草塞进纸卷里。她们都是在家抽空干这活儿的。每周四会有人点一遍她们做的烟卷数量，然后账房先生就付钱给她们。这不会让你发财，但也足够你租间干净的屋子，有盘米饭吃了。快去看看那可怜的孩子吧。愿上帝赐予你力量。”

第二天，他们埋了那小女孩。那座坟头很小。

16

六十年后，享用完丰盛的逾越节大餐后，她的三个儿子美美地靠在扶手椅里，点燃了香烟。另外两个儿子和其他姐妹们则抗议说这是污染空气。男人们的头发灰白了，女人们的脖子上也布满了皱纹，像核桃壳一般。维多利亚不久前在拉马特甘买的这套房子有三间卧室和两个卫生间，远远超出了这对八十多岁老夫妇的实际需求。不过那一晚，儿媳、女婿、孙子孙女和曾孙们把这套大房子挤得满满当当。春风里传来了附近野生动物园的虫鸣兽音，恪守逾越节传统的人们还在吟诵着《出埃及记》的传说。即使成了年高德劭的垂垂老者，拉斐尔也没有过分拘泥于宗教传统，看见曾孙们被繁冗的过场弄得疲惫不堪，他已经打算免去盛宴后的经书诵读。这套公寓灯火通明，每盏灯泡的亮度都盖过了她父亲家里所有油灯的总和。窗户大开，百叶窗也拉了上去，酒足饭饱的人谈笑风生。维多利亚患了高血压，风湿病折磨着她的关节，后背的每根脊椎骨都各有各的疼法，有时候脸上也会泛起一阵阵潮红。虽然如此，她还是利索地站起身来，把一盆苹果和梨端到了餐桌上。她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无须眼镜的辅助。一个孙子正坐在他父亲椅子的扶手上，说绕地球飞行的太空望远镜正在浩瀚的宇宙中寻找超新星和黑洞。他谈起遥远星系时那副如数家珍

的模样，就跟提到小区尽头那几幢大家都熟悉的大楼似的。儿媳正把一堆堆的剩菜剩饭倒进垃圾桶，维多利亚也没放在心上。她的目光落在了屋子里嬉笑打闹的曾孙们身上。伊拉克、埃及、波兰、叙利亚、荷兰、保加利亚——这些孩子是各国基因的完美融合。浅黑色面庞上的绿眼睛、温柔的棕色眼眸上的金发卷、北大西洋的雄浑健硕邂逅了尼罗河谷的精致娇美。一双绿色的眼睛和一对亚麻色的辫子爬上了她浮肿的膝盖，小裙子下露出象牙白的腿。那张嘟嘟的小嘴吻了吻她颤抖不止的胳膊。“好软和哦。”她膝头的那串小银铃响了起来。接着，女孩把自己香扑扑的小脸埋在了维多利亚松垂的肌肤里。她抬起一根小指头，轻轻地摸着维多利亚脸上沟壑般的皱纹，似乎想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总结一番：“我爱你。”仿佛是为了强调这句话，躺在维多利亚怀里的那簇金色鬈发也使劲地上下点着，直到辛酸的眼泪溢满她的眼眶。她的年纪已经大过去世时的米甲。她俯下身子，满怀感激地吻了吻小女孩的额头。

“妈妈，我们跟你说话呢。”

她抬起头。笑容和心满意足的表情消失了。一家人正唇枪舌剑地争论着什么。明亮的灯光刺痛了她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一些人正争论得不可开交，大家希望她能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刚才没听到。”她致歉道。

“我们正在谈临时难民营呢。”年龄最小也是最像拉斐尔的那个儿子抱怨说，“那段日子，大家都历经磨难吧。不过后来有些人成了老师、教授。甚至有些将军也是在难民营里长大的。可是我们这些人中怎么没一个拿到过大学文凭呢？”

但是他们都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看看他们住的房子就知道了。年复一年，维多利亚总是细心照顾着孙辈们健康成长，其中许多

孩子都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此刻，她扭头默默地望着阿尔伯特，希望他能以他素有的理智头脑向兄弟们解释一下她这跌宕起伏的一生。阿尔伯特正用脸颊贴着他孙女的额头，虽然看见母亲求援的目光，却没开口。

“你们就是这么觉得的吗？有种落后于人的感觉？”她疑惑地问。

“怎么会不觉得呢？”另一个儿子回敬了一句，愤愤地吐了口烟。

整整四天，从早到晚，她都忙着准备食物。提前两周，她就兴奋地期待着这次合家团圆，连拉斐尔都受了她的感染。为了四十年前难民营里积存的滂沱雨水和泥泞，为了那帆布小窝棚里令人窒息的暑热，就要毁了今晚全家人的好兴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从未遇到过什么教授，也从不认识以色列国防军里的将军，但难民营的帐篷里也孕育出了如今住在城郊贫民窟里的那代人。毒贩、妓女、小偷、杀人犯、囚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都曾在难民营里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她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些劣迹，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地方。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从东南亚进口观赏鱼的儿子问。

“我们那时候才多大啊？”做设计师的儿子也想知道内情。他设计的灯罩颇受时尚沙龙的欢迎。“只是一群小孩罢了，你就把我们赶到特拉维夫和雅法之间那脏兮兮的劳动力市场上去了。晚上，我们都累死了，根本没意识到正白白错过自己的青春年华。空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因为你总是逼着我们在帐篷旁边养鸡、种豆子。”

“我们得过活啊，为了不挨饿，”她辩白道，“当时根本没得选择。”

“那我们帮家里挣回来的那几个子儿真的让情况有所改善吗？”

“最漂亮的地毯也要从最粗的几针开始织起。一针一线都是积累。”维多利亚边说边吻了吻在她怀里睡着的小女孩，然后站起身，抱着孩子走到起居室的门口，用手肘、膝盖，凭着这八十五年来的顽固劲儿，自己打开了门，而没叫任何人帮忙。她把孩子放到床上，盖好被子，自己也瘫倒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六十年前的苦难滋味又回到了她的口中。

一针一线。

她和基尔曼汀这对孤儿寡母住进了一座陌生的院子。她觉得苏珊娜的死是她的错；她知道自己曾起意要杀死腹中的胎儿；她忍饥挨饿，思念着那个扔下自己不管、也许早已不在人世的丈夫，她挺过了斑疹伤寒大流行，逃过了全球经济大萧条残酷的血盆大口。

一针一线。

一个又一个烟卷。她沿着圆木棍卷起一张薄薄的烟纸，在接缝处抹些胶水，把一根硬纸管粘到烟卷的一头，然后把盒子里做好的细烟卷管排整齐。一盒又一盒。盒子堆积成山。黎明，从能看清纸和胶水的那刻起，一直做到天黑。有时候，她甚至会跑到院子里，借着邻居家的几缕灯光再干一会儿。她可不敢点起油灯，因为煤油的价钱比她的工资还高。她日渐消瘦，肚子却鼓了起来。她勒紧腰带，像穷人家那样用椰枣蜜和芝麻糊熬成粥，喂给基尔曼汀吃。每餐的分量都严格控制好。有时候，煎鱼或烤羊肉的可怕味道会蹿进她的鼻孔，她则毫不理会，就像她压下激情梦境中的欲火，就像她从不承认自己也需要别人一句体贴的话。

妹妹萨利玛和纳兹玛会时不时过来看望她，并试图帮她。两

个姑娘手脚麻利，本能帮她一把，可是她怕母亲会过来连本带息要工钱。不管怎么说，她都很感激妹妹们能来陪陪她，并和基尔曼汀玩一会儿。有时候她们甚至会偷偷塞给她一盘米饭。她父亲却从未来过。因为她再度离家，伊祖里已经把她视为家族的背叛者。

每天都会有人来收这些装满烟卷的盒子。马塔克·努努那间宽敞的办公室设在一家大旅馆里，紧邻着富商们的办公室。每周四下午，她就会出现在那里。一个保险柜，一名会计，天花板上嗡嗡轻响的吊扇，来来往往的生意人，把脚步声吸走的波斯地毯，一张宽大的桌子，用托盘端着茶水和咖啡的贴身仆人，钞票窸窣的响声，混着附近河水味道的水烟味，受巴结的债权人和献殷勤的掮客，将大氅和长袍取而代之的英式条纹西服。马塔克真是判若两人。他的腰似乎挺直了点儿，背后的隆起也淹没在扶手椅和墙壁之间的晦暗中。他的语调里带着几分斟酌和急躁，一个时间宝贵、总是发号施令、执掌定夺大权、做着大手笔生意的男人该有的腔调。入口处，一个守门的切尔克斯族人[1]留着吓人的大胡子，裹着厚厚的穆斯林头巾，宽腰带上别着把匕首。虽然这人也虔诚敬神，身边有女人走过的时候也会谦恭地垂下眼帘，可维多利亚一看到他还是吓得浑身哆嗦。在这间办公室里，维多利亚会忘了马塔克在巷子里的悲惨过去，站在他那张大桌子跟前时，她会紧张得双膝发抖。每逢这个时候，他都颇为兴奋，这逃不过她的眼睛。她会轻轻地跟他打声招呼，他则会嗓音颤抖着低声作答。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戴着面纱，这样除了马塔克以外，没人会认出她来。顾及到父亲的声誉，维多利亚不想让外人传言，说伊祖里的女儿不得不靠干活来养活自己，而且还要仰仗这个残疾人的善心才能有面包吃。

最后一次碰面，只有马塔克和他的会计在办公室里。刚从外

①西亚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

面的烈日强光下走进阴暗的办公室，维多利亚虽然蒙着面纱，还是觉得有些头晕目眩。马塔克的脸成了模糊的一团。“今天，有个送货到巴勒斯坦去的司机来我办公室了，”他对她说，“努娜向你们所有人问好。”

“愿她身体健康。”她的礼貌中带着几分拘谨。

“我让她的每个儿子都做起了赚钱的生意。”她第一次听到他笑。“你不会相信的，我姐姐居然找了一个丈夫！”面纱下，维多利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马塔克不知道如何才是得体的笑。那笑声让人反感。“你能相信吗，在巴勒斯坦，像她那个年纪的寡妇居然也有希望。司机碰见过那人，生活挺阔绰的，愿他好运常在。他们两口子还请我过去做客。也许值得去那个特别的地方好好看看。我也建议你去。等消息一来，你正式成了寡妇，就尽快去巴勒斯坦吧。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活受罪呢？”

虽然马塔克从未嘱咐过会计在她的工资里多加一分钱，但他是她的守护天使。要不是因为有了这点儿微薄的收入，维多利亚有时候会阴郁地想，也许她本会在某个寒夜里扯掉基尔曼汀身上的毯子，找其他方法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然后自己也疯掉。周五晚上，她会把库拉雅点上，感谢上帝和马塔克。然而此刻，面纱下，她气得脸色发白。他没有权利那么说拉斐尔。她闭着眼睛，从会计手里接过工资，跌跌撞撞地出了办公室，低声说着：“愿你的名字和关于你的记忆全被抹去，你这坏良心的罗锅。你怎么能那样说一个奋力求生的男人？拉斐尔什么时候得罪过你？”

也许在那段日子里，在维多利亚的心中，她对丈夫的爱已所剩无几。对他的怨恨反而越来越深，其中也有对其他女人的妒忌，甚至包括总是被铁匠丈夫打得鼻青脸肿的米里亚姆。为什么拉斐尔就不能像城里其他得了肺痨的人那样平静地死了算了？自从他消失在叙利亚的沙漠中，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从黎巴嫩的群山中

也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内心深处，她相信他已经死了。可是那个驼背人怎能那么恬不知耻地提到寡妇再嫁呢？她的眼睛一阵刺痛。突然间，对苏珊娜的怀念之情袭上心头。那个小宝宝的右耳后面有块星形胎记。每当维多利亚去吻那颗小星星时，那孩子都会歪着脑袋，扭着身子，像只小猫咪一般咕噜咕噜地叫起来，因为妈妈的呼吸把她弄得痒痒的。此刻，她慢慢走在乌烟瘴气的贫民窟里。离开那些砖房，她穿过一座座泥坯垒起的窝棚——贫困和疾病就住在那里，像身披长袍、头戴面纱的黑色幽灵那样，去看望那座小小的坟冢。她只记得大概的方位，此刻真的找不到了。也许坟墓太多，她迷了路，也许雨水已经把它冲走了。日暮时分，最后几缕余晖中，四野静寂、万籁无声。周围没有一个活人走动，甚至不见一只小鸟、一片草叶。想到那死去的小女孩，连坟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该会多么孤单，维多利亚不禁忘却了自己的孤苦无依，心里酸楚起来。夜幕笼罩在这片坟茔上。苏珊娜，她轻声唤着。死者的漠然仿佛一阵无言的控诉，让她立觉惊骇。她仓皇逃回租的房子，让帮她照看基尔曼汀的妹妹们早点儿回父亲家去。

对于脾气暴躁、外表邋遢的母亲，维多利亚很反感，觉得羞耻，生怕碰到她，但并不恨她。一次，维多利亚看见伊扎克·阿利马一遍又一遍地让儿子顶起放面包的托盘。那个眼泪汪汪、双唇肿起的小男孩全然不明白父亲的意图，只能身子一张一缩，努力平衡着头上的托盘。父子俩赤脚站在那儿，头天晚上下过雨，地面坑洼里冰冷的积水没过了他们的脚踝。这位烤面包师傅费着力气，耐心教男孩用脑袋平衡托盘的技巧，同时又郁闷地觉察到，路人都在讥笑他竟然想让那颗空空的脑袋也找到感觉。最后，这位父亲用被烤箱的烟熏得沙哑的喉咙叫道："去死吧，你这白痴！你爷爷已经瞎了，你爸爸也老了，你妈妈又半身不遂，以后你靠谁吃饭啊？等我们都死了，谁会给你衣服穿啊？那些坏小孩已经在街

角等着你了。他们会砸你的头，朝你扔石头，你会又哭又笑地逃走，像个可怜的疯子。白痴，听我说，你现在可是不疯不傻，只不过脑子有点儿不清爽，手脚也不太灵光罢了。看哪，儿子，连猴子都能学会，狗也可以。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虽然老天把你造得有点儿歪劣，也一定能学会用脑袋顶盘子。举起这只手，然后那只，扶着两边。哦，这样就对了，你这头蠢驴，抬头挺胸，这样皮塔饼就不会从盘子里掉出来了。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努努家或米甲家在哪儿，朱里·齐泰亚家你也去过无数次了。只要站在门外叫一声就行了。他们自己会过来取的。周末我去收钱。你得学会这活儿。听到了吧？”那男孩看见一块玻璃碎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开心地笑了起来。皮塔饼掉进了水坑，像干花一样在水面漂散开来。“哦，不！”伊扎克·阿利马呻吟道。面包师抬手打起了儿子，男孩跪倒在地，坐在水坑里，徒劳地用手去捧那一缕缕阳光，躲在一旁观看的孩子们笑成一团。那父亲边哭边踢儿子，接着用身体帮他挡住其他男孩的嘲笑声，然后又打起他来，这一次是冲着脸，旋即又用他烤面包的黑手帮儿子擦去鼻血。看着这对父子，维多利亚满怀同情。

还有一天让她记住了那片水坑。那天，她居然看见自己的母亲沿着晾晒衣服的一排黑影，慢吞吞地走进这院子。显然，她不知道女儿住在哪个房间，也羞于问人。那一刻，维多利亚彻底原谅了她。看着那张饱受摧残的面孔上现出迷茫的神色，维多利亚哽咽起来。长袍从娜吉亚的头上掉下来，又从一个肩膀滑落下去。她走到院子中央，停住脚步，无助地站在那里。那天非洲热风来袭，维多利亚刚把做活的桌子搬到走廊里。屋里，她正帮基尔曼汀煮着一杯牛奶。

“啊，你在那儿啊。”娜吉亚嘀咕着，迷茫的表情从脸上消失了。维多利亚铺开米甲的那块小毯子，娜吉亚一屁股坐了上去，仔细

瞅着一摞摞烟卷箱。“现在你肯定发财了吧。总是动作快得像魔鬼。对你，马塔克·努努可不会太小气，这点我可以肯定。自打你五岁起，他就看上你了呢，但你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半死不活的贝都因人。你笑什么呢？”

见母亲居然这么开心，维多利亚觉得出乎意料。“我给你沏点儿茶吧。”

“不错，还能想到这个。路太远了，我都口干舌燥了。”她说着，看见孙女突然朝她这边动了起来，不禁吓得往后一缩。闻着茶水煮沸的味道，她张大了鼻孔。维多利亚弯腰去开煤油炉。“再来点儿面包和奶酪。”娜吉亚冲她喊道。

“只有昨天剩下的干面包。”

“拿过来吧。我还没吃早饭呢。”

维多利亚把茶水端上了桌。

“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

维多利亚吃惊地瞪着眼睛。她想起了伊扎克·阿利马的眼泪。即使在孩提时代，她也从不记得母亲用如此近乎慈爱的口吻说过话。她的心即刻僵住了。一定是父亲出了什么事。但她又不敢多问，唯恐她的问题又被母亲曲解。“家里还好吧？”

“我又怀上了，”娜吉亚一脸疲惫，漠然地回答，“比你晚三四个月。谁知道呢？”以前，她一怀孕就变得生龙活虎，然而此刻却显得有气无力。

“你病了吗？”

“就是一直觉得累。又图个什么呢？过去我总以为只要给他生儿子，就能从他那儿听到几句好话。可是今天他看我的表情，就跟我肚子上长了个疖子似的。”

这么说我女儿会有个比她还小的舅舅了，维多利亚心想，而且她长大了也不会有任何嫁妆。我们将张开双臂去欢迎头一个来

敲门求亲的驼背人。

“起来。”娜吉亚说。

“我们要去哪儿？”

“回家。”

“你听到拉斐尔的死讯了。”居然能冷静地说出这句话来，连维多利亚自己都惊讶不已。

娜吉亚不以为然地用两根手指抹了抹下唇。“跟你说了，我一直累得慌。我可不会为了那个贝都因人就大老远跑来这儿。我已经累坏了。怀孕实在是要我的命啊。谁知道我肚子里到底长了个什么？我没力气站，也没力气坐。你一定得回来。家里都闹翻天了。你父亲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

“妈妈，是你把我赶出来的。”

“那就点一堆火，把我烧死算了。要是你不想离开家，我能真把你撵走？你饿得嘴巴都臭了，几英里以外都能闻到。看你女儿，皮包骨，都瘦成什么样了。”

维多利亚不禁悲从中来。“我的另一个孩子就是在你的院子里冻死的。”

“为这，你可要感谢上帝。要女儿有什么用，她们都是祸害。看看我，再看看你，谁会觉得我们天天都该好好庆祝自己能来这世上走一遭呢？快起来吧。”

“我得考虑考虑。”

“富人们才有时间考虑。好啦，快点起来吧。”

“不，我得考虑几天。”

“再倒点儿茶。”

“我没糖了。”

“那去问邻居借点儿啊。听着，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不用为尿布犯愁了。我已经帮你准备了一捆。”

维多利亚回到的那座院子已经和她走时大不一样了。米甲去世后，院子便开始衰落，耶胡达的死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面对满是尘土、年久失修的院子，和娜吉亚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伊祖里也习惯了漠然视之。阿齐扎一下子变老了。为了给维多利亚地方住，她被迫腾出了自己的房间。不过，因为需要人照顾，她并没有被赶进地下室，而是在拱廊里安了身，自此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隐私可言。诚然，当时是夏天，大家很少待在闷热的房间里，可这阵折腾还是让她心情沮丧起来。她的东西全堆在了拱廊里，任由好奇的眼睛观看。拱廊里地方小，放不下她那张大床，她只好把床垫铺在耶胡达咽气的那把长椅上。伊祖里每周都会给她一份红利，可对于购物、做饭，她已毫无兴趣，所以就把钱给了米里亚姆，在女儿家的桌上吃饭。耳聋越来越厉害，她和周围人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了。

娜吉亚心里的某个部分也垮掉了。虽然有孕在身，她却精神颓丧、行动迟缓，仿佛一个精疲力竭的老妇人。她还继续往墙缝里塞硬币，但只要一转身就会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她还会兀自埋怨和发牢骚，仿佛院子里其他人生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有时候，伊祖里和儿子们会打她、骂她，她会哭着还嘴，然后安静下来，就像个老弱病残者似的听凭命运的摆布。她的牙齿快掉光了，已经不会再找旁人的麻烦，于是也就放手让维多利亚操持家务了。

靠着在艾尔－拉什德大街上的那间药店，以斯拉成了这城里夜生活中的知名人物，每座臭名昭著的戏园子都把他奉为上宾。除了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他也是唯一一个对拉斐尔的离去心怀感伤的人。以斯拉回家后不久，拉斐尔就病倒了，两人重聚的时间可谓短暂，但正因如此，以斯拉才愈发渴望体验拉斐尔那种激情的夜生活，渴望实现理想中的“男子气魄”。一个妻子、一个孩子和一家药店并不能令他满足。不管怎样，他让自己远离了这座院

子，成了见过世面的大男人。老家，在他眼中，已经是个穷困落后、几欲崩溃，却又束人手脚的地方。偶尔他也会差人为他妹妹送份礼物，给他母亲几枚硬币。

伊祖里也早已脱去长衫和毡帽，换上了西服和手杖，于是也发现了外面夜生活的种种乐趣。从作坊回来后，洗完澡吃好饭，他会出门到俱乐部去。那里他能遇到像他一样的中年人，轻松地聊聊天，看别人玩西洋双陆棋游戏[1]。晚上夫妻同床时，他也不再像只发情的猫似的冲着娜吉亚大吼大叫，仅存的几丝情欲已随着娜吉亚的怀孕消失殆尽。终日像块破布似的瘫倒在长椅上的阿齐扎也不再能激起他的幻想。克拉丽斯，他年轻的儿媳，有张穆斯林什叶派毛拉[2]的脸孔。他纳闷穆拉德是如何点着这小东西的情火，同时却没有被抓咬得满身伤痕。

米里亚姆的肚子和娜吉亚、维多利亚以及克拉丽斯的一起鼓了起来。她把自己深埋在锅盘之间暴饮暴食，胖得每走一步路都得喘口气。挨了几个月的打，她现在已经学会了反击。这个从未被父亲指手打过的女孩没有向命运低头，坚决不让自己沦为任由丈夫打骂的可怜妻子。每次吵架后，她都会采用突袭的办法，趁丈夫睡觉时把重物砸到他身上。一晚，她直接坐到了丈夫身上，把他的头压在了一百公斤的肥肉和郁积的怒气里。她那肥大的屁股差点儿把他闷死。古尔吉两脚踢腾着，用他打铁的大手抓挠着她的一圈圈肥肉，可是那个大屁股始终坐在他的鼻子上纹丝不动。“你给我听着，古尔吉，”她气得像只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直喘，“要是你再敢对我动手，我发誓你就不会看到自己老的样子，也别想当上以色列的拉比。现在你是还年轻体壮，只消一分钟就能把我撂

①一种历史悠久的小游戏，双方各执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最先到达终点的为赢家。

②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通晓伊斯兰宗教法律的博学之人。

倒，可是总有一天你会病了累了。我敢保证，等那一天来了，我是不会从你脸上挪开的，直到殡葬承办人来帮你收尸。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没有哪个法官会相信一个女人用她的屁股杀了自己的丈夫。”她稍稍抬了抬身体，好让古尔吉喘口气，接着又坐了上去，继续她的说教。“你大发脾气，说我从你那儿偷钱。从丈夫钱包里拿钱可不叫偷。拉斐尔，愿他能健健康康地回家来，他就大大方方地让维多利亚从他的口袋里掏钱，而且从不过问。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接着她又扭了扭身子，直到压扁了他的鼻子和嘴巴，才站起身来。自那以后，古尔吉就再也没打过她，但能滔滔不绝地破口大骂，他的嘴巴仿佛变成了污水四溢的下水道。

达胡德向妻子解释说，自己的母亲已经老得无法照看前妻帮他生的孩子了。托娅欣然把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女儿蕾拉接到家里。两个儿子的年龄比她还大，蕾拉也只比她稍小一点儿。四个人快快乐乐地结成一伙，专爱胡闹，给这个笑声尽失的院子添了些许生气。

自从努娜和她的孩子们离开后，努努家的豪宅也变得寂寥无声。回到院子里，维多利亚自然不再为马塔克·努努工作了。每周她父亲都会给她一枚硬币，以此作为照看全家的酬劳。这些钱已经足够她用的了。终于不用再去马塔克的办公室了，能从这让人窘迫的差事中解放出来，维多利亚很开心。当然，她还记得马塔克眼光中的暖意，也没忘记他话语中的温情。马塔克从未因为她的尴尬处境而瞧不起她。然而，在这个雄心勃勃的驼背人身上，让维多利亚鄙视的不是他身有残疾，而是他的吝啬小气。当她累死累活为他干活的时候，要是他真心顾及到了她的生活需求，那也许会赢得她的爱意。如今，他们在巷子里碰面时，马塔克会支支吾吾地打声招呼，维多利亚则只冷冷地低声敷衍一句。

她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心中不再有迭起的风云。这样倒也

令她满意。基尔曼汀慢慢恢复了体力，维多利亚开始为这个失去父亲的小孤女存嫁妆钱。她算着预产期应该是犹太新年[1]前后。有时候，当最后几缕阳光从院子里消失，在让人感伤的薄暮时分，准备上屋顶睡觉的维多利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拉斐尔。他就像被河水吞没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离开这座城市，他就音信全无。当时与他分手是在家门口，因此有时她会想入非非，以为拉斐尔正藏匿在附近某处，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故意逃避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是否已经安全抵达黎巴嫩山里的医院？之前有段日子，维多利亚曾跟着丈夫求访了多位医生，拜会过各种做护身符的术士和药师，因此就认识了其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她就看见其中三个女人穿上了蓝色的丧服。做祷告的时候，她真渴望摸一摸他的坟头，轻抚一下埋葬他的那抔黄土，低声跟他说起情话，告诉他耳后有颗小星星的苏珊娜死了，连坟冢也已荡然无存。

有一天，米里亚姆和古尔吉又吵了起来，维多利亚无意中听见她恶狠狠地对丈夫说："你连拉斐尔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呢。别想败坏他的名声，我警告你。像他那种人，生来就不是住在粪堆上的龌龊鬼。他的眼睛，他的声音，你还能记住多少。"

悼念拉斐尔的话，维多利亚还没听到过比这更好的。

然而，她始终不肯承认拉斐尔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与此同时，她又害怕想他想得太多，打破了心灵的平静，煽起身体的欲火。她从未向任何人谈起拉斐尔作为男人的本事，可是听到别的女人互相攀比丈夫的丰功伟绩时，她会笑一笑对自己说，她们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呀。背信弃义的弗洛拉肯定巴不得跟她来一次交心的畅

---

①犹太历提斯利月第一天，大约在公历九月下旬。

谈。她也的确去过弗洛拉那里几次，弗洛拉也非常热心，但她始终未敢提起拉斐尔的名字。她越想忘记他，他就越频繁地出现在梦境里。有时候，梦里的拉斐尔给了她如此多欢愉，以至于醒来时她愈发失落，愈发渴念起丈夫来。

一天，纳兹玛和萨利玛出门购物，却磨磨蹭蹭许久不归，维多利亚站在门口焦急地等着她们。家里没油了，盐浸的茄子都软塌塌地躺在煎锅旁的大碗里。这时，她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穿戴着成年女人的长袍和面纱，正朝她家的方向走来。当那女孩摘掉袍子上的连帽，维多利亚吃惊地叫道："托娅！"

"嘘！"女孩叫她别出声，然后把她拉回到闷热的厨房里，"闻闻我啊，快点儿，闻闻看！"

燥热难耐的厨房里满是煎炸烹炒的香味，很难闻出其他味道来。"你要我闻什么？"

"我在身上倒了一整瓶香水，搽了一公斤香粉呢。刚才去以斯拉那儿啦。"

维多利亚脸红了，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你们还见面啊。"

"他真该被诅咒，我都想死他了！可他呢，好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知道吗，在我梦里，他和拉斐尔总是混在一起。"

维多利亚感到一阵醋意。

"所以今天我去了他的药店。你这辈子肯定还没见过那么干净的地方。连墙壁都是一股子药味儿。我猜连以斯拉也被药熏倒了吧。他居然装作不认识我。我跟他说我的后背起了疹子。站在那儿，我激动得浑身打战，可他狠狠地宰了我一笔。他开给我的那种臭烘烘的药粉，连药耗子的时候都不会用上呢。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和你的拉斐尔相提并论，以后也不会有。"

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脸上既没有痛楚，也没有哀伤。将来的某一天，就为了这个每每有惊人之举的小托娅，就为了她那栗子

般大小的胸脯和孩子般稚气的嗓音，以色列一个德鲁兹教派的穆斯林居然改信犹太教，离开了同族，放弃了他们那种信仰承诺的轮回转世。托娅边说边咬了一块肉，抓起一张小麦做的库巴饼，又顺手从锅里偷了一把热腾腾的米饭。维多利亚起身的时候，托娅用细长的指头量了量她怀孕的肚子，然后摸了摸她裙子下紧绷的皮肤。维多利亚没有转身躲避，托娅的触摸让她觉得开心。

院子里，夜幕降临。鸟儿们迎着最后几缕余晖展翅高飞。基尔曼汀躺在萨利玛的腿上。姨妈把头拱到了她裸露在外的小肚皮上，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院子门口。刚从沉睡中醒来的阿齐扎叫道："耶胡达，你回来啦！"她慌慌张张地用脚找拖鞋穿，打算从长椅上起身去为耶胡达准备晚饭。

"我要找维多利亚。"那陌生人答道。

阿齐扎恼火地回答："该死的，你不是耶胡达啊。"

维多利亚瞪眼看着那人。他在细条纹长袍外面套了件轻薄的夹克。这人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阿拉伯语不是这城里犹太人所讲的阿拉伯语。她双膝发软。那人神色凝重。噩耗来了，她对自己说。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好像在等着别人起身说："我就是维多利亚。"最终她还是走上前去，冲那陌生人点了点头。他的手中正拿着一张叠好的纸，在天色渐黑的院子里显得煞白。

"我怎么会把你当成耶胡达呢？"阿齐扎在拱廊里喃喃道。

维多利亚接过信，不知如何是好。整条巷子里没一个人会读阿拉伯文。她得去找以斯拉。他会亲自回家来，和家人一起为拉斐尔守七日服丧期。为过世的亲人服丧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维多利亚以死者家属那份特有的镇静，从拱廊里拉过一把椅子，请那客人落座。不用回头张望，她就知道院子里的人都纷纷从各自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悄悄聚拢在她和这个陌生人的周围，紧张地期待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怎么没人站出来打破这沉默

呢？为什么不能由别人的喉咙里扯出那声绝望的哭喊？米里亚姆在哪儿？

那陌生人大口喝着水，正如穿越沙漠远道而来的人那样。他上衣口袋里优雅地插着一块手帕，显然与此时的场合格格不入。这人居然厚颜无耻，色迷迷地上下打量起维多利亚来，她被激怒了。他唇边的那股笑意也与他的使命相违背。困惑不解中，维多利亚把那封信紧紧扣在胸口上。

“里面有张照片。”那陌生人开口说道，接着把喝光了水的杯子递给托娅，示意她再斟满，“孩子，我真是渴坏了。”

托娅接过杯子，故意摆出成熟女人的矜持模样，那人立刻吃了一惊。

维多利亚拿出信里的照片，上面是一座巨大的石头楼房，与巴格达的砖头房截然不同，而且那房子的周围还有草坪、花圃和一片小树林。画面左侧的背景中，有一个盖着白色泡沫的庞然大物耸立在空中，她猜那一定是座顶部覆盖着白雪的大山。接着她又辨认出一张吊床悬在两棵树间，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手里拿着书的陌生人，穿着打扮就像眼前这位——细条纹长袍外套一件轻薄的夹克。起初她没明白自己的目光为什么逃也似的移到那座大楼、那些树丛，然后死死盯着那座山，而不去细辨画中人的面孔。因为她即刻觉察出，那就是拉斐尔。让人肃然起敬的眼镜下，他的笑容依然睿智而内敛。

“他就留下这些东西？”维多利亚终于开口了。她迟钝地挥了挥照片。她真希望地面裂开条口子，把她吞下去，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笑。人圈越聚越紧，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张照片，但此刻又只能屏住好奇心，默默地等着维多利亚发出那声绝望的哭喊。

“他没跟我说你怀孕了啊，”陌生人直白地说出这句显然不合

时宜的话，好像全然没有领会维多利亚的意思，“他只偷偷跟我说，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着他哈哈大笑，有那么一阵，维多利亚甚至怀疑这陌生人是否神志清醒。

“贝鲁特的许多犹太家庭都想要他做女婿呢。你肯定想象不出疗养院的基督教护士们多么宠他。但是现在他需要钱，否则他在那儿的处境会很艰难。”

就在这时，站在带玻璃窗房间门口的米里亚姆兴高采烈地叫道：“维多利亚，拉斐尔没死呢。他还活着！”

维多利亚抬头望着堂姐，泪如泉涌。

那位来访者指了指紧扣在她胸口的那张纸。“上面写着一个贝鲁特商人的地址。把钱寄给他，他就会打理一切。我要回我在阿巴丹的家去了。”

维多利亚吃了一惊。“这么说他真的能从那儿活着出来！”

“看看我啊，称颂上帝吧。当时他们都觉得我不会活着到黎巴嫩呢。在那儿待了两年，看看现在的我。看哪！”

这声恳求似乎有些失礼，她垂下眼帘，不再看他。“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她的脸颊滚烫。

“六天前。他们说他现在还有救。到的时候就和我当初差不多，一只脚都跨进坟墓里了。在那儿，我们感情好得像兄弟似的。大山里的日子实在太好了，好到都不想回家来继续工作。我家不是在波斯南边吗，那里夏天比巴格达这儿更闷更热。简直是人间地狱。”

“请你见谅啊，”她站起身来，“我马上给你准备吃的。你一定饿坏了吧。”

米里亚姆咚咚咚地跑下楼来。“在回阿巴丹之前，他是我们的客人。”

“谢谢，谢谢。”那位来客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熏香手绢擦着嘴唇——肺结核病人的习惯动作。“女儿们还好吧？”

“那个小东西刚才告诉你她几岁了吧。”说完，维多利亚便消失在了厨房里。

然而钱的问题还没解决。

那个陌生人在院子里住了两个星期。他一遍遍抱怨着自己又要回到单调的日常生活里去，为生计所迫。伊祖里也热情招待了他，带他上俱乐部玩，早晨还请他去作坊看看，以免成天和女人孩子们在一起觉得无聊。这位客人也乐得在街上闲逛，然后坐在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茶室里休息。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巷子里的居民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伊祖里也会颇为自豪地把他介绍给熟人认识，仿佛破旧的鸽舍里飞来了一只新奇的鸟儿。然而同时，伊祖里仍心存疑虑。“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他问维多利亚，“离家这么久了，他怎么就不想赶快回去看看妻儿和双亲呢？他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也有点儿怪异，和你丈夫一样，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我们怎么能确定拉斐尔的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说不定那个贝鲁特商人是跟他合伙来抢我们的钱呢？说不定拉斐尔早就被埋了呢？”

但是她的心告诉她，这位来客说的是真话。照片里疗养院的奢华氛围感染了她。她可以直视着拉斐尔的眼睛，她可以摸一摸那张因闲暇舒适的生活而泛着红光的脸庞。闲散过活的丈夫也比死了的丈夫强，寡妇总是像麻风病人似的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寂寞如火红的煤炭，焦灼着她的心。她没有求父亲帮她凑钱。虽然伊祖里穿着体面的西服到俱乐部去，那间小作坊也仅够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与他地位相似，却更有胆识的男人都已功成名就，搬进了新居民区的结实房子里，屋里装上了电灯，窗外绿树成荫。而她父亲却仍在这污浊的小巷里摸爬滚打。马塔克·努努已经把本

就宽敞的老宅租给了二十户穷人家，自己则在城郊的巴特文区买了座气派的房子。

在陌生人逗留期间，晚上来院里拜访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甚至还办了几次小型聚会，热闹了一番。首先来的是以斯拉，他十分谨慎地盘问了那个陌生人。他曾在贝鲁特读书，对那里颇为熟悉。两人一齐夸赞着那座城市的诱人之处，直到被伊祖里的亚力酒醉倒。这位药店老板甚至没瞥托娅一眼，托娅却已激动得浑身颤抖。她好几次从维多利亚手中夺过托盘,亲自端菜上桌。最后，以斯拉终于抬起头，吃惊地望着她说："你还住在这儿啊？" 待到他喝得酩酊大醉，两眼充血，嘴巴湿漉漉的，就边无奈地摇头边笑着对她说，"托娅啊托娅，就这样了吗？你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永不长大啊？"

托娅逃开了。

正坐在桌边弹齐特琴的达胡德看见妻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过来啊，托娅，"他边说边把她举在空中，亲了亲她的屁股。"为了这只唧唧喳喳的小鸟，要我命都成。"他醉醺醺地对以斯拉说，两个喝醉酒的人一下子成了哥们儿。

那陌生人出发去南波斯了，维多利亚当天就跑到艾尔－拉什德大街上的那家药店。"呃，你觉得如何？" 她问堂哥。

"我向一个贝鲁特的朋友打听了一下。看这个。"他掏出一张纸。

"这是什么？"

"电报。"维多利亚迷惑地眨了眨眼。这词儿她从未听说过。

"一切都是真的。拉斐尔还活着,那个贝鲁特商人也为人诚恳。"

"这么说他真的需要钱了。"

"他需要啊。到他妈和他兄弟那儿问问看吧。在他们身上，拉斐尔可是花了不少钱。让他妈把给她买的珠宝首饰都卖了吧。要不是有拉斐尔帮忙，亚设本会在街头要饭。到他店里，他不答应

你就不走。关键看你了，你是唯一能帮拉斐尔的人。”

为了这项神圣的使命，维多利亚战战兢兢地出发了，但最终还是空手而归。以斯拉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了点儿钱，然后像拉斐尔之前经常做的那样，挨家挨户去求那些富商发发善心，救救一个犹太人。因为花花公子的名声已经传开，他也收获甚微。

17

一千多年来，岁月的侵袭、战争的破坏，加之毫无规划的拥挤搭建，巴格达这片犹太人聚居区已经荒芜到了没有一花一草。偶尔会有一株古老的棕榈树或一棵顽强的枣椰树从某座院子里伸展出来，却无法改变这片居民区的整体面貌，也无法展示季节的更替，人们只好通过太阳热度的强弱，或风的冷暖来感知时令的变迁。整条巷子里无人知道日历为何物，记录岁月流转的只有白昼的长短变化和犹太节日的周而复始。望着屋顶的铁皮栏杆在几缕金色的阳光中熠熠放光，因预产期临近而愈发行动不便的维多利亚就知道自己已经顺利地为父亲一家人的安息日庆祝作好了一切准备。锅碗里飘出诱人的饭菜香味，床单被褥也已经全部在屋顶铺晾开来，一会儿院子的地板也会被刷洗一新。然而，以往安息日临近时的那种快乐感觉却不复存在了。除了尽心尽力做好家务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之外，维多利亚感受不到其他的快乐。为身孕所苦的母亲正像块破布似的瘫在阿齐扎的长椅旁边，一脸漠然地望着年轻姑娘们生龙活虎地忙着为安息日作准备。再过十天就是犹太新年了，维多利亚对自己说，等上床睡觉的时候再去想拉斐尔吧。但是每到那时，她的身体又总是因为操劳一天而疲惫不堪，揪心的思念总是残酷地让她饱受煎熬。

她的弟弟弗亚德野性大发，发疯似的追打着尼散。尼散虽然比他还年长些，却吓得逃到了屋顶上。维多利亚从弗亚德手中夺过切菜的案板，把他好好训斥了一顿。“我们可是有位重要的客人在这儿呢，”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个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男人，“他可是从巴勒斯坦来的使者，爸爸专门请他来和咱们一起过安息日。你这样子在客人面前可不好。”

“那个臭小子咬了我的屁股。”男孩气呼呼地说道，他根本没把客人放在眼里。来客虽然不懂阿拉伯语，却也正用心看着眼前的一切。“看啊，看啊。”弗亚德撩起长衫，脱下内裤，露出屁股上两排血淋淋的小牙印。

“过会儿我就偷偷给你拿个甜桃子吃。”维多利亚安慰着他。

“那现在就给我呀。你总是忙个不停，从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她紧咬嘴唇。现在不行，她竭力安抚着自己，安息日前夜可不行。她觉察到那个从巴勒斯坦来的人在看她。父亲的生意有了好转的迹象，便开始邀请南来北往的客商们到家里过安息日。在那人的注视下，维多利亚竭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不要脸红。难道他不明白做客人的不应该这样直瞅着主人家的女人看吗？不管怎么说，被盯住的女人别无选择，只能保持沉默，装作对此视而不见。如果妄加抱怨，别人会以为她在吹嘘自己多有魅力，反而成了不守妇道的明证；如果她觉察到男人色迷迷的眼光，那就意味着是她先勾引了那男人。内心深处，维多利亚承认，那客人执著的目光虽让她愤怒，却也多少博得了她的欢心。为什么马塔克·努努、阿巴丹来的肺结核患者，还有这个从巴勒斯坦被派来的男人会对她如此大胆放肆呢？事后想起这些，维多利亚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她不是弗洛拉，也不是托娅。也许错在她自己身上，错在她的神态举止上，而与他们无关。不过，拉斐尔的眼神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他的目光会轻抚你一下，然后落在旁处，让你猜想他是否真的对

你有意。此刻，她得去沐浴更衣，然后点上库拉雅了。

又一阵腹痛，她吃了一惊。

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此时的维多利亚已经很在行了。她偷偷给了不受父亲待见的弗亚德一个桃子，然后看见托娅穿过院子，与她极要好的继女蕾拉紧紧尾随在后。身材娇小的托娅手上拎的那根烙铁散发着火红煤炭的味道。她鼓着腮帮含了一大口水，然后踮起脚尖，冲着达胡德的长袍喷了一口水。当托娅用烙铁沿着长袍上的细条纹熨烫时，那块布料嘶嘶地冒着水蒸气。另一方面，她洋娃娃般娇小的臀部则向那位圣地来的使者发着信号。维多利亚淡然一笑。托娅的小把戏总是那么有趣。

她的头突然向前一倒，就像有人冲她后背猛捶了一拳。

上帝啊，怀孕时我怎么那么爱吃尖椒，她对自己说，好像想故意否认即将发生的事。等男人们都去了犹太教堂，她回到自己的屋子，坐在浴盆里悠闲地洗着澡。她用椅子抵着门，基尔曼汀和蕾拉则拼命地推开了一条缝。两个小女孩费力地从那道门缝里挤了进来，手牵手肩并肩地坐在床上，好奇地看着她。维多利亚很开心，仿佛眼前这场景证明了她女儿永远不会品尝孤独的滋味。拉斐尔就要回家来了，这个想法她还是无法接受。即使他果真回来了，说不定也会像家在阿巴丹的那人一样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与热情奔放、永不安分的拉斐尔比起来，那人只不过是只温顺的鸽子。也许拉斐尔会在黎巴嫩定居下来，终生与大山为伴。他为什么非得回到这穷困潦倒的小巷子里来不可呢？要是她能摆脱这怀孕的身子，就像摆脱一场疾病，要是她的肚子能像个空空的葫芦壳似的瘪下去……但是此刻，她那满是肥皂泡的大肚子激起了两个小女孩的无限遐想。

“妈妈，我想摸摸你的肚子。感觉一下那里面的小宝宝。”

小宝宝，维多利亚心想，会长成另外一个大姑娘，另一个祸害。

最终也会尘归尘，土归土，在悲苦中结束自己不幸的一生。

蕾拉朝她走来，基尔曼汀拽着蕾拉的裙角，紧跟在后。维多利亚泪水盈眶。这可不是游戏啊，孩子们。虽然如此，抚摸她肚子的小手指还是给她带来了几丝惬意的安慰。谁说每个女人都注定要像奴隶似的劳碌一生？想到她挨打受骂的母亲，想到如今已无人照管、自生自灭的阿齐扎，想到忍受铁匠谩骂侮辱的米里亚姆，想到无论达胡德是醉是醒，都被他玩弄于股掌间的托娅，维多利亚心情沮丧。克拉丽斯那张冷若冰霜的面孔，嫁给了一个木头脑袋。甚至连努娜·努努，养尊处优的日子走到尽头时，等待她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流浪他乡。假如不是拉斐尔，而是她得了肺结核，结局又会怎样？她丈夫会为了拯救她的生命而作出种种牺牲吗？她应该是呛着自己吐的血，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不，今晚我不想生孩子，维多利亚对自己命令道。安息日是不允许点蜡烛的，而且屋里还有那个陌生人在。今晚不行。周六晚上或周日吧。她穿好衣服，辫起了长发。

“妈妈，我说苏珊娜已经躺在她的坟墓里了，蕾拉却不信。她说没人能在地底下躺那么长时间。”

“我们都会躺到地底下去。”维多利亚回答。

她母亲捶着前额，跑进厕所呕吐。尼散想偷看萨利玛和纳兹玛洗澡，结果被两个姑娘发现，噼里啪啦地把他痛打了一顿，也总算给弗亚德出了口恶气。米里亚姆满脸是汗。因为又刮起了非洲热风，安息日的餐桌挪到了稍许凉快些的屋顶上。阿齐扎则被留在楼下，一只堆满食物的餐碟摆在了她的长椅旁。

后半夜，维多利亚从床上坐起身来。基尔曼汀和蕾拉就躺在她旁边，头靠头睡着。屋顶尽头，灌饱亚力酒的达胡德鼾声如雷。星光下，床铺七零八落。让人窒息的闷热空气中，一阵微风如此难得。米里亚姆和古尔吉那张宽大的床铺上歪歪斜斜地挂着顶蚊

帐。天边那轮疲惫的月亮也沉落到远处屋顶的后面去了。

她能叫谁呢?

耳聋的阿齐扎正在楼下沉沉地睡着。托娅则被卡在达胡德的两膝之间。从印度尼西亚到伊拉克，天底下很多男人睡觉时都喜欢把枕头夹在两膝之间。拉斐尔也一样。小托娅就成了达胡德的枕头。她把自己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庞深埋在他的大肚皮里，他则用胳膊轻拢着她的脑袋。

“米里亚姆。”

蚊帐没有动。

“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那张脸，宛如一轮蓬松绵软的月亮，从白帘子里探了出来。

“米里亚姆，我想我快生了。”

“早不生，晚不生，”娜吉亚悄声道，“你可真挑了个好时候。”

“谁帮我去叫一下接生婆吧。”维多利亚说。

“我可不敢叫醒你爸，”娜吉亚说，“他喝了那么多酒，而且再过一会儿就要去教堂了。”

米里亚姆咂着嘴巴。“要是安息日开始前你先说一声就好了。我们本可以在楼下留盏灯的。”

栏杆旁那张单独的床垫上，那个从巴勒斯坦来的人眼里闪着亮光。显然，他猜到了即将发生的事。维多利亚羞愧难当，但又别无选择。“总得有人去吧。”

他们摇醒了穆拉德。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他气恼地问。

“你一定得帮你妹妹把接生婆找来。”

穆拉德一哆嗦。“黑灯瞎火的，我可不想一个人出去。况且我能去找谁啊？”

“杰米拉也成啊。”维多利亚低声说，她知道那个老女人已经快瞎了。

尼散在装睡。大哥的恐惧心理感染了他。此刻有多少男人在装睡啊，维多利亚心想。

“我去吧。”达胡德的大儿子塞伊德自告奋勇。古尔吉和他一起下楼去了。

米里亚姆握着维多利亚的手。月亮西沉,四下里漆黑一片。“在哪儿生呢？”

“去我屋里吧。”

“那儿可黑得像地狱呢。”

“人一多就热闹起来了,”娜吉亚扯着嘶哑的嗓子说道，“明点儿，暗点儿，又有什么区别？”

维多利亚没叫醒基尔曼汀，独自下了床，然后和米里亚姆一起转身朝黑洞洞的楼梯走去。

那个巴勒斯坦来的人伸手去摸香烟，但又突然想起今天是安息日，于是对尼古丁的渴望更加热切了。[1]娜吉亚叹了口气，又爬回到伊祖里身边。伊祖里突然甩出一只粗壮的胳膊，把娜吉亚搂了过来，继续睡觉。星光下，娜吉亚与托娅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达胡德伸手过来摸索，想看妻子的眼睛是否睁着。酒劲慢慢消退，挤压在托娅和他双腿之间的阳具又恢复了生气，蠢蠢欲动。“要是我们也有顶该死的蚊帐就好了。”他轻声说。躺在屋顶的床垫上露天而眠，周围又有那么多醒着的人，达胡德竭力克制着与托娅做爱的欲望，权且用她的后背抵住自己的勃起。娜吉亚和托娅都没有把各自的目光移开。随着达胡德把身体紧贴在托娅的臀部，星光似乎制造出了某种奇幻效果，让娜吉亚觉得这位嫂子离自己

①部分犹太人有安息日禁烟的习俗。

很近，近得甚至让她想伸出手去摸一摸。不过，娜吉亚还是觉得嫂子那始终扁平的腹部显然是对她的一种嘲弄，于是狠狠地瞪着托娅，仿佛要在她脸上钻出两个洞来，然后低声咕哝了一句："让你们俩下地狱去吧。"

尼散悄声道："放松点儿，达胡德舅舅。可怜可怜这房顶吧。"那根傲气十足的柱子顿时倒了下去，达胡德痛骂起外甥来："愿你瞎了眼睛。愿你娶个女人，脸板得像警察的皮靴，就跟你哥穆拉德一个模样。"

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走过长椅，有了耳聋的保护，阿齐扎全然不受周围动静的惊扰，睡得正香。两姐妹像儿时一样手挽着手，慢慢摸进维多利亚的房间。星光照不进来，这间屋子更是漆黑一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米里亚姆说。维多利亚感激地捏了捏米里亚姆的手指。"垫子就卷着放在箱子旁边。"

米里亚姆在地上铺开垫子。"等一下，"她叮咛道，"让我先看看有没有蝎子。"接着，她用自己沉重的大脚把垫子来来回回踩了一遍，结果在黑暗里迷失了方向，于是惊叫道："我在哪儿啊？维多利亚，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待两人再度找到彼此，米里亚姆帮维多利亚在垫子上躺下。阵痛愈来愈猛烈，维多利亚的脾气也大了起来。拉斐尔一定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病，也许在巴士拉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留给她两个女儿，而且现在又有一个要出世？他倒好，悠然自得地跑到大山里，躺在吊床上过着舒服日子，周围还有一群护士把他当作有机可乘的单身汉。青睐他的那些有钱人，贝鲁特的父亲们也争着要把女儿的处子之身献给他。那个浑蛋。也许她母亲说得没错。他的种子是坏的，所以只能生出女儿来。他还让弗洛拉生了个女孩——蕾切尔和可怜的小苏珊娜长得一模一样，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从贝鲁特的海岸到波斯湾，他身后到底

留下了多少女儿？甚至连在欢场谋生的拉玛·阿福萨——英国人征服了巴格达，她却征服了英国人的心，因此变得颇为富有——也带着一个黑眼鬈发的女儿回到小巷深处。这些姑娘是否最终都会像她们父亲那样戴起眼镜？想到这儿，维多利亚几乎笑了出来。一大群姑娘长着同样的五官，戴着同样的眼镜走在这城市街头，那幅画面该多么奇妙。

又一阵疼痛袭来，维多利亚脑中的画面被冲洗得一干二净。

外面，眼已半瞎的杰米拉连连惊叫着。“快把手给我，别扔下我呀，你这坏小子，愿你妈趴在你的坟头哭泣。台阶在哪儿？黑灯瞎火的，我看不清路。你确定这儿没台阶？”

巴格达坐落在辽阔的平原上，城内也是处处平坦，鲜有高低起伏。对于年事已高的居民来说，对台阶的恐惧时时困扰着他们。炎夏，耄耋老人只得放弃屋顶的清凉空气；寒冬，他们也只能在一楼的房间里冻得身体冰凉。前来接生的杰米拉也带着这种对高处的古老恐惧。她身上散发着尿、汗和鸡粪的味道。之前的种种谋生之道已被她一一放弃，如今就靠儿媳扔过来的残羹冷炙聊度残年。

塞伊德和古尔吉把她领到门口，就转身要回屋顶去。“你们往哪儿跑呢？”杰米拉喊道，“万一有台阶怎么办？”米里亚姆伸手把她拽进屋里，关上了门。杰米拉在垫子旁蹲下身子，却一时记不起产妇的名字了。“伊祖里的女儿啊，我听说你丈夫死了。那谁付钱给我呢？”

“我自己存了点儿钱。”维多利亚呻吟道。

让人窒息的黑暗里，杰米拉用像枯树枝般硬邦邦的手指摸了摸她。“万事俱备呢，我的孩子。”她的话音里居然流露出一丝同情，“你本可以自己生，不用别人帮忙。朝下用一点儿力。耶胡达的女儿，你在哪儿？看看，我把你们的名字都忘了。这儿，抓着这儿。听着，

娜吉亚……"

"这是维多利亚，娜吉亚的女儿。"米里亚姆纠正道，唯恐这接生婆的脑子完全糊涂了。

"今年冬天可真冷啊。逾越节之前还突然结结实实地冻了一回，让掘墓的都好好赚了笔钱呢。你们怎么不请我帮她哭丧呢？哭，我还是会的。"

"娜吉亚还没死呢。她正在楼上和丈夫一起睡觉呢。"

"太贪心了。已经有七年了吧。"

米里亚姆本想斥责这老女人一顿，叫她把注意力集中在维多利亚身上，可又害怕惹她生气。

"好了，生出来啦。"杰米拉松了口气，开心地叫道。

按习惯，接生男孩的费用要比接生女孩的高出很多，但年迈的杰米拉已经学会了知足常乐。"只要你自己的身子骨健健康康的，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口吻安慰着产妇。

这句话，维多利亚之前已经听过两次了。她什么话都没说，什么感觉也没有。空寂之声在她耳中回响。新生儿那熟悉的哭声再次传来。米里亚姆抱起孩子，用块破布裹了裹，然后匆匆上了中层屋顶，把那孩子扔在了为过冬而晾晒的一盘盘番茄酱后面。精疲力竭的维多利亚既没反对，也没发问。

"现在谁送我回家呢？"杰米拉沮丧地问道。

维多利亚正默默忍受着打击，劝自己更实际些。她本想告诉那老女人，说可以在这儿待到天亮，但喉咙哽住了。

"耶胡达的女儿怎么还不回来啊？"杰米拉问。

维多利亚彻底放弃了希望。临产前的那个月，她还抱有一线希望。说不定是个男孩。一个男孩会把拉斐尔带回家来，如果他真的康复了的话。一个男孩会击败那白雪皑皑的大山，把拉斐尔的心召唤回来。即使死神胜利了，儿子也会供养她终老。

她默默地流着泪，觉得自己正陷入一处无底的深渊。有那么一阵，她睁开眼，几乎满怀喜悦。也许这就是临死前的感觉吧。杰米拉已经不再抚摸她了，说不定是因为杰米拉已经觉得她没有活的希望了。甚至当米里亚姆轻轻推门进来，托起她的头，把一个陶杯凑到她唇边说"喝吧"的时候，那种下沉的感觉仍在继续。

"我不能那么做，"维多利亚大声啜泣，"生下来，再把亲骨肉给杀了。我不是人啊。"

"这是上帝的旨意。"

"不久之前，我还跑到桥上打算投河自尽。我害怕这样的自己，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吓了一跳。"你疯了吗？"

"把孩子拿回来吧。连拉玛·阿福萨都没扔掉她的小女孩啊。猫儿都会为它们的小崽子拼上性命呢。我这是作孽啊。米里亚姆，把孩子拿回来吧。"

"让她长成大姑娘，受世人羞辱？要是拉斐尔不回来呢？等她成人了，你父亲都变成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糟老头子了。谁给她准备嫁妆呢？你会去求穆拉德吗？还是尼散？"

"带她回来。"

杰米拉抬起头。"那疯女人嚷什么呢？"

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都闭了嘴。中层的屋顶上，克拉丽斯正用尖嗓子冲丈夫大嚷："你家全是野人！"在去厕所的路上，她被那个小包袱绊了一下，裹在里面的婴儿正哀声啼哭。"可恶的维多利亚。愿她的名字被抹去，愿她的子宫永远萎缩。"

"米里亚姆！"维多利亚哭喊着，"如果你不去把她捡回来，我自己去。"

两个人都被克拉丽斯吓坏了，生怕她煽动整条巷子里的人来指责她们。过了一会儿，克拉丽斯的语气变了："维多利亚！维多

利亚！”她兴奋地高喊着，仿佛连她那张石头面具都变成了一口发出欢乐鸣响的大钟。“维多利亚！维多利亚！穆拉德，”她那种全新的清脆嗓音继续摇撼着屋顶，“去把你爸叫醒。阿布－穆拉德，快起来啊，你有个外孙啦！”

维多利亚浑身一软，身体好像从垫子上升了起来，飘过院子里破旧的地板，穿过台阶，飞到了正在发生奇迹的中层屋顶上。接着她才发觉，自己的腿根本无法动弹，于是双手捂着脸，像只受伤的狗一般悲鸣起来。她听到人们咚咚地沿着楼梯从上层屋顶走下来。床铺吱嘎作响。孩子们在欢叫。邻居们在道贺。

“维多利亚，”她听见克拉丽斯在喊，“天太黑了，我不敢下楼梯来呢。”

“米里亚姆，”维多利亚无法停止哀号，“快去她那儿啊。说不定她会绊倒的。我的腿不听使唤，脑子里嗡嗡乱叫，都成蜂窝了。”

她们把那男婴送到维多利亚面前。那孩子还裹在破布里，一丝不挂，满身都是出生时的血污。在安息日灯火全熄的暗夜里，她摸索着扯掉孩子身上的破布，用自己的裙边帮他擦拭身子，用自己的脸把他脸上的污渍蹭掉。那孩子把小嘴凑近她的耳朵，似乎在轻声抗议。她觉得自己简直无力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她祈求上帝和拉斐尔原谅自己。孩子小手的触摸让她的双腿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她的腿终于能动了。维多利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嘴里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悲声呜咽。屋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结了婚的妇女们、姑娘们、孩子们，后面还站着男人们。她父亲兴奋的叫喊把喧哗声压了下去：“让我看看那孩子。”

还没亲吻那新生儿的脸颊，维多利亚就决定给他取名为“阿尔伯特”。自此以后，在她心里，“阿尔伯特”和“奇迹”就成了同义词。因为一时的鬼迷心窍，他竟被抛弃在屋顶上。为此，维多利亚希望给他补偿。要是克拉丽斯晚到一步，她以后可怎么活？

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此后数十年，维多利亚始终诚心实意地善待这位嫂子。对于性情古怪的克拉丽斯，周围人大多充满敌意，维多利亚则是唯一一个打破那道铁壁，用同情心为她带来一丝温暖的人。

对那位圣地来的使者，院里的人满怀敬意。有人把这奇迹归功于他的在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对他来巴格达的原因表示好奇，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他是来为耶路撒冷的犹太神学院或其他机构募集善款的。待男人们从犹太教堂回来，坐下来享用丰盛的早餐时，伊祖里用《圣经》和祈祷书里的希伯来文与他对话，可是这位使者说出的希伯来文甚至让那些用圣语祷告的人也觉得陌生。那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向巴格达的犹太人教授希伯来语，众人更吃惊了。已经把祈祷书熟记于心的穆拉德站起身来为自己的城市声辩："巴格达，感谢上帝，有很多犹太学校和拉比。他们全都精通希伯来文，上帝保佑他们。这里可不是库尔德斯坦的乡下小村子。"

"我要教的并不是那种希伯来语，"那位使者解释道，"而是活生生的希伯来语。一种你能用它进行日常会话、看报纸、写信的希伯来语。"

"我们得先学会用母语读书写字吧，"达胡德说，"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个傻子。拉斐尔和以斯拉就会看报纸，甚至连我儿子塞伊德都会翻翻书，而我只会傻瞪着两眼，像头蠢驴。"

那使者根本听不懂，伊祖里将达胡德的大意翻译给他听。听完后，那使者眼睛放光。"你说到点子上了，"他对达胡德说，"你成了这里的异乡客，就像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感受到的那样。教会你希伯来语，也就是帮你作好准备，移民到巴勒斯坦去。"

达胡德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昨天还看见你吃过鱼后舔着嘴巴上留下的酱汁。你还扫光了一整盘椰枣呢。现在却要把我

们运到没吃没喝的穷地方去，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他们把努娜·努努送了过去，那也是因为她和她父亲的事。只有在那儿，他们才能帮她那样的受损货品找到丈夫。而且，到了巴勒斯坦，我的齐特琴怎么办？这可是我挣钱的家伙，我喜欢它，它也让大家伙高兴。到了那儿，还有谁会听我弹琴？快翻译啊，谁能翻，请翻吧。”

没人主动开口翻译达胡德的这番话。严守待客之道的伊祖里竭力将客人的注意力从达胡德愠怒的口气上引开，故意岔开话题，邀请他留下来参加外孙的庆生宴。

即使刚生完孩子，维多利亚也没休息一天。她母亲已经累垮了。没人劝她休息。事实上，她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想在院子里夸耀那份突如其来的幸福。阿尔伯特紧紧地依偎着她，简直成了她的手足，仿佛以前是怀在肚子里，现在只不过转到外面来了而已。她会时不时地撩起襁褓的花边，得意地看着他。这孩子不仅像拉斐尔，而且在维多利亚看来，甚至比他父亲还要俊朗。显而易见，他也会长得很高，非常高。目前为止，在这院子里出生的孩子们中，拉斐尔可算是个头最高的了。让他等着瞧吧，阿尔伯特长大以后肯定会超过他。将来，在这孩子魁梧身材的庇护下，她不会再尝到挨饿的滋味。虽然精疲力竭，毫无胃口，维多利亚还是坐在了餐桌旁，她想让众人都惊叹于破落院子里生出的这道崭新的光芒。但旁人谈话时，她却充耳不闻。幸福至极的时刻，怎么可能对其他事情产生兴趣？

“维多利亚，你没听到你父亲的话啊。”

维多利亚如梦方醒。她都快喜极而泣了。

“我请我们的客人留下来参加你儿子的庆生宴。我从没告诉过你，我多么感激你吧。如果说我还有家人……”

“够了，不用说了，爸爸。”

“下周六，全巷子的人都会收到邀请。让他们看看伊祖里是怎么给外孙庆生的。”

“庆生宴还是算了吧。”她低垂着眼帘，轻声说道。

“我看这孩子挺健康的啊，上帝保佑。”

“他是健康，多么健康啊，呸，呸。[1]”她说，“在他父亲把他抱在怀里，放在腿上给他行割礼之前，我们还是别办庆生宴吧。”

伊祖里把第十一只擦拭干净的鸡蛋放进碗里。安息日早餐时，他总是会擦大约二十个鸡蛋。[2]“这我就不懂了。从那儿寄来的不过一张照片而已。我们送了那么多钱过去，连封感谢信都没有。谁说他的病一定会好？而且即使他真的痊愈了，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你妈总是胡诌八扯，但这次让她说对了。拉斐尔真的是个跑得不着家的贝都因人。”

“有了阿尔伯特，他会回来的。”

接着，维多利亚脸红了。违抗父亲的意志可是比登天还难。和阿尔伯特的出生相比，她真能拗得过父亲，那才叫真正的奇迹。骄傲仿佛一条蠢蠢欲动的蛇，想抬起头来，维多利亚竭力想把它压下去，可那股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有了阿尔伯特，维多利亚今非昔比。此刻，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她不仅给娘家争了口气，也帮拉斐尔挽回了面子。维多利亚把阿尔伯特的脑袋紧贴在自己脸上，匆匆离席而去。

阿尔伯特的存在令她自信心倍增，这种自豪感甚至盖过了曾意图将孩子抛弃而产生的愧疚感。娜吉亚居然自食其言，拒绝为孩子提供尿布。于是维多利亚扯开床单做尿布。她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困难是自己克服不了的。当她对着阿尔伯特轻声哼唱，其实

---

①犹太人认为赞美婴儿会招致邪恶之眼，令婴儿遭遇不幸，所以维多利亚吐唾沫意在化解邪恶之眼的魔咒。

②犹太人安息日时的传统食品是辫子状的鸡蛋面包，并有在正餐前吃白煮蛋的习惯。

是在为自己歌唱。这母子俩相依为命，难舍难分。

“写吧，”节日过后，她来到药店，对以斯拉说，“就写：拉斐尔，我的丈夫，你有了个儿子。看见这孩子的人都会禁不住大喊：‘愿上帝得到称颂。’”

这间药店窗明几净，里面摆着一些玻璃橱柜和几架称药的天平，浓烈的药味弥漫其间。这个地方总是让维多利亚肃然起敬。玻璃门外，马车、豪华汽车、身着华服的路人络绎不绝。外面是尘世喧嚣，里面则一片寂静，唯有以斯拉沙沙的写字声。阿尔伯特就躺在她的膝头，她一边轻摇着他，一边用手轻轻扶住他的肚子，以免孩子从膝头滑落下去，祈求上帝千万别发生这种事。

“写：希望钱已到你手上，希望你的病正在好转。阿巴丹的那个人告诉我们你正逐渐康复，感谢上帝。”

以斯拉的郑重其事着实让维多利亚印象深刻。昔日那个顽劣的男孩已经消失得痕迹皆无。当他就这样一脸严肃地坐在厚重的办公桌旁奋笔疾书，在电灯下凝眉蹙额、若有所思时，谁还敢上前质问他：你为什么撇下自己的母亲不管？可怜的托娅。面对这一排排凝聚了世上大智大慧的药瓶子，她那栗子般小巧的乳房和孩子般稚气的小屁股又能有几分胜算呢？往日那个胆大妄为、古灵精怪的以斯拉已经不见了。如今，他已变得如此谨慎而从容。只是眼睛里的一条血丝见证了他饮酒无度，湿润、肥厚的双唇暴露出他夜夜笙歌。他的长相不算俊美，但也并不令人生厌。

“再写：上封信里，我不想让你伤心。但现在阿尔伯特已经出生了——如有万一，我愿用我的生命去赎他的命——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上帝施予我们幸福，也会从我们这里带走幸福。苏珊娜……”

马车、汽车、人群。几个月前，在那座窄桥上，他们就像今天这样熙来攘往。想到这里，她不胜惊恐地把阿尔伯特紧抱在胸前。

要是当时真的从桥上跳下去，这孩子也会跟她一起死了……

“写，下面这些最重要：父亲说你不用为以后的生计犯愁。那作坊正养活着一些人，将来也能供养起我们。只要你为他工作，他就愿意给你最丰厚的报酬。”

这时阿尔伯特把舌头伸出他红红的小嘴，于是拉斐尔和父亲的事就全从维多利亚的脑袋里飞走了。她掏出丰满的乳房，婴儿那柔嫩的嘴唇贴了上去，让她浑身打了个哆嗦。

“还有什么要写的？”以斯拉催促道。

在这间一尘不染的药店里，两人都不觉得露出乳房有何尴尬。以前，在他们长大的那座院子里，不知有多少妇女会毫不避讳地当众撩开衣服给孩子喂奶。

“对他说：我现在不用花钱就分到了一间房子，我们可以继续在那儿住下去，直到能够自立。”

半小时后，以斯拉为她把信大声朗读了一遍。自己不能亲手写信给丈夫，这多令人遗憾啊！虽然看不懂繁复华丽的阿拉伯文，却基本上全能听懂。维多利亚全凭一时冲动才跑进这家药店里来。这番说辞一定能战胜拉斐尔心中的所有顾虑。有了阿尔伯特的支持，她坚信以斯拉写的这封信定能融化远方的那颗心，让他抖擞精神。她不能埋怨堂哥。这些话是她的，这些想法也是她的，可是结果呢？破镜岂能轻易重圆，她沮丧地想。阿巴丹那个人带来的照片就在她的手袋里。风景秀美的群山，她从未见识过的葱郁树林，还有一张无论谁在身心疲惫时都会奢望的舒服的吊床。拉斐尔会大口呼吸着如水晶般纯净的空气，将这派迷人美景尽收眼底。与照片一比，这封信是多么粗劣而令人扫兴。如果拉斐尔真的放弃山巅上的静谧生活，回到这污浊的小巷中残喘度日，那他一定是疯了。怎么可能只凭这冗长乏味的家书就把他从伊甸园里唤回来呢？他也曾亲眼见识过巴格达的肺结核患者是怎样病体日衰，最终消

逝无痕的。为了供养家人，使他们免于挨饿，他们不得不辛苦劳作，直到咽气那天。

然而以斯拉却啧啧地赞叹着自己写的这篇大作："你可不是每天都能收到这么棒的信的。"大约在那时候，他已经给自己买了台留声机。此刻，他就从埃及情歌里摘了些妙词佳句，如"我心爱的人"，放到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他的双唇更湿润了。说不定以斯拉从与他过夜的女人那里沾染了什么东西来，想到这儿，维多利亚把阿尔伯特换到另一个乳房旁，用白纱罩住孩子的脸，以防以斯拉的体味飘到孩子的鼻孔里去。

"很棒，是吧？"以斯拉边说边点燃了刚从金匣子里拿出的一支香烟。维多利亚看着他的手指以药剂师的精准度折好信纸。接着，他轻快地写上地址。这封信将穿越边境。在贝鲁特度过的学生时代无疑在以斯拉的心里留满了回忆与渴望。他用舌头舔了舔信封上的涂胶线，却整个人定住了。让他忘了把舌头从信封上缩回去的既不是回忆，也不是渴望，而是出现在维多利亚背后的某样东西。她转回头，看见弟妹弗洛拉正踮脚站在门口。弗洛拉的眼睛、双手和双唇正与以斯拉圆睁的双眼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这露骨的一幕让维多利亚羞红了脸。"进来啊，弗洛拉。我们刚写了封信给拉斐尔。进来吧，我们已经写好了。"

弗洛拉笑了笑。这个将来会在以色列开赌场赚大钱的女人，从一开始就喜欢把牌都摊在桌上。含糊暧昧从不对她的胃口。她拿来一条藤条板凳，坐在维多利亚旁边，掀开襁褓的一角看了看阿尔伯特的脸蛋。"真像他爸，真像他爸啊，"她喃喃道，"呸！愿他远离邪恶之眼。"

之后多年，阿尔伯特都将一直从父亲的魅力中受惠。对他父亲心存好感的女人总是避而不提他的名字。对她们来说，他永远都是"拉斐尔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弗洛拉站起身，走进药柜旁的小房间。平时，以斯拉就在那间小屋里开药方。显而易见，她对这间药店颇为熟悉。不一会儿，她端着一杯水从里面走了出来。看见弗洛拉故意炫耀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随意，维多利亚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于是急忙起身道别。

“我会贴好邮票，亲自寄出去的。”以斯拉说。显然，弗洛拉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也让这个从院子里出来的顽劣小伙子有些窘迫。

阿尔伯特长大了，变胖了。初冬，米里亚姆生了个女儿。光明节的时候，维多利亚的母亲诞下了一名男婴。整整两天，一家人忙活着为这孩子取个合适的名字。到底是按祖上的规矩从《圣经》里选个名字，还是跟随那股已经侵入巷子里的时代潮流，人们左右为难。最后，他们认为，维多利亚给她儿子取的名字——即使那孩子还没服从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盟约举行割礼[①]——就完全配得上他刚出世的舅舅。为了加以区分，自此，维多利亚的阿尔伯特就叫阿尔伯特－托利亚，维多利亚新出生的小弟弟则被称为阿尔伯特－基亚。以斯拉寄去的那封信一直没有回音。

①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曾与上帝订立盟约，只要他的子孙后代信奉上帝为唯一的神，上帝就会将应许之地赐予他的后代，并赐福与他们。割礼即此盟约的记号。

18

维多利亚挥了挥刚刚做好的小裙子，听到妈妈召唤的基尔曼汀跑了过来，迫不及待地套上新裙子，一颗小脑袋从领口钻了出来。脖子细长，表情忧郁，她女儿的大眼睛和她父亲一模一样。“现在就能穿吗？”这话里满含着期待。小女孩的言行举止让她在院子里的卑微地位显露无遗。有两三回，她到伊祖里那里蹭来蹭去撒起娇来，就像米里亚姆的儿子对他父亲那样。结果外公隔着外套在她瘦瘦的肩膀上拧了一下，像扫蜘蛛网似的把她从身边推开了。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儿子弗亚德撵到一旁的，只不过弗亚德就是不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黏他黏得更欢了。尼散、纳兹玛和萨利玛很小就明白只要有父亲在场，就应退避一旁，只有在伊祖里发话使唤他们时，才敢匆匆跑上前来应答。一次，伊祖里把阿尔伯特－基亚抱在手中，起初是想掂量一下这孩子有多重，后来则像观看某种奇怪的新发明似的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就叫萨利玛把弟弟抱走，接着擦了擦手。自此，他和这个“老生儿子”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身体接触。维多利亚甚至怀疑父亲这辈子是否真心爱过谁。年轻时撩拨他情火的两个女人如今都颓然蹲伏在拱廊里，阿齐扎肥胖的身体散发出股股臭味，维多利亚的母亲则一边给阿尔伯特－基亚喂奶，一边痴痴地点着头，就像中场休息的哭丧者。

如今，他父亲晚上睡觉时很少会“娜吉亚！娜吉亚！”地叫唤了，但只要听到他的召唤，她母亲依然会拖着身子来到丈夫床边，默默地顺从，之前的怨恨全不见了踪影。伊祖里也不再常常劈头盖脸地打骂妻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娜吉亚的愚钝，而且女儿们也已接管了家务料理。此时，他大概五十上下，依然仪表堂堂，富有阳刚之气，只是脸上鲜见笑容。他偶尔会在维多利亚身边驻足，看一看阿尔伯特－托利亚，脸上现出青春般的光彩，胡子下面的嘴唇也跟着弯了起来。一周之前，伊祖里还在孩子的摇篮里塞了一枚硬币，并悄声说道：“别把他的脸露得太多了。邪恶之眼到处都有呢。”维多利亚脸红到脖子根，心里却乐开了花。

“那我就穿一小会儿吧，”基尔曼汀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希望，“就穿着到院子里走一圈。”

“逾越节快到了。过节的时候，你可只有这一件新衣服哦。”维多利亚解释道。女儿只好放弃了刚才的念头，掩饰着失望，跑去找蕾拉玩了。维多利亚有些心酸。因为愧疚，她似乎觉得连自己的童年都要比女儿的幸福许多。以斯拉代她写的那封信已经寄出很久了，可是数月来仍没有拉斐尔的回音。她父亲曾劝她看清现实，就这么认命算了。阿尔伯特－托利亚得行割礼，因为万一出了什么事，愿上帝千万不要让那发生……他目前还没入犹太教。但维多利亚还是决定继续等。

“你们谁能挪挪屁股，把早饭给我端过来。”娜吉亚一边说，一边轻晃着在她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坐着的阿尔伯特－基亚，“萨利玛，我快饿死了。”

“现在吃早饭？”她女儿一惊，“快中午了呢。”

“我饿了，而且根本不记得吃过早饭。”

长椅上那座肉山动了动。“你故意忘的，”她嫂子阿齐扎发着牢骚，“什么事都怪在我头上。晾在外面绳子上的衣服不见了，伊

祖里打你，这也怨我吗？”

娜吉亚撇了撇嘴。“二十年前丢的衣服，我怎么可能还管得着？”说罢，她又把脸转向洒满阳光的院子，“至少拿杯茶，拿片面包啊。”萨利玛没答理她。老人们无理取闹时,旁人常常不加理会。而且萨利玛此刻正一门心思劝维多利亚，让她帮阿尔伯特－托利亚脱去衣服，好给这孩子洗澡。

“为什么不可能？”心怀旧怨的阿齐扎冲娜吉亚叫道，“我要跟你说的，是她过去常常偷你晾在屋顶上的衣服，把它们染成黑色或棕色。多少年了，他们穿着你们家出钱买的衣服，每到周五晚上，你脖子上还要挨伊祖里一顿猛抽。而且，要是你问我你塞在墙洞里的金币都到哪儿去了……”

娜吉亚把手指塞进耳朵，一脸不耐烦。“米里亚姆，快下来让你妈闭嘴吧。她脑子坏了，求上帝保佑，让这事儿千万别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可没工夫听你们斗嘴，”米里亚姆的声音从带玻璃窗的房间传出来，“一天到晚躺在垫子上胡说八道。”

那天正好偷懒没去作坊上工的尼散看到这一切，觉得阿齐扎以后就可以任由他作弄了。于是他偷偷摸到长椅脚那头，弟弟弗亚德跟在身后。米里亚姆的大儿子纳伊姆递给他们一盒火柴，然后兴致勃勃地看着尼散把一根火柴插到自己外祖母的脚趾中间。阿齐扎起了疑心。“你们这群狗崽子在干什么呢？”

对于外祖母的嗜好，做外孙的可是相当了解。“我们给您带哈尔瓦来了呢。”

因为风湿病，阿齐扎的腿晚上疼，白天麻。隔着自己的大肚皮，她也没看清三个男孩到底在她脚下忙活什么。在弗亚德和纳伊姆的掩护下，尼散划着一根火柴，用它点燃了阿齐扎脚趾间的那根。

“有蝎子，”老太太大吼，“一只大蝎子蜇了我一下。就像被烧

红了的拨火棍烫到了一样疼呢。”

“一群淘气包，”萨利玛训斥着这群捣乱的小鬼，“那样浪费火柴，晚上就没什么点灯了。”

“蝎子！”阿齐扎的尖叫声让嘈杂的院子顿时安静了下来。米里亚姆咚咚咚地走下楼来，仿佛一阵滚雷。三个小坏蛋慌忙逃到巷子里去了。稍后不久，一个纤弱的身影稍显迟疑地走进院子，米里亚姆还以为是其中一个小鬼又跑回来戏弄她，于是上前揪住那人的衣领，伸手就要给他两个耳光。

“你想干什么？”朱里·齐泰亚拉比的孙子生气地抗议着，然后转身对维多利亚说，“乌姆－阿尔伯特，你丈夫回家来啦，愿上帝被称颂。”他得意地报完喜讯，就默默地等赏。

“什么？”米里亚姆咕哝着。

维多利亚脸色发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看着男孩气喘吁吁，似乎是一路跑过来的。

“你亲眼看到他了？”萨利玛问。

“在艾尔－绍尔哈市场的入口。一个库尔德族搬运工拖着箱子跟在他后头。他让我跑来先给你报个信，免得你看见他时惊吓过度。”

“维多利亚，”米里亚姆哭了起来，“拉斐尔还活着。哦，上帝，他终于回家了。”

维多利亚还是说不出话来，也无法像米里亚姆那样哭出来。她看见阿齐扎张着大嘴，却不记得她在喊什么。惊恐攫住了她。我动弹不了，站不起来了，怎能让拉斐尔回到家却看见个不中用的女人？维多利亚一把抱过阿尔伯特，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在保护儿子，还是让儿子保护自己。要是他提前一天，哪怕半天，让大家知道这消息……正是中午时分，院子的地板还未刷洗干净。孩子们到处乱跑，几乎都光着脚丫。阿

尔伯特就像瓶里的一枝花，基尔曼汀穿得多少也算是得体。而她自己呢？维多利亚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传统的东方妇女那样自我鄙薄起来。男人是家中羽毛光鲜的孔雀，尤其是像拉斐尔这样见多识广的男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她穿着一件沾有斑斑污渍的旧裙子和一双磨坏了的旧拖鞋时回来。上午的家务活还有一大堆,她甚至连头发都没好好梳过。她的脸也没好好保养过。一个月前刚拔了颗臼齿，微笑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尤其是咧嘴大笑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她真想大声叫唤某人把厕所的门关好。几十人共用一间厕所，而且多数是不懂事的小孩和眼神不好的老人，那里已经成了脏兮兮的粪坑，阵阵臭味总会随风飘到院子里。她又想起了那张照片：层峦叠翠，他把书本放在膝头，凝眸远眺，一副将美景尽收眼底的陶醉模样。

"他怎么还没到啊？"米里亚姆问。朱里·齐泰亚拉比的孙子还在等着给他的奖赏。

"我跟你说了，是只蝎子！"阿齐扎叫着。

"妈，不是蝎子，"米里亚姆不耐烦地回答，"他们用火柴燎了你的脚。"

"笨母牛。"娜吉亚显出无比的优越感。

拉斐尔进了院子，眉毛上满是叙利亚沙漠的烟尘，神色疲惫。他打发走了搬运工，赏了拉比的孙子几枚硬币，然后在院子中央立定，意气风发一如往昔。他没戴帽子，中分的鬈发波浪般垂在两边。镶在黑镜架上的镜片在太阳下反着光。蓝色套装更彰显出身体的柔韧灵活。他用手杖轻叩着地面，仿佛在估量自己即将身陷的这个泥沼地到底有多深。维多利亚不由想起了在耶胡达死前来看过他的那个洋医生，想起了那人一脸鄙夷地环顾四周，什么都不想碰，连坐下都极不情愿的高傲样子。可是眼前这位王子却是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之前也并不属于这院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家。

此刻，他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想到这儿，维多利亚的心突然一沉。她丈夫可是从那条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里回来的。九死一生的拉斐尔终于从坟墓里爬出来了。

那手杖冲她敲了两下。"嗨，维多利亚。"

她的脸颊火烧火燎。她不敢开口，唯恐自己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每个举动，每句话语，都逃不过这院子里的耳目。"愿上帝之名永受颂扬，感谢他保佑你平安回家。"她的喉咙里燃起了一把火，腋窝下汗水直流。他为什么不摘掉那副让她不寒而栗的眼镜呢？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想象里回应了拉斐尔的那声招呼。他的脸上依然挂着一丝淡淡的笑，仿佛一位心怀宽广的成年人正笑着鼓励一个舌头打结的孩子开口说话。基尔曼汀紧紧地贴着维多利亚。她默默地把阿尔伯特递给了拉斐尔，心咚咚直跳。要是他只摸了摸就不再待见这儿子了呢？她父亲当初就是抱了抱弗亚德和阿尔伯特－基亚，就把他们推到一边去了。

"这是我们的儿子？"拉斐尔一边问，一边把手杖搭在胳膊上，伸出双手。

"这是阿尔伯特。"她说，终于舒了口气。

她用手托着那婴儿的脖子和屁股，真不情愿与儿子分开。拉斐尔穿过太阳地与阴凉地之间那道深深的分界线，从她手中接过阿尔伯特。那个瞬间，他们的手指碰在了一起。他又退回到阳光里，仔细端详着孩子那张小脸。强光下，婴儿闭上了眼睛，然后又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再次睁开双眼，紧紧盯着那亮闪闪的镜片。拉斐尔背对维多利亚站着。突然，他弯下了身子。维多利亚莫名地害怕起来，于是立刻冲到他身旁，却见他的眼镜已被摘掉，目光中没有一丝傲慢，那副眼镜则被阿尔伯特紧握在手中。

"调皮的小男孩。"拉斐尔这欣喜的语调，维多利亚已经盼了多少个月。

他小心翼翼地从孩子的小手指中救回那副眼镜，然后一下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居然都没事先看一看上面是否干净。接着，他把孩子放在膝头，开始解尿布。

“你这是干什么？”

米里亚姆笑了起来。

“不用担心啦。因为杰米拉瞎了眼，后来他的小鸡鸡都被我们检查过一百遍了呢。”

“他会着凉的。”维多利亚声音颤抖。

“我帮他买了身衣服呢。打开箱子吧。”

少了尿布的捆绑，阿尔伯特开心起来，用小腿踢腾着乐呵呵的父亲的胸膛。可是那套衣服太小了，孩子的手脚根本塞不进去。拉斐尔的眼中闪过一道阴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质问道。丈夫不在家时却生出个孩子来，深谙男女之道的拉斐尔并没有对自己的疑虑多加掩饰。

但维多利亚回答他的语调坚定而自信。“算算月份吧。他可是足月的胖小子呢，”她自豪地说，“而且就像以斯拉那封信里写的，我们还没给他行割礼。就等你回来呢。”

拉斐尔亲手帮婴儿把被子裹好。接着，他摸了摸女儿的头，基尔曼汀怯生生地盯着拉斐尔的脸庞，拉斐尔则温柔地回望着她的双眸。“还有你，基尔曼汀。我给你买了条真丝裙子，我的小女孩。”他抬起头，正好与岳母四目相对。娜吉亚那双小眼睛中透出的敌意已经柔和了许多，拉斐尔吃了一惊，但他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别处。“躺在那儿的是谁？”

“我妈。”米里亚姆难为情地咕哝着。

他把阿尔伯特递回给维多利亚。“阿齐扎伯母？”他很吃惊地问，“大冬天被晾在了外面？”他从箱子里掏出一条本打算送给妻子的羊毛披肩。

看着他的眼镜，老太太吓得直往后缩。“是他，”她叫道，“死亡天使上门来了。你们是巴不得我早死吧，所以才会请那医生来家里。”

“阿齐扎伯母，我是拉斐尔啊，不是那个医生。”

“我耳朵不聋，我能听出来你就是那个医生。快走开。抢走我的耶胡达，你还不够啊。我可不想要你下了毒的药片和下了咒的药水。”

“看哪，看我从黎巴嫩帮你带什么回来了。”

“我身体很好，可不是三岁小孩，不会上你的当。我饿得不行了，却没一个人管我。”

“你们这些坏东西，我说我饿了，你们也不信。”娜吉亚抱怨着。

“到底出了什么事？”拉斐尔回头看着维多利亚，仿佛这院子变得老态龙钟、衰败到如此地步全是她的错。“她原来的房间呢？”

“我们住在那儿。玻璃房里现在住着米里亚姆和古尔吉。”

“别担心，”这么多年，娜吉亚还是头一次开口对拉斐尔说话，“霜冻期已经过去了，她至少还能再活上个一年半载。瞧拉斐尔多担心她啊，别人还以为她是他妈呢。”

“要是你们谁能帮我端盘豆子，再加点儿洋葱就好了。”阿齐扎想用和声细语哄大家顺了她的意。

“听听，”娜吉亚抱怨着，“你们还一直以为我是疯婆娘呢。”

拉斐尔离开了拱廊。“我看见努努家里全是陌生面孔。”

托娅的小脑袋从二楼栏杆上探了出来。“马塔克已经搬进有钱人的大宅子里去了。那些人全是租客。”拉斐尔朝那张稚气的脸笑了笑。他没变，维多利亚对自己说。每当耳畔突然传来陌生女人的声音，他都会那么笑着。眼帘低垂的她终于鼓起勇气问道：“你还好吧？”

“赶路赶得又脏又累。医生说我基本上好了。”他朝娜吉亚和

阿齐扎的方向努了努嘴，压低声音说，“而且真不好意思，我也想说饿了。”

“去房间躺下休息吧。我会帮你烧好洗澡水，给你端吃的过去。”

她把阿尔伯特交给纳兹玛和萨利玛照看，到水龙头下接了一大盆水。尼散帮拉斐尔把箱子拖进屋里。厨房里，她点着了堆在盆子下面的柴火，一头趴在了切菜板上。她的心中满是怨气。没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没有一句贴心的暖话，甚至都没个笑脸。他对她说话的方式就像过去下班回来对他母亲那样。她曾那么怕他。那副眼镜冷冰冰的。那身优雅的套装也让她觉得遥不可及。此刻，作为妻子，她有义务舀起热水，帮他冲洗身子。她也会帮他在后背打上肥皂，会碰到他的肌肤。借着灶台的火光，她看见自己的脚趾从拖鞋中伸了出来。脚指甲脏得几乎成了黑色。一个人需要有很好的雅兴，才会想起来把脚指甲也修剪得干净整齐。是生是死，音信全无，她如何能料到丈夫会突然回家？而且，今晚她又如何与他同床共枕呢？刚才她看见院子里的女人互相使着眼色。她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把自己准备妥当，需要跑去澡堂把身子洗干净。但是太晚了，中午已过。这么久了，她都是一个人睡。她的腿都没去毛，乳房里全是乳汁，头发乱得纠结在一起。丈夫已经不在人世，她习惯这么想了。接着，她又转而嘲笑起自己：你怎么知道他还会迫不及待地想与你亲热？别忘了，在山里，他可是装成单身汉呢。也许他已经尝过了贝鲁特海滩的极品，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来了。也许他今晚就会和以斯拉跑到戏园子里风流快活。天空中乌云密布，很快就要下起瓢泼大雨了。说不定他还未完全康复，害怕在这恶劣天气出门，应该会把狂欢活动顺延到以后的晚上吧。

以斯拉拎着酒瓶，急匆匆赶了过来。达胡德从盒子里拿出齐特琴，叫托娅帮忙准备点心。伊祖里亲自在院子里抓了三只鸡，

派尼散送到屠宰师[1]那里。生性孤僻的克拉丽斯则逃到自己的房间里——那扇门经常是锁上的。灶台上，锅下的火苗呼呼作响，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如此诱人，连阿齐扎都从长椅上坐了起来，解开头巾，一边挠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纳闷地问道："你们今天埋谁了？做这么好的饭菜是要给谁守七日丧啊？"

弗洛拉和丈夫也一起来了。她把阿齐扎撵到了某个房间里去，然后在拱廊里摆开饭桌。透过弗洛拉的乌发，三盏大油灯影影绰绰地放出光芒来。她眼睛一亮。以斯拉踉踉跄跄地朝拱廊这边走了几步。庆祝会还没开始，他就有了几分醉意，于是在那精力充沛的女人身上狠狠拧了一把。"小骚货，最近又窝在哪只公鸡下面了？以斯拉再也配不上你了吗？"

"去和咱妈坐一会儿吧。"米里亚姆呵斥道。她没发现以斯拉说这话是别有用心的。弗洛拉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当心点儿。"她说着这话，但没看自己的丈夫，反而朝拉斐尔瞟了一眼。沿着中层屋顶的栏杆，亚设朝拉斐尔走来。他伸出双臂想拥抱哥哥，拉斐尔却一副听之任之的表情。以斯拉发火了。在他眼中，亚设就像只苍蝇一般让人厌恶。"等一下！"他指着亚设说，"你还来要钱啊，但再也得不到一个子儿了。就算从你眼睛窟窿里爬出虫子来，也甭想再来占便宜，你这浑蛋。"弗洛拉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开来，那笑声不含杂念，仿佛一个暂时忘了自己处境的无知少女。这纯洁的笑击退了义愤填膺的药剂师，以斯拉退下阵来，一脸阴郁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

托娅弯腰盯着灶火，旁边的维多利亚侧过头对她说："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她轻声责备道，"忘了他吧。他根本不值得你苦恼。"

---

①犹太教规定，可食用的动物必须由经过专门训练并获认证的屠宰师屠宰，并采用礼定屠宰法，即用尖刀割断动物颈部的动静脉，并将血沥净。否则将视为不洁净的食物，不得食用。

看见两人如此亲密，米里亚姆有些嫉妒。“你们俩干吗呢？恩爱得像对小夫妻似的。”

维多利亚笑着摆了摆手。她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如今，自己又成了这院子里享受优待的重要成员。托娅希望从她这里寻求安慰，米里亚姆则眼红起她的左右逢源来。丈夫的归来惊动了整座院子。突然，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阿尔伯特在哪儿？”她看见两个妹妹从地下室出来，朝搁水罐的壁龛走去，她们应该在照看阿尔伯特才对。维多利亚冲进院子里。

“他在那儿呢。”基尔曼汀指着楼梯下的平台。

她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楼梯口，看见两个阿尔伯特，一个是她儿子，一个是她弟弟，都正贪婪地吮吸着她母亲的乳头。妒意仿佛一只鹰爪，紧抠在她的胸口。维多利亚愤愤不平，就好像阿尔伯特－托利亚存心背叛她、折磨她一样。她一把将儿子从母亲怀里夺走，那男婴不满地尖声哭闹起来。维多利亚迅速掏出自己鲜嫩的乳房，塞进那张哭喊的小嘴，两眼呆望着这一切，就像是险些遭遇大灾难的人在事后反而变得茫然无措了。背后传来了父亲的笑声：“你妈的奶可没被污染过。”

维多利亚紧皱的双眉稍稍舒展开了。她轻抚着孩子出汗的额头，喃喃道：“叛徒，就像你爸一样，你是个叛徒。”

一小时后，拱廊里一片节日气氛。三盏明亮的油灯，丰盛的餐桌，重聚的喜悦，几十个人围拢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拉斐尔绝处逢生的故事让众人听得瞠目结舌。家里人在阿巴丹人来访后凑齐的那笔钱，很快就在奢侈的疗养院里蒸发得一干二净。拉斐尔的确俘获了护士们的芳心，但是当管理部门决定把他扔出门外的时候，那些护士也无能为力。拉斐尔央求那位主管能发发慈悲。自从到这里的那天起，他在办公室里对那人说，就已经看见两三个病人自己走出了大门。其他病人则是被棺材抬出去的，周围全

是哀伤的面孔。拉斐尔听旁人说起，他们已将他归为极严重的病例，认为他无药可救，时日无多。帮他治疗也只是摆摆样子，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在他身上浪费药品。但是他没有抱怨什么。舒服的房间、醉人的清新空气、可口的食物，图书馆里还有那么多书——有了这些东西的陪伴，他也就能开开心心地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了。他愿意放弃那间豪华病房，搬进仆人们住的地方，甚至可以干点儿活。让我死在这儿，埋在这儿吧，他说，山后随便哪个坑都行。听说医生们需要尸体做研究，那我就预先把身体卖给你们好了。我没地方可去，我在这世上了无牵挂。看到我在眼前，人们是会爱上我；但等我走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把时间和心思都浪费在别人身上的人，都会受这诅咒。等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没人会对他有什么指望。还没死，他就已经被世人抹去了。人们最多会记得他犯的种种罪过。

讲到这里，拉斐尔停了下来。维多利亚吃惊地意识到，到目前为止，自己从未站在丈夫的角度看问题。她回忆起拉斐尔曾把镶钻石的首饰送给他母亲，可是当她为拉斐尔筹钱时，他母亲居然不肯把那首饰拿出来为儿子治病。拉斐尔知道，大家都听得入了迷。米里亚姆胖嘟嘟的脸上眼泪横流。托娅紧咬着嘴唇。他把“疗养院”这个词又重复了一遍，众人都猛地把头朝后一仰，那震惊的模样就仿佛有人突然敲响了一面大锣似的。他说得嘴唇发干，于是习惯性地掏出手绢擦了擦嘴。弗洛拉马上剥了一个橘子，分成几瓣，放在手中呈到拉斐尔面前。她伸出舌头，慢慢地舔过自己的上唇。以斯拉则递给拉斐尔一杯亚力酒。拉斐尔喝那杯酒的时候，弗洛拉就把橘子一瓣瓣喂给他吃。拉斐尔漫不经心地吃着橘子，甚至都没看弗洛拉一眼。伊祖里实在看不惯这小女人的做法，于是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两声，就像他在绑经文护符时突然被人打扰一样。起初，维多利亚还心生醋意，可后来就注意到丈夫

眼神迷离，就和当初她在阿巴丹人眼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拉斐尔的心还游荡在别处。她这才明白，在拉斐尔心中那片孤寂的荒漠里，现在没有她或者弗洛拉的位置。

他幽默地说，自己的那套说辞全都硬生生地掉在了办公室的地板上，就像是群苍蝇冻死在地上。主管旁边坐着三名医生。其中一个红脸膛的说拉斐尔说得没错：这疗养院周围飘着不少病菌，正因如此，趁他还没有魂归造物主前就让他离开，那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要顾及疗养院的名声，所以至少要有少部分病人能存活下来，这点很重要。那位医生是黎巴嫩人，曾在维也纳学医。拉斐尔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仇恨犹太人的人。然而奇怪的是，正是这个反锡安主义者[①]为他注入了生存的斗志，他昂着头走出了办公室。拉斐尔决心不再求疗养院，转而到同族的犹太人那里寻求帮助。他只希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那些贝鲁特来的犹太人能分他一片面包，给他一片屋瓦遮风避雨。他会寄宿在娱乐区附近的某处地方。他还年轻，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生命之叶却要在依然翠绿之时早早凋零。所以，与其被死亡的味道呛得窒息，还不如在断气之前悠然观赏一下娇嫩的花儿。贝鲁特的犹太商人保证说他的尸体肯定不会像死狗那样烂在大街上。等他死期一到，就会被安葬在一块神圣的墓地里，并会举行一场像样的犹太葬礼。

维多利亚入神地听着拉斐尔的讲述，一字不漏，直到她觉得自己身体里仿佛也注入了那种豪迈感，那种被生活判了死刑的人才能体会的目空一切。她发现父亲一边狠命地抽着烟，一边凝神听着拉斐尔的故事。接着，她便怀疑，素来不愿谈论自己的拉斐尔如今居然为这么多人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一定是另有所谋。而

---

①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政治运动。基于宗教信仰，他们希望在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国家。反锡安主义者则仇视犹太人，反对他们的上述政治主张。

且他这故事的三条主线——死亡、各地犹太人的互帮互助，以及他的孤立无援——似乎都指向她父亲的耳朵。拉斐尔和伊祖里很少直接对话，尤其是当他们想伤害对方或者表达亲情爱意的时候。显然，他们既彼此吸引，又互相排斥。正像他们总是躲避热情拥抱一样，他们也竭尽所能避免正面冲突。两人都试图寻找一种语言、一种手段，来表达各自的反感和深情。别无他途时，他们会通过维多利亚："跟你父亲说"，"跟你丈夫讲"。可她没有那份恶意、那份胆量，也拉不下脸来照他们说的做。日后，阿尔伯特也接过了这尴尬的差事，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传声筒。"跟你爸说"，"跟你外公讲"。起初，他也搞不懂这两人为什么都是左手恨不得把对方的脑袋拧下来，右手却又想给对方来个男人式的拥抱。

在遥远的过去，在那天晚上，她父亲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亚力酒，甚至都懒得去拿桌上的点心和小菜，只是喝几口酒，抽一口烟。拉斐尔的眼睛则瞟到了一头被弗洛拉牙齿撕咬，一头被她手指拽扯的手绢。她下意识地反复用力扯着手绢，惹得拉斐尔瞪眼看着，吃惊于这块轻薄织物的韧度。最后，伴随着一声惊叫，手绢终于被撕破了。

拉斐尔拼着命地尽量不在那位反犹太人的医生面前咳嗽或喷出他犹太人的血。他的胸口憋闷难耐，仿佛里面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当他走到门口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转动门把手。

"等一下。"拉斐尔转身正要出门，其中另一位医生叫住了他。

听到这里，众人终于舒了口气。"他一定是个犹太人，那位医生。"刚刚从妻子那冷清的房间里逃出来，偷偷溜进拱廊里的穆拉德说道。问话的时候，那位医生的确兴致勃勃地端详着拉斐尔，还不住地点头微笑，鼓励他说出自己的请求。但是，拉斐尔解释道，整座疗养院，从医护人员到病人没有一个犹太人。接着，有一天，一辆豪华轿车从贝鲁特驶来，里面坐着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年轻女

子，以及她抽着雪茄烟的父亲、哭红了眼睛的母亲，外带一大堆行李，其中包括昂贵的衣服和珍美的首饰。他们来自澳大利亚。虽然拉斐尔听不懂他们说的英语，但是当她父亲走到门廊里一开口说话，整座医院便热闹起来。那对父母当晚就回贝鲁特去了。几天后，拉斐尔看见那姑娘胸前戴着大卫星[①]，才知道她是犹太人。

维多利亚把头埋在阿尔伯特－托利亚的身体里，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那女孩说着拉斐尔听不懂的英语，又住在医院的另一个房间，那他到底是怎么发现人家胸前戴着大卫星的呢？

“她漂亮吗？”以斯拉问的这个问题，维多利亚早已知道答案。

“她有一头金色秀发，”拉斐尔闭上了眼睛，“肤色就像是被太阳吻过的桃子。”

维多利亚实在难以掩饰醋意。“她最后怎么样了？”

拉斐尔的镜片久久地盯着她的脸，她的脸也羞得更红了。几周过后，她的父母坐着一辆更大的黑色轿车来了，后座宽敞得足以放下一口棺材。

人群里有四个女人像哭丧者那样，捶打起前胸来。似乎是故意与心生妒意的维多利亚作对，她们偏偏把那无名女孩想象成这院子里长大的可爱姑娘，为她的不幸殒命而悲痛。那位医生，拉斐尔继续说着他的故事，虽然不是犹太人，而是一名基督徒，却颇有人性。他跟着拉斐尔到了走廊里，带他坐到一把椅子上，用手扶住他的肩膀，直到那阵咳嗽过去。

“上帝会奖赏他的。”米里亚姆用拳头擦了擦眼睛。维多利亚觉得自己仿佛也在那条冷飕飕的走廊里，她真心地祝福那位好心肠的医生。面对在医院走廊里发着烧的拉斐尔，她也许还敢上前劝慰一句；可是此刻，在丰盛的饭菜前，面对着悠然点烟的拉斐尔，

---

①又称大卫盾，是犹太人的标记，其状为两个等边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形。

她却不敢说：经历了这么多事，还是少抽口烟为好。以斯拉、她父亲、达胡德，甚至连尼散，都仿效起拉斐尔的样子，不久，拱廊里弥漫起一团浓浓的烟雾。那医生没有陪拉斐尔回病房，反而把他领到疗养院花园里的一把长椅上。有些东西，那医生说，是钱买不到的。生来是个矮子,你就长不高。有些事情你不得不接受。但是还有一些事情，同样重要的事情，即使你不能用钱去买，却可以凭勇气争取到。

“我准备好了。”拉斐尔打断了医生的话，语气坚定。

医生吃惊地问：“你知道了？”在这座高档疗养院里，拉斐尔的确已经见识过不少穷病人。他们无声无息地住进来，而当他们又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时，医生们都脸色阴沉。

“但你应该不清楚我们在这儿做的这些实验的性质。”

的确如此，甚至连与拉斐尔交好的护士们也是三缄其口，他从未成功地从她们嘴里套出一个字来。

“我们用空心针管插入病人的身体，穿透胸腔，一直刺到肺部。”通过那些空心针管，那医生解释说，把压缩氧气输进肺里。目前为止，参与这项实验的可怜家伙全都死了。有没有人事先知道了后面的风险，却还主动提出参与这项实验？那医生尴尬地在位子上扭了扭身子。“通常都是病人家属把他们送过来的。穷人家很难维持一个结核病人的生活，而且让那些可怜的家伙临死前还受这惊吓，也太残酷了。护士们没告诉你，是因为她们也不清楚所有细节。”

拉斐尔说他自愿参加这实验，所以无须家人签字同意。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活着通过这项实验。”

拉斐尔问他参与实验的报酬是什么。

“免费住在疗养院里，直到康复。”

或直到他死，所有开销，包括丧葬费用将全由疗养院承担？

那医生点了点头。

“后来呢？”看见拉斐尔沉默了很久，穆拉德迫不及待地问。

“我就回来了呀。”拉斐尔说。

在那些孤寂的夜晚，想到拉斐尔跑去黎巴嫩，留下她吃苦受穷，维多利亚就心生怨恨。有时候，他好似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把周围的人也拖向水底深处。只有她母亲敢公开数落他的不是。可是维多利亚知道，其他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当维多利亚求她拿出那顶镶钻石的头冠，好替拉斐尔支付黎巴嫩的医疗费时，她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是在向拉斐尔让步，如果我也像你这样对他父亲让步，那我们早就死了。”维多利亚并没有试着说服婆婆，虽然她相信也许拉斐尔会回到她身边，尤其是在阿尔伯特出世以后，这一信念就愈发强烈，然而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完全压抑住另一个想法：也许他母亲是对的，也许他没救了，而那些没良心的医生只不过想最后再白白敲他一笔钱而已。

可是他现在回来了。他赌上了性命，结果赢了。与死神博弈，拉斐尔胜出。这胜利也属于她。她心中冷如死灰的爱情又复活了。大眼睛，精致的鼻子，犀利的双唇，灵巧的手指，令人沉醉的舌头。他已起死回生。就让弗洛拉坐在成堆的橘子旁，一瓣一瓣地喂他，直到地老天荒吧。拉玛·阿福萨在哪儿？把他夺走，和他一起私奔到大马士革的那个歌手又到哪里去了？你只需看看古尔吉的脸色，就能明白米里亚姆的心了。愿上帝宽恕她吧，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拉斐尔示爱。

然而她依然沮丧。她似乎觉得，崇敬之心越切，自己的欲望就越趋枯萎。此时，对她来说，拉斐尔已经是纯精神的存在。她实在无法想象，今晚这崇高精神的化身会压在她身上，脱去她的衣服。要是她能一直这样坐着，沉浸在这种魔幻般的温暖里，陶醉

在他的声音中，感受着阿尔伯特吹在胸口的轻柔气息，那该有多好。今晚阿尔伯特该怎么办，她不由担心起来。目前为止，她还从未在晚上与这孩子分开过。阿尔伯特总是和她一起睡在笨重的长椅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拉斐尔突然回来了。于是，杂七杂八的小事灌满了她的脑子，像一个个令人眩晕的旋涡，让她心慌意乱。就算是为了拉斐尔，她也不会把阿尔伯特随便安置在冰冷破旧的床垫上过夜。另一方面，让一个刚从豪华疗养院回来的男人在家过的头一夜就睡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又实在说不过去。她突然觉得，自己这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又怎能在他面前抬起头来呢？拉斐尔值得享受更好的待遇。在她心底，一个小恶魔讥笑她道：难道你怕他？他可是你的丈夫。你都为他生了三个孩子，现在居然还像个懵懂的处女一样放不开。

“你打算如何谋生呢，拉斐尔？”以斯拉问，“你不在时，你老婆可是忍辱偷生呢。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拉斐尔久久地盯着他。“我刚从坟墓里逃回来，病还没有完全好。”

“来药店吧。尽你所能就行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合伙做生意呢。”

带着模棱两可的笑，拉斐尔向以斯拉表示感谢。维多利亚看见她父亲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洛拉则一副了然无趣的样子。她站起身，旋即消失在了漆黑的院子里。维多利亚留意到，弗洛拉走之前偷偷在外衣下面掖了一瓶酒。发现这事的，恐怕也只有维多利亚一人了。

“那你周日就来和我们一起干活吧。”

维多利亚喉咙发紧。她父亲说的是“和我们一起干活”，而不是“给我们干活”。

“你打算在这穷地方待多久啊？”以斯拉说，“马塔克·努努都

已经不用再干那苦累活儿了。我间大点儿的房子吧，我搬来和你们一起住。我不跟我妈过了，”醉眼朦胧的他又添了一句，“我们应该重新住一块儿。”

19

犹太人伐倒了更多的棕榈树，大张旗鼓地沿着德国式的笔直街道安了家，并在周围建起了宽敞的英式花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跳进新兴社区里单门独院的私家别墅，但那些正走在致富路上的人也在逐年改善居住条件，你追我赶地也纷纷搬进条件更好的小区中更大更新的公寓房，原先住在那里的人们则更幸运地在棕榈树林旁的豪宅里安了家。他们通常会在住棚节过后一起搬进新居。居民们忙前忙后，整个小区仿佛成了一座热闹的蚁丘。马车、驴子、骡子和搬运工，拖着衣柜、床、盛放腌制食品的罐子和大包小包的衣物，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街小巷里，后面跟着一列列汗流浃背的妇女、板着脸孔的男人和唧唧喳喳嬉笑打闹的孩子。

从逾越节到住棚节，这个院子里的居民也加入了搬家大军的行列，收拾起家当什物，牵着孩子，朝布料市场一座阔绰的新房子进发。周围将是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声音，不再憋在死胡同里，而是住在四通八达的大街旁。一排千篇一律的大门里，那座新房子的门毫无特色可言，打破了旧式院落那种超越时间的永恒感。在这个新时代里，许多人相信，只要能抓住新鲜事物，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宝贵到无法舍弃的。维多利亚的父亲、丈夫、她自己，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那座老院子里出生。此刻离开，她心

中却不带丝毫感伤。自从拉斐尔回来成了那个练习册装订作坊的合伙人，维多利亚就攒下了不少家当：大铁床、衣柜、桌椅、地毯、光明节用的银灯，还有各种衣物。拉斐尔走在马车前头，她抱着阿尔伯特，基尔曼汀拉着她的裙角跟在车后。从小巷出来的大队人马里还有她父亲一家、米里亚姆一家、她哥哥穆拉德及其家眷、如今和他们同住的以斯拉，以及达胡德、托娅和他前妻生的三个孩子。

搬家的喧哗与骚动中，阿齐扎几乎丧失了全部听力。人们一遍遍地向她解释，说不是什么大祸临头，只是从这个废墟搬到一幢“你可以自由呼吸”的房子里去。可是她全然不信，摆了摆手说：“晚上我也听到响动了呀。不是魔鬼也不是幽灵。听我说，在这幢房子里，我们可是享受了不少好时光呢。为了点儿风吹草动就搬走，这也太傻了。”她紧紧地拽着自己的长椅，不肯离家。米里亚姆要把一包旧衣服扔进发霉的地下室，阿齐扎一把夺过来，大叫道：“伊祖里，他们要扔了你哥的衣服。说句话吧！”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呵呵笑着。只有伊祖里时刻保持警觉，及时阻止男孩们去戏弄这糊涂的老妇人。看着阿齐扎老泪纵横，他真想上前用自己的大手抚去那深陷的脸颊上挂着的泪水，然后告诉她，每个人迟早都会失去青春。只有他能体会阿齐扎的感触，以及她对他死去哥哥的那份挂念。阿齐扎跌跌撞撞地跟在篷车后，一边抗议，一边啜泣。伊祖里低头望着她，毡帽的黑流苏在颤抖。顾及到妻儿老小，伊祖里不敢走到阿齐扎身边，也不敢用自己稳健的手臂扶她走路。不过他还是帮着她赶到马车后面，让她用手扶着车边，借着马车前行的力拖曳着到新家去。但是她的手又滑脱了下来。后面的尼散装作没注意，推搡起她来，甚至用自己那双安息日的新鞋冲着她腿上踢了一脚。伊祖里照准他的胸口就是一拳，那孩子吓得喘不过气来，掉到队尾去了。尼散头上还顶着一大包衣物，远远看去

就像只勤劳的蚂蚁。接着，伊祖里搀扶着阿齐扎，送她上到马车里。车轮碾着路上的泥土，阿齐扎悬在后轮之间的双腿随车子的颠簸荡来荡去。头巾滑落下来，露出了头发稀疏的头顶。巨大的乳房耷拉到了大腿上。随着嘚嘚的马蹄声，她的脑袋前后摇摆着，仿佛在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伊祖里跟在车后，阿齐扎看着他一步一步朝前迈，却永远赶不上来。她就这么面朝他坐在车上，等着他，盼着他。带着多年来的渴望，她望着这依然年轻力壮的巨人的眼睛，突然咧起那张周围已布满皱纹的嘴巴，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在她枯萎的身体里，居然有一声青春的呐喊在回荡：伊祖里，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啊！阿齐扎曾把一枚银币塞进杰米拉的手里，求她好好运用巫术：让某人摔一跤致命，生一场恶疾，或难产死掉。然而猝死的事情从未发生。与此相反，那魔法却让那可恶的东西生育个没完。“娜吉亚！娜吉亚！”伊祖里晚上的叫声让阿齐扎心如刀割。她希望听到的另一种叫声——“阿齐扎！阿齐扎！”——那声音却每次都哽在了喉头。伊祖里步履蹒跚地跟在车后，就像是一个巨人因为正在押送一批囚犯，自己也被这拖拉的队伍束住了手脚，无法如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大踏步前行。前面正对着他的是阿齐扎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就像一座房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如今已成分崩离析的废墟。曾几何时，那个周围布满皱纹的黑窟窿也会低声道出其毕生信守的东西，那一圈圈松散的肥肉紧致无痕，散发着印度香水的诱人味道。他的哥哥耶胡达没有吃醋，因为他从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或者这只是在伊祖里看来。但是夏夜里，妒意如鹰爪一般牢牢嵌入伊祖里的肉里。繁星满天，蚊帐比邻而立。他和她虽然睡在同一片屋顶上，却如囚徒般永世相隔。这种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感觉实在折磨人。旁边的蚊帐颤抖一下，不知是一阵风吹过，还是两人张开了身体，仿佛伤口赫然开裂。于是，为了报复阿齐扎，为了让他哥哥难堪，伊祖里学会了大叫：“娜吉

亚！娜吉亚！”一切过后，他会枕着胳膊，遥望星空。

搬了家，三天之后，维多利亚喜不自胜。她站在二楼新房间的门口，抱着阿尔伯特，深深地吸了一口醉人的清新空气。“下雨了！入秋以来第一场雨呢。闻闻看。”她对怀里饱受暑热之苦的婴儿说道。已经是夜晚时分，在各家各户的门口透出的灯光里，雨点仿佛千万条银丝，从黑漆漆的天空坠落下来，旋即又消失在下面黑漆漆的院子里。她用手接了点儿雨水，抹在婴儿的脸上。婴儿闭起眼睛，撅起小嘴，仿佛在犹豫是否要哭。维多利亚忍俊不禁。秋雨，香滑的清风，崭新的房间，洁白天花板上装饰的石膏雕花，望着这一切，她幸福地笑了起来。她把孩子的头紧紧抱在肩头，真想亲昵地咬他一小口。“不会再有热风了，夏天过去啦。”她开心地宣布道，虽然自己很讨厌凄风冷雨。

的确，当夜晚的第一缕凉风吹进屋顶的蚊帐里，太阳的燥热慢慢退去，阿尔伯特就恢复了元气。初夏，第一阵非洲热风袭来时，人们都在祈祷今年的西瓜能有个好收成，男孩们成群结队打算去底格里斯河里游泳，维多利亚的阿尔伯特却耷拉下脑袋，像朵蔫花。阿尔伯特－基亚则甩掉了尿布的束缚，诚心欢迎太阳的来到。看见她的儿子死气沉沉地歪倒在她的臂弯里，她母亲数落起她的不是。这是她为苏珊娜而遭受的惩罚。严冬杀死了她女儿，酷暑也将带走她儿子。阿尔伯特哆嗦着双唇，甚至没有力气噙住她的乳头。他的小手耷拉在两侧，眼睛无力地闭了起来。起初她还没明白儿子的病况与非洲热风之间的关系，于是跑到朱里·齐泰亚拉比那里求医问药，老拉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让她用泡过这张纸的水给阿尔伯特喝。结果儿子的情况更糟了。最后还是性情古怪的克拉丽斯让她开了窍。“这孩子很怕热。我弟弟也是这样。他能光着身子在下冰雹的大冷天里跳舞，但是等到树上的椰枣熟了，他却蔫得像块破布似的。”

“那我该怎么做？”

“用湿布裹着他。”

“他还这么小，会感冒吧。”

“我跟你说了，这种人，你放到冰块上去都没事儿。”

维多利亚觉得受到了羞辱。怎能用“这种人”来称呼她的阿尔伯特？“那你弟弟呢，”她问，“你们当初是怎么照顾他的？”

“我妈过去老是带他去阿布－希凡那儿，他们会把他放到母山羊下面，把羊奶直接挤到他脸上，然后他就好了。”

维多利亚没顾得上披黑袍就赶紧跑到阿布－希凡的羊圈里，解开阿尔伯特的衣服，把一股股羊奶淋到他身上。那孩子的肌肤开始熠熠生辉，变得光滑柔润。他甚至张开小嘴，喝了起来。维多利亚喜极而泣，周围的绵羊咩咩叫着，山羊啾啾地打着喷嚏。

三十年后，在提贝里亚斯北边的抹大拉村附近，阿尔伯特正站在美丽的楠泉边上。这汪清泉在地上冲刷出了一个圆池，然后沿着黑色玄武岩铺成的河渠喷涌而出，流进村子附近的田地里。阿尔伯特把一张测量表摊在大腿上，一边记下泉水的坐标值和水流情况，一边向水文局的新员工解释如何把流速仪放进水渠，以便测出流量。几步之外，地上坐着一个大约九岁的穆斯林牧童，阿尔伯特和他已经成了朋友。出于某种原因，这孩子的父母迟迟不为他行割礼，于是他总是需要阿尔伯特向他保证，说割礼师不是什么怪物，这场他终究要经历的仪式并不像他朋友讲的那么可怕，那些孩子只是想故意折磨他一下罢了。

那个新员工穿着胶鞋站在水渠里，赤裸着上身，不时拍打着前胸后背上叮他血的马蝇。每当一只黄色的马蝇死在他的巴掌下，鲜血就像玫瑰般绽放开来。他刚刚退役，虽然阿尔伯特怪癖多多，但这小伙子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会时不时弯下腰，在泉水里洗一洗身上被马蝇叮咬的地方。见那小牧童总是打扰阿尔

伯特，让他不能专心工作，进而不必要地延长了待在这里的时间，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大声抱怨道："那讨厌的臭味！"仿佛他在这穷乡僻壤遭遇的所有苦恼，全要怪桉树林后羊圈发出的味道。

阿尔伯特张大鼻孔，表情更茫然了。"这气味不错啊。"他说。

那新员工撇了撇嘴。阿尔伯特就出生在一条大河的岸边，在一个离抹大拉村的小杂货店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事他从未和那小伙子提过。而且他就算讲这故事，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每次来测量楠泉的水流，自己都会觉得很久以前就来过这块美丽的地方。他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何时起就喜欢上了绵羊和山羊的味道。有时候他会开玩笑，说自己上辈子肯定是个牧羊人。

当维多利亚站在门口伸手去摸秋季第一场雨的时候，门里，拉斐尔正忙着擦光明节用的灯和其他银器。屋里弥漫着巴素擦铜水的味道。他总是时不时地把国外的一些新鲜玩意儿带回家。祖祖辈辈都任由稠密如云的蚊虫叮咬，可拉斐尔却买回家一根"弗利特"灭蚊喷枪，样子就像一门微型大炮。他狠狠地朝害虫们喷去，直到地面上落满黑黑一层蚊蝇的尸体。家里的男女老少都爱上了这新鲜玩意儿。一个周五，等着要放锅里煎的生鱼上面，一群苍蝇嗡嗡地飞着，娜吉亚抓起那支喷枪一阵猛喷，结果害得每个吃过那条煎鱼的人整个安息日都忙着跑厕所。

光明节的灯被擦亮了，基尔曼汀抱着膝盖坐在父亲身旁，眼睛盯着闪亮的银器。维多利亚的房间干净整洁，晚饭正在小煤油灶上慢慢炖着，坚实的家具散发出家庭生活明媚新鲜的味道。拉斐尔把聪明才智运用到那个练习册装订作坊上，他们现在也可以制作厚账簿了。米甲的名字已被遗忘，自此以后，人们改称这家人为"穆加里德"，意即装订本子的人。虽然伊祖里与拉斐尔还是若即若离，沉默以对，但他还是给了拉斐尔丰厚的报酬。

阿尔伯特眨着眼睛，睫毛划在了维多利亚脸上，酥痒的感觉传遍全身。她把他们的好运全都归功于阿尔伯特。十四个月大的时候，阿尔伯特－基亚就已经乖乖地被她的阿尔伯特玩弄于股掌之中。最近，她的阿尔伯特还学会了自己走路。他甚至已经有办法制止弗亚德舅舅的暴力行径。维多利亚的这个小弟弟会满怀敬佩之情，低头盯着阿尔伯特，任他爬上自己的后背，然后背着他满院子跑。维多利亚时刻保持警惕，几乎从不让儿子脱离自己的视线。为此，拉斐尔责备过她，说这样会让孩子长成一个胆小怕事的娘娘腔，就像她哥哥穆拉德那样。这些话伤了她的心。整整两天，她不吃不喝，对拉斐尔也不理不睬，直到他先放松下来，让亲善大使再度发挥魅力。她轻拂着他干爽的前额——尽享鱼水之欢后，这样的爱抚已成她的习惯，他则用茉莉花般甜润的嗓音轻声说道："我爱他不比你少，但这世界是残酷的，他必须长出自己的尖牙利爪。可你几乎不让他学爬，总是把他抱在怀里。现实生活里，不懂得如何奔跑的人总会被别人踩扁在脚下。"这也正是她害怕的。这孩子天生喜欢四处游荡，屋子里最黑的犄角旮旯、蛇和蝎子经常出没的偏僻角落、街上传来的光影和味道都会把他吸引了去。最后，她还是放他下地走路了，但事先在他脚上绑了两串带铃铛的金脚链，这样就能时刻听到他在哪里了。有时候那铃音会从院子里女孩们的膝头传来，她们喜欢帮阿尔伯特擦洗身子，然后再用火热的舌头去舔他香嫩的肌肤。有一次，她听见铃音从她父亲的膝头传来，看见阿尔伯特－基亚正坐在地板上，用渴望的眼神默默地望着那爷孙俩。最让维多利亚无法忍受的，就是她的阿尔伯特居然爱上了她母亲的乳房。他会爬上他外婆那瘦骨嶙峋的膝盖，和舅舅阿尔伯特－基亚一起分别蜷缩在娜吉亚乳房的一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舅甥俩一起畅饮同一个源泉，娜吉亚也从未把他推开。每当阿尔伯特－托利亚走过来，她的眼睛就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虽然这个家族折磨了她一辈子，但是在她眼中，这孩子似乎并不属于这支血脉。有时候，维多利亚猜疑是不是母亲会发出只有她儿子才能听见的神秘信号，他才会跑过去像吸骨髓似的狠命吸她的乳汁，吃饱喝足后还会把小嘴拱到她长满皱纹的脸颊上，直视她的眼睛，直到从那两片忧郁的湖泊里唤起一丝难得的笑意。

“维多利亚。”拉斐尔的声音从那间散发着亮洁剂和新家具味道的房间里传来。

她浑身一抖。这语调她很清楚。在她从小长大的院子里，男人从不会用这语调呼唤妻子。一半在试探询问，一半又在发出猥亵的邀请，仿佛自问自答。她心里清楚，今晚他会带着笑容，带着笑声，带着炽热的激情，要她相伴左右。她回屋去看灶火，经过他身旁时故意用大腿蹭了蹭他的后背。

她不记得何时滑入了香甜的梦里。床垫变成了摇篮，温柔地摇她入睡。她闭上眼，尽情享受着脑海里闪过的童年画面。她听见拉斐尔划着了火柴，她想提醒他当心自己的身体，那一晚就别再吸烟了。第二根火柴划着的时候，她醒了过来，看见他平躺在床上，一手枕在脑后，一手夹着香烟放在唇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石膏雕花。情欲的刺鼻味道依然在空气里萦绕。她侧过身子，像胎儿一样蜷成一团，这也是拉斐尔最爱的姿势。她在等他抽完烟，用他的身体包裹着她，轻抚她的腹部，用他的双腿夹紧她，然后双双进入梦乡。基尔曼汀正做着一场美梦，沉睡中轻轻地发出呓语。睡梦中的阿尔伯特转了个身，脑袋碰到了婴儿床的木头栏杆。刚听到儿子的第一声啼哭，维多利亚就跳下床来，然后抱着正在吃奶的儿子回到床边。“你根本没睡啊。”

她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拉斐尔看着她，脑海中浮现出一条山中小溪，顺着岩石奔流直下，从暴露于地上的树木根茎中汩汩而出。“还记得小贩扫罗吗？”

她皱了皱眉。

“打仗的时候，用马车把我们全家送到巴士拉去的那个。”

“是啊，我记得。他没回来，”她说，“他老婆死了，连孩子们也都把他忘了。”

“那时候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害怕和我们一起回来。战争年代，他连大炮和强盗团伙都不怕，却害怕回到那条巷子，回到家里，回到妻子和家人身边。那个曾经牵着骡子，带着货，风餐露宿到遥远的村子里做买卖的男人害怕回家，就留在了巴士拉。也许他现在还在那儿。”

阿尔伯特在她怀里睡着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不由得害羞起来，于是拿起一条薄毯子，裹住自己和孩子，然后才把他放回婴儿床里。她丈夫眼神迷茫。“为什么突然提起扫罗？你好像很理解他的心情，而不是体恤他那可怜的妻子。”

“是的，”他迟疑地答道，“我理解他的心情。”

“从阿巴丹来的那个人也害怕回家。拉斐尔，那你为什么要从巴士拉回来呢？为什么要从黎巴嫩回来呢？”她边说边转身平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一簇簇僵硬的雕花似乎并不像以前看上去那么洁白无瑕了。房子也没有那么新了。在他们搬来之前，这里也曾住过人。之前的房客都去哪里了呢？

“我生来就是四处流浪的人，像萨尔曼那样，”拉斐尔说，“那人没有妻儿老小，没有可以称为家的住处，只有一件大衣。他的食物和所有财产都随身放在大衣里。”

“他们最后在垃圾堆上发现了他的大衣，里面立着一只乌鸦。尸体从未被发现。”

“而我们这些人，这些总是往家里跑的人，谁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局？看看阿齐扎吧。过去，全家的重担都由她一个人挑。而如今，住猪圈还是住皇宫，对她都已经无所谓了。曾经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宝贵的东西，现在她全都忘了。”

“你本可以留在巴士拉，就像扫罗那样。要不是我父亲把那个从阿巴丹来的人撵走，他本想就这么和我们住下去呢。”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这么说他看上你了？”

“我可不是弗洛拉。”

“她是条吸人血的蚂蟥。”

“可你还会和她上床。”

“为了你，我从巴士拉回来；为了你，我放弃了黎巴嫩的绿茵和清泉；为了你，我买了新家具，困守在家里；为了你……维多利亚，该死的，我选择了终生囚禁的生活，整日辛苦劳作。至少你该心怀感激。至少你该像弗洛拉那样描眉画眼，然后跪在地上好好崇拜一下男人那玩意儿。至少你该说声谢谢……”

挨第一下的时候，她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拉斐尔朝她头上打第二下时，她惊呆了。恐惧中，她的心中闪过一丝不满与反抗的念头。他啪啪地打着她，就像在空中抽起响鞭。其实，论体格，她比他更强壮。她本可以用双臂钳住他，然后把他扔到黑黢黢的院子里。但是恐惧感让她丧失了自卫的力气，她泣不成声。

“拉斐尔，”她低声哀求着，“你会把阿尔伯特吵醒的，你会把他吓坏的……”

就像嗅到血腥味就野性大发的动物，此后多年，无论是艰苦岁月还是丰饶年景，拉斐尔都会继续打骂维多利亚。唯有二十五年后，在以色列难民营的烂泥地里，当周围的一切都已被碾成齑粉，她才敢直面丈夫挥来的巴掌。拉斐尔却对这警告毫不理会，于是她分裂成了两个维多利亚，其中一个朝拉斐尔挥起了拳头，把他一下子甩到了一张破铁床上，另一个则目睹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惊恐万状，仿佛刚刚烧毁了一卷犹太律法，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以

色列没有用鲜花欢迎拉斐尔的到来，只把他当作在荒野中流浪的那一代犹太人中的一个。人到中年的拉斐尔地位被贬损，一把锄头硬生生地塞到了他手中，被迫顶着炎炎烈日去清理一块长满荆棘的荒地。维多利亚觉得自己似乎也参与到了那股势力之中，将这样残酷的判决加诸拉斐尔身上，甚至是她亲手砸碎了他的形象。她伤心地看着丈夫卑躬屈膝，接受命运的安排，长时间的绝食成了他唯一的反抗形式。难民营里，她发现自己就像是待在一艘摇摇欲坠的破船上的水手，连站都站不稳，却要确保一大群孩子都系好了安全带。出乎意料的，是拉斐尔虽然羽翼被剪，却没有在泥沼里淹死，最终还是从深渊里飞升了出来。他还是那个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的拉斐尔，但是自打维多利亚一拳把他捶到滚烫的帆布墙上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对她动过粗。

但在巴格达那个弥漫着爱意的秋夜，她却是受伤的那个。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身体受到了虐待。她扯下那条薄毛毯，坐在波斯地毯上，拉斐尔求她回到床上，她堵住耳朵不听。夫妻交战的火药味，再加上香烟的味道，实在让她受不了。她站起身，抱着阿尔伯特朝门口走去。

拉斐尔嘴里叼着烟，用清澈的嗓音狠狠地说："你别想离开这间屋子。"

像刚才一样，带着郁积于胸的愤懑，维多利亚坐回到地毯上。想起母亲的逆来顺受，一股怨恨就哽在喉头，令她喘息不得。

第二天，院子里的人都猜到他们夫妻俩吵架了。维多利亚照旧帮拉斐尔准备一日三餐，用眼角余光看他是否吃饱喝足。她为他的健康操心。每当他和以斯拉晚上去戏园子，直到深夜才回来，维多利亚就为他担惊受怕。吵架后的第二天晚上，他拿起那根优雅的手杖，陪她父亲去了俱乐部。

看见他像头天晚上一样剩了一半食物在盘子里，维多利亚又

担心起来。她摸了摸脑袋，只为了回忆头天晚上才挨的那些巴掌和拳头，让渐消的怒火重新燃起。第三天，他也没有特地来安慰她，这让她颇为恼火。下午的时候，米里亚姆告诉她，说有人在离作坊不远的地方看见弗洛拉潜伏在那里等着拉斐尔出来。那晚，他没有出门，也没有动她做的填馅蔬菜。伊祖里在桌上放一瓶亚力酒，他和以斯拉都坐到了桌边。达胡德拨着琴弦，唱起歌来，托娅第一次注意到以斯拉有一双大眼睛，而且似乎有些未老先衰的迹象。“看你丈夫呀，”她凑近维多利亚的耳朵，咂着嘴巴，“至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五岁，仍像个年轻小伙子似的，一个超帅的小伙子。”颇感自豪的维多利亚忍住了笑声。

第四天，天空又是阴云密布，阿齐扎的床铺上传来了呻吟声。现在，她成天躺在自己屋里，甚至都不会出门到院子里坐坐。米里亚姆帮她煮了酸甜味道的花草茶，还说预感到最坏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暴戾的弗亚德口里衔着一根绳子头，四肢着地爬了起来，阿尔伯特－托利亚拽着绳子的另一头，把弗亚德从地下室的门口牵到楼梯上，阿尔伯特－基亚则跟在两个小家伙的后面叫唤着。看见这场面，伊祖里没说一个字，而是用自己的尖鞋头插进弗亚德的屁股，弗亚德翻身躺倒在地。阿尔伯特－托利亚一脸疑惑地望着外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破坏这场有趣的游戏。伊祖里把鼻息吹到阿尔伯特的脸上，阿尔伯特吓坏了，慌忙逃回维多利亚身边，脚上的金铃铛像只受惊的小鸟一样丁零零直响。维多利亚俯身抱起儿子，一脸埋怨地看着父亲。伊祖里也就此作罢，朝女儿笑了笑。维多利亚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以示安慰。

那一晚，她又屈从于亲善大使的劝诱了。

阿齐扎去世了，院子里的哀伤气氛显得节制有礼。为了弥补应有的痛楚之情，他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七日服丧期也守得颇为庄严肃穆。残秋未尽，季末成熟的椰枣飘香。晴空下，院

子里铺着为服丧者和前来吊唁的宾客准备的草垫。从早到晚，院门大开着。为了向死者致敬，男人们没去上工，虽然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必要尽服丧的义务。只有以斯拉一人蓄起了胡子，四天时间里长出的胡茬足以医好托娅心里残留的那几丝幽怨。

前来向死者致意的有亲戚、邻居和朋友，此外还有一批经常在红白喜事上混吃混喝的平民，只为了讨得一盘米饭或一片面包。他们会匆匆走完哀悼死者的过场，像群蝗虫一样直奔点心而去，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人们也不会去注意他们。只要填饱了肚子，他们就会敷衍地跟主人家打声招呼,拍拍屁股走了。这些人彼此都认识，他们会在门口讨论起哪家的丧事值得参加，哪家的葬礼办得最寒碜，宁可不去为好。也许就因为这些不请自来的人络绎不绝地登门吊唁，院子里的居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那个陌生人。那人提出的请求颇为奇怪，凡是听到他的话的人都以为他是个走错了门的疯子，不再理会他。大约半小时后，尼散忧心忡忡地向大家宣布道："有个穆斯林什叶派的毛拉站在门口，要求女人们都从院子里退出去。"

听到这消息，全家人颇为震惊，于是仔细盘问起尼散，唯恐那孩子故意愚弄大家。之后，众人纷纷猜测起来，就等着下一个人再去门口一探虚实。出于某种原因，娜吉亚出去了。只听得她一声尖叫，然后跑回院里来，说出的话比先前尼散的消息更加含糊不清："哦，上帝不容，犹太人的仇敌亚玛力人正等在外面！戴着哈曼[1]的帽子，穿着死亡天使的黑长袍。而且他的眼睛，那个吓人啊！"

"拉斐尔，"伊祖里叫道，"你在哪儿？"

---

[1] 《圣经》中提到的人物，相传为公元前五世纪时波斯王的宰相，为了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而设下阴谋，后因事情败露被绞死。

“他正忙着呢。”维多利亚回答。拉斐尔此时正在房间里剃胡子，脸上满是肥皂泡。

因为偷偷灌了酒，留着黑胡子、两眼充血的以斯拉还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他跌跌撞撞地去了门口，回来时同样发表了一通奇谈怪论：“是真的。那个什叶派穆斯林捎来了重要口信，只要妇女和姑娘们还露着脸在这院子里走动，他就不进来。”

“他想让我们在家里也蒙上面纱？”米里亚姆义愤填膺。

“他要找谁？”伊祖里问。

以斯拉把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喊道：“拉斐尔，一个从艾尔－卡扎米亚来的找你。他是专门坐车来接你的，但是车开不进巷子，只好停在艾尔－绍尔哈市场边上等你。快下来吧！”

拉斐尔跑到二楼走廊里，半边脸上的胡子已经刮干净，另半边脸上还满是肥皂泡。维多利亚警觉起来。她的男人总是裹在神秘里，谁知道他是不是参与了什么罪恶勾当，那些人正打算把他叫去问话？这也是她第一次听说有派汽车来专门接人这种做法。尼散和其他几个男孩已经跑去看那辆停在艾尔－绍尔哈市场的汽车了。伊祖里也为这件蹊跷事惴惴不安。一个什叶派毛拉为什么不去上班的地方找他，而要到犹太人的家里来呢？他这才想起，因为守丧，作坊这几天关门歇业。

“拉斐尔，”他叫道，“下来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拉斐尔用毛巾擦掉脸上的泡沫，下楼来和那神秘的送信人聊了几句，然后便对岳父说：“他也许只是个送信的，但也是个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在我刮完胡子之前，不能就这样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他是被派来请我们帮忙的，所以不会对我们家心存不敬。如果你要请他进院子，就必须考虑到他的宗教信仰，让妇女和姑娘们回屋去吧。”

伊祖里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拍了拍手，命令五岁以上的女

性全都赶快退回到各自的屋里，或者躲到二楼的走廊里。于是，在隐蔽处，数十双眼睛焦急地看着伊祖里大踏步地出门迎接那送信人。那件黑色长袍的确宽大无比,而且那人的个头和伊祖里一样高。他穿着一双红色轻便软鞋，走起路来像在飘。修剪整齐的胡子染成了橙色，双手的皮肤白皙柔软，显示出他的波斯血统。那双绿色的大眼睛谦卑有礼地低望着地面，穆斯林包头巾更为他平添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伊祖里把他领到一把几乎崭新的椅子旁，两人都手扶胸口，颇正式地打着招呼。接着，这位什叶派教徒扭回头来，不卑不亢地回应其他人的致意。显而易见，在他眼中，言语本身就是一种他不得不屈从的罪过。他并拢膝盖，盯着远处墙壁上的一点。尤其是因为他那顶穆斯林包头巾和那袭黑色长袍，数十年后，当时躲藏起来的女人还能清晰回忆起那人一动不动正襟危坐的模样。伊祖里清了清嗓子，那个毛拉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位一家之长突然想起来，他甚至都不能像往常招待大热天登门的客人那样命令不戴面纱的女人端来一杯冷水或帮忙削几根黄瓜解渴。为了跨越这道障碍,他也可以自己动手招待这位什叶派客人，可是这种虔诚的什叶派教徒不会碰犹太人准备的食物，因为这也被他们看成是一种罪过。伊祖里眼里冒火，心里很不服气。他可是老一辈犹太人，他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本着自我牺牲精神，他敢于直面暴力威胁，就像他从不惧怕洪水和瘟疫的破坏力一样。不止一回，一些飞扬跋扈的政府官员扇他耳光，朝他吐唾沫，他都忍气吞声，照旧做着自己的事，因为他早已经接受了身为犹太人要付出的代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才获得了一种优越感，以此补偿他忍受的磨难。人类是不会叮蝎子的，也不会去咬蛇或狗。会叮会咬的，无一不是低等生物。照此推论，迫害他的人也一定比他低劣，所以才会咬人叮人。而犹太人是上帝从世间万物中拣选出来的子民，其他生灵之所以来到这世上，只

是为了考验犹太人及其崇高品质。那些人可以戴上磨盘一样大的包头巾，编织出镶钻的十字架，但是对伊祖里来说，他们还是让人生厌。伊祖里觉得自己比异教徒的国王还要高尚。

拉斐尔乘着那辆豪华轿车去了城南什叶派的圣地。几小时后，当他再回来，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睛闪闪发亮，脸上挂着笑容，仿佛一个遇到好事的人拼命地掐自己，好证明他不是在做梦。拉斐尔告诉大家，他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院子，里面没有女人，前来敬拜的人都缠着包头巾，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无论是太阳地，还是阴凉处，黑色长袍和表情冷峻的面孔都连成了一片海洋，其中许多人都大清早赶来，然后就一直坐在那里等候，一个大房间旁的楼梯上和二楼走廊里也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众人都用敬畏而好奇的目光盯着那个房间，里面也挤得满满当当。屋子里的人都幸运地受到了那位宗教领袖的接见。谁也不能确定那位大人物是否会继续接见等在外面的人群，但人们还是坐在那里默默等候。其中大多数人都背着包袱，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他们会一脸羡慕地看着从那间内室里出来的人，仿佛要从观众的脸上寻找到那领袖留下的痕迹。

“那大人物是谁啊？”达胡德问。

“艾尔－贾马里[①]。”拉斐尔颇为自豪地回答。

“哦——哦！”达胡德大叫道，“那个家财万贯，整天埋头搞政治的人。甚至连英国人都愿意花一大笔钱博得他的好感呢。”

“而我，”拉斐尔说，“一个成天埋头在装订作坊的胶水里的犹太人，就跟在那个送信人后面。院子里的什叶派教徒马上像黑色的海水一样分到两边，我这个最谦卑的仆人就从中间穿了过去。到了室内，我吓得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才没让别人看出来。”

①即阿巴斯·艾尔－贾马里，伊拉克著名的宗教人物。

拉斐尔依然情绪激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女孩们跑来跑去，帮他端上一杯又一杯浓茶。

“去的路上，我劝那送信人告诉我，他们要我去到底是为哪桩事，他却三缄其口，一个字也没透露。等我进了房间，艾尔－贾马里起身迎接我，全场顿时静了下来，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以为他们会立刻觉得这事弄错了，然后就把我扫地出门。可是那人一路走了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问我是不是拉斐尔，是不是那位受人尊敬的伊利亚胡的儿子。你们听见了吗——受人尊敬的伊利亚胡。我说我是。然后他问：‘这么说你就是那个死而复生、最后健健康康回到家里的人喽？’我说我还在康复过程中，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就接着抽你的烟吧，坐在父亲身旁的维多利亚心里抱怨着，每天晚上都跑去戏园子寻欢作乐，逮着机会就扑到弗洛亚的身上去。的确是还在康复！

“那么要是我帮你付费，而且保障你的家人每月有笔可观的收入，让他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你愿不愿意再回到那儿去，把身体完全养好再回来？他这么问我。是的，先生们，他就是这么说的，一字不差。”

维多利亚仿佛看到她生活的地平线上又酝酿起一场新的风暴。“那就快告诉我们，作为交换，他到底要你做什么？”她大声问。

“他的长子得了肺结核。他想让我陪他儿子去那疗养院住下，这样不仅有个照应，而且能为他儿子带来好运。”

这个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一度成为伊拉克总理的法德尔·艾尔－贾马里。

日后，在臭气熏天的难民营里住了五年，他们会觉得一间间造型丑陋，却带有自来水和盥洗室、头顶有块结实房顶的公共房屋也是豪华气派的大厦。那时，人们已经可以买到收音机了。拉

斐尔会整晚坐着收听巴格达电台，听军事政变后军官们在公开审讯中猖狂地折磨他的朋友。像拉斐尔一样，法德尔也从结核病中康复，可到头来却在残酷的陆军军官手里忍受那份羞辱。自此以后，在以色列饱受磨难的拉斐尔再也不羡慕他那位飞黄腾达、身居高位的朋友了。

在巴格达，在那个离现在非常遥远的夜晚，他们很晚才睡。拉斐尔依然兴奋不已。蕾拉和萨利玛把她们的床铺并在一起，求维多利亚同意当晚就由她们来照看阿尔伯特。起初，她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拽着她的裙边苦苦哀求，蕾拉还发誓说她会把阿尔伯特"放在她的两眼之间"仔细守着。她们非常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她们这么解释着。维多利亚同情地望着她们，心里对自己说，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少了阿尔伯特，屋里就会显得空荡荡。可是阿尔伯特就像只小马驹，喜欢伴着叮当的铃声游荡到新的牧场去。这伤了她的心。任凭亲善大使怎么示好，她的身体都无动于衷。

"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一笔新生意了呢。为生命垂危的病人提供护送服务。"

"六个月，女人。报酬这么高，全都直接到了你那儿呢。"

"你想从家里逃走。"

他沉默了。亲善大使活力重现。晚上他还和守丧的以斯拉一起小酌了几杯亚力酒。此刻，维多利亚实在不喜欢他身上的烟酒味。

那一晚，她又怀孕了。

20

非洲热风已经持续了四天，天气热得让人无精打采。阴凉地里的温度也接近摄氏五十度，露天放着的洗衣盆更是蒸腾出股股热气。门上的铜环也晒得滚烫，人们敲门时会在手上预先缠好手绢，以免被烫伤。男人的脚在鞋袜中热得发胀。住户们纷纷在自家地板上洒水，祈祷着能吹来几股凉风。河面上方升腾起一团厚厚的雾气，距河岸几步之遥的地方，地面就已经干热得起皮了。女人们干着家务活，或像梦游一般神不守舍，或像动物一样龇牙咧嘴，烦躁不安。男人们吵起架来也更凶了。

弗亚德舔了舔餐盘，然后扯着粗哑的嗓子学了声狗叫，两只大眼睛向外鼓起。“麻烦你安静会儿吧。”维多利亚说，“你这样叫唤，我都听不到阿尔伯特的铃声了。”

“是啊，闭嘴吧。”娜吉亚借着女儿的胆子说。不说别的，突然出的这一身疹子就已经让娜吉亚吃不消了。

弗亚德气急败坏地跑进厨房，端了口热锅出来，以此威胁他母亲：“你敢让我闭嘴？”

尼散警告他说：“我还想吃那锅里的东西呢。如果你敢把那锅东西扔到咱妈身上，你的麻烦就大了。”

弗亚德一头朝他的胖哥哥撞了过去，把他顶翻在地，然后朝

他的小腹猛踢，丝毫不理会那痛苦的尖叫。此刻，弗亚德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向他母亲发起攻击，娜吉亚吓得抱头鼠窜，逃进了拱廊。维多利亚上前对着弗亚德的脑门狠狠地来了一巴掌，那口锅从他手中滑脱，里面油乎乎的热汤烫疼了他的赤脚。弗亚德发出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狂叫。维多利亚挡住了他的去路。儿时的某段记忆终于刺破了这男孩心中狂怒的迷雾，弗亚德没敢动手去打姐姐。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鼻孔上的青筋暴起，最后啐了一口唾沫。

蕾拉拽了拽维多利亚的裙子。“有个客人要见你。”

维多利亚甩开她的手。“什么客人？我在找阿尔伯特呢。”

阿尔伯特－基亚从已经去世的阿齐扎那间空房子里走了出来。“他在里面。”他一脸惊恐地说。维多利亚慌忙跑进屋里，只见那孩子瘫倒在墙边，像团了无生气的肉球，嘴唇苍白得和他啃咬的墙皮一个颜色。父母并不知道，这孩子是低血压患者。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夏天里夺盐罐，刮墙皮吃，因为白石灰里含有盐分。他们不知道这孩子怪异行为的症结所在，总是以此为耻，忙于掩盖。维多利亚把儿子抱到院子里。“水，”弗亚德语气镇静而清醒，“朝他身上泼点儿水，维多利亚。他还没死。”

“快点儿把他抱到水管那儿去。”萨利玛说。

“但是水管里的水滚烫啊，”托娅说，“把他的头伸进水缸里吧。”

阿尔伯特终于从水缸的凉水里抬起了脑袋。他睁开眼，一脸迷惑，仿佛刚从一场混乱的梦里醒过来。

“刚才你看见什么了？”维多利亚哭着，“你到底怎么了？”

“快带他去羊圈吧。”弗亚德说。

“那位客人。”蕾拉低声提醒着。维多利亚看见一个穿着真丝黑袍，蒙着面纱的瘦削女人。大热天，她居然能受得了这身穿戴。弗亚德把阿尔伯特从维多利亚的怀里接了过去。

“就几句话。”黑衣女人语气庄重，虽然酷热难耐，又穿着厚重的衣服，那声音却镇定而威严。维多利亚不解地问：“到了犹太人家里，又何必蒙着面纱呢？”

“没关系。先到拱廊里来吧。”

“我得把孩子送到羊圈里……”可是萨利玛在弗亚德的怂恿下，已经从缸里舀了一盆冷水泼到阿尔伯特身上。阿尔伯特尖叫起来，弗亚德抱着他晃了晃，向维多利亚示意说他这边已无大碍，劝她还是先招呼客人为好。

“连杯凉水我都没办法给你端过来，”维多利亚道歉说，“缸里的水该换了。”

“我可不是来这儿喝水的。”

那女人的傲慢态度让维多利亚有些不悦，但也不至于过分介意。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已经训练有素，知道人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你的来意是……”她直截了当地问道。

“我想知道你丈夫有没有可能活着回来，或者他已经过世了——求上帝别让这事发生。”

维多利亚一时语塞。“你是谁？为什么不把面纱拿掉？”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

“我只是想来询问一下你丈夫的近况，而且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事。”那女人从容不迫地回答。

“我丈夫还活着，而且我现在要赶快带孩子出门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谁呢？”

“这并不重要。”

维多利亚真想告诉这女人，让她下地狱去吧，但最终还是觉得与其和她多费口舌，还不如不动声色地听她说下去。

“我儿子在布料市场有间很大的铺子。”那女人说道。

“愿上帝保佑你们生意兴隆。”

“他的生意已经很好了。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有钱。”

“显而易见。”

“我无意冒犯你，亲爱的。只是想告诉你，就健康而言，上帝并没有那么慷慨。我儿子有病在身。”

“我丈夫还忙着照顾另外一个病人呢，”维多利亚马上回道，唯恐这女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新使命而把拉斐尔再次从她身边带走，“希望你儿子早日康复。”

“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这病是天生的。”

“不该这样说话。你应该相信上帝。”

“我兄弟和我总是面对事实。相信我，这样能让生活轻松点儿。”

“我认识你吗？”

“自打你出生那天起，我就认识你了，”客人镇定地答道，仿佛年长几分让她占尽了优势，“请原谅，你们的厕所在哪儿？上天的惩罚。我尽量不喝水了，可还是憋不住。”

“就在那边。”维多利亚说着，心里几乎有了几丝怜意。

那老女人站起身来。“放心，我们会付给你们丰厚的报酬。”

“但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当一个人失去健康的时候，你丈夫的聪明才智可是比金子还宝贵。我想让他和我儿子合伙做生意。”

“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而且这种事，他不会和我商量。”

“一派胡言。唯有靠金钱才能实现的梦想，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每个男人都有一根手指，总归有个女人知道怎么用自己的手指去碰它。”

维多利亚想起了棕榈树丛中的房子，将来会全属于她的房子。

“不用等我从厕所出来，我的孩子。赶快带你儿子走吧。”

阿尔伯特已经骑在弗亚德的肩膀上了。“你能不能把鞋穿上？”

维多利亚对弟弟说。夏天的时候，弗亚德总喜欢打赤脚，可是每次踩到碎玻璃或没燃尽的烟蒂时，他就会怒气冲天地咒骂起来。“把孩子给我吧。”她说。

“维多利亚，就算我走到烧红的炭火上，阿尔伯特也会稳稳地坐在我的肩膀上，我向你保证。”为了安全起见，维多利亚还是走在他后头，万一阿尔伯特掉下来，她可以马上接住。路上，她拦住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给弗亚德买了个双份的，又给自己和阿尔伯特各买了一份。当她和那位客人说他们一个子儿都没有的时候，并没完全说实话。但与那老妇人的万贯家财相比，说他们一贫如洗的确不为过。不过就维多利亚而言，钱包里有这么多钱，她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而且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艾尔－贾马里每周都会派一名信使到她父亲的作坊去，在那儿留一笔可观的钱给她。她则慷慨地为父亲家的饭桌贡献了不少食物，并给妹妹们买布料做裙子。消息传到了拉斐尔母亲哈尼娜的耳朵里，于是她婆婆也赶了过来，坐在那儿默默等着。拉斐尔的父亲积习难改，出去花天酒地，又不见了人影。哈尼娜的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维多利亚极不情愿地作了回应。当初为了救拉斐尔一命，她四处求助，可是婆婆却不肯把那顶镶钻石的头冠拿出来，这事她没忘，尤其想到拉斐尔后来的确得救了，这个心结就更难解开了。

他们在羊圈里待了好几小时，往回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晚上了。这个时候，人们都会从闷热的房间里逃出来，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纳凉。汗水湿透了维多利亚的裙子，她喘着粗气，脚步沉重，肚子挺在前头，心想这次怀孕可是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次。

大约三周以后，某个星期四，她从市场回家，身后的搬运工挎着好几个篮子，里面装满了为安息日准备的水果、蔬菜和肉类。弗亚德走在她前头，阿尔伯特正骑在弗亚德的肩膀上开心地大笑大叫。远远地，她看见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路上遇到的女人都

盯着她看。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女人站在自家门口冲她喊道："恭喜啊，你丈夫平安到家了。"

"把阿尔伯特给我。"她双膝颤抖，对弟弟说道。但是弗亚德已经加快脚步向前冲去。她只得在没有阿尔伯特保护的情况下，走完到家门口的最后几步。她怀孕的肚子已经胀得很大，身上的旧裙子和没有梳理的乱发更让她觉得窘迫。到了门口，她终于赶上了弟弟，于是一把抱过阿尔伯特，紧紧搂在自己的肚子上。儿子闪亮的眼睛应该多少能弥补一下她这邋遢模样吧。

结果她紧张而缜密的考虑都白费了。拉斐尔的脖子、脸和头上全是肥皂泡，他伸手去摸大量杯，然后从身边的桶里舀水出来。就像很多男人一样，拉斐尔很早以前就不在公共场合洗浴了，此刻，他正在楼上房间里忙着搓洗身子。暑热难耐的几个月里，那间房子已经很久没住人了。维多利亚想知道是谁帮他准备了洗澡水。即使在滚烫的非洲热风里，拉斐尔也总是要求用很热的水洗澡，而且他也肯定不会自己走进厨房去点燃大水锅下的灶火。在巴格达，任何有自尊的男人都不会把脚踏进厨房。以斯拉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正和拉斐尔快活地聊着天。一看见维多利亚，以斯拉特意大声喊道："拉斐尔！维多利亚带着你的阿尔伯特回来了！"然后就故作体谅地退了下去。维多利亚心里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给那位满头泡沫闭着眼睛的朋友提个醒，警告拉斐尔不要说出来不该让她听进耳朵的话。

她拿起大量杯，把水浇在丈夫头上。屋里闷热得让人窒息，阿尔伯特被水吸引了，抬起一只脚跨进了父亲的浴盆。拉斐尔帮他脱了衣服，阿尔伯特的欢笑声在四壁间回荡。她还从未听见儿子如此开心地大笑过。拉斐尔吻了吻儿子的眉头，又引出一阵笑声。维多利亚这才感觉到，拉斐尔这次是安心回到家来，以后再也不会出去流浪了。阿巴丹人的迷茫神色已从他的眼中消失。他拥抱

着湿漉漉的阿尔伯特，说道：“维多利亚，这孩子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呢。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呸！呸！”唯恐招来邪恶之眼，维多利亚连忙制止丈夫不要说这话。

“自打我拿到以斯拉的那封信，得知他出世的那一刻起，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活下去。”

“够了，够了。”

她喜出望外。看见丈夫把这孩子视为护身符，视为能带来好运的吉祥符，维多利亚很开心。她总是觉得，与家庭相比，拉斐尔更看重世俗的成功。而她父亲，以及她认识的其他男人，都安然接受生活的现状。这一点，拉斐尔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所以，如果他相信儿子就是他取得成功的保证，那么阿尔伯特就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寄托和牵绊，就像给一艘漂泊的船装上了锚。她到了外面的走廊里，朝下面的院子喊道：“蕾拉，萨利玛，去屋顶洒点儿水吧，好让地面凉快些。也把床垫都铺开吧。”她希望大家都能分享自己的这份喜悦。今晚，她父亲不会去俱乐部，以斯拉也不会偷偷溜到戏园子里去，大家会在屋顶上好好庆祝一番。米里亚姆也为她高兴。“我叫人去鱼市上买点儿什么吧。说不定还有剩的。天已经这么晚了。该买多少才合适？”

“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吧，米里亚姆。越多越好。”

两张桌子并在了一起。一家人和前来道贺的邻居、朋友一起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流浪了十二年之后，这个贝都因人终于在维多利亚的院子里扎下了帐篷。想法颇为现实的维多利亚不相信拉斐尔会安心做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和父亲，但是那天晚上，她打消了疑虑。夜空中升起一轮明月，凉风乍起，吹皱了一顶顶蚊帐，荡涤着桌边人们的面庞。娜吉亚远远地坐在屋顶的一角，像块深色污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会时不时地抬起手来，好像要

挠一挠头，却又放下手来，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她的嘴唇一张一翕，不停地嘀咕着，可是谁也听不清她到底在言语些什么。她并没有像阿齐扎那样在最后几年显露出年老昏聩的迹象，反而变得更沉默孤僻，对自己这小小的世界也要求得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她还会抠一抠墙上的缝隙，把省下来的硬币塞进去，可是聚敛钱财的那股激情已经离她而去。料理家事的义务，她也已免于承担。维多利亚和两个单身的妹妹，萨利玛和纳兹玛，正负责照顾她们父兄的衣食起居。娜吉亚可以自由随意地四处游荡，把城市里的大小事情看个一清二楚。在外面的冒险奇遇，她从未讲给任何人听。有时候她会一时兴起，冲进厨房里做道特别美味的菜肴，引得众人交口称赞。但基本上她仍是一人独处居多。伊祖里偶尔还会唤她过去，她则依然默默从命。尼散和弗亚德的拳头，她尽量闪躲；女儿们的叱责，她用孩子般笨拙的谎言来搪塞。那晚，看见人们都围坐在桌边，忙着聊天，而无暇找自己的麻烦，娜吉亚很高兴。当发现有个人朝她这边走过来时，她吃了一惊。

“就这一次，像个正常人一样来和大家坐会儿吧。”虽然维多利亚语带责备，但是那份极度欣喜的心情表露无遗。她递给母亲一盘香喷喷的饭菜，娜吉亚接过来，把食物朝嘴巴里扒拉。凭着股倔脾气，她还是一言不发。“笑一笑不会弄疼你，”维多利亚说，“生活又不是全黑的。”

正在嚼东西的娜吉亚停了下来，望了望女儿容光焕发的脸，一团纠结不清的话哽在了喉头。怎样才能用一句简洁明了的话表达她心中的万千思绪呢？终于，从最初的一片混沌中分离出了一个清晰的短句：“你是我的小可爱。”但娜吉亚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在她看来颇为美妙的话语，说出来后总是招致旁人的反感。“回桌边去吧。”她对女儿说。

以斯拉的调皮劲又上来了。为了把铁匠妹夫灌醉，他一边夸

赞那亚力酒实在好，一边一杯接一杯地逼妹夫喝。每呷一小口酒，古尔吉的胡子就会更庄重地颤一下，但他的嘴角会泛起一丝狡黠的笑。他再清楚不过了，最后肯定是以斯拉烂醉如泥，瘫倒在地，而他会一直保持清醒。

托娅的目光始终没从拉斐尔的脸上移开，她还特意让自己凝望的姿态魅力十足，并不时地给维多利亚一个善意的微笑。阿尔伯特-托利亚在萨利玛的怀抱里睡着了，他的鼻息让这位已到适婚年龄的姑娘的乳头立了起来。萨利玛眼神迷蒙，细弱的脖子像花茎一般弯了下来，最后打着瞌睡的她不由自主地把脸垂到了孩子头上。蕾拉低声说道："你别睡啦。把他给我抱会儿。"

侃侃而谈的伊祖里最后说了一句："我们等你回作坊呢。你的位置还空着。"

"谢谢，伯父。"拉斐尔礼貌地回答。

"不过首先你得听听维多利亚怎么说。"

拉斐尔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我离开家才几个月，这世道就颠倒了？现在男人靠什么谋生都要由女人决定了？好吧，听你的，我的女人。"拉斐尔扭头看着维多利亚，轻快的语调中带着调情的意味。

维多利亚脸一红，说不出话来。当着众人的面，她实在无法开口说话，尤其是在拉斐尔久违的凝视下。"还是让爸爸跟你讲吧。他全知道。"

"一座金矿。"伊祖里说，"还记得汉娜，也就是去世的阿布达拉·努努的妹妹吗？"

"记得。"拉斐尔眯缝起眼睛。他还记得马塔克·努努对维多利亚的迷恋。努努家，还有那素来不睦的两派家族成员——与此相关的一切都让他厌恶。

"你也一定记得她儿子伊莱亚斯吧，"伊祖里继续说道，"他在

布料市场有一间很大的店铺。有时候上帝就喜欢开玩笑。他挣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有汉娜那样的母亲，他实在是走运。”

“又一个供养男人的女人。”拉斐尔讥笑道。

但是伊祖里兴奋不已。“她是个魔鬼，长着一双鹰眼。一切事情，全由她在幕后操纵。那天她来见我，甚至还蒙着面纱上门拜访了维多利亚。”

“她到底要什么？”

“她想叫你去和他儿子一起干活。她提出让你入股。”

“入股？”拉斐尔冷笑道，“可那份入股的钱，我到哪儿去凑？”

“那老女人说了，只要有你的运气和才华就足够了。”

拉斐尔脸色一僵。“为什么马塔克·努努不自己来找维多利亚说这事儿呢？”

“这有什么相关啊，”伊祖里吃惊地问，“他们闹翻了，难道你不记得了？马塔克把汉娜撵出了家门。因为汉娜，他在外流浪多年，有家不能回。当年就是汉娜撺掇着阿布达拉把他们母子俩赶出了家门。现在，这两人已经断了往来。”

但是以斯拉看出了拉斐尔的意思。“拉斐尔，你还是把嘴巴洗洗，再说下句话吧。”

“你留心看着维多利亚了吗？”拉斐尔咬牙切齿地说。显然，伊祖里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维多利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罗锅就看上她了。她每次披上长袍面纱出门，你都跟去看了吗？我第一次离家，她就帮那罗锅干活。这一次，他们又把一袋金子扔到我腿上……”

维多利亚气得面无血色。

“像我们这样的色鬼，连自己的妈都信不过，”以斯拉怒火中烧，脸色煞白，“你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伊祖里也气得七窍生烟。“拉斐尔，”他低声说，“你怀疑维多

利亚？愿上帝宽恕你。"

达胡德猛拍了一下齐特琴，似乎要提高嗓门，令几乎要开始争吵的人冷静下来。"那老女人对你产生了兴趣。她听市场里的人说起了你的故事，你怎么去黎巴嫩等死，又怎么战胜了死亡天使。这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像你这种死里逃生的人能带来好运。你自己也听说了，汉娜一家和马塔克·努努没有任何瓜葛。当马塔克母亲使劲绑紧襁褓，想把儿子的驼背弄直的时候，他姑姑汉娜却怂恿哥哥把那孩子按在盆里淹死，最后这母子俩都被赶到了街上。汉娜还亲自给努娜买脂粉，买香水。这坏女人恨死了嫂子，亲手促成了她哥哥和他亲生女儿的龌龊事儿。老天有眼，知道怎么惩罚那些恶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儿子天生患有癫痫病。愿上帝保佑这事儿千万别发生在我们头上。听我说，拉斐尔，别甩了一摊烂泥巴，就扭过头去不管了。那巫婆上了年纪，而且显然有病在身，每五分钟就得尿一次。她会把男人们从厕所赶出去，好自己蹲在那儿。他们说她的阴道里长了癌。谁知道她为什么选你，也许只是因为你的好运气吧。"

就像两只被激怒的狗，拉斐尔和伊祖里争吵了几句，然后就退回各自的领地，进入沉默的对峙。没人指望他们能当场握手言和。受损的颜面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正如期望的那样，拉斐尔在生意场上吉星高照，于是维多利亚在院子里的地位也如日中天。那个她连拉斐尔都羞于告诉的梦想又在她的心里发芽开花了。一座新房子，非常新的房子，连墙上都散发着新漆味道的房子。打开窗子就能看到一座可爱的花园，登上屋顶就能俯瞰茂盛的棕榈树林和石榴丛。这样的房子，她曾在哪里见过？也许是以前和父亲一起远足的时候。有一阵，每逢安息日，伊祖里就会领着一大帮孩子出门走走。她想要一间宽敞的会客厅，扶手椅是天鹅绒面的，上头还盖着绣花的罩子。还有

一个专供她一人使用的厨房。某些晚上，当她闭上眼时，就会见到这座房子，然后慢慢睡去，脸上挂着微笑。她不知道这个梦想的代价多大，也不知道要过上一年还是十年，才能梦想成真。拉斐尔每周都会把一笔钱交到她手里。“随便花吧。”她清楚，这些钱还不到他总收益的四分之一。拉斐尔生性奢侈，而且自从奇迹般生还以后，就对存钱丧失了兴趣。维多利亚会稍微存些钱，然而攒的钱越多，她就越不敢奢望。她囤积下来的这笔钱能够换个什么？一个地下室？一间窄小的厨房？从那样的地方，她能听到窗外的小鸟唱歌吗？

对于维多利亚和拉斐尔，院子里的人都有些巴结逢迎，但他们也都清楚这对夫妻的富足生活源于何处。在许多人眼中，富有实际上就是美丽、睿智和权势的代名词。于是，当拉斐尔宣布说汉娜和她儿子伊莱亚斯会在犹太新年的第二天来家里做客时，整院的人都诚惶诚恐地准备起来。擦洗桌子，打磨餐具，告诫孩子们不要大呼小叫，也不要随便从桌上抓食物吃。公共厕所也只能使用到某个钟点，之后便要清扫消毒，接着就禁止入内了。如有人再需要用厕所，院里的人会建议他到邻居家解决。

虽然曾与努努家比邻而居，但是他们已经记不起伊莱亚斯的模样了。提到伊莱亚斯的母亲时，达胡德的言语中略含一丝妒忌和自以为是。维多利亚则没有太多的根据去评判这个奇怪的女人。恶毒的舌头会故意丑化这对母子。拉斐尔也无意纠正人们心中的这种印象。所以，当那两个人进了门，穿过院子，来到拱廊里，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们那副宛如君王般华贵威严的派头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那老妇人没有披长袍，手里握着一个精美的真皮钱包。她脚步镇定从容，下巴高高抬起，郑重其事的样子简直就像犹太教堂里的祈祷文领诵人走向摆放着《托拉》经卷的壁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既威严又高雅的气质。伊莱亚斯的外表也同

样让人印象深刻。他的个头比拉斐尔高,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上装的扣眼里插着一朵红色康乃馨，嘴角挂着一丝贵族气派的微笑。他比拉斐尔大十五岁,岁月更为他的外表平添了几分老成持重。

拉斐尔把客人领到藤椅前，穿着崭新水手服的阿尔伯特就站在一旁。拉斐尔教儿子向客人打招呼："向叔叔阿姨问声好啊。"那孩子径直走到老妇人面前，一把揪住她那个带着闪亮搭扣的皮夹子,简直像要回自己被偷的东西一样理直气壮。带着同样的坚决,那老妇人也拽着钱包，一老一小谁也不肯松手，直到拉斐尔不得不把小男孩拉到一旁，然后和伊莱亚斯尴尬地相视而笑。阿尔伯特死死地盯着这两位贵客的眼睛。透过水手服，拉斐尔就能感觉到在儿子那小小的胸膛里，一腔怒火正在酝酿。维多利亚慌忙把盛在高玻璃杯里的柠檬水端了上来，颤抖的玻璃杯叮当作响，透露出她的紧张。和母亲一样羞怯的基尔曼汀正拽着她的裙角。汉娜伸出两个手指握杯，然后说了一句："Merci[①]。"

维多利亚一脸困惑，紧咬着嘴唇，不知道对这句优雅的法语该如何作答。伊莱亚斯看见了，便颇为娴熟而礼貌地打起圆场来。他朝基尔曼汀笑了笑，然后大声赞叹道："多漂亮的小女孩啊！"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管和一个装烟草的扁平小铁罐。那烟草的芳香味道实在令人陶醉。

拉斐尔把阿尔伯特递给维多利亚，低声对她说："让他冷静冷静，简直像着了魔一样。"维多利亚强忍着尴尬，从丈夫手里接过孩子。阿尔伯特可不是个坏孩子，一定是那老妇人的某种邪恶之处让这孩子不安了。为了安全起见，维多利亚摸了摸儿子口袋里的绿松石念珠、大蒜和诃子。这些东西都在。盐也在。[②]伊莱亚斯是个

①法语，意为"谢谢"。

②大蒜、诃子和盐都具有清洁消毒的作用，许多西方国家都将其视为驱邪避凶的法宝。

彻头彻尾的单身汉，那老妇人也没有孙子膝下承欢。此刻，维多利亚突然想起来了癫痫病，要不是怕拉斐尔不高兴，她早就抱着阿尔伯特逃到院子里去了。这时候，她父亲走进拱廊来与客人打招呼。十几年前就与伊祖里认识的汉娜慌乱拨弄着钱包上的搭扣，居然像青春期的孩子似的害羞起来。她那局促不安的傻笑虽然博得了外祖父的好感，却没讨得小外孙的欢心。阿尔伯特已经学会了开口说话，院子里的人都羡慕地夸他早慧，维多利亚也为之自豪，可是此刻的阿尔伯特似乎丧失了人类的语言能力，反而像只被惹恼的小狗崽一样低吼起来。

“乌姆－阿尔伯特，你别走开啊。”维多利亚正欲抱着孩子逃开，可还没等她抬脚，那老妇人就先开腔了，“我和你丈夫每个星期至少会碰见一次，而且你父亲也像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

阿尔伯特发现自己又被领到那老妇人跟前，于是再次发出恶狠狠的吼叫，抱紧他母亲怀孕的大肚子，挣扎着就是不愿过去。见妻子一脸沮丧，拉斐尔把儿子抱了过来，放在自己腿上。阿尔伯特心里清楚父亲这双手臂的束缚力量有多强，只好安静地坐了下来。拉斐尔还以为儿子睡着了，探身去看他的脸，结果正好和孩子冒火的双目对了个正着。“我不知道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他向客人道歉说。

“这孩子长得很漂亮。”老妇人黯然地轻声说。

听着她悲伤的语调，维多利亚马上朝伊莱亚斯望了一眼。他的确是个身材健美的男人，但是维多利亚也注意到他左耳下的肌肉正不停抽搐。攥起烟杆时，他的指关节就会泛白。

“维多利亚，我的好孩子，”汉娜扭头对女主人说，“跟那些姑娘讲一声吧，我们可不是吃人的魔鬼，用不着那么紧张。”

女孩们鲜艳的节日服装宛如鲜花般盛开在阳光里。弹力十足

的乳房大胆地向前挺起，鲜活靓丽的青春气息向四面八方发着信号。只有伊祖里意识到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连忙答道："只是一群厚脸皮的懒姑娘。"他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女孩们就像五彩斑斓的鱼似的闪到一旁去了。

"伊祖里，"那贵客叹了口气，"我跟你说过，我们这趟来可不是想逮个姑娘做媳妇儿的。但还是得说，即使从远处看，那群姑娘也美得跟维多利亚一样。"

"一群腿笨手懒的野丫头，整天就知道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她们就是这样，乌姆－伊莱亚斯。维多利亚也是半个麻烦哪。"

"我听到的全是夸她的话。"

"问题就在这儿。希望上帝原谅我这么说，但他本可以再努把力，让维多利亚生为男儿身，"伊祖里又不由自主地添了一句，"等男人老了，累了，就需要有个真正的依靠。"

伊莱亚斯抽起了烟，拱廊里又弥漫起烟草的芳香。众人默不作声地啜饮着茶水。已婚妇女悄无声息地端来了水果和烤杏仁。年轻姑娘遮起脸庞，银铃般的笑声却不时地冲进院子，在空气中回荡。汉娜起身去厕所，回来的时候一脸严肃地说："阿布－穆拉德，我不会请你把姑娘们叫上来看看的，因为那是强人所难。不管谁跟我提亲，我都准备把整件事回绝掉，就当它是禁食节的粗俗笑话。"

"哎呀，求上帝拯救我们，"伊祖里惊呼道，"女人，今天可是犹太新年啊。"

"年头也是年尾啊，阿布－穆拉德。我们跑啊跑，还以为终于摆脱了烂泥地，可是到头来又陷到同一片泥沼里。别紧张，我们已经有个姑娘备选了。问题是她太年轻，太聪明，长得又非常、非常漂亮。你以前也做过布料生意，应该了解干这行有什么危险。大多数顾客都是妇女和姑娘。那姑娘刚进店门，我儿子立刻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拉斐尔见过那女孩，他可以帮我作证。"

维多利亚偷眼看了看丈夫的侧影。

“是吧，拉斐尔？”那老妇人坚持着自己的说法。

“是的。”看着怒气冲冲的儿子两眼冒火，拉斐尔勉强答道。

“我已经打听过了，她还有个姐姐，父亲已经过世了。要是能娶到这么聪明漂亮的姑娘做儿媳妇，我就没有别的奢求了。”

“姐姐还没嫁人，就娶妹妹过门，这事儿可不好办。”伊祖里说。

“阿布－穆拉德，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妇人这句冷酷而又现实的话让充满正义感的伊祖里很受伤。“这和维多利亚又有什么关系？”

维多利亚很气愤。替她面对这个令人敬畏的老妇人，并代她说话的本应该是她丈夫，而不是她父亲。

“我想让维多利亚和拉斐尔一起到那女孩家走一趟，帮我们提这门亲事，征得她母亲的同意。伊莱亚斯已经完全不会思考了，吃饭也没了胃口，整天站在那儿两眼发直，像个傻子似的。哪有一个大男人每天晚上为了个女人哭哭啼啼的！我们都沦落到这分上了，阿布－穆拉德。哦，请原谅。”说到这里，她突然打住，急忙起身去了厕所。

住棚节过后，拉斐尔和维多利亚到那女孩家去了一趟。夫妻俩很少一块儿上街。家门外，在拉斐尔游荡的那个世界里，没有维多利亚的位置。对于此次出行，维多利亚非常激动，也非常小心，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绊倒，不要让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有任何失望。一路上，拉斐尔没说过一个字，直觉告诉她，丈夫倒宁愿独自一人完成这使命。他怎么都没向别人打听这女孩的住处呢？难道他已经知道……

三个女人正坐在那里等他们。母亲托瓦、姐姐丽芙卡和妹妹娜伊玛，也就是提亲的对象。她们的房子很小，却完全属于她们，

而且收拾得干净整洁。显然，经过她们的巧手修饰，贫穷给这屋子造成的累累伤痕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母女三人事先就已经得知夫妻俩的来意，但态度矜持，表情冷漠。维多利亚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姐妹俩简直就像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和一件近乎完美的仿制品。同样的头发，同样的杏眼，同样性感的双唇，同样曼妙的身材。妹妹娜伊玛就是那件完美的艺术品，此刻她正用赌徒般挑衅的眼神直视着拉斐尔和维多利亚。姐姐则低垂着眼帘，显得谦卑而羞怯。

那位母亲给客人端来了椰枣和削过皮的黄瓜，然后用冷漠而呆板的腔调说道："阿布－阿尔伯特，你提到的那个男人已经快五十了，可我的姑娘还不满十六岁呢。"

"的确，他是年纪大了点儿，可为什么要故意夸张事实呢？维多利亚见过他，对你女儿来说，他也绝不是陌生人。"拉斐尔朝那年轻的女孩淡淡一笑，然后补充道，"她们已经披着长袍，戴着面纱，去看过他好多回啦。英俊潇洒，仪表不凡，见过他的人都会告诉你，那人身子骨可结实呢。我也认识许多年纪轻轻就牙齿掉光、弯腰驼背的人，谁都能随心所欲把他们踢来踢去，因为这些人的名下一个子儿都没有。"

"咖啡都凉了，阿布－阿尔伯特。身子骨结实，亏你说得出口。我听说他有那病，求上帝保佑那事儿千万别发生到我们头上。"

"我们都一起共事好几个月了呢。在店里，他可一次都没犯过病。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他都精神百倍。有时候这种折磨人的病能得上，也能好。看看我吧，以前别人不是也以为我已经没救了嘛。"

"但以我的经验来看，不幸的事、折磨人的病，挨上了就不会好。尝尝这土耳其软糖吧，这可是娜伊玛特地亲手为你做的。"

"而且别忘了钱的事，伊莱亚斯会在你女儿脚跟前撒满金子。"这位精明的生意人强调说。

维多利亚喉咙发紧。要不是因为那些神奇的针治好了她丈夫的肺病，将来，等基尔曼汀长大成人了，她这做母亲的也会用这种方式去兜售女儿。如果没了父亲，阿尔伯特将来又会是什么模样？也许被送到某个严厉的裁缝师傅或鞋匠师傅那里当学徒受苦。刚才维多利亚还在猜疑拉斐尔，他一路上都不跟她说话，仿佛以她为耻，她因此还生着闷气，可是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

“我还以为是给你带喜讯来了呢，”拉斐尔说，“结果大家却坐在这儿挑毛病，把小抓痕说成大伤口。”

“他身上可不是小抓痕，阿布-阿尔伯特，而且钱也不在他的口袋里。大部分财产都在他妈的名下。”

在维多利亚看来，娜伊玛的表情绝对称不上天真烂漫。很明显，这姑娘急于达成这笔交易，希望这门亲事越早订下越好。最近在巴格达，留声机渐渐开始流行，埃及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也随之而来。维多利亚这辈子还从未听过哪个女人如此不知羞耻地歌唱她的爱情，眼前这年轻女孩是不是也像乌姆·库勒苏姆那样害了相思病，完全丧失了理智？拉斐尔的合伙人的确长得一表人才。或许，这女孩看见自己的姐姐虽然到了结婚年龄，却因为没有嫁妆而无人追求，就生怕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或许她就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为了使家人脱离贫困，宁愿牺牲自己？但是不管怎么说，要同情她总有些困难。

“伊莱亚斯肯定不会要你们一分钱。与此相反，他会承担所有费用，而且等将来她姐姐找到丈夫了，愿上帝保佑，伊莱亚斯还会帮她准备嫁妆。以后你也会有人照顾的。至于聘礼……”

“聘礼对我有什么用，阿布-阿尔伯特？我们可是在谈我女儿的人生大事。”

“她本人还没说话呢。”拉斐尔笑道。

即使这时，娜伊玛的表情里也没有丝毫尴尬。

那位母亲抱怨道："这傻姑娘只要闭着眼睛，就什么事都能答应下来。"

"嫁个有钱的丈夫，就等于给以后的生活买了一份最好的保险。"

"他妈问了好多问题，我又不是聋子，阿布－阿尔伯特。丽芙卡，帮我们的客人泡些加小豆蔻的茶吧，这事儿你最拿手。他妈心存戒备，生怕我们图谋霸占她儿子的财产。你以前也认识她哥哥阿布达拉·努努。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阿布－阿尔伯特。茶水呢，丽芙卡？乌姆－阿尔伯特，你什么都没碰过呢。给我们点儿面子吧，哪怕就喝一小口玫瑰茶也行。他妈可不想让个陌生女人进门。阿布达拉那可怜女婿的下场，你也知道……他妈在他名下注册的财产只有他在那间店铺的股份。那女人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你，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将来她完全有可能把所有财产都转到巴勒斯坦她侄女努娜，还有努娜那两个儿子的名下。对她来说，努娜才算是自己人。他们这一家子都不欢迎新人加入。"

维多利亚看见拉斐尔吃了一惊，那丝狡黠的笑也从他脸上消失了。他居然忘了礼数，扭过头来直接对那女孩说："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女孩点了点那个漂亮的脑袋，看见拉斐尔如此吃惊，她显得很兴奋。

维多利亚起初的怀疑得到了印证，猜测变成了痛苦的现实。把玫瑰茶放回托盘上时，她的手在轻轻抖动。大洪水来了，她曾跟着家人连夜去逃难。她还记得拉斐尔嘴里喷出的第一口血。她曾走上桥头，打算跳河自尽。她曾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小女儿。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历经沧桑的女人，吃过苦，受过累，也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直到漫长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她也没有忘记娜伊玛给她带来的痛苦考验。沙尘暴、两次世界大战、孩子们的出世、因迁居到另一个国家而遭受的巨变——与那女孩给她留下的痛苦回忆相比，其他一切磨难都不足为道。伊莱亚斯和娜伊玛婚后不久，维多利亚果然发现，不是伊莱亚斯的财产赢得了娜伊玛的芳心，也不是对姐姐愁嫁命运的恐惧左右了她的决定。那女孩答应这亲事只有一个条件：让拉斐尔成为她的情人。

21

周三。维多利亚在盆边分拣着脏衣服。院子里，她的周围摆满了其他女人的洗衣盆，纯白色的肥皂沫像蘑菇一般溢出了盆沿。阿尔伯特的枕头套。汗渍和泪痕。她的心一沉。那孩子做梦的时候还在哭。基尔曼汀的裙子。才几个月的时间，给她新买的裙子就太小不能穿了。这个漂亮温柔的小女孩会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长大，住在一座带花园的房子里。将来，基尔曼汀要学会读书看报，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只要有四个人听着，她就会紧张得结巴起来。在巴特文，电灯把黑夜变成白昼。琳达的尿布。维多利亚把这些衣物单独泡在一个小盆里，以免拉斐尔的衬衣沾染上这些味道。

在巴特文，房子的门锁都很小，钥匙可以直接放进大衣口袋。天寒地冻的晚上，等拉斐尔玩够了回到家门口时，她就不必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去给他开门。她还会有个仆人。如今，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雇个仆人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她会找个年轻姑娘，教她干活，让她在家里住下，直到出嫁。拉斐尔的种子会在她体内发芽，那座鸟语花香的房子里会回响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拉斐尔的内裤在洗衣篮里放了几天，就变得皱巴巴、软塌塌了。以斯拉，虽然两眼充血，嘴唇湿漉漉的，却依然是个爱开玩笑的小丑。上周六，他还和他们提到了在杂志上看到的一则趣闻。在法国，

女人洗衣服前会仔细检查丈夫的内裤。一个男人的内裤能告诉你什么？拉斐尔的表情会流露出更多东西。

他的生意伙伴伊莱亚斯结婚那晚，在那对新婚夫妇入洞房以前，拉斐尔坐立不安。那副紧张的样子，仿佛他是集伴郎、兄长、父亲和新郎的角色于一身似的。现在维多利亚回想起来，当时的拉斐尔其实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焦躁不安地团团乱转。只是他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心神不宁给她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娘的婚纱如盆里的肥皂泡一样洁白，象征着维多利亚的无知，也象征着娜伊玛美貌的无瑕。娜伊玛勇敢地弯起嘴角，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惊恐，仿佛一个士兵正被带往一处危险的战场。弗洛拉和丈夫亚设也来了，还有以斯拉和他的妻子，全是拉斐尔邀请的客人。举行婚礼那晚，大家站着吃了点儿东西。一切从简，只为了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对即将结合的新婚夫妇身上。端上餐桌的食物，新郎的母亲一口都没吃。涂着口红的嘴唇绷成了两条直线，四下张望的不安眼神就和拉斐尔一模一样。接受客人道贺的时候，她一脸鄙夷，仿佛正等着一个粗俗的玩笑早早收场。新娘母亲眼中的泪水绝不是喜悦的泪水。新郎的身子在微微发抖。带着一丝关切和轻视，拉斐尔告诉维多利亚，伊莱亚斯长这么大了还没碰过女人。熙熙攘攘来了很多客人，屋子里依旧很冷，可那位新郎却满身大汗。深爱的女孩忽然成了一场比赛中的竞争对手，而他连比赛规则都还不知道。想到这里，他就心生恐惧。要是他能牵着她细嫩的手，就这么手挽手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该有多好。周围有人陪伴的时候，他是多么爱她；想到两人单独相处的恐怖时刻，他又是多么害怕。到了那关键时刻，到底该怎么做，他曾一遍遍地向拉斐尔请教，但令他不解的，是这位合伙人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从不会说一句安慰的话。

弗洛拉故意往拉斐尔和维多利亚中间挤。也许她只是在装醉。

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里拿着一只鸡腿，脸上满是肉汁，她咯咯笑着，全然不顾及维多利亚的感受，还放肆地说道："要是他那根木桩子真能劈开石头呢？你怎么这么冷静啊。跟你那小妞说一声，让她好好看看新郎的手吧。别看他有病，那双手可真有劲呢。我和你弟弟结婚那晚，也忍不住想折磨折磨他。他怕我，结果就直接给我脸上来了几巴掌，然后像只动物一样把我撕扯开了。可别小看了受惊的男人。瞧他的裤子，感谢上帝，裤缝都快被他扯崩了，而你那小妞……"

拉斐尔脸色僵住了。听着弟妹的冷言冷语，他默默忍着，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也许他正需要她的羞辱来刺激自己，保持理智。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维多利亚甚至都有些同情起丈夫来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她对弗洛拉的厌恶甚至超过了对丈夫的憎恨。

弗洛拉拿起一片烤鱼。"要是他没给新娘来几个耳光，要是他的那只小公鸡还没打鸣就晕倒了……无论怎样，新娘身上的衣服都会给扒个精光。他会看见新娘一丝不挂的模样。他会用手去摸她那儿。而你呢，真的摸过她、看过她吗？"她边说边把鱼骨头扔到地上，"明白了吧？不管你怎么处心积虑，人家新郎还是占了上风呢。"

喝醉了的宾客们欢闹起来。某人鼓起掌来。接着，在一片沉寂中，那对新人被引入了二楼的新房。拉斐尔把烟头扔进地上的一摊石榴汁里，又点燃了另一支。他的嘴角抽动着。望着自己的爱人，维多利亚心里恼恨着，真想对他大喊道：你还是叫吧，哭吧，吼几声吧！依然是一片沉默。人们面面相觑，忍住了通常在新人入洞房时会说的玩笑话。弗洛拉像粗俗的市井女人一样，尖声号了两嗓子，划破了那片寂静。"这到底是不是该庆祝的大喜事啊？"她大声问道，然后吮了吮一瓣橘子的汁水，又号了起来，另外两三个女人也不得不跟着她号叫。拉斐尔和新郎的母亲厌恶地闭上

了眼睛。

等了一小时。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不怀好意，也有些人真的在担心。汉娜脸上的那两道红线松了开来，又重新变成了一张嘴巴。“请原谅，”她匆匆跑上二楼，接着是一声惊叫。新房的门开了，新娘像个白色幽灵一样出现在二楼的走廊里。她头发凌乱，衣衫不整，一边尖叫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他……他……他的舌头……他的嘴里都是白沫。”

“我可怜的宝贝啊。”她的母亲在下面哀号道。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娜伊玛多少恢复了平静。她的眼神不再慌乱迷离，甚至觉察到还有众多客人在场。她用手指梳理着乱发，正欲喊出新郎那种恐怖发作的病名，却被汉娜捂住嘴巴，拖回了刚刚逃出来的那间屋子。

不久，汉娜出来了，命令客人们速速散去。拉斐尔迟疑着。维多利亚随其他客人动了起来，拉斐尔点燃了另一支烟，跟着她走了。街上，弗洛拉又要过来和他搭讪，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用闪亮的镜片死死地盯着弗洛拉，没说一句话。弗洛拉垂下头，亚设紧拽着她的手，她也不再抗拒，随着丈夫离去了。

他的内裤能告诉她的会比这还多吗？以斯拉和他的故事。不过还是检查检查吧。她刚用右手把一团粉色的布球朝洗衣盆扔去，就又慌忙拿左手在半空中截住了它。她把基尔曼汀的内裤铺在膝盖上，顿时思绪纷乱起来。上面的黑渍是血污干了的痕迹。不应该有的啊，一定是出了什么事。那孩子才八岁。维多利亚决定还是不叫女儿过来的好。不然，她能说什么？她能问什么？此刻她才注意到阿尔伯特－托利亚和阿尔伯特－基亚正在中层的屋顶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他们的吵闹声传遍了整座院子。基尔曼汀的声音却不在其中。那小女孩总是这副样子。小时候的无人怜爱、孤苦伶仃造就了她现在的性格。悲伤时宁可独自承受，欢乐时也

颇有节制。然而她又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小宝贝啊。阿尔伯特的出生让维多利亚大喜过望，因此基尔曼汀就被冷落一旁。可是那个小女孩从未抱怨过。相反，她甚至让弟弟躲在自己的翅膀下，小心保护起他来。她很害羞，就像她母亲一样。这对母女可以结结巴巴地谈上几小时。事实上，维多利亚已经记不得上次和女儿谈话是什么时候了。她突然意识到那小女孩最近越来越自闭了。任何大的响动都会把她吓到，而且她面色苍白，毫无食欲。想到这儿，维多利亚慌忙去检查已经泡在水里的衣服。

哦，上帝，不是月经。

维多利亚紧紧攥着膝盖上的小内裤，弯着腰，身体不停地颤抖，仿佛在无声地哀悼。她又突然警觉起来，环顾了一下周围泛着白色泡沫的洗衣盆。妇女和姑娘们正两腿分开，蹲在地上一边洗衣服，一边起劲地聊着天。因为身体肥胖，这下蹲的姿势让米里亚姆受了不少苦头，所以她总会时不时站起身来喘口气。达胡德的女儿蕾拉在盆子中间跳来跳去，最后坐在了萨利玛的身旁，于是两个青春期的女孩交头接耳起来。娜吉亚则退避到远处的角落里，用脏兮兮的指甲去抓头发里的虱子——即使面对这份古老的差事，她也收获甚微。最后她气急败坏地揪扯起头发来。

拉斐尔？

就像阿布达拉·努努那样？

但基尔曼汀可不是努娜·努努那种人。维多利亚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是在夜晚黑黢黢的房间里。一次，拉斐尔用手抚了抚那睡梦中的小女孩的前额，接着突然拽起毛毯，盖住了她小小的身子。当时他是不是觉察到维多利亚在看他，所以才打消了某个念头？

他到底是在哪里做了那事，什么时候？

维多利亚咬着下唇。一定是上次洗衣服之后，换句话说就是上周三以后。她不禁自问：你到底是在上周什么时候松懈下来，才

让他有机可乘？她把那件被蹂躏过的小短裤按到盆底，然后站起身来喘着粗气。其他女人都在挥动臂膀，颇有节奏地洗搅着泡沫堆里的衣服。为了掩人耳目，维多利亚先去了趟厕所，然后才偷偷爬到中层屋顶，把基尔曼汀从那群闹哄哄的孩子中间拽了出来。两个小阿尔伯特也想跟着这母女俩到上层屋顶上去，维多利亚命令他们回去和其他孩子玩。在维多利亚的手心里，基尔曼汀的小手软塌塌的。这小女孩大概猜到了妈妈带她到上层屋顶的原因，于是掉起了眼泪，但又不敢大声哭泣。即使深信妈妈会狠狠地惩罚她，说不定甚至会把她从屋顶扔到外面的巷子里，要了她的命，她也没有向妈妈求饶的意思。每走一步，她的愧疚感就加重一层。到了楼梯顶端，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别杀我啊，妈妈。我没做那事儿。全是他干的。”

“谁？”

“他老是强迫我和他窝在一块儿。他太坏了。而且我那儿很疼啊，妈妈。”

“谁？”

“尼散舅舅。安息日那天，就在这屋顶上。雨越下越大。就在那张床下面。冻死了。当时他的眼睛就像魔鬼。我害怕得连叫都不敢叫。别杀了我啊，妈妈。我向你发誓这是真的。他揪着我的头发，说如果我敢告发他，他就把一只死老鼠塞进我的肚子里。”

维多利亚一把搂住了这孩子。

“你再也不想杀我了吧，妈妈，是吗？”

“不会的，永远不会。”

她放基尔曼汀回去和孩子们玩，自己则下楼去找母亲。娜吉亚正坐在那儿用一把木梳子梳头。

“妈妈，尼散……愿他的尸体被狗吃了……”

“他做什么坏事了？”

“小声点儿，这可不能让别人听见。我真想宰了他。他强奸了基尔曼汀。”

“跟别人一样，他确实是个人渣。”

“你能说的就只有这个？”

“那你想我怎样？扯破衣服号啕大哭？”

“不是跟你说了吗，小声点儿啊。”

“你要把他宰了，却又不想让大家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娜吉亚反问道。她依旧一边梳头，一边骂骂咧咧抱怨着恼人的虱子。

“要是让拉斐尔知道，他肯定会把整座房子都拆了。”

娜吉亚的眼里终于有了惊恐的神色。梳子还插在头上，她的手僵在那里，痛苦得脸也扭曲起来。“求上帝救救我们吧。”以前，男孩们只要稍有过错，拉斐尔都严加责罚，决不饶恕。要是眼下这件事让他知道了，拉斐尔肯定会暴跳如雷。想到这里，她不安地挪动着身子，似乎要找个地方好躲避拉斐尔的盛怒。“尼散啊，你可真帮自己找了个好死法。”她哀叹了一下，又立刻回到原先的状态里，继续梳头发，“我觉得他会杀了他的，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

“你不让我叫唤。我怕你丈夫。我怕尼散，愿他的名字和关于他的回忆全都从这世上抹去。而且我还怕你爸。看哪，梳子上怎么会有血？”

“等我逮着他再说。”维多利亚紧咬着嘴唇，手指抠进大腿里，愤恨地跺着脚，跺得膝盖都疼了起来。但她还是想大喊大叫。基尔曼汀的人生给白白葬送了。这个社会把女人的贞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认为它比地位、美貌或财富更可贵。而基尔曼汀小小年龄就已经失去了在这个社会应有的机会，成了被遗弃的人。维多利亚越是恨尼散，就越怕起拉斐尔来。他会理直气壮地指责她罪大恶极：

你居然将自己的女儿弃置一旁，不闻不问。连妓女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女儿的贞操——当然这是为了保持这些姑娘在市场上的价值，等到时机成熟，她们会自豪地把这些处女拿出来展示。而她，维多利亚，为人严谨的伊祖里的女儿，居然毁了自己女儿的大好前程。这事儿她怎么能瞒得住丈夫呢，怎么能？拉斐尔聪明过人，他会用闪亮的镜片盯着她看，把她的心思全都看透。只要他觉得有丝毫可疑，就不会放她走。以前，因为自己的第一块手表不见了，拉斐尔就把亚设的手脚捆上，往他身上浇滚烫的热水，不管亚设怎么尖叫都无济于事——最后他的身体被烫伤，皮肤上起了水泡。别人想上前救那男孩，却被拉斐尔挡在一边。"那表不值几个钱，"他咆哮道，"但这是原则问题。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偷东西。"

而现在，他的女儿被人强暴了。

她怎么能瞒得了他呢，怎么能？

维多利亚后悔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在这座院子里，即使是最隐蔽的秘密最终也会被公之于众。像这样伤天害理的丑事怎能避开众人的耳目？女人们一定已经在猜测，她为什么正洗衣服的时候突然跑开了。她把基尔曼汀拽到房顶上去的时候，她们也一定在支着耳朵听。她们会议论纷纷，嗅来嗅去，四下打听。她们会闹得人不得安生，直到真相大白。

维多利亚尽量装作平静，打算回到洗衣盆旁边。路上，她突然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丝绸长袍的女人。一阵轻风吹来，她闻到一股洗衣日少有的香水味道。维多利亚继续朝洗衣盆走去。

"我来就是为了见你。"弗洛拉拎起长袍，在维多利亚身旁蹲了下来，兴奋地颤抖着。

维多利亚没有答话，她想用沉默向弗洛拉暗示她是不受欢迎的人。但弗洛拉从来都是个大大咧咧、不会顾及别人感受的女人。她的膝盖碰到了维多利亚的膝盖，维多利亚马上把小板凳往旁边

挪了挪，凳腿和地面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家里的房顶都快砸到你脑袋上了，你居然还有工夫在这儿洗衣服。今天我可碰不得沾了别人屎尿的脏衣服。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你还坐在这儿摆弄这些破布！”

维多利亚心里一惊，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瞬间凝滞了。她，这个四处捕猎男人的风骚婆娘，怎么会知道？于是，维多利亚不情愿地把头转过来，面对这位情绪激动的弟妹。

“拉斐尔让她怀孕了！”为了让所有耳朵都听到，她大叫了一声。

虽然维多利亚意识到这个新的打击有多么严重，但想到还好弗洛拉提的不是基尔曼汀的事，所以放心地舒了一口气。米里亚姆在裙边上擦了擦手，把她那肥大的身子插在这对兄嫂和弟媳之间，忧心忡忡地听着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着维多利亚无动于衷的样子，弗洛拉很是恼火。她把头凑到米里亚姆的胸脯上，低声说：“我气得血都快沸腾了，维多利亚。那小婊子把他玩得团团转！”

“谁也别想玩弄拉斐尔。”维多利亚咬牙切齿地低声警告道。听到自己的声音，她吃了一惊。

“这么说那女人肯定是对他施了魔法。”

今天，弗洛拉一反常态，穿的衣服邋里邋遢。一定是急着要赶来这里，所以都没工夫好好梳妆打扮。事实上，这样的她反而更好，维多利亚心想，接着又马上暗自责备说，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琐碎小事的时候。

“她每天都去店里。”

“谁？”米里亚姆问。

看见终于有个头脑聪明的听众在场，关注她讲的这些痛苦事实，弗洛拉很开心。“我是说娜伊玛，伊莱亚斯的老婆——至少结婚证上是这么写的。”

“那家店，要是我能去几趟也不错啊，”米里亚姆苦笑了一下，“多漂亮的店啊！薄纱、丝绸、锦缎，各种各样的颜色，应有尽有，让人大饱眼福呢。而且，不管怎么说，她丈夫都是那儿的高级合伙人。”

看见堂姐这么卖力地帮她掩饰，维多利亚心里很是感激。

“好吧，乌姆－纳伊姆，我再告诉你一个新消息。她专挑她丈夫卧床在家的日子去店里转悠。”

维多利亚的手漫无目的地搅和着泡沫下的衣服。她真希望弗洛拉赶快从人间蒸发。

“而且她丈夫经常不在店里，”弗洛拉强调说，“他总是待在家里，很少出门。那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求上帝保佑这事儿千万别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会突然倒在地板上打滚，人们得赶快抓住他的舌头，免得他被自己的舌头呛死。那婊子之所以愿意跟这活死人上床，就是为了把拉斐尔搞到手。”

“那说句干脆话吧，”米里亚姆问道，“到底是谁在玩谁啊？”

“我不知道。也许那女人对拉斐尔施了魔法。”

“弗洛拉，维多利亚和我打小就认识拉斐尔了。不管什么魔法，都奈何不了他。”

“那为什么拉斐尔会去追那只黄蝎子呢？”

“你开始不是说是那女人追的拉斐尔吗？”

“哎呀，你想把我逼疯啊，米里亚姆。”

“你都疯了多少年了。”

弗洛拉掉起了眼泪。“拉斐尔就像是我害的一场病啊。”

米里亚姆咯咯笑着。“他是一场瘟疫，一场我们都想被感染的瘟疫。请上帝原谅我这么说。”

维多利亚朝堂姐瞥了一眼——她到现在还深爱着拉斐尔？

弗洛拉的脸色终于舒缓了一点儿。能和同病相怜的姐妹们说

说话也好。“而你呢，”她转头看着维多利亚，“你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你也每天都往店里跑。”维多利亚觉得自己的声音实在粗哑难听。

“那小婊子快把我气死了。维多利亚，拉斐尔有没有跟你说过，汉娜扔下伊莱亚斯喂狗，自己跑去巴勒斯坦找努娜了？”

维多利亚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她变卖了所有财产，只留下了她儿子自己在店里的股份。那有癫痫病的儿子也很清楚他们背着他干了什么事。他害怕下床，不敢看黑漆漆的屋子。他会时不时地叫人来，他们会说马上马上。比如两天前……”

“弗洛拉，”米里亚姆打断了她，“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你也住他们那儿吗？”

“娜伊玛亲口告诉我的。虽然经历了这些事，可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她妈和她姐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了。而且，就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她怀上了孩子。所以，她和我，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她很想说，我也很想听。只要我愿意，她都高兴邀请我过去做客。她还让我看了空房间里的大床呢。那小狐狸精很乐意把所有细节都讲给我听：你就听着，羡慕着吧。那小恶魔肯定猜到了。”

“她能猜到什么？”米里亚姆笑着问。

“我害的心病啊，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场瘟疫呗。”两个女人大笑起来。

维多利亚不耐烦地等着两人早点儿离去，好让她一个人清静会儿。拉斐尔让她们浮想联翩，却让此刻的她心生恐惧。

基尔曼汀的事，她该怎么跟丈夫讲？她怎能瞒得住？

今后六十二年里，这个秘密一直焦灼着她的心，但她从未向丈夫吐露过。

入夜，雨越下越大。在拉马特甘那幢优雅的公寓里，维多利亚起身和儿子一起关上了窗子和里面的百叶窗。她的思绪还停留在红土地里那座堆满花环和花束的坟冢上。几小时前，她还冒着毛毛细雨站在那儿，依旧无法接受拉斐尔就这么去了的事实。他总是害怕雨，讨厌冷天气。此刻，他正一人待在外面，挨冷受冻，在这雷电交加的漆黑夜晚。而她却有温暖的屋子遮风避雨。儿女和孙辈们都回家睡觉去了。接下来一周的服丧期里，只有阿尔伯特留下来住在她的房子里。葬礼后聚在这里闹哄哄的一大家子人终于走了，这母子俩也多少松了口气。阿尔伯特身材瘦高，头发已经花白。喧嚣过后，他像父亲那样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与弟弟们相比，他对父亲更加眷恋，失去亲人后的空虚感还没有在心中化为明晰的疼痛。

“我给你沏点儿茶吧。”维多利亚轻声说。

他想一个人坐会儿，而且事实上，他更喜欢咖啡，但他还是顺从了母亲那声轻柔的低语。哭闹的婴儿，嬉闹的孩子，负责养家糊口、对她又有诸多要求的丈夫——八十年后，这些实实的存在都已远逝，留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人。虽然听见她在煤气灶旁划断了第四根火柴，阿尔伯特还是决定最好不要去厨房帮忙。为年迈的丈夫烧水沏茶，这是维多利亚早已养成的睡前习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突然笼罩着这座房子的沉寂中，最好还是让她独自忙活这些琐碎小事吧。她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小口抿着滚烫的茶水。对他来说，这茶太甜太浓了。

那天天快黑的时候，做买卖的人全都打烊了。几小时后点灯人刚刚走过这条街还没多久，拉斐尔就回家来了。镜片后，他的眼睛里满是倦意。他身上散发着性欲和某个陌生人的汗味。几个月后，她会听到他亲口承认，他和娜伊玛撇下生病的伊莱亚斯不管，

一起跑到地下室里继续他们的争吵。拉斐尔要她打胎，她则奋力抗争。

“当时你爸爸气疯了。看看你的弟弟们，你就知道了。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虽然年龄有差别，但人们还是弄不清楚你们谁是谁。拉玛·阿福萨、弗洛拉，还有我帮他生的女儿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简直就像以色列鸡舍里的一群小白鸡一样。也许当时，在巴格达的小巷里，他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复制品，所以两个人争吵起来，恶言相向。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在那冰冷的地下室里，情人会通过什么方式言归于好。当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他身上就全是那女人的恶心味道。看见他，我却吓得发抖。面对在外面与情人私通的丈夫，我非但没有恨不得剜掉他的眼睛，反而害怕他走到那孩子的床前，从她的梦里猜出我弟弟对她干的好事。我心里恨得想把弟弟撕成碎片，表面上却闭口不言。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今天的时代可是完全不同了。但那时候，那天晚上，我对他却又怕又恨。”

“那尼散呢？”她儿子问。

拉斐尔回家之前，她埋伏好了就等着尼散回来。他通常会早早从作坊下班回来，在晚饭前随便吃点儿东西。她向上帝祈祷，希望拉斐尔能晚点儿到家，这样她就能在弟弟回家之前截住他。可是她不清楚，如果时机真的来了，她会做出什么事来。但复仇的强烈欲望已经冲昏了她的头脑。她甚至怀疑母亲是不是悄悄给尼散带了口信过去，告诉他事情已经败露。而且尼散果真是和她父亲一起回来的。虽然伊祖里一直讨厌他的触碰，此时他却尽可能地紧随在父亲左右。大房间里，她的妹妹们把饭菜端上了桌。进屋的时候，她发现弟弟正坐在地板上，盘子放在膝头，后背都快贴到父亲的脚趾上了。

她恼恨着尼散，恼恨着拉斐尔身上的那股味道，彻夜未眠。

睡梦中的拉斐尔辗转反侧，甚至抡起了胳膊。她接住挥到半空的那只胳膊，以免砸到自己，然后把它放回拉斐尔的胸口。要是他在回家前稍微洗一下也好啊，可是那个年代的人冬天每周只洗一次澡。住在私宅里的人则有条件每周洗两次澡。拉斐尔就这么把他和情人厮混的味道带到了妻子的床上。有时候，那位亲善大使刚刚执行了其他任务，就带着黏糊糊的身子来拜访她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他醒了，想要她。她的身子僵硬起来。在发现女儿受辱以后，在听弗洛拉透露那些丑事的当晚，绝对不行。拉斐尔吃惊地睁开眼，摸了摸她的前额。“你病了吗？”他关切地问。她紧咬牙关，以免声音里流露出泪水的痕迹。内心里，她一遍遍地重复着：我一定要宰了那玷污基尔曼汀的小子，只要能让我的手够得着他，我就会把他的头拧下来。压在她身体上的拉斐尔几乎没有喘气。他颇有耐心地引导她，可她脑子里想的全是尼散，想着他的血将怎样溢出来，顺着院里地板的裂缝慢慢地流。

第二天早上，听到拉斐尔在院子里和她弟弟打招呼，维多利亚吓得心怦怦直跳。“尼散，过来一下。”尼散脸色煞白。她父亲正在吃咸奶酪、新鲜皮塔饼和茶组成的早餐。拉斐尔转身笑着对伊祖里说：“伯父，我想让尼散从明天起跟我干活，您同意吗？”他故意提高嗓门，这样维多利亚也能听见他对她家人的这番好意。

“让他锻炼锻炼，成了真正的男人也好。”伊祖里回答。

那天早上，拉斐尔心情不错。“放心，只要他稍有违规的地方，我就会把他煎了，烤了，再送他回来见您。”

这句话把尼散吓得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当他终于弄清楚拉斐尔既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伺机报复，贪婪之心占了上风：“帮你干活，能有多少钱拿？”

“你不会失望的，相信我。”

几十年后，维多利亚爱上了电视里播的影片。她会积极地投

入到剧情里，并时不时地高声叫起来，提醒片子里的好人要多多提防坏人。然而在那个遥远的早晨，虽然她很想大叫着提醒丈夫，但最终还是忍了下去。院子里的拉斐尔抬头望了望站在二楼走廊栏杆旁的维多利亚，那副眼镜似乎想引诱她说几句好话，表扬一下主动帮家里人的丈夫。基尔曼汀站在维多利亚身旁，小手紧攥着栏杆，朝下望着她爸爸、外公和舅舅的脑袋。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是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也不明白尼散为什么也看上去那么开心。维多利亚轻轻地抚摸着小女孩细细的后颈，那孩子扭头躲开了。看着大家都这么宠爱尼散，她不禁心生怀疑，怀疑那个罪人不是尼散，而是她自己。毫无疑问，惩罚很快就会降临到她的头上。

22

天花板上，一只很小的蜘蛛从石膏雕花的裂缝里钻了出来，快速地横向爬去，轻巧地跃过几个裂缝，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仿佛被困在了裂缝围成的网里。维多利亚忧心忡忡。

“妈妈，我饿了。”

“马上就可以开饭了，我的心肝。”她轻声回答，生怕吵醒了睡熟的基尔曼汀。桌上摆满了可口的饭菜，简直像过节一样。安息日已经开始三个小时了，她和阿尔伯特还在等。冷冷清清的饭桌让她觉得寂寞而伤心。琳达已经睡着了。基尔曼汀在发烧，神志不清。醒来时她是那么恬静乖巧，睡着时却又那么焦躁不安。维多利亚站起身，摸了摸她的额头，还是滚烫。那只蜘蛛不见了，维多利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她把基尔曼汀裹在毯子里，望着小女孩瘦弱的脸和透明肌肤下网状的青色血管。不，她气愤地说。凡事总该有个限度。上帝不该这么对她。苏珊娜已经作为对上帝的献礼被带走了。也许上帝只是在提醒她，该数一数自己得到了多少赐福。现在他们一家老小过上了吃住不愁的好日子。她应该感谢上帝的恩宠，不该抱怨。上帝最终还是会把这孩子留给她的。

医生确诊说基尔曼汀得了斑疹伤寒，建议在她额头上放个冰袋，而且只能喂她流质食物。橡胶袋里，冰块哗啦啦互相碰撞着，

放在小女孩的头上，就像一顶样式奇怪的帽子。她急速地摇起头，那顶帽子滑落下来。人们世世代代都认为寒冷会夺走人命，温暖则可令人复生。维多利亚担心她的女儿会被这冰袋冻死。然而，她的体温更高了，像团火一般发着高烧。餐桌上飘来了罗勒叶、炸鱼饼和煎茄子的香味。库拉雅里的油也快耗尽，安息日前夜的火苗在苟延残喘。

“那么我想上床睡觉。”阿尔伯特抱怨道。

“等一下，你爸爸就快回来了。”

“他现在在哪儿啊？”

“和你弟弟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娜伊玛肚子里的胎儿将来就是阿尔伯特的弟弟。

“阿尔伯特－基亚可不是我弟弟，”小男孩摆出一副比妈妈还懂的样子，“他只不过是我的舅舅罢了。”

维多利亚所说的那个弟弟将长成一位气质忧郁的少年，其外貌与阿尔伯特的相似甚至超过了同父同母的兄弟。二十多年后，难民营里，维多利亚曾听到帆布帐篷外有靴子咯吱咯吱走在泥泞里的声音。大雨瓢泼，地上的积水漫进了帐篷的地板。屋里，为了不把鞋子弄湿，他们都赤着脚。一张张床的床腿并在了一起，就像是某种奇怪水鸟插进水中的黑色长脚。老鼠发疯般划着水逃出了帐篷。“门开着。”还没等那位浑身湿漉漉的来客敲门，维多利亚就大声说。煤油灯照亮了他的脸，她吃惊地说：“你不是说今晚要站岗放哨吗？”然后她才注意到，他没有戴黑色贝雷帽，也没有穿军装，而且橡胶雨衣上那被雨水打湿的头发也和阿尔伯特的发型不一样。稍作解释后，误会澄清了，那年轻人又沿着难民营黑糊糊的小路回去了。拉斐尔甚至都没端详一下那小伙子的脸庞。当时他得了哮喘病，工作也没了着落，即使是与被遗忘多年的儿子重逢，也不会令他开心起来。

托娅和蕾拉进了屋，轻轻地走到基尔曼汀的床边。托娅悄声说：“看起来情况不太好啊。拉斐尔去叫医生了吗？”

维多利亚的笑声把蕾拉吓了一跳。“我来看阿尔伯特吧，”女孩说，“今晚就让他跟我睡吧。”

“太好啦！”那孩子欢叫道，屋里阴沉的气氛已经把他压抑得太久了，“我饿了，而且我想上床睡觉。”

“我给你做晚饭，然后咱们去睡觉。”蕾拉一边承诺，一边把那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然后牵着他出去了。

性格依然天真活泼的托娅徘徊在基尔曼汀的床边。“这么说拉斐尔正和那女人在一起啊。”

维多利亚漫不经心地掖了掖小女孩的被角。为了另一个女人而错过周五的晚餐，这对拉斐尔来说还是头一次。骄傲的维多利亚实在不愿意把心事吐露给这个年龄比自己还小的舅妈。但她又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想用那些她本会甩给娜伊玛的问题问托娅。而且她突然想到，说不定托娅也在嫉妒娜伊玛。

“她实在美得和天仙一样。”托娅说。

“而且很有钱。自从伊莱亚斯去世以后，拉斐尔每周都会把她丈夫股份的收益交到她手上。她母亲和姐姐也全靠她过活。他们已经帮那做姐姐的找了个丈夫，她正筹备嫁妆呢。”

托娅叹了口气。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点儿运气才行。她是多么渴望把以斯拉揽到自己栗子般娇小的乳房上，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维多利亚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琳达醒了，她解开扣子，在婴儿哭闹前就及时把乳头塞进了那张小嘴。这种感觉不同于当年阿尔伯特吮吸她乳汁时的酥麻感。她想重新找回那种感觉，可是每次喂奶都让她失望不已。高烧中的基尔曼汀呻吟起来。维多利亚抽出空着的那只手，把冰袋按在小女孩滚烫的额头上。托娅的

眼睛紧紧盯着基尔曼汀。“拉斐尔的孩子都很漂亮，以斯拉的孩子却长得像猴子似的……”

维多利亚看了看火苗已经燃尽的库拉雅。基尔曼汀的遭遇让她害怕起来。对于尼散,她则满腔怒火。要是托娅一直在这里陪她，不去这座大房子里的其他地方找乐子，那该有多好啊。萨利玛和纳兹玛正把饭菜端到父亲的桌上，边弹边唱的达胡德正和以斯拉，还有她父亲一起品着亚力酒。“有时候我想不妨用点儿魔法。”她说这话主要是想把托娅留下。

“别信什么魔法，”托娅一副经验丰富的样子，“那纯粹是胡扯，跟别的没什么两样。”

“她威胁说，要是拉斐尔不和我离婚，然后和她结婚，她就另找一个丈夫。”维多利亚终于说出了这句令她痛彻心扉的话。

托娅的妒意更浓了。她可从来没想过要对以斯拉提什么要求，可她又得到了什么呢？“那拉斐尔怎么说？”

“我不知道。他心里乱极了。有时候我听到他在咒骂，有时候又会躺在床上，死盯着天花板。还有一些日子，他像阵旋风一样飞奔到那女人那儿。弗洛拉说那小泼妇也爱得疯疯癫癫，也许比他的情况还要厉害。”

“如果他决定离开你呢？”

睡梦中，基尔曼汀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维多利亚换了另一个乳头给琳达喂奶。突然，一个念头向她袭来。基尔曼汀也许会死。这念头太恐怖了，吓得人手足无措，维多利亚赶紧把这想法抛诸脑后。

“我不知道，”她说，“要是他真的离开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托娅听出了她哀求的口吻，不禁尴尬地脸红起来。维多利亚想征求托娅的意见，却又羞于启齿。她想知道爱情的力量有多强大。

甚至在以斯拉结婚以后，托娅都对他不离不弃。“拉斐尔总会回来的，”托娅说，“从大马士革，从巴士拉，从黎巴嫩，他最后不都回来了嘛。有些男人会把世界弄个底朝天，可是最终总会回到家来。”

“你觉得拉斐尔很强？”

“你错了，乌姆－阿尔伯特。拉斐尔和以斯拉都是彻头彻尾的胆小鬼，要是你问我的看法。达胡德却是个强人，”她带着一丝自豪说，“他完全敢烧了树上的窝，然后飞到另外一座森林里去。他们说他以前在艾尔－卡扎米亚就干过那种事儿。拉斐尔嘛……”

“那女人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他也把那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啊。那又怎么样？”

她父亲听从犹太教堂执事的召唤，出门做晨祷去了。大约半小时后，拉斐尔回到家来，精疲力竭，又有些微醉。他摸索着，小心翼翼地穿过黑漆漆的院子。他的身体急需休息。疲倦的双眼半睁着，他朝自己的床走去。现在他想要的就是单独待会儿，谁也别来打扰。

“基尔曼汀病得厉害。”她说。

“还没有好转？”他问道，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表达一种希望。

“我们得把医生叫来。”

他两腿不听使唤，靠着一把椅子才没有瘫倒在地。前天晚上他辗转难眠，直到清晨。昨天中午，他从店里回来后就去请了医生过来，然后很快梳洗一番去了娜伊玛那里。睡眠不足的危害开始显现出来，而他也绝不是那种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健壮男子。疲累的他看上去甚至有些丑陋，令人生厌。“医生……”他重复着，拼命与那股让他头脑麻木的困意斗争着，“医生还能做什么？药也开过了。冰袋也敷在她头上了。这些都是医生的嘱咐。”他不好意思坐在椅子上，更不用说摊手摊脚躺在床上了。“还能做什么？”

他无助地问道，目光飘向饭桌上依旧摆着的安息日大餐。香气四溢的罗勒叶已经枯萎，茄子片上渗出的油汁仿佛是褐色的眼泪。他爱基尔曼汀，他对自己说，绝不亚于伊祖里爱维多利亚。为了阿尔伯特、基尔曼汀，还有摇篮里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家伙——是的，也为了维多利亚，他坚定地回绝了娜伊玛的提议，虽然那姑娘的眼泪让他心如刀绞。在拉斐尔自己眼中，他是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个忠实的丈夫。但另一方面，他又如此深爱着娜伊玛。她的脚步声让他感到生活的意义，她的血液仿佛正在他的身体里流淌。她肌肤的香味，她甜美的舌头。带着所有这些迷人的香气，她大声呼唤着他。而且她的肚子里还有他的骨肉。"要是你不和我结婚，我才不会自杀呢。我要做比这更糟的事，去洗另一个男人的内裤。我的肚皮会沾上那人的汗液。"

他太累了，其他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而且也不愿记住。他心里唯一清楚的，就是他回家来了，也许会待上一小时，一个晚上，或者一辈子。一个男人怎能疲倦到对生命垂危的女儿也毫不在乎的程度？离开了娜伊玛那块伤心地，他真想大哭一场。他的下巴微微颤抖着。

"你喝醉了。"维多利亚轻声说。

"你绝不会有机会看到我喝醉酒。"他羞于告诉妻子自己有多累，因为她也许会以为那是与情人亲热的缘故。可是那晚，他和娜伊玛没有被爱的激情卷走。那次做爱是冷漠的、审慎的、计算精准的，就像药剂师的天平。把一切都放在了天平上，两边又刚好平衡。

天光破晓，清晨的寒意里，支撑这间房的木梁吱嘎作响，仿佛某人在伸展四肢，引得各部位的关节也跟着响了起来。她忽然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在拉斐尔那张尊贵的脸上来一巴掌，此刻的他不会有力气还击，这念头让维多利亚不胜惊恐。她垂下眼帘，掩藏

起眼里的怒火和心中邪恶的念头。对此，拉斐尔却毫无觉察。作为一家之主，他挣钱养活家里人，这方面并未失职，她心想。不光是她母亲，院子里的其他人也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拉斐尔一定会像他父亲那样，在情人那里花光所有的钱，然后才回到维多利亚身边。要是他真的回来了，那也一定是背上搭着一件脏衣服，口袋里空空如也。她和她的孩子们会忍饥挨饿。但是他们都说错了。拉斐尔每晚都会回来，有时是在黎明时分，但他总会回来。他对娜伊玛的爱越强烈，对家人就越慷慨。他把每周给维多利亚的零用钱翻了一倍，给她和孩子们买最高档的衣服，给妻子戴上金项链，引得院子里的女人都艳羡不已。不仅如此，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也更加贪恋维多利亚的身体。有时候她会忘了自己的累累伤痕，有时候那一道道伤口会张裂开，大方地接受更多的痛苦。

他注意到阿尔伯特的床是空的。

“蕾拉带他一起去睡了。”晨曦中，她看见拉斐尔两眼发直，就像生病的那段日子一样。她似乎觉得丈夫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爬到儿子的床上，蜷起身子，好好睡一觉。

基尔曼汀醒了，睁开迷茫的双眼。维多利亚把她抱了起来，小女孩轻轻地抽泣起来，接着就精疲力竭，不再做声。维多利亚把一杯橘子汁端到她的唇边。“为什么不喝点儿呢？你都两天没碰过吃的了。”那孩子闭上眼，又昏睡了过去。

该死的尼散，维多利亚对自己说。

拉斐尔站在角落里，脱了上衣，松开皮带，然后脱掉鞋子。穿上睡衣的他站在大床边，似乎要想躺到床上去，必须事先征得别人的同意。维多利亚看见他咬着嘴唇，双膝颤抖。

“那医生还去请吗？”她质问道。拉斐尔闭上双眼后享受的那一圈圈黑暗，她也能体会到。事实上，她和他一样，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现在已经困倦到了极点。“拉斐尔！”她大叫了一声。

拉斐尔扑通一声躺倒在床上，赤裸的双脚还耷拉在地上。怒气冲天的维多利亚用脚上的拖鞋踢了踢他的脚趾。他没有动。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意识到，他已经昏了过去。

基尔曼汀熬了三天，最后还是死了。维多利亚把阿尔伯特和琳达交给萨利玛和蕾拉照看，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守在女儿身边。她看见死亡天使正等在门后伺机把女儿带走，于是就和上天苦苦争辩起来。在她看来，对于生老病死，医生根本就是孤军奋战，毫无胜算可言。她对上帝说：这是你第二次误解了我的意思。第一次，她本想要了自己的命，而不是让苏珊娜死去。这一次，她只是为小女孩失去的贞操而惋惜难过，从未希望这小女孩把命赔上。上帝的怒火应该发泄到尼散身上，而不应毁掉基尔曼汀这柔弱的小身子。星光渐暗，旭日东升，她抱着女儿的身体，憔悴不堪。她不敢闭上眼睛，生怕死亡天使会乘机把女儿夺去。想象中，她觉得自己既没有坐，也没有躺，而是背着孩子，与上帝面对面站着。上帝亲手种出这么美丽的花，现在却要狠心摘走，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拉斐尔生死未卜的时候，她不就是和这孩子一起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吗？在缺少父爱的情况下，基尔曼汀慢慢长大。现在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一家人和和美美，这小女孩却又要被推进恐怖和孤寂的黑暗洞穴。

该死的尼散。

想象中，维多利亚扭回头，看了看趴在自己背上的基尔曼汀，劝她也说句话，求上帝放她一条生路。上帝为什么非要把她带走呢？

该带走的是尼散。

烟雾缭绕中，模糊的人影在走动，含混的说话声传了过来。饥渴和疲惫让她浑身哆嗦了一下，但她依然保持警醒，用清晰的嗓音为女儿声辩。她相信自己定能成功。她一定能够说服上帝，

确保上帝的公义行诸世上。

然而信心愈发坚定，失败的打击就愈发惨痛。一口小棺材、念着祷词的双唇、挖好的墓穴。当初苏珊娜也葬在这块坟岗上，如今她的坟头已痕迹难觅。

女儿的离世让拉斐尔悲痛不已。然而在他生长的那个世界里，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会夭折，人们会埋葬掉死去的孩子，并感激上帝还能给他们留下三分之一。拉斐尔还有阿尔伯特、琳达、维多利亚多产的肚子，以及自己旺盛的生育力。人们认为不该因为失去的东西而心生怨恨。维多利亚的丧女之痛有些夸张，甚至有些令人不解。服丧期后，她还是处于半绝食状态，并且避免与其他女人接触。晚上，当拉斐尔从娜伊玛那里归来，维多利亚的沉默甚至比情妇的高声责骂更令他良心难安。她关上门，只允许阿尔伯特从门缝里蹭进来。她的乳汁渐干，饿坏了的琳达只能靠其他女人的乳汁和牛奶度日。

心灰意冷的维多利亚给了拉斐尔绝对的自由，他也毫不迟疑地好好利用了一把。下午，等店铺打烊以后，他就会到娜伊玛家里去。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突然意识到，正是维多利亚的冷漠让他如此怀念起她的触摸。拉斐尔是个有天分的情人，他从不会把女人的顺从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他喜欢向她示爱，用温存的抚摸去赢得她的芳心，把玩她的身体，煽动她的欲火，直到她也被激情燃烧起来，向他敞开身体。他很快就厌倦了弗洛拉，因为他吹第一口气就能让她欲火焚身。然而现在，当他再用那些示爱的手法追求维多利亚时，却每每铩羽而归。维多利亚会愤怒地瞪着他，克制着自己的身体。如果他依然不就此作罢，恢复常态，她则会无比愤慨地用几句冷言冷语呵斥他停手。一切都不对头。他的伎俩全都失效了，亲善大使也只好颜面无光地退了回来。

“去找她，把那玩意儿插进她身体里吧。”她语调冷静而理智，根本不像是在赌气，反而带着一丝体恤和理解，就像是一个女人正在给邻居出主意，帮他治好身上恼人的疹子。

他站起身，提上内裤。“你对她了解多少？”他低吼道。他自己也知道，这句反问太愚蠢、太伤人，可是此刻的他火冒三丈，因为是她向他提起这条变通途径的。

“为了你，她愿意把自家的房子烧成平地。去找她吧。”

“你还在为基尔曼汀的事怪我啊。”

“我不怪你。我只是怕你，就像一个笨小孩，长大以后学会的只有害怕而已。回娜伊玛那儿吧。在你跟前，她永远不会长大。看见你，她永远不会吓得浑身哆嗦。”

“记住——基尔曼汀的死可是上帝的意愿，并不是人为的结果。”

他不明白维多利亚为什么一下子僵住了。“快走吧！”她大叫道。

他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并没有生他的气。他这才明白，那声喊叫出自恐惧，而不是愤恨。接着，那份恐惧也慢慢爬上了他的心头。“难道我是怪物吗？”

“不是。但现在你还是赶紧走吧。”

他出了家门，却没有上娜伊玛那儿去，而是进了底格里斯河畔的艾尔－沙阿特茶室。他看见两个渔夫正把一张大网往船上拉，网里星星点点的全是活蹦乱跳的鱼。一群犹太男孩正兴高采烈地划着一条小船从旁边经过，险些碰坏了那张大网，引得那两个渔夫生气地朝他们大叫大嚷。拉斐尔对自己说，以前可没有哪个犹太人敢惹火穆斯林渔夫，而且面对他们的咒骂还能笑得出来。他喝着已冷的茶水，心想妻子是不是疯了。他宁可相信自己正背负着沉重的哀伤，于是不禁佩服起自己直面生活的勇气来。

凭着一股奇怪的固执劲儿，维多利亚总是会拿出基尔曼汀的衣服，仔仔细细地洗起来。不是在大家都洗衣服的周三，而是在周日。有时候，整整两天时间，那些小衣服会一直挂在绳子上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接着她还会拿来烙铁，全神贯注地熨平衣服上的每道皱纹，然后把所有的褶缝都熨得整整齐齐，无可挑剔。有时候她会拿出针线，换一换小衣服上的扣子，或者在某个部位加条白色花边。要不是她在院子里地位颇高，其他女人早就当面谴责她这种藐视上帝的行为了。对妻子，拉斐尔已经放任不管，于是伊祖里代替他责备起维多利亚，告诉她应该顺从天意才是。把那孩子的衣服晾在房顶正面，实在有挑衅上帝之嫌，甚至有宣扬异端邪说的意味。“把那可怜孩子的衣服取下来吧，”他命令道，“送给穷人好了。或者给我，我去把那些衣服扔进河里。”

维多利亚泪水盈眶，心中再度燃起了对弟弟的怒火。她差点儿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和丈夫，让他们亲手严惩尼散。她真想大叫：我想让他就这么看着我女儿的衣服，直到他像只狗一样落魄地死掉。可是真正从她口中喊出的却是：“为什么是我？我到底作了什么孽？”

“那我呢？我又作了什么孽？你妈帮我生了十八个孩子，但是老天最后又给我剩下几个？要是把我所有夭折孩子的衣服拿出来，那这世上就满眼全是晾衣绳了。而且，剩下来的孩子，除了你维多利亚之外，又怎么样呢？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他们甚至都不值得……”伊祖里欲言又止，无奈地摆了摆手，就再也没吭声。

尼散一直躲在阴影里。早上他会在拉斐尔之前去上班，晚上则在他父亲回家之后才进门。他母亲已经完全忘了他的罪行。听见院子里的人都在夸赞尼散脱胎换骨，变得这么老实勤快，维多利亚一言不发。之后许多年，她弟弟都不敢正眼看她。尼散活到七十一岁才去世，当时他正悠闲地坐在特拉维夫市迦密农贸市场的一个小角

落里，周围堆满了一捆捆的西芹和青葱。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心脏有什么毛病。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群头发已经花白的儿女，还有一大群他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孙儿孙女。

米里亚姆让说闲话的女人们闭嘴。她堂妹，她这么说道，想为那孩子追悼多长时间，就追悼多长时间。以前，维多利亚不便的时候，基尔曼汀有时也会跟着米里亚姆睡。现在，米里亚姆替维多利亚做饭，帮她照顾孩子，并与萨利玛和蕾拉一起围绕在她周围，用姐妹情谊温暖着她。米里亚姆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数落拉斐尔的不是，正因如此，维多利亚才对她心存感激。即使是在追悼基尔曼汀的痛苦日子里，维多利亚也深知人们的伪善。男人们嫉妒拉斐尔，女人们则嫉妒她。

让她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弗洛拉。一天，弗洛拉像往常那样急匆匆地冲进院子，维多利亚正用烧红的烙铁熨那过世小女孩的衣服，周围弥漫着炭火的味道。弗洛拉一下子掀翻了熨衣服的桌子，在两个女人的扭打中，基尔曼汀的裙子都被扯破了。

“疯女人，傻瓜一个！”弗洛拉尖叫着。她披头散发，脸上的脂粉一缕缕地往下掉，一颗金牙在嘴里闪闪放光，真丝长袍也掉落在身旁的地上，像摊黑水。“你这么伤心难过，到底是要做给谁看啊？”

维多利亚喘着粗气，基尔曼汀裙子的碎片还被她紧紧揪在手里。她望着手中的衣服残片，瘫倒在藤椅里。就像是在非洲热风来袭的日子里，她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隐约中，弗洛拉走了过来，递给她一杯水。“喝吧。”她说。维多利亚像个听话的小孩似的乖乖喝着水。接着，弗洛拉从手袋里掏出一个银匣子，拿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就像男人那样，然后点燃了。在一段安全距离外偷偷观望她们的女人们吃惊得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她们

还是头一次看见她这种年纪的女人在公共场合抽烟。弗洛拉跷起二郎腿，熟练地朝椅子旁弹了弹烟灰。

“我该带面镜子过来，让你好好瞧瞧自己这副样子。一座坍塌了的老房子都比你更有魅力。我刚从那儿来。她正摆宴招待客人，庆祝她姐姐订婚。我们所有人的脑袋合起来都比不上那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聪明。你和你丈夫都任由她摆布呢。她姐姐笑得那个开心啊，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未婚夫只要一看那小骚货，眼神就不对劲了。”

维多利亚不由自主地侧耳倾听起来。“愿他们全都烂在地狱里。这关我什么事？”

“你都跟个寡妇差不多了。你觉得离了婚的女人能好到哪儿去？寡妇也许有再嫁的机会，可是离了婚的女人呢？挨饿受冻，孩子们穷得打赤脚。等阿尔伯特长到十岁，你就会不得不送他出去干苦累活儿，好补贴家用。要是你下定决心做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就不该这样一直宠着儿子。他的牙齿会被别人的拳头打得全都掉光。他会吃尽苦头，才能学会怎么伺候主子。在他能挣到一两个子儿拿回家来之前，外面的人已经把他折磨得没个人样了。才一杯亚力酒的工夫，你丈夫就进了那小骚货的笼子。”

“那她姐姐的未婚夫和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是她拿来要挟拉斐尔的道具而已。她妈在对她施压，说要么她逼拉斐尔和你离婚，要么就另外帮她找个丈夫。听我说，虽然她很聪明，却像个疯女人一样爱着拉斐尔。她不图拉斐尔的钱，也不在乎拉斐尔给她买的礼物。这种爱才是最危险的。你在听吗？她比你更爱拉斐尔。”

维多利亚站起身来，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攥紧了拳头。这不可能，不可能，她喃喃地说。她穿过院子，看见阿尔伯特正和她的两个弟弟在玩。她弯下腰，捧着儿子的脑袋，继续喃喃自语。

23

拉斐尔卧床不起。这消息轰动了整座院子。即使是患上肺结核的那段日子，虽然把肺的碎片都咳了出来，他还是会照常起床，出门挣钱，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然而现在，他不仅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还大声呻吟，连隔壁都能听到。大人让孩子轻声一点儿，别打扰了他休息，他们自己也踮起脚尖走路，完全能够体谅这种人间最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

维多利亚日夜守候在他左右，帮他递上热牛奶，听他吐露最苦楚的心声。她困得眼皮打架，但还是不住地点头，仿佛仍在用心倾听他的诉说。有时候他怀疑她只是装着在听，其实已经睡着了。每到这时候，他就会憋住一肚子的苦水，像个被遗弃在黑暗里的人一样惊呼道："维多利亚，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她则会深深吸一口气，用手背揉揉眼睛，然后说："我在这儿，拉斐尔，我在听呢。"

她暗自高兴起来。有时候，她会在想象中拍一拍自己的肩膀，得意地说：你实在是太走运了，维多利亚。她带着这份喜悦一口口喂饭给他吃，笑意盈盈地轻拍着他的后背，就像对待襁褓里的婴儿那样。但与此同时，她又生怕拉斐尔觉得自己在活受罪，她却完全没把这当回事，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份心情隐藏起来，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出胜利的欢悦。唯一让她担心的，就是丈夫

是否能从这打击中恢复过来。爱情这种病，有人为之丧命，有人为之疯狂。

院子里的人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夫妇俩。萨利玛和蕾拉热心照顾着阿尔伯特和琳达。以斯拉，这位忠诚的朋友，长时间地守护在拉斐尔的床前。他会掏出一瓶酒，灌些下肚，然后慷慨地递给这位在情感与理智间挣扎的堂兄。娜吉亚也前嫌尽弃，亲手熬了一份甘菊茶，好让拉斐尔舒缓身心。弗洛拉每天都会出现在院子里，偷偷建议维多利亚用她最擅长的妙方来医治拉斐尔的心结。维多利亚尴尬地笑了笑。“我可是认真的，维多利亚。”弗洛拉解释道。如何治疗这种心病，她可是位老手。“狗咬的伤口要用狗毛来治，同样的道理，柠檬的香气也能驱散棕榈花的味道。”维多利亚婉言谢绝了她母亲熬制的甘菊茶和弗洛拉身上散发的柠檬花香。

“你觉得她已经到那儿了吗？”从疯癫痴迷中清醒过来的拉斐尔问道。

维多利亚紧锁双眉。“我怎么知道？你说只有穿过一大片沙漠才能到达叙利亚，然后从那儿出发，还要途经黎巴嫩，而且到了巴勒斯坦……”

他眼窝深陷，脸上全是这八天里长出的胡茬。内心深处，维多利亚庆幸着她的情敌不会看到这样的拉斐尔。拉斐尔没去和娜伊玛道别。也许之前他已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做过这件事了。他也很有可能根本没和情人说再见。这是他的作风。不过，当娜伊玛起程前往巴勒斯坦的时候，她，维多利亚，却在场。在她们一家人出发前两小时的时候。维多利亚想亲眼见证情敌从战场上撤退的一幕。她穿着长袍，戴着面纱，站在巷子通往大路的出口处。男人们和粗野的女人们从她身旁经过时都不禁吃惊地回头观望，心里纳闷这个身穿真丝长袍的女人大清早站在那里做什么。

为了避人耳目，维多利亚不得不来回走动。她的心被种种疑虑困扰。广场上满是驴子、货车和骡子。已经把货物卸下车的农民喝着浓茶，马儿嚼着燕麦，小贩在人群中大声叫卖。那些没钱买茶水的人则靠在墙上，用面包和洋葱当早点。弗洛拉提到过一辆汽车，可是那儿根本没有汽车。要不是以斯拉也确认过是这个地址，维多利亚一定不敢相信自己摸对了地方。她再次穿过广场，决定最多再等上一刻钟，不行就干脆回家。早已洒满屋顶的阳光此刻爬上了较高楼层的窗户。

那辆车终于来了，仗着引擎的轰鸣声、喇叭的叫声和汽油的恶臭，蛮横地把人畜赶到了左右两边。此时的维多利亚依然不敢相信马上就要亲眼目睹情敌败退的场面。她本以为心里会充满胜利的喜悦，然而现场的一切是那么琐碎而杂乱。司机是个红头发的高大男人，脾气暴躁、长相丑陋。看见路人吓得慌忙躲开，这无赖倒高兴起来。"小杂种，"他对助手吼道，"再去把窗户擦一遍，这次可别把你姐姐的骚尿也弄上去了，那个跟瘸腿狗厮混的小婊子。"那个助手耐心地等待这场风暴过去，然后快活地哼着小调，在一个卖蚕豆、洋葱瓣和蘸柠檬汁的面包屑的小摊跟前坐了下来。司机则转朝广场的另一侧，点了份早点，和更阔绰的人一起围坐在烤羊肉的火堆旁。

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吹起了维多利亚的长袍，连她自己都险些被风刮走。她可真怕这阵狂风会像吹起一只黑色风筝似的把她一路吹到那辆空荡荡的车子跟前。此时，那小魔女终于现身了，她没戴面纱，长袍优雅地垂落在肩头，后面跟着三个搬行李的伙计。队伍最后，一个陌生男人抱在怀里的就是那个小私生子，那个眼睛长得和阿尔伯特一模一样的孩子正好奇地盯着广场。根据弗洛拉的描述，维多利亚猜到了那陌生男人是谁——一个生性腼腆的男人，宽肩膀，腿部肌肉结实，一双大手。此后多年，娜伊玛的姐姐将

靠着这个男人度日。这么说，那个做姐姐的终于觅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不过奇怪的，是姐姐的未婚夫居然像个慈父一般抱着那小魔女的孩子,仿佛打算亲自开车送她走一样。根据眼前种种迹象，不用头脑分析,维多利亚已经凭直觉猜到了几分内情。让她吃惊的，是连情敌的母亲和姐姐都没来为娜伊玛送别。维多利亚的心顿时一软。拉斐尔也没有来向这可怜的女孩道别。娜伊玛散发着一股迷人的青春魅力，然而当她离开故乡的时候，却偷偷摸摸地像个贼似的，只有一个陌生男人来为她送行。她马上就要一个人上路了，去往那个满是吃人的蚊子和愤怒的阿拉伯人的国度，自己几乎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身边却又带着一个婴儿。此刻，她轻轻地摇了摇那颗美丽的脑袋。不知为何,她看上去似乎正在禁食当中。你会在禁食者的脸上看到饥饿，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维多利亚非常了解饥饿的感觉，而且那种饥饿的表情非常适合她丈夫的情人，她的美貌也因此更加诱人了。

行李被扔到了车顶，用绳子扎牢。红发司机和助手钻进了车子。那司机突然一按喇叭，吓坏了挡在路中间的一头驴子。驴子猛地向前一蹿,撞翻了一个蔬菜摊。拉斐尔的情人坐到后排座位上，柔嫩的脖子挺得很直，下巴也高高扬起。维多利亚再次心生怜意。这可怜的女孩居然忘了她那年幼的儿子——她甚至都没有张开双臂，把孩子从陌生男人的怀里接过来。她就这么坐着，无视周围的一切。接着，她挪了挪身体，直到肩膀靠在另一侧的车窗上。她姐姐的未婚夫环顾了一下广场四周，接着也钻进了车子，坐到了娜伊玛身旁的空位上。蔬菜摊主愤怒地大声抗议着，司机的助手哈哈大笑，朝那人做了个猥亵的手势。接着，随着一声喇叭的长鸣，那辆车开走了。

只留下维多利亚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从百叶窗的缝隙中透进来一丝惨淡的光。阿尔伯特正忙着舒展四肢，从一条腿到另一条腿，自下而上活动着身体，以免睡着。他一缩一放，依次活络起各块肌肉，并时不时地关注一下某处特别疲乏疼痛的筋骨。他小心翼翼地舒展身体，慢慢调整呼吸，直到气息变得均匀顺畅，然后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动作，让心跳也渐渐平稳下来，摒除一切不安，抛开所有杂念。每当他终于放松下来，意识模糊地几近睡着时，他就会祈祷，千万不要有哪只猫偏偏这时哀号起来，也千万不要有哪个邻居用恼人的咳嗽打破这难得的静谧。参加伊拉克的地下革命活动，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在这荒凉的都市沙漠中，在不眠之夜里，当他身心俱疲的时候，这种方法依然奏效。甜美的睡意把他包裹起来。朦胧中，他突然听到卡车隆隆驶过。一只垃圾桶从清洁工人的手中滑落，司机踩着油门，挂上空挡，引擎尖鸣起来。

维多利亚正等在门外。带着那份理所当然的母爱，她随手推门进来。“你得再喝点儿茶才行。”她自信地说。阿尔伯特本打算等垃圾车开走后继续放松一会儿，可是他母亲却直愣愣地站在了他的面前。七日服丧刚刚开始，她还没有适应寡居的生活，生怕今后的日子全被孤独感吞没。

“我给你拿点儿饼干吧。”

他站起身。“咱们还是去厨房吧。”厨房的桌子很小，母子俩的膝盖碰在了一起。维多利亚没给自己倒茶，因为她已经喝得够饱了。这种亲密的坐姿反倒加深了他们对死者的怀念。

“你明白吗，当时我站在那儿，简直惊呆了。那小狐狸精居然和她姐姐的未婚夫私奔去了巴勒斯坦！”

阿尔伯特不乐意了。“这时候你怎么还有精力谈那事儿？”

维多利亚毫不在意。“当时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就像刚刚目睹了杀人场面似的。我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番茄和萝卜，然后对自

已说，维多利亚啊，你还不知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个小娼妇爱你丈夫，爱到心甘情愿做他的情人。为了阻止她自毁前程，她母亲和她姐姐搅得她不得安宁。可是那野丫头已经作好准备为你父亲牺牲一切了。弗洛拉跟我说，他们帮她物色了一些既有钱又英俊的男人，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她的鼻子里全是你父亲的味道，你父亲真是作孽啊！”

“妈妈，我们还正为他守丧呢。墓碑还没立，他的墓里一定灌满了雨水。”

“哦，我忘了……原谅我。那个年代吃过的苦，我的舌头还记忆犹新。他会人在店里或者家里，可是心已经飞到那儿，和那缺德的小魔女在一起了。拉斐尔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你和他说话，他会呆呆地望着你，迟钝得就像个傻瓜似的，请原谅，我的孩子。他会无缘无故就脸色阴沉下来，在衬衫里扭动着身子，就像死人挣扎着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一样。因为爱上了那个作孽的女人，他的声音里没有了那份镇定自若，言行举止里也少了那份令人浑身打战的优雅。

“娜伊玛的母亲和姐姐，尤其是那个姐姐，从没让拉斐尔和娜伊玛安生过。她们会紧跟在娜伊玛的后面，往她耳朵里灌你父亲的坏话，说他只是在玩弄女人；让她给他生个私生子，但决不会和我离婚再和她结婚；等到明天或后天，他会找个更漂亮的女人，而把娜伊玛扔去喂狗。这母女俩会跟踪她到两人幽会的地方，吓吓他们，然后大闹一场。他们没得心脏病真是奇迹。你父亲和娜伊玛在这城里兜来兜去，只为了找个清静的地方，那股爱火已经在他们身体里烧得不行了。可是当他们刚刚碰到对方的身体，那两个女人就大叫大嚷地赶到了现场。那阵子，你父亲的体力都快耗尽了，眼圈发黑，两手哆嗦，连茶杯都端不稳，叮叮当当直碰碟子，就跟人家打响板似的。我当时真觉得不是肺结核病再复发，

就是他整个人疯了。而那个大腿烫得冒烟、屁股热得冒火的弗洛拉每天都跑来院子里，向我报告最新消息——这杯毒酒她可不愿意独自喝。她觉得你父亲快要撑不下去了。她是娜伊玛母亲家里的常客，她知道巴结奉承，两边讨好，所以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得到。她告诉我说你父亲最多也就能再撑上两个月。要是娜伊玛病了，他会急得发疯，把老婆孩子都抛到脑后，一溜烟跑到那小情妇跟前。他会跪着求娜伊玛的母亲和姐姐让娜伊玛嫁给他，或做出更过激的事——他会找座房子，带着他的漂亮衣服搬进去和娜伊玛姘居，情愿一辈子背负罪名。

“所以，当时我站在那儿，看着满地的番茄和萝卜，对自己大喊道：维多利亚，你终于得救了。娜伊玛放弃了你的丈夫！她和另一个男人，一个对她连吸引力都没有的男人，一起私奔了。这只是在报复她母亲，她姐姐，尤其是你父亲。在她钻进车里的那一刹那之前，我和她本都有可能把对方撕成碎片。在那个年代，丈夫首先象征着你嘴里的一块面包，你头上的一片屋顶，你身上的一件衣服，以及其他人对你的一份尊重。只有这些都满足了，他才会有其他意义。所以，我才会露出自己的利爪，提高了自己的嗓门。我真的拼了，阿尔伯特，用我所有的一切跟她拼了。但我手里也没有什么筹码。一个儿子，一个襁褓中的女儿，以及两座经风吹雨打早已痕迹难寻的小孤坟。可是突然，这漂亮的美人居然认输了。她跑了，留下你父亲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声音响得连房顶都跟着乱颤。我再给你倒杯茶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天快亮了，我还扰得你睡不成觉。但还是听我说说吧。那对母女东找找，西找找，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后她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成了巴格达最蠢的倒霉蛋。过了一阵，消息终于从巴勒斯坦传了过来。两个女人瘫倒在地，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娜伊玛和她姐姐的未婚夫结了婚。母女俩跑到巴格达的拉比院说明了情况，他

们立刻发了封急函给巴勒斯坦的拉比院。于是娜伊玛的婚姻被宣布无效。面对妈妈和姐姐的阻挠，那个远在巴勒斯坦的小娼妇居然狂笑起来。她的确很有个性，那个娜伊玛。即使婚姻宣告无效，她依旧和姐姐的未婚夫过起了夫妻生活，毫不顾忌世俗的眼光。而且后来，她还好好地活了三十年。那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以色列。他们开了一家收音机厂，娜伊玛在那儿升职做了当班经理。要知道，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像你父亲这样人到中年的移民可是连扫地的活儿都轮不上呢。你真该看看那女人的葬礼多有排场。他们把棺材架运到了工厂里，那儿的男男女女排着队去向她的遗体告别，那可是巴格达的国王才会享受的待遇。送葬的车队从工厂一直开到了墓地，车灯都亮着。完全不同于你父亲这简单的葬礼。是的，当年你父亲没去为她送行，连她的葬礼也没去。那些日子，真是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娜伊玛变成了重量级人物，你父亲——希望他会原谅我这么说——却沦落为一只无足轻重的耗子。弗洛拉来难民营里找我一起去参加了娜伊玛的葬礼。当然，说起她来，我还真是羡慕啊。在这个最强悍的男人也会被压垮的国家，她一个女人却获得了成功。他们说她爱读书，甚至学会了英语。你妈在这国家生活了四十年，却连曾孙子的希伯来语都听不懂呢。”

院子里的人纷纷向拉斐尔表示同情。“爱情可是一种不得了的病。”拎着一瓶酒坐在拉斐尔床边的达胡德向维多利亚解释道。娜伊玛射进拉斐尔身体里的最后一支箭蘸了毒药。在拉斐尔看来，那个与娜伊玛姐姐定亲的人是个可鄙的小人。当初娜伊玛还劝他克制一下他对那人的反感，就当是为了她姐姐好。而如今，她自己却把那人拥在怀里。维多利亚坚信拉斐尔会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但他将是另一个不同的拉斐尔。也许，她这么希望着，那个拉斐尔会更顾家，更忠于妻子，更体恤家人。后来，她才意识到拉斐尔一直是个十分顾家、忠于妻子和体恤家人的丈夫，只不过总是

以他自己的方式这么做着，甚至在对娜伊玛如痴如醉的那段日子里也不曾有丝毫改变。在这院子里，维多利亚说不出还有哪个男人能好过拉斐尔。

一天早晨，拉斐尔终于结束了发泄和抱怨，转而沉默下来。维多利亚把在广场看到的一切详细地讲给他听，他没有任何反应。此后几十年里，他再也没有提过娜伊玛的名字。

中午的时候，米里亚姆用准备晚饭时剩下的鸡骨头炖了锅汤，盛在盘子里端了进来。为了让患了心病的拉斐尔开心，几乎每晚的饭菜都丰盛得像过节似的。米里亚姆的女儿阿玛尔和阿尔伯特同岁，羞涩地拽着妈妈的裙角，跟着走了进来。

“你还是起来吧，”米里亚姆说，“钱掉也掉出来了，那皮夹子还能伤心多久？要是我没看走眼，你这混账小子今后还会哄着一大帮子小娼妇穷开心。”

“米里亚姆，”卧床的这段日子，拉斐尔已经习惯了轻声说话，“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吧。”

角落里，阿尔伯特气呼呼地瞪着眼。他讨厌大家都这么宠着一个大人，于是大叫道：“出去，阿玛尔！这不是你的房间。”阿玛尔则仗着自己扯着妈妈的衣角，冲阿尔伯特吐了吐舌头。被激怒的阿尔伯特冲了过去，但阿玛尔也是个脾气倔犟的小姑娘，根本不怕和他打架。小男孩一下子撞在阿玛尔肉乎乎的肩膀上，然后伸出双手去掐她的脖子。小姑娘也不甘示弱，像个老练的摔跤选手一样，一个扫堂腿，就把阿尔伯特绊倒在地。接着两个小孩在地毯上滚打了起来。阿玛尔激动得满脸通红。看着眼前这两个小毛头，米里亚姆喉咙发紧。这小男孩简直和拉斐尔一模一样，她暗自心想，一模一样啊。接着，她声音粗哑地喊道：“好啦，你们俩快给我起来！”接着她又朝拉斐尔警告说，“我可不会让弗洛拉来喂你。”

日落之前，维多利亚上屋顶收衣服。湛蓝的天空里刮起一阵

清风，维多利亚放下晾干的衣服，躺在夏日的床垫上，伸长脖子望着仍在落日余晖中展翅翱翔的小鸟。那群鸟绕过犹太人聚居区的房子，匆匆飞向那块梦幻之地。维多利亚已经在那儿买了座新房子，几乎和她想象的完全一样。屋后，一片片绿地延展开去；窗旁，灌溉渠里的清澈河水淙淙流过。她还亲眼看见几只小鸟飞落到泥块上，在水渠里喝水。房子对面，棕榈树林一直延伸到天际。四周一片寂静，没有尿、汗、腐烂水果和老鼠屎的恶臭，只有田野中花草的扑鼻清香。人们常会到那里散步，尽情呼吸着芬芳的空气。拉斐尔卧床的第四天，维多利亚和弗洛拉一起去见了土地承包商阿布－哈米德。她立刻陶醉在那房子的美景中，一回家就劝说丈夫把它买下。正为情所苦的拉斐尔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答应了下来："那就预付定金去吧，别再来烦我了。"

屋顶上，维多利亚双手抓着晾衣绳。从远处望去，她的身体轻盈得就像是另一件在风中飘荡的衣服。她太高兴了。那晚，拉斐尔向她轻声诉说着痛苦。睡梦中，她转过身来，手里捧着某样东西，那东西在她手指间胀了开来。他没有躲开。与此相反，他的叹息声渐渐消失了。早晨，他的眼角仍留有一丝笑意。维多利亚光彩照人。漫长的冬眠结束了，她蜕去了悲伤的硬壳，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拉斐尔依旧是她的丈夫，依旧住在她的屋子里。生怕招致邪恶之眼的忌恨，维多利亚立刻藏起了笑容。

24

拉斐尔在九十二岁的时候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离世前的那段日子，他不知道该考虑些什么。他住在“贝思－巴提亚”，一座环境整洁、服务高效的现代化疗养院，就在茂盛的橘子林旁边。洒满阳光的走廊里，面带笑容的护士们正在悄声说话。她们谁也没指望这位高龄老人在股骨骨折之后还能对外界的变化作出什么回应。这座疗养院富丽堂皇，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却像是一群从喷洒的灭虫剂里侥幸逃生的蚂蚁。那副曾在二十世纪初为他的外表更添威仪的眼镜，如今已经有十年没戴了。他的熟人和朋友全都去世了，他似乎正用那终于摆脱束缚的双眼期待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

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心里全都清楚。午饭前，他坐在轮椅里，和所有其他坐轮椅的病人一起等着自己的房间被打扫干净。在他对面，一位老妇人突然警醒地挺直了腰板，然后偷偷地朝两腿之间的大尿片上撒起尿来。在他旁边，一个老头子刚把头耷拉在肩膀上，就凄惨地大叫起来，仿佛那空空的脑袋快要把他的肩膀压折似的。在一大盆植物旁，一个老妇人呆望着面前的光景，唾液流到了下巴上。拉斐尔看着这一切，光洁的地板上枯萎玫瑰花的腐臭味蹿进他的鼻孔。他终于到了这里，一条狭长走廊的尽头。生命之初，他曾激情万丈，步履轻快如飞；人生终点，他正茫然地看着一个

失去理智的女病人岔开双腿，洞口大开，黑得仿若记忆深处，多少年的爱恨情仇全都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餐厅里坐着一个病人。他的女儿正尽力把一个肉丸喂到他嘴里，可他像个调皮的孩子似的把食物吐了出来，接着就委屈地呜咽起来。

拉斐尔僵坐在轮椅里，他想起了在拉马特甘桉树大道旁的那把绿长椅上结交的老朋友全都过世了，而他这个身体羸弱的肺结核患者居然活得比他们还长久。那些老人都是慢慢变得委靡不振，直至从这世上消失。摔断股骨之前，拉斐尔已经厌倦了文学作品，转而对史书、煎洋葱和抹了黑酱汁的黑面包产生了兴趣。轮椅上，对这些食物的兴趣也渐渐消退，所剩下的只有腿部的隐痛和对黑暗的恐惧。就像对面那个女病人裸露的阴部，那片黑暗似乎马上就要张开大口把他吞噬。儿子们帮他那棕色的脸庞刮干净了胡子，可是拉斐尔毫不理会。他们劝他自己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或至少动一动骨折了的那条腿的脚趾。这些可以用自己双脚走路的健康人断然警告他说，如果他拒绝活动，就很有可能得上肺炎死掉。他则用双眼寻找窗户的位置，还有那几片消失在橘子林后的云朵。儿子们开始采取强硬态度，想逼着老父亲做他力所不能及的事。

“你怎么不说话呢？”曾数次把拉斐尔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维多利亚质问道。就像他曾在青霉素还要数十年才能问世的时候从结核病中逃生一样，像她曾从疟疾、斑疹伤寒、哮喘、失恋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色列移民潮的苦难中把他拯救出来一样，这一次她依然会把丈夫带回身边，不让孤寂来打扰自己的爱巢。“拉斐尔，”维多利亚虽然心生恐惧，却佯装出生气的样子，“你怎么看着远处，就好像我不在你跟前似的？”她不敢看窗外，唯恐自己也在云朵中看到吸引拉斐尔的那种东西。她剥下橘子皮，气呼呼地扯掉上面的白色脉络，然后掰下一瓣塞进拉斐尔撅起的嘴巴，直到他被

迫张开石头般紧闭的牙齿。“吃吧，”她命令道，“吃了会让你有力气。你都干瘪成什么样了。”

那瓣橘子卡在他的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对自己说，丧失了所有力气，却还要坚持下去，这实在太难了。可是维多利亚不这么想。她那只勤快的手又掰下一瓣橘子。她的脸涨得通红。看见拉斐尔吃了下去，这小小的胜利让她备受鼓舞。她终于战胜了那几片云彩。“张开嘴。”她语气坚定。

这一次，他牙关紧闭，就是不张口。

几十年来，在巴格达那座热闹的大院里，在绿树掩映的郊区那座住满了孩子的房子里，在以色列难民营的帆布帐篷里，他早已学会了如何瞒过维多利亚。从孩提时代开始，维多利亚就寻找各种途径去了解他。在她认识的男人中，拉斐尔也是唯一一个能站在她眼前、心却飞到九天外的男人。六十年后，在他股骨骨折之前，维多利亚平生头一次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她，他的回答非常奇怪：“我只是在思考而已。”她认识的其他男人只有在被问到问题，或面临困境的时候才不得不思考起来。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而且他们都会一边思考，一边自言自语。但是拉斐尔会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主动思考，就像是展开内心的翅膀，飞到某个神秘领域去了。就这样，他总会一声不响地躲在书本后面，随着自己的遐思而去。在维多利亚看来，他这种消极避世的做法似有可耻之处。

那瓣橘子悬在两人之间，虽然屋里暖气很足，他却手指僵硬。又一阵苦楚涌上维多利亚的心头。“告诉我，你怎么就是不说话呢？”仿佛突然踏入一片未知的黑暗领地，她的声音颤抖起来。

拉斐尔把目光从窗口收了回来。此刻，楼道里病人们的吵闹声，他已能充耳不闻。那群快要散架的家伙也曾是这世间的男男女女，如今却已沦落成一副可怜模样。他的脸上现出一片淡淡的红晕，

维多利亚觉得他一下子又变得年轻英俊起来，似乎马上就要获得新生似的。他则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全然无视周围轮椅上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

他这一辈子曾向维多利亚撒过很多次谎。他曾瞒着她在外面幽会情人，他曾背着她攒了一笔私房钱，他曾掩盖起心里各种可耻的念头。而她始终爱着这个身材瘦削、皮肤呈深褐色的男人，虽然她从未信任过他，直到现在也如此。他的目光依然被那片恐怖的黑暗吸引，于是她疑心重重地问道："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啊，拉斐尔？"

"我害怕，维多利亚。"他低语道。

她还以为他要故技重演，拿谎话蒙骗她。那张清秀的脸庞显得从容镇定，眉头也放松地舒展着。

"你怕什么呢？告诉我。"她鼓励着。

他闭上了眼睛。她的声音就像是一只正急于发现目标的探照灯。

"你又躲起来了。"

"我害怕。"他漠然地重复着刚才的话。

她握着他僵硬的手指，用力晃了晃。某种恐怖的东西从他冰冷的皮肤上传到了她的身体里。她立刻打消了那种恐惧感。"我们还要再吃点儿东西呢。"她轻快地说道。

他又闭上了眼。"我不想吃了。"

"吃东西才有力气站起来。"

"我站不起来。我也不想站起来。"他那清晰的口齿在这疗养院里实在少见。

她发火了，腾地站起身来，用力捶打着窗台。这时她看见那些年轻的护士涂着口红，描着眼影，娇嫩的肌肤光滑诱人。她们弯起红嘟嘟的小嘴，一边笑一边整理床铺，用年轻的手去侵犯男

人身体的隐私。

“这么说你很喜欢这儿喽！”她发起火来，“好吧，说出来吧，说你喜欢这儿，因为这儿有漂亮护士。你就喜欢女人时时刻刻宠着你，惯着你。”

“我努力工作了一辈子，”他也突然来了精神，反驳道，“我存在银行的钱够我用了。你可以把我留在这儿，别再管了。”

她早就不相信他的话了。他在家躺了大约一周，她都无法相信他的确是股骨骨折了。儿女们也跟着母亲怀疑起来，他是否真的在忍受疼痛之苦。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搞混了，说没骨折的那条腿在疼。一个儿媳妇坚持说自己曾看见公公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站起身来，在毫无扶助的情况下走了几步路，而且没喊一声疼。他在她的周围罗织了太多的谎言，以至于有时候她会觉得是自己神志不清。女人们总被吸引到他身边，就像是黄蜂追逐椰枣蜜。但是每次她都把他领了回来。她对他的爱，就像是火灰余烬，将熄犹燃。她一直在旁扇着风，小心守护着那团暗火，让它生生不灭。然而同时，一层层的怨恨与猜疑在她灵魂深处累积起来。

窗边的维多利亚转回头来，发现他已经睡着，头朝后仰着。此刻，她觉得他如此珍贵，生怕他就这么在睡梦中离她而去。她的心又是他的了：他英俊得仿佛年轻的新郎。他身上散发出悦人的味道。没有老人的腐臭。也没有死亡的气息。她用自己饱经风霜的手捋着他的白发。她偷偷环顾走廊四周，然后吻了他一下。这也是六十八年来她头一次主动吻他，她的脸红了。

“维多利亚，你还在吗？”他醒了，问道。

“他们已经帮你擦洗了身子。”她答道。

“嗯，”他还没明白妻子的弦外之音，“我渴了。”

她匆匆走进厨房，拿回一个带吸嘴的杯子。他喝了几口，猛地把头朝后一仰。他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抬手把杯子推开，

于是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沮丧。他觉得好像有几滴水溅到了下巴上，却只能任其见证着他的老弱无能。她明白丈夫的感觉。其实他的嘴唇和下巴都干干净净的，但她还是用手擦了擦他那张仿佛古埃及人一般精致的脸。

“谁帮你擦洗的身子？”她语气平淡，就像是在他们那套新公寓房的阳台上随意地聊着天。

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防着她，就像往常那样。“他们呀。”他含糊地答道。

“是男护士，还是那些姑娘？”她带着一丝狡黠的笑。

“其中一个姑娘。”他束手无策，只好妥协。声音微弱得几乎让旁人听不见。

“是留黑色鬈发的那个，还是眉毛修得很风骚的那个？”

他闭上眼，无奈地答道：“眉毛特别的那个。”声音更加微弱了。

她的脸涨得通红，多年的积怨在胸中翻滚。她扭头张望了一下，然后悄声问他：“她也把手伸到那儿了？”

他睁大了眼睛，用手指捏了捏身上的绿睡衣。他的话音突然清晰起来：“没有。那个地方是我自己洗的。”

他垂下眼帘，已经没有力气控制脸部肌肉做出任何表情了。维多利亚心满意足，她终于明白，风烛残年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努力取悦她。也许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谎言，但即使如此，他也是为了她，而且只为了她。多少年来，都是她帮他洗澡。她会帮他剥下一层层衣服，安排他坐下来。浴室里的白色塑料椅上，他的模样就像一只毛被拔干净的小鸡。她默默地帮他擦洗，他则把身体完全交给她，积极回应着她手指的触摸。即使在热淋浴下面，他也会冻得浑身发抖。她像对待婴儿那样用毛巾裹住他的身子，然后紧抱在胸前，她的心中总是充满着满足的喜悦。他的阳具已经萎缩得像片干树叶，呈铁锈色，几乎接近黑色。它曾撩拨

了多少女人的心火，曾任由多少陌生的手去抚摸。即使他住进了疗养院，只要他们同意，她也愿意为他擦洗身子。然而这幢白色房子自有一套规章和程序。身强体壮的农民负责抬起病人的身体，年轻姑娘抖着洁白无瑕的床单，另一些人则会把针头拔出来。不，他们不允许她帮丈夫洗澡，就好像她对他的权限已经失效了似的。她的喉咙里满是泪水。“拉斐尔，”她轻声呼唤着，“拉斐尔。”

他沉入一片奇怪的睡眠里。她再次抚摸着他瘦削的肩膀，仿佛在向他求助一般轻声说道：“拉斐尔，他们说我该走了。”

一个女孩穿着浆洗过的白色连衣裙，正等在门口，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心有不甘的维多利亚傲然地扬起了下巴。为什么不让男人来干这活儿呢？她心想。现在又是一个女孩把拉斐尔从她身边带走。电梯停了。她扶着楼梯，迈开因风湿而肿胀的双腿，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一阵剧烈的头痛。她不敢松开楼梯扶手，也羞于坐到台阶上，就在手袋里翻寻降压药。她也许会突然大哭起来，也许再也站不起来。到了一楼，又一条光亮而孤寂的走廊在她面前延展开去。一条无比漫长的走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维多利亚
作者＝（以色列）萨米·迈克尔著
页数＝３６２
ＳＳ号＝１２６８３１８０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０